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

O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 發生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

成果報告書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

-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

-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

成果報告書

計畫主持人:鍾國風協同主持人:李宜澤

樂鍇·祿璞崚岸 (Ljegeay Rupeljengan)

參與研究:許錕安

蔡世華

研究助理:林佳萱

伊麥·阿蹦 (Imay · Apong)

委託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

目 錄

| 壹 | 、序 | · 治血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緣起 | 1 |
| | | 計畫目標 | |
| 害 | · 、 針 | - 畫執行內容 | 3 |
| | | | |
| | | 研擬OLALOODI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之原住民族有形文化資產價 | |
| | | ² 估報告 | |
| | | NAPOLOLAN 進行考古試掘 | |
| | | 辦理諮商平台會議 | |
| | | 在地社群培力 | |
| | | 協辦有形文化資產審議相關程序 | |
| | | 廠商得依據前述平台會議之討論事項及決議,於原預算範圍內提出調整 | |
| | | 執行內容等契約變更事宜。 | |
| | | 成果報告書 | |
| 參 | 、艄 | 消遺址與 CEPO'戰役 | 6 |
| | <u> </u> | 文獻紀錄下的秀姑巒溪口聚落 | 6 |
| | _, | 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 | 8 |
| | 三、 | CEPO'戰役1 | 4 |
| | 四、 | 靜浦考古遺址與靜浦文化1 | 7 |
| 肆 | :、計 | - 畫執行設計與方法 | 1 |
| | <u> </u> | 研究論述與設計2 | 1 |
| | | 田野方法 | |
| , | | | |
| • | | EPO'戰役歷史記憶3 | |
| | | CEPO'戰役部落諮商與共作 | |
| | | CEPO'戰役紀錄觀點 | |
| | 三、 | 辦理 CEPO'戰爭紀念碑立碑儀式6 | 8 |
| 陸 | 、 C | EPO'戰役清兵營盤空間調查7 | 0 |
| | <u> </u> | CEPO'戰役清營盤空間歷史圖像7 | 0 |
| | _, | CEPO'戰役清營盤空間透地雷達7 | 8 |
| | 三、 | CEPO'戰役清營盤廓清與調查 | 2 |
| | 四、 | 金屬探測12 | 7 |
| | 五、 | CEPO'戰役清兵營盤考古發掘事項之變更13 | 1 |
| 柒 | 、紹 | 語13 | 8 |

| 参考書目14 |
|---|
| 附件一:111年5月11日/第一次諮商平台會議紀錄14 |
| 附件二:111年9月16日/港口部落年齡階級諮商157 |
| 附件三:111 年 9 月 30 日港口部落舉辦「CEPO'戰役空間紀念港口部落諮商會議」175 |
| 附件四: 112 年 2 月 17 日舉辦第三次諮商平台會議17 |
| 附件五:111 年 6 月 21 日/ 靜浦 CEPO'戰役記憶工作坊178 |
| 附件六:111 年 7 月 8 日/PISALISIN 告靈祈福儀式202 |
| 附件七:LEKAL MAKOR 許金木口述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203 |
| 附件八:111 年 9 月 23 日/「花蓮縣考古遺址、古物審議會 111 年度第 4 次會議」220 |
| 附件九:考古試掘變更事項22 ⁴ |

圖 錄

| 圖 1-1:阿美族人指認的 O lalood i Cepo'清營盤遺構與靜浦遺址分佈範圍 | 1 |
|--|----|
| 圖 1-2:阿美族人口傳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的清兵營盤遺跡 | 2 |
| 圖 2-1: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清營盤遺構與靜浦遺址分佈範圍之地 | 2籍 |
| 套疊圖 | 4 |
| 圖 3-1:20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河口阿美族村社分佈圖 | 8 |
| 圖 3-2:19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口阿美族家屋與生活日用器物 | 9 |
| 圖 3-3:19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口阿美族村社生活日用器物 | 10 |
| 圖 3-4:19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口阿美族村社槍、刀、箭、斧等外來鐵製器物 | 11 |
| 圖 3-5:19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口阿美族村社貝珠製作圖 | 12 |
| 圖 3-6: 秀姑巒溪口物產進出示意圖 | 13 |
| 圖 3-7:Cepo'戰役禁忌空間 Napololan 與靜浦考古遺址範圍圖 | 17 |
| 圖 3-8: 靜浦遺址出土遺跡與石錘 | 19 |
| 圖 4-1:Little Bighorn 國家紀念碑處與確定人骨遺存的考古試掘 | 22 |
| 圖 4-2:Resaca de la Palma 墓地的骨骸分佈與創傷模式 | 24 |
| 圖 4-3:LuÈ tzen 大規模墓塚與骨骼損傷狀態圖 | 25 |
| 圖 4-4:1996 年陶頓(Towton)亂葬坑發掘的遺骸堆積狀態(1461) | 26 |
| 圖 5-1:港口部落諮商平台會議 | 36 |
| 圖 5-2: 靜浦部落 Cepo'戰爭記憶工作坊。 | 39 |
| 圖 5-3:Cepo'戰役 pisalisin 告靈祈福儀式 | 41 |
| 圖 5-4: Cepo'戰役地點空間分佈圖 | 49 |
| 圖 5-5: Cilangasan 路徑與舊部落示意圖 | 57 |
| 圖 5-6: Cilangasan 路徑調查說明圖 | 59 |
| 圖 5-7:港□部落前往 Cilangasan 舊部落路徑調查紀錄 | 62 |
| 圖 5-8:前往 Cilangasan 舊部落路徑調查紀錄的新石器晚期素面夾砂陶 | 63 |
| 圖 5-9: 前往 Cilangasan 舊部落路徑調查紀錄的阿美族夾砂陶 | 63 |
| 圖 5-10: Cilangasan 峰頂阿美族各社紀念碑示意圖 | 66 |
| 圖 5-11: Cilangasan 聖山地景與文化路徑示意圖 | 66 |
| 圖 5-12:Cilangasan 山頂的阿美族各部落祭祀碑 | 67 |
| 圖 5-13: 立碑及殺豬宴靈儀式 | 69 |
| 圖 6-1:彙整近代地圖與航照 | |
| 圖 6-2:本團隊自製 UAV 正射影像套疊內政部 20m DEM 產製等高線 | 75 |
| 圖 6-3: 清營盤地形高程量測測線與透地雷測線分布概況 | 76 |
| 圖 6-4: 清營盤高程測線 E-E'成果 | 77 |
| 圖 6-5: 清營盤高程測線 E-E'成果 | 77 |
| 圖 6-6: 清營盤高程測線 E-E'成果 | 77 |
| 圖 6-7: 透地雷達測線 a-a'剖面測繪成果 | 79 |

| 昌 | 6-8: | 7 | 透地雷達測線 b-b'剖面測繪成果 | 79 |
|---|------|---|---------------------|-----|
| 昌 | 6-9: | Ž | 透地雷達測線 c-c'剖面測繪成果 | 79 |
| 昌 | 6-10 | : | 透地雷達地下強反射區域訊號位置標註 | 80 |
| 昌 | 6-11 | : | 清營盤壘石內部地表調查分區範圍說明圖 | 82 |
| 昌 | 6-12 | : | 靜浦文化及清治時期遺物分布圖 | 85 |
| 昌 | 6-13 | : | 戰後遺物分布圖 | 86 |
| 啚 | 6-14 | : | 當代物分布圖 | 87 |
| 啚 | 6-15 | : | 硬陶分布圖 | 88 |
| 昌 | 6-16 | : | 金屬遺物分布圖 | 88 |
| 昌 | 6-17 | : | 本計畫各段清營盤壘石牆體測繪範圍分布圖 | 89 |
| 昌 | 6-18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崩塌結構平面圖 | 91 |
| 昌 | 6-19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崩塌結構剖面圖 | 91 |
| 啚 | 6-20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結構平面圖 | 92 |
| 啚 | 6-21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結構側視圖 | 92 |
| 啚 | 6-22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及西南角土堤結構 | 93 |
| 昌 | 6-23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西牆結構平面圖 | 95 |
| 昌 | 6-24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西牆結構側視圖 | 95 |
|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西牆及西北角土堤結構 | |
| 昌 | 6-26 | : | 清營盤壘北牆及東北角營盤結構 | 98 |
| 昌 | 6-27 | : | 清營盤壘北牆崩塌結構 | 99 |
| 啚 | 6-28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北牆崩塌結構平面圖 | 100 |
| 昌 | 6-29 | : | 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崩塌結構剖面圖 | 100 |
| 昌 | 6-30 | : | 東牆及東南角土壘結構 | 102 |
| 啚 | 6-31 | : | 疑似西北側出入口 | 103 |
| 啚 | 6-32 | : | 疑似西北側出入口平面圖 | 104 |
| 啚 | 6-33 | : | 疑似西北側出入口側視圖 | 104 |
| | | | 疑似北側出入口 | |
| | | | 疑似北側出入口平面圖 | |
| | | | 疑似北側出入口側視圖 | |
| 啚 | 6-37 | : | 疑似東北側出入口 | 107 |
| 昌 | 6-38 | : | 清營盤受人為擾動狀態 | 108 |
| 啚 | 6-39 | : | 清營盤受人自然影響狀態 | 109 |
| 啚 | 6-40 | : | 清營盤高程剖面測繪線 | 109 |
| | | | 清營盤空間剖面 | |
| | | | 當代垃圾坑斷面清理近照 | |
| | | | 當代垃圾坑斷面地層圖 | |
| | | | 靜浦文化靜浦類型陶質遺物 | |
| 昌 | 6-45 | : | 靜浦文化靜浦類型陶質遺物 | 115 |

| 圖 6 | -46 | : | 靜浦文化靜浦類型無刃石器 | 116 |
|-----|-----|---|--------------------------|-----|
| 圖 6 | -47 | : | 18-19 世紀青花瓷器 | 117 |
| 圖 6 | -48 | : | 日治時期瓷器 | 118 |
| 圖 6 | -49 | : | 戰後初期遺物 | 119 |
| 圖 6 | -50 | : | 當代物質遺留 | 120 |
| 圖 6 | -51 | : | 硬陶器 | 121 |
| 圖 6 | -52 | : | 鐵簇 | 122 |
| 圖 6 | -53 | : | 鉛製彈頭 | 123 |
| 圖 6 | -54 | : | 19 世紀中葉後發明的「Rocket Ball」 | 124 |
| 圖 6 | -56 | : | 金屬探測深度數值圖 | 129 |
| 圖 6 | -57 | : | 金屬探測「Field 模式」反映數值圖 | 130 |
| 圖 6 | -58 | : | 金屬探測「All Metal 模式」反映數值圖 | 130 |
| 圖 6 | -59 | : | 本計畫規劃佈設探坑分佈圖 | 132 |

表 錄

| 表 3-1 | :秀姑巒溪口村社名變動表 | 6 |
|-------|----------------------------|----|
| 表 5-1 | :靜浦部落 Cepo'戰役記憶工作坊 | 38 |
| 表 5-2 | 2:Cepo'戰役 pisalisin 告靈祈福儀式 | 40 |
| 表 5-3 | 3:Cepo'戰役文獻與口述紀錄 | 43 |
| 表 5-4 | 4: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口述歷史地名表 | 50 |
| 表 6-1 | :本研究蒐集彙整地形圖資圖名年代表 | 71 |
| 表 6-2 | 2:透地雷達強反射區域座標點位 | 81 |

壹、序論

一、緣起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稱文資局)於 106 年至 109 年間,承接原轉會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文化小組任務,推展「為臺灣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設置我族觀點之紀念碑」之政策。文資局於 109 年 10 月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官大偉教授執行「臺灣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紀念碑設置研究計畫」,案內完成《臺灣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空間紀念暨部落參與獎補助要點》(草案),經文資局調整為《臺灣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作業要點》(草案),該要點揭示臺灣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作業要點》(草案),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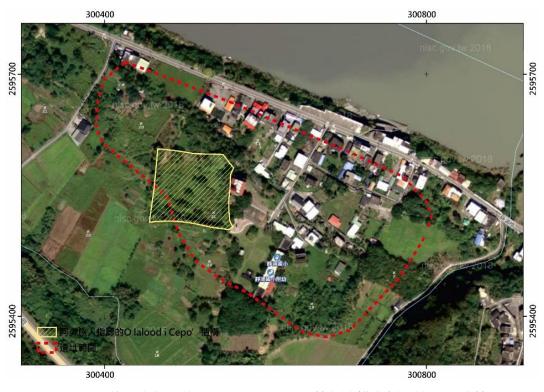


圖 1-1:阿美族人指認的 O lalood i Cepo'清營盤遺構與靜浦遺址分佈範圍

花蓮縣文化局為建立阿美族 O lalood i Cepo'(阿美族語意指涉的大港口戰爭,文獻紀錄「大港口事件」)發生地之原住民族有形文化資產身分(圖 1-1、圖 1-2),以利後續阿美族人因應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之需求,故進行「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一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文化資

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圖 1-2:阿美族人口傳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的清兵營盤遺跡

本計畫一方面透過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事件」) 記憶的民族學田野調查 與考古學田野調查紀錄與試掘方法,採與在地社群協作共同紀錄 Cepo'戰役場域 文化資產之策略;二方面透過諮商平台會議與部落組織和當地阿美族人共同研議, 進行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 遺址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奠基後續部落族人進 行 O lalood i Cepo'空間紀念之共識。

二、計畫目標

- 1.諮商同意與共同協作培力在地社群的文化資產維護及調查能力。
- 2.與在地阿美族人建立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 遺址文化資產平台會議,在 過程中滾動式檢討計畫內容及執行方式。
- 3.經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相關之部落及族人諮商、溝通、討論之後,進行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遺址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貳、計畫執行內容

- 一、研擬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之原住民族有形文化 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 (一)蒐集文獻資料、進行田野訪談、於 Napololan 範圍進行考古試掘,確立 O lalood i Cepo'(阿美族語指涉大港口戰爭)發生地之空間範圍,並分析其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 (二)依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第十條規定,分析本案指定或登錄為有形文 化資產,其是否同時符合:「一、表現原住民族歷史重要或具代表性之文 化意義。二、表現原住民族土地的重要關聯性。三、表現特定原住民族、 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之文化顯著性。四、表現世代相傳的歷史性。」之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審議基準。本條文未來如遇修正,則按照修正後之條 文內容。
 - (三)評估其未來保存管理維護、指定或登錄範圍之影響。

二、Napololan 進行考古試掘

- (一)於靜浦國小旁之 Napololan 處進行考古試掘,其範圍大致與豐濱鄉長虹段 388、388-1、388-2、388-3 等地號重疊,實際位置應透過田野踏查及訪談 結果後確認。
- (二)試掘3個以上考古坑,並進行地表整理及現場遺構廓清。
- (三)考古發掘之各項相關資料與出土文物,應予以整理、分析,並建立清冊。



圖 2-1: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清營盤遺構與靜浦遺址分佈範圍之地籍套疊圖

三、辦理諮商平台會議

協助機關辦理 3 場以上本案標的成立之平台會議,會同機關、相關土地之 所有或管理單位,以及原住民族相關單位、部落組織、當地居民等,共同討論 計畫推動工作,並提出未來空間紀念之規劃方案,以利後續作業遂行。

四、在地社群培力

執行前述各項工作事項,應邀請當地民眾參與工作或具其他形式之培力。

五、協辦有形文化資產審議相關程序

機關於履約期間辦理本案之指定或登錄為有形文化資產審議相關程序,廠商應出席審議會專案小組之現勘、審議等,並協助簡報、補充與修正相關資料。

六、廠商得依據前述平台會議之討論事項及決議,於原預算範圍內提

出調整委託執行內容等契約變更事宜。

七、成果報告書

正式成果報告書 50 本,隨報告書附電子檔光碟 50 片。

參、靜浦遺址與 Cepo'戰役

一、文獻紀錄下的秀姑巒溪口聚落

歷史文獻中關於秀姑巒溪口南北二岸村社的紀錄,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荷蘭時期,當時荷蘭人對台灣東部產金感興趣,因此嘗試與東部原住民各社建立和平關係,其中一個締交的 Supera 社,學者推測是大港口社(中村孝志著,賴永祥、王瑞徵譯 1956)。歷年文獻中對於秀姑巒溪河口的阿美族村社亦有一系列的記載(康培德 2011),約略顯示村社的歷史變遷過程(表 3-1)。

表 3-1: 秀姑巒溪口村社名變動表 (康培德 2011:105)

| 年代 | 秀姑巒溪口村社名 | 資料出處:作者 | 頁次 |
|----------|--------------|---|---|
| 1632 | Chupre |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1: 1582-1641 | 164 |
| 16431655 | Soupra/Supra |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lwan Deel II: 1641-1648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lwan Deel III: 1641-1655 | 141, 176, 487, 511, 593 116, 1,17, 502 |
| 1717 | 芝舞蘭/芝武蘭 | 《諸羅縣志》:周鍾瑄 | 31, 97 |
| 1722 | 芝武蘭 | 《東征集》:藍鼎元 | 90-91 |
| 1736 | 芝武蘭 | 《臺海使槎錄》:黃叔璥 | 122 |
| 1740 | 芝武蘭 |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劉良璧 | 81, 198 |
| 1745 | 芝武蘭 | 《重修臺灣府志》:范咸 | 71, 195 |
| 1764 | 芝武蘭 | 《續修臺灣府志》:余文儀 | 81, 257 |
| 1830 | 秀姑蘭/繍孤鸞/秀姑戀 | 《彰化縣志》:周璽 | 24, 148, 390, 492, 599 |
| 1831 | 芝舞蘭 | 《噶瑪蘭廳志》:陳淑均 | 4, 433 |
| 1837 | 芝舞蘭 | 《噶瑪蘭志略》:柯培元 | 128, 198 |
| 1875 | 秀姑轡 |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羅大春 | 48, 54 |
| 1875 | 秀姑巒 | 《福建臺灣奏摺》:沈葆楨 | 34 |
| 1879 | 納納、阿棉山 | 《臺灣興圖》:夏獻編 | 77-78 |
| 1894 | 納納、北溪頭(大港口) | 《臺東州采訪冊》:胡傳 | 30 |
| 1900 | 納納、 (大港口庄) | 《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 田代安定 | 289 |

清治時期,18世紀周鍾瑄(1717)(諸羅縣志)至19世紀上半葉柯培元(1837) 《噶瑪蘭志略》,歷史文獻均紀錄下秀姑巒溪河口「歸附」清朝政府的芝舞蘭社。

19世紀初葉,秦貞廉紀錄日人文助船師口述關於 1803 年因風難而漂流經臺灣再回到日本的過程,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編著《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書中記載船師文助等人漂流居住於秀姑巒溪口阿美族村社之見聞。

19世紀下半葉羅大春(1875)《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沈葆禎(1875)《福建臺灣奏摺》紀錄當時的村社名稱為秀姑巒社。值得注意的是從17-19世紀中葉(1877年「大港口事件」發生之前),秀姑巒溪口的阿美族村社,在官方文獻中多以芝舞蘭社或秀姑巒社等單一村社紀錄,然「大港口事件」發生之後,村社的分佈與紀錄則有了變化。

19世紀晚期夏獻綸(1879)《臺灣輿圖》紀錄的村社有納納社、阿棉山社。 胡傳(1894)《台東洲采訪冊》紀錄有納納社、北溪頭(大港口)。20世紀初期田 代安定(1900)《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同樣紀錄有納納社、大港口庄。對照日 治初期 1904 年的《臺灣堡圖》圖繪下的秀姑巒溪河口,北岸有北頭溪庄、大港 口庄,納納社位於河口南岸,顯示 19世紀末葉於 1877 年「大港口事件」發生之 後,河口聚落產生的重聚現象,北岸以北頭溪庄大聚落為主_今加走灣山西北坡 地的港口部落,河口北岸河床地則為北頭溪庄附屬的大港口庄_今大港口部落, 河口南岸則為小聚落納納社,即今日的靜浦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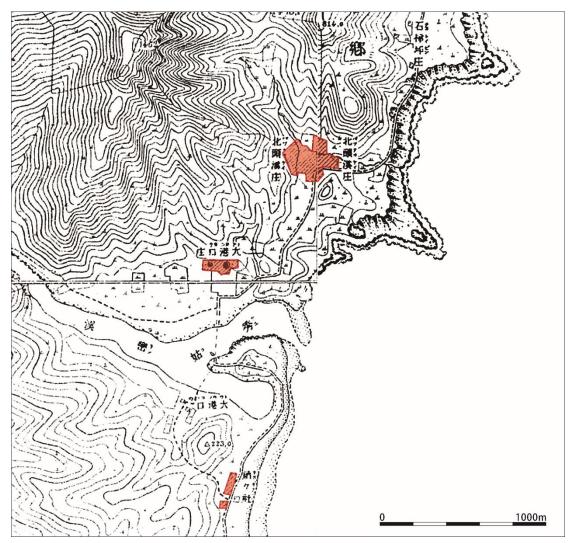


圖 3-1:20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河口阿美族村社分佈圖 (1904 年臺灣堡圖,引自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inica.edu.tw/gis/twhgis.aspx)

二、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

余萬君(1989)針對《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即有譯本,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編著的《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為秦貞廉描述日本享和三年(1803年)與船隻「順吉丸」的船長文助,從北海道箱館出發前往江戶的途中遭遇風難而漂流至臺灣的所見所聞,文中對於東臺灣秀姑巒溪口的「チョプラン」(芝舞蘭)地方的口述紀錄,涉及秀姑巒溪口阿美族人的社會、語言、物質文化、經濟、宗教等社會文化樣貌。

《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雖有不同版本(「如黑川本」、

「川北版」、「愛書本」)的翻刻與校註,但透過文中紀錄與物質文化類比,仍能 提供我們窺探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期的秀姑戀溪河口阿美族村社的社會文化 狀態。

關於芝舞蘭社家屋的紀錄指出,當地並無專業化分工建造房屋的工匠,而是以目測選定漂流木或砍伐山野樹木做為樑柱,採掘地立柱方式,以籐或竹條捆束。房屋以籐固定竹簾做為四壁,出入的門扉以裁割後的木板製成。籐製床板鋪有鹿皮與草席。爐灶則設在家屋床板之上,爐中置三顆石頭,上掛土鍋(ツチョアイ),可蒸煮食物。此外,每家戶均造有兩、三座倉庫,為避免鼠害均採高腳柱方式。家屋內籐床板上除爐灶與土鍋外,可見鐵斧、青花瓷酒壺、儲物箱等外來物,以及製作貝珠的工具套,而掛置在家屋壁面的日常生活器物,則有弓箭、箭筒、火繩槍、鐵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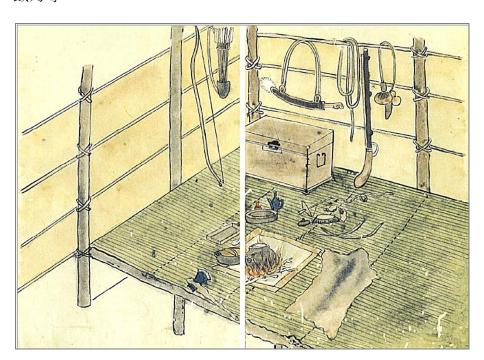


圖 3-2:19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口阿美族家屋與生活日用器物 (原圖引自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編著的《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 記》)

根據 1962 年石磊所述,阿美族傳統製陶中心包括南勢阿美族的里漏、秀姑 巒阿美的太巴塱、海岸阿美族的貓公等。秀姑巒溪河口的阿美族芝舞蘭社家屋中 的土鍋指的應該是 Pangcga (阿美族人自稱) 所用的 Koreng (陶罐), 壺底瓶、 壺腹大,兩側有扭狀壺把的容器,以往日常用作煮食之用。

陶鍋非本地自產,係距此二十餘里上游處夷人所製(忘其地名)。各式 大小造型如圖,為夷人蒸煮芋類器具,內部約可容米二升許,無蓋, 上覆芭蕉葉。(秦貞廉編輯,1803年;余萬君譯,1989:7)。

除了傳統交易或自製的陶容器外,亦透露出芝舞蘭社阿美族人傳統蒸煮方式 的飲食文化。此外,其他生活用器物,如鐵鍋、酒杯、酒壺(青花瓷酒壺)等則 來自與瑯橋(今恆春地域)的漢人交易所得。

鐵鍋亦非自產,係與來自瑯橋(ドンケヤウ,donkyau)商人交易所得,夷人每家均置一鍋,無論飯、肉、菜均用此鍋煮熟。……酒杯、酒壺均來自台灣之物,夷地僅自製土杯一種。……鐵砲、槍枝(koan,コアン)亦使用來自台灣者,但裝置子彈或火藥之容器及火繩之類則皆由當地夷人所自製。……芝武蘭當地夷人所使用之器材,大體盡如上述。而盤、杯、鉢類之所謂 dappei (ダッベイ),均係來自臺灣,與唐山人每年自崎陽持來者並無二致(秦貞廉編輯,1803年;余萬君譯,198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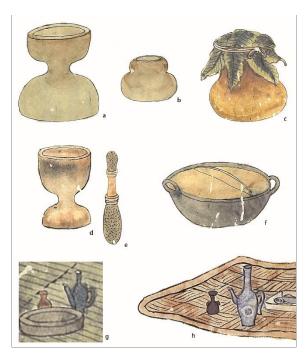


圖 3-3:19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阿美族村社生活日用器物 (a-b.蒸籠。c.土鍋。d-e.杵臼。f.鐵釜。g-h.青花瓷酒壺。原圖引自國立歷史博物館 (2011)編著的《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

芝舞蘭社的社民所使用的鐵刀,作為砍伐、宰割食物之用,但非當地所產與製作。槍械亦然,為外來交易所得,從其形制觀察,應為火繩槍。弓的部分,下端套有鐵帽,弦用苧繩,產地 Tsyogawa 族(今賽德克族木瓜群之部落)夷人所製。顯示秀姑巒溪河口非封閉社會,秀姑巒溪河口成為了縱谷對外的貿易窗口,取道秀姑巒溪河口進入縱谷之間的貿易網絡從未間斷。

刀劍之類僅有如出自日本之小型尖刀(ヒ),稱 bawan (バワン)。諸 凡砍伐竹木,宰割魚、獸、鳥、鱉均用此刀,其形如後圖。刀鞘附用 tsyagao 繩掛於肩上,刀則配於腰間,刀鞘僅半片。將裝刀部分加以刳 凹,用鐵線穿過作為另一面刀鞘以防刀子掉落。鞘末富有各色彩毛為 裝飾,一如蝦夷島人之 makiri (マキリ),為片刻不能分離者,刀非當 地所產,均來自台灣地區(秦貞廉編輯,1803年;余萬君譯,1989: 8)。

弓用圓木製成,長五尺於,寬約一寸許,厚五、六公分,稱 bana (バナ)。下端套鐵帽,可柱行如柺杖,弦常用如苧繩,上塗豬油,聞產地非當地而係 Tsyogawa 族夷人所製 (秦貞廉編輯,1803年;余萬君譯,1989:9)。



圖 3-4:19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口阿美族村社槍、刀、箭、斧等外來鐵製器物(a.火繩槍械及其附屬物。b.鐵刀。c.箭筒。d.弓箭。e.弓。f.鐵斧。g.鎗。原圖引自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編著的《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

秀姑巒溪河口在 19 世紀初與花東縱谷中北段的族群之間存在著長時期的交易往來,例如透過海邊貝類 Kokke(コッケ)所自製稱之為 Tsyagao 的貝珠串鍊,與縱谷內泰雅族支系 tsyogawa (日人稱之木瓜番)和 iwatani (布農族),交換由植物苧麻纖維所編織而成的布以作為衣物服飾。

商家婦女之另一職業為製作一種稱 Tsyagao 者,係將一種名叫 Kokke (コッケ)之貝類先加充分烘烤,再四切為小方塊用轆轤鑽,於中央鑽一小孔,穿入常約四尺左右之線上直至塞滿。另以竹製弓,將穿滿之貝殼片掛於弓上,並予拉緊至於磨石上,再以木頭壓住(並輕輕轉動),如此耐心為之,貝肉即逐漸成為圓形,連接成一串有如唸珠,此一製品名曰 Tsyagao,據聞此物係與居住距此上游約五、六十里之 Tsyogawa (チョーガワ)和 Iwatani (ィワタニ)夷人交易之用(聞一串可易布四尺許)。而當地夷人則以此作為衣服飾物,據聞因商人有娶妻妾多達七、八人者,故均使其以製作 Tsyagao 為業 (秦貞廉編輯,1803年;余萬君譯,19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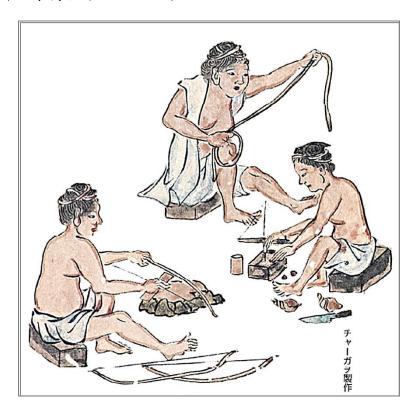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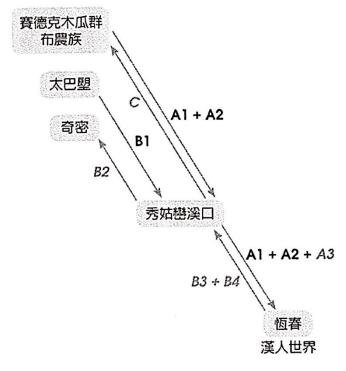


圖 3-5:19 世紀初期秀姑巒溪口阿美族村社貝珠製作圖 (原圖引自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編著的《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 記》)

芝舞蘭社除了縱橫於海岸與縱谷之間,更透過漢人商賈貿易與南臺灣形成海運連結網絡,「這一個 donkyau 之地約距 tsyopuran 230~240 里,距離臺灣則約40~50 里,是臺灣轄治之地....是 tsyopuran 物產的轉介地,亦即轉送枋寮和臺灣(秦貞廉編輯,1803年;余萬君譯,1989:48)」,舉凡鐵鍋、鐵砲、槍枝等金屬製品與 dappei(盤、杯、缽等)器皿,不斷地從瑯橋(ドンケヤウ,donkyau,恆春)貿易交換而來,形成了「縱谷內陸平原----東海岸秀姑巒溪口河港----南臺灣恆春、枋寮----臺灣府城台南」這樣一條穿透海岸山脈與橫跨海洋的貿易路線,而且經年累月不斷地發生與加促進行著。



A: 獸產 B: 日常用品 C: 飾物(貝珠)

 A1:貓科猛獸肉
 B1:陶器

 A2:貓科猛獸皮
 B2: 土製鹽

 A3:鹿皮、穿山甲鱗
 B3:鹽、酒盃、壺

B4:鐵器用品(含鐵鍋、武器等)

說明: A3、B2, 表秀姑巒溪口自產。 C、B3、B4, 表生產主為漢人商家控制。

圖 3-6: 秀姑巒溪口物產進出示意圖

(引自康培徳 2001:117。原圖引自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編著的《享和三年癸亥 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 儘管當時被視為化外之地的後山海岸線,卻依舊是貿易綿密網絡上重要的一環,「東來的漢人貿易商,不僅與本地族群有各種關係的互動;透過物品交易,東部原住民也慢慢納入西部漢人經濟體系的一環;此一變化的發生,遠早於清帝國將東台灣正式納入行政版圖之前。十九世紀的秀姑巒溪口一帶,正扮演此一貿易關係的樞紐角色:一方面是漢人貿易商對秀姑巒溪沿岸地區進出產品的控制點,另一方面則以此一區域貿易行為,對當地社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康培德,2001:2)。

三、Cepo'戰役

清朝政府文獻中所稱的「大港口事件」,即為今秀姑巒溪口北岸港口(Makuta'ay 社)與南岸靜浦(Cawi 社)阿美族人歷史記憶與口傳的「Cepo'戰役」。「Cepo'戰役」的起因有不同的說法,《花蓮縣志·大事記·卷一》的紀錄是大港口阿美族人阻擋開路清兵,殺總通事林東涯,吳光亮率營進紮大港口壓制。但是根據阮昌銳(1969)的田野口訪,總通事林東涯當時作威作福,叫阿美族青年幫他抬轎,但到奇美附近時與阿美族不合而將他摔死,事後雙方才展開激烈的戰爭。且在一年後清兵要當時四散的阿美人回 Tsiporan 居住,並以藉運糧之名將阿美族人灌醉殺害,消息傳出後港口阿美人便向南北遷移,數年後才回到今日的港口部落附近居住,但已不是當年的 Tsiporan (阮昌銳 1969)。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發生在 1878 年,是清朝末年所謂的「開山撫番」政策裡面,當國家碰到部落發生重大衝突的時候,就在現今的秀姑巒溪流域河口一帶,用地名稱之為「奇美事件」、「奇密事件」或者是「大港口事件」,用人名又稱做「林東涯事件」,當地港口 Pangcha 族人則稱之為 Cepo'事件,以感念阿美族 Cepo'村社祖先的歷史遭遇。關於 Cepo'戰役的發生地點前後空間涵蓋整個東海岸中段秀姑巒溪流域南北,包括引發 Cepo'戰役的發生地,也就是 Cepo'舊社祖先殺害林東涯位於奇美附近的秀姑巒溪懸崖處;而遭遇 Cepo'舊社族人遭清軍誘殺所在地的軍營,現為靜浦國小後方竹林;殘留的 Cepo'舊社族人逃往發祥地

以躲避清軍的 Cilangasan (鍾國風 2003:134-135)。

港口阿美族人關於「大港口事件」的部落口述傳說中,多圍繞在東海岸秀姑巒溪河口的 Cepo'舊社族人遭遇林東涯凌虐的親身感受,訴說著部落英雄 Kafook如何驍勇善戰,一直到部落年齡階級的青壯年如何地被誘殺在清兵軍營,最後夜奔逃難祖居地 Cilangasan。回顧 2001 年台十一線港口路段拓寬與外環道政策(外環道路線穿越加走灣山與本次發掘地點之間),港口部落面臨舊部落傳統領域與生活空間的流失以及人與土地關係的被切割,阿美族耆老 Tiway Sayion 對於流傳在部落老人家記憶口傳關於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的描述:

因為林東涯是在 124 年的前七年先到,到了這裡讓很多阿美族人很痛 苦。第一、林東涯到了這裡以後他的房子全部由這裡部落的人來蓋, 而且每年要給他蓋茅草,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養的牛、羊、豬 全部給阿美族來養,養胖了、養大了他拿回去自己吃,沒有分給阿美 族。第三個是最痛心也是所有阿美族青年最討厭的,他一共在這裡娶 了七位最漂亮的 Panchga 姑娘,其中一位是 Kafook 的女朋友,也就是 殺林東涯的這個青年叫 Kafook 林東涯已把這個女朋友娶為他的姨太 太,所以引起他的不滿。第四個是更痛苦,也就是他每一次到玉里、 到瑞穗,甚至到吳全,花蓮的吳全開會,甚至於到馬蘭去開會,全部 由阿美族的青年來挑,八個、十二個,甚至於二十個人一起來挑,這 樣很痛苦。第五個、他的田所有的菜園,都是由阿美族輪流來種,每 天派五個、六個去給他服侍,所以阿美族他在七八年、五六年他就受 不了了。有一天,這個 Kafook 其實他的心裡痛恨,也就是他的女朋友 他拿去以後,就要去瑞穗去開會,就那一天,就在奇美的懸崖把他丟 掉,先殺了以後再丟掉,然後發現這個案件,然後吳光亮就拿起清朝 的兵從奇美、瑞穗過來。第一戰阿美族贏,第二戰從台東過來也是阿 美族贏,第三戰從豐濱過來還是阿美族贏,第四戰從海邊過來也是贏, 所以吳光亮覺得這樣子不行,所以引誘,先做一個堡壘,挖一個很深 的大概六公尺深的壕溝以後,把他圍起來然後告訴阿美族人每一個人 要挑一擔米,我們已經講和,阿美族是很單純、很純真的民族,每一個人就挑一擔米到那邊去參加宴會。好,大概上午九點就去,下午十點全部就醉了,就把那一百六十五位全部把他殺了,其中有一位幸運的沒有死,就逃出來告訴老百姓,老百姓不諒解說你是奸細所有的婦女拿石頭丟他,這個年輕人因為很害怕就逃到 Cilangasan,後來因此沒有回來,這個就開始是這樣的。然後那些屍體應該還在裡面,就在那個四周的壕溝中,這個是我聽過我們許金木先生,還有豐濱的一位八十二歲的,我又到長濱去問一個九十一歲的老人家。這個事情大概他們說的都是跟這個一模一樣(田野紀錄,2001/5/4)。(鍾國風 2003:134)

秀姑戀溪口阿美族人口傳的 Cepo'戰役過程以及涉及屠殺阿美族人的壕溝營盤地點,最終因戰爭衝突而致使河口二岸的村社廢棄形成舊社。其中,族人世代流傳戰爭屠殺地點(Napololan),即位於河口南岸的靜浦遺址範圍內。本計畫考古試掘評估除考量考古遺址本身文化內涵的價值外,亦需同時考量「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的史蹟價值與意義,以及阿美族人因殖民衝突導致的歷史傷痛記憶與禁忌場域空間的主觀認知,以利後續阿美族人因應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之需求。

四、靜浦考古遺址與靜浦文化

(一)靜浦考古遺址

靜浦考古遺址為東海岸金屬器時期考古學「靜浦文化」命名遺址。遺址分佈 於花蓮縣豐濱鄉靜浦村的靜浦國小與靜浦村落周遭,為秀姑巒溪河口右岸第二級 河階地,海拔高度約介於 15-25m 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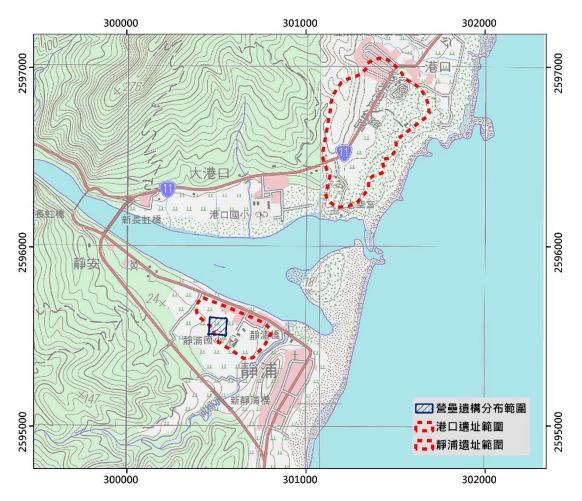


圖 3-7: Cepo'戰役禁忌空間 Napololan 與靜浦考古遺址範圍圖

靜浦遺址核心區域涵蓋靜浦國小與慶豐樓西側區域,由壘石與竹林環繞的區域周遭,目前為農耕旱作,多種植蔬果或根莖類植物,農田地表可見靜浦文化靜浦類型時期的典型素面夾砂陶,與傳統阿美族野燒的陶器一致。此外,也有為數不少的 18-19 世紀的青花瓷片與硬陶等消費進來的外來物。此一地點,依據文獻記載與當地阿美族人世代口傳,為清光緒三年(1877)秀姑巒溪河口阿美族人與

清兵衝突戰爭的發生地,當地阿美族人稱為 Cepo'戰役(阿美族語 O lalood i Cepo'。 文獻紀錄為「大港口事件」)。此戰爭隱含涉及的清兵屠殺阿美族人之空間場域, 目前立有「Cepo'事件故事牆」,當地阿美族人稱此禁忌空間為 Napololan。

靜浦遺址為宋文薰、劉益昌於 1979 年調查所發現,當時依當地小地名稱之為「靜浦大片園遺址」。黃士強等於 1989 年於遺址內進行初步的考古試掘,爾後至今,除了歷年考古學者進行地表調查外,未有其他發掘或進一步的研究。

不過,在 2004 年的考古遺址普查資料,並及此遺址的特殊意義:1.本遺址為靜浦文化命名遺址;2.本遺址同為阿美族舊社址,目前仍被秀姑戀溪口阿美族人視為禁忌的空間;3.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地:該地點即為 1877 年大港口事件清兵誘殺當地阿美族青壯年一百多人的場所,該事件造成秀姑戀溪口南北兩岸阿美族人分崩離析,為原漢互動之歷史重要紀念地(劉益昌等 2004)。

靜浦考古遺址,一方面凸顯東海岸的阿美族人長期存在與活動的歷史連續性 意義,二方面展現東臺灣殖民接觸過程中阿美族人抵抗下的衝突與戰爭的歷史脈 絡。

靜浦考古遺址所屬文化為金屬器靜浦文化靜浦類型,年代約落在800-200B.P. (劉益昌等2004),遺物以陶器為主,包括有帶橫把的罐形器、帶鈕把的罐形器,dewas 式的的陶瓶、陶支腳,這些器形和已知阿美族所使用的陶器相當類似(劉 益昌等1993:62;劉益昌1996:17)。

依據 1989 年黃士強進行靜浦遺址發掘一個 2×2 ㎡探坑結果,於地表下 40cm 即見生土層,文化層從地表至地層共三十多公分。相關遺跡有火塘、疑似有關阿美族構築的殘存遺跡的淡黃色土環和條狀黑土,指出從民族誌記錄觀察,其和分布於海岸阿美族於竹架鋪上茅草的的住居形式有關;發掘出土遺物則包含陶紡輪、陶支腳、硬陶、青花瓷、打製石斧、石杵、砝碼型網墜、石鎚。黃士強認為靜浦遺址年代並不久遠,且和阿美族關係相近,應是其舊社故址之一(黃士強 1989: 3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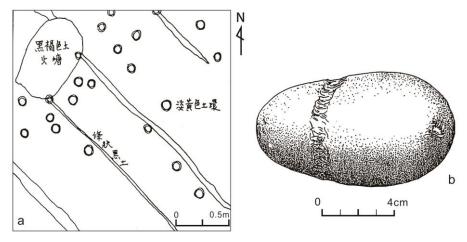


圖 3-8:靜浦遺址出土遺跡與石錘 (a.火塘與疑似住居遺跡。b.石錘。引自黃士強 1989:39-40)

靜浦遺址的文化內涵與價值,除了屬於與阿美族直接相關的金屬器晚期靜浦文化,更重要的是遺址西側圍繞的壘石遺構與竹林是部落居民指認為 Cepo'戰役時清兵屠殺阿美族人的 Napololan 空間場域,對於東臺灣秀姑巒溪口地域的阿美族人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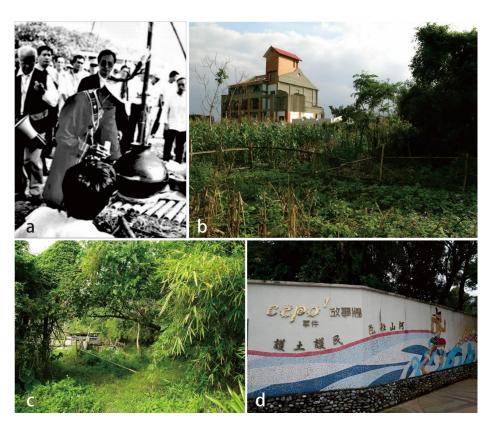


圖 3-9:靜浦遺址空間場域與地貌

(a.靜浦遺址口傳清戶屠殺阿美族人 Napololan 地點,2000 年前後的祭祀照。b.從 Napololan 內往慶豐樓拍。c. Napololan 被竹林環繞。d.Cepo'戰役故事牆。)

(二)靜浦文化

東海岸金屬器晚期的考古學研究,最早稱此一時期為「阿美文化」,學者述及東海岸阿美文化「主要遺址:水璉、八桑安、靜浦、東河I。分佈區域:花蓮溪——卑南大溪之間的海岸平原(海階級山坡地)年代:無 C14 年代,但估計約距今 1500 年」(連照美 1988:5)。

學者認為考古學命名的靜浦文化與當代的海岸阿美族人有著密切的連續性與文化隸屬關係:「東部的史前文化風貌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再度蛻變,並且持續到距今兩百年前,才因漢文化導入而逐漸轉變。屬於這個時代文化的靜浦文化,由於陶器的類型、種類和民族誌記載的阿美族陶器幾乎相同,而且遺址大多是阿美族傳說中的舊社址,考古學者已可確認是現生的原住民—阿美族的祖先留下的文化」(劉益昌 1993:33)。有關東海岸阿美族祖先文化遺留的舊社遺址還包括了水璉、港口、奇美等地。

此外,劉益昌先生於台灣地區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文化與原住民族對照表中提出靜浦文化區分為:富南類型年代距今約 1000-500B.P.、靜浦類型年代距今約 500-150B.P.,兩者皆可對照今日的阿美族(劉益昌 1991;郭素秋 1995;劉益昌 1996)。

關於靜浦文化的物質遺留內涵,臧振華先生綜合地討論提及:「靜浦文化的陶器是以紅褐色的夾砂陶為主。所見到的器型有罐、斧、缽、甕、瓶、杯和碟等,大多是素面無紋,有的罐、壺、甕、瓶和杯的器體上還帶有提鈕或把手。石器的數量和類別非常稀少,只有石鋤、石錛、石杵和石鎚等。此外,還有鐵器、青銅器、玻璃器、瓷器和帶釉陶器等。在白桑安遺址所發現的墓葬中有非常豐富的隨葬品,包括青銅項飾、銅鈴、金飾、玻璃器、琉璃珠、瑪瑙珠和鐵器」(臧振華1999:69)。

肆、計畫執行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論述與設計

(一) 戰爭考古學

回顧東台灣殖民衝突戰爭的重大歷史事件,除東海岸秀姑巒溪河口的 Cepo' 戰役外,還有奇萊平原的噶瑪蘭族和撒奇萊雅族聯合抵禦清朝入侵的 Takobowan 戰爭(文獻紀錄「加禮宛事件」)、日治時期阿美族與日政府發生衝突的七腳川戰爭等,皆為清日帝國以國家軍事規模與原住民部落之間發生的衝突戰爭。在這些殖民接觸過程中,對國家而言,自清代的「番」,至日治時期的「高砂族」,背後所代表的是具有優勢政治、經濟與武力的族群對於不同文化、不同血緣之族群的認知與支配,以及在此概念下所衍生之統治政策的差異性(孟祥瀚 2014:57)。

在台灣的考古學中,以歷史戰爭衝突事件為研究主體的前例較少。在北美洲, 白人對於印地安人的殖民接觸過程中,國家的權威統治下亦然發生不少的嚴重衝 突。1876年,美國蒙大拿州發生的小大角戰役(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是北 美原住民蘇族與美軍卡斯特部隊發生的著名歷史衝突事件,在戰爭中美軍的總指 揮卡斯特(Custer)將軍與他的聯隊士兵共兩百多人全數陣亡,同時造成一百多 名蘇族人死亡。此事件後,蘇族人遭美軍迫害流亡,而卡斯特與他的軍隊傷亡倒 下的山丘,被稱為「卡斯特的最後一站(Custer's Last Stand)」,成為美國著名的 戰地文化遺產。在北美受白人殖民後的一百多年至今,卡斯特的形象不斷隨著時 代與意識形態轉變中而變化。

小大角戰役遺址,在 Scott 等人於 1989 年的大規模調查與考古發掘計畫中展開考古學研究的序幕,是戰場考古學中的經典案例。在此考古計畫中,Scott 等人採用的田野考古學方法,包括採用大規模系統性的地表調查、金屬探測與考古試掘,以空間分析與其他考古數據還原戰爭過程,強化與補充歷史的論述。



圖 4-1: Little Bighorn 國家紀念碑處與確定人骨遺存的考古試掘 (Scott& McFeaters 2011: 109)

「戰場考古學(battlefield archaeology)」通常側重於衝突事件的考古學,例如戰爭。「戰爭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battle)」則經常被用作對這門學科更精確的描述。然而,戰爭考古學應該被納入「戰場計畫(battlefield project)」的目標之一,因為在計畫實施過程中,幾乎不可能不遇到其他時期或事件的考古遺跡(Sutherland & Holst 2005:2)。戰場和衝突考古學(battlefield and conflict archaeology)起源於歷史考古學的研究,通常用於研究古代或歷史衝突的考古學學科。有別於以往以長時間遺址堆積尺度為單位的考古學研究,戰場和衝突考古學的考古研究核心,因其時間尺度,主要著重於短時間單一事件的討論。我們甚至可以將戰爭遺址比喻為「刑事案件的案發現場」,使用現代的科技技術在文物的遺留中探詢事件發生的脈絡(Scott 等 1989)。考古記錄包含了物質遺留形式的歷史線索,包括文物、特徵及脈絡關係,這些物質和空間關係,或模式,可以揭示在一個地點發生的大量活動(Scott 2003)。衝突的考古記錄並不依賴於人類記憶,而是暴力事件留下的碎片和證據,這種獨立的證據可以被恢復、記錄和解釋(Scott& McFeaters 2010:121)。

(二)去殖民考古學

衝突考古學可以做為有利的歷史補充,然而,若僅考慮科學的分析方法來還原「史實」,而忽略了原住民族觀點的詮釋,將存在著殖民者中心主義觀點的疑慮,有違在當代去殖民主義與原住民考古學的反身性思潮。

關於原住民與殖民接觸的考古學方法,當前的方法不是將殖民時期視為與過去的决裂,而是將其視為長期原住民歷史和持續至今的殖民過程和主權鬥爭的一部分(Gonzalez and Panich 2021: 3)。去殖民主義考古學同時挑戰了以西方為主的世界觀與知識體系,作為去殖民化實踐的一部份,原住民考古學有可能找到有效的方法來恢復傳統知識、認識論和實踐,將這些知識帶到前臺(Atalay 2006:300)。考古學去殖民化方法的出現則是為了對抗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並提高原住民表述的準確性(accuracy of Indigenous representations)(Bruchac 2014:2069)。

Atalay(2006)在與原住民協作的考古實踐中,提出了「去中心化(decentering)」的概念,除了(殖民者)觀點的去中心化,更重要的是權力結構的去中心化,原住民的協作(Collaborative)必須成為標準的實踐。檢討研究者看待過去、歷史和遺產的方式與研究目的,推翻以往殖民者的世界觀與知識體系,通過原住民考古學的研究找到有效的方法來恢復原住民傳統知識、認識論和實踐,並將這些知識應用於考古學的解釋中。

回顧自清帝國殖民臺灣以來,台灣原住民的遭遇與世界多數原住民面臨著相同處境。殖民者居於權力與知識的中心,並有「官方」的論述為之代言。綜觀臺灣考古的研究,性質上與北美洲有著若干甚為相似之處。例如,兩地史前時代的時間深度都淺,並且進入歷史時期的年代都屬晚近;兩地都屬移民地,文化的原始都是從外地移植而來,事實上進入歷史時期以後也如此(李光周 1985:16)。在台灣,去殖民思考雖在近 20 年來廣泛於人類學、民族學中被討論,但去殖民考古學的研究和論述卻非常不普遍。

(三)戰爭型態的墓葬與遺骸模式

本計畫考古試掘地點位於靜浦遺址範圍內,為秀姑巒溪河口阿美族人口傳清 代末期清兵屠殺 100 多位阿美族人的營盤地點,且被屠殺的「年齡階級青年被集 體性地」埋葬於此。故考古試掘是有可能會發掘到被屠殺的規模性遺骸。基於戰 爭型態的大規模墓地/亂葬坑(Mass Grave)墓地,可能導致的特殊遺骸埋葬形式, 或是與戰鬥有關的骨骸傷口類型與創傷模式,成為驗證戰爭關聯性的重要依據。

Wescott 等人(2012)指出,1846年美墨戰爭的第二場戰役發生在德州(Texas)南部的格蘭德河(Grande River)附近的雷薩卡德拉帕爾馬(Resaca de la Palma)。戰鬥由美國軍隊決定性地獲勝,同時導致數百名墨西哥士兵死亡,他們隨後被埋在亂葬坑(Mass Grave)。關於其中一個亂葬坑(41CF3),資料顯示有 27 至 36 名成年男性士兵的骨骸,研究記錄每個傷口的解剖位置,並檢查每個病變,以確定時間、傷口類型大小和受力方向。超過一半骨骸表明與戰鬥有關的創傷,而傷口的分佈模式和類型,表明為傳統肉搏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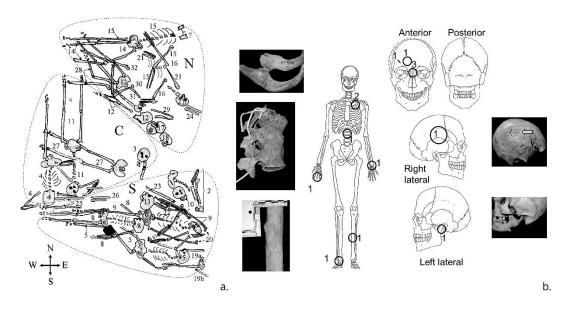


圖 4-2:Resaca de la Palma 墓地的骨骸分佈與創傷模式 (a. 41CF3 的骨骸分佈。b.創傷模式與類型。Wescott et al. 2012:4、10)

Nicklisch 等人(2017)針對德國 1632 年於 Saxony-Anhalt 的 LuÈtzen 地點, 戰役所造成的亂葬坑 (Mass Grave)的骨骸進行創傷分析,透過人骨學方法檢視 遺骸的年齡、性別、身高、健康等疾病或損傷,以及組織學和同位素分析,著重在士兵在戰鬥前後所受的傷害。分析結果顯示 47 名死者的年齡介於 15 至 50 歲之間,許多癒合的傷口表明這些人經常捲入暴力遭遇,其中大約四分之三的士兵所受的傷具致命性,其中手槍造成的顱骨傷口占主要部位。從考古學和人類學數據的綜合分析結論,指出大多數人是被騎兵襲擊所喪命。



圖 4-3:LuÈ tzen 大規模墓塚與骨骼損傷狀態圖 (a-b. LuÈ tzen 墓塚整體分佈圖。b-f.骨骸遭銳器損傷圖。g-h.頭顱與骨骼遭子彈損傷 圖。Nicklisch et al. 2017:11、17、19)

Sutherland 與 Holst (2005)關於戰爭與衝突考古學的研究指南,特別指出如何進行戰爭衝突遺址的墓葬發掘與人骨遺骸發掘後的分析。因為來自戰爭衝突遺址的人類遺骸可能帶來特殊性問題,例如大量個體被混合形成的亂葬坑,或在衝

突中被切斷的骨頭與必需重建的頭骨碎片,其遺失所涉及考古脈絡訊息流失的危險性。

此外,在考古發掘現場需配置訓練有素的人骨學醫生或與受過足夠骨科訓練的考古學家合作,對於解析混雜分離個體的骨骼脈絡與歸屬至關重要。例如,在陶頓戰役(1461年)亂葬坑中,在沒有人骨學專業在場的情況下發掘亂葬坑可能導致個體骨骼完整性的喪失,從而導致年齡、性別、健康、受傷情況等大量訊息的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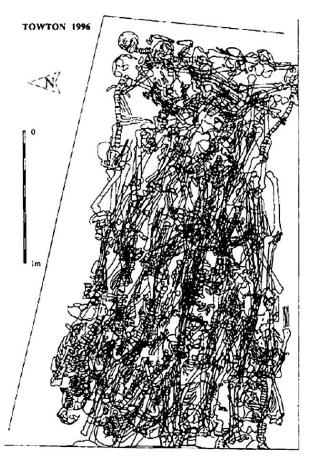


圖 4-4:1996 年陶頓 (Towton) 亂葬坑發掘的遺骸堆積狀態 (1461) (Sutherland and Holst 2005:32)

關於墓葬的發掘方法,指涉宜從墓葬邊緣或上方,以木板橫隔或吊掛的方式挖掘亂葬坑,以盡可能地減少對骨骼堆積狀態的干擾。透過垂直拍攝的方式拍攝與標記骨骼,同時使用全站儀或電子經緯儀,多點測量每個頭蓋骨球體中心頂部,以及每個脊柱、肩部、肘部、腕部、髖關節、膝蓋和腳踝等三維資訊,透過電腦

計算機以 3D 形式重建骨骼,重建各個角度觀看的墓葬模型,有助於確定埋葬的順序和方式。此外,每個單獨的骨骼應被單獨取起,骨骼應放入明確標記的資料袋中,並註明單獨的骨骼架編號。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骨骼和碎片,盡可能獲得有關個體骨骼的最大科學信息,避免丟失零碎的骨骼部位或頭顱內的元素,如耳骨、手指骨和腳骨。此外,需詳細紀錄死亡形成過程的人為、或樹根與囓齒類動物活動等干擾。

(四)臺灣清代營盤考古研究

臺灣清代營盤考古研究,以1990年代橫越中央山脈的清中路相關營盤為主。 清制營盤依功能、規模等主要可分為「總鎮營盤」、「鎮標營盤」、「台東直隸州安 撫軍營」、「中路沿線的營盤等」,其中「中路沿線的營盤」主要為夯土牆結構, 並有高臺、營房、操場、門崗、防衛道等設施(陳仲玉 1984;邱敏勇、高有德 1996)。陳仲玉於 1984年在八通關古道(中路)沿線進行調查,紀錄沿線各處清 營(陳仲玉 1984)。吳光亮軍隊所駐紮的「東埔營盤」因多處損毀,已很難尋獲 遺蹟。但另發現三處清營遺蹟,分別為「觀高清營」、「八通關清營舊址」及「南 營地舊址」,其中後兩處在日治時期為日人作為警察官吏駐在所使用,因此有部 分改建。「觀高清營」主要為夯土牆結構,大體為一梯形,南邊有突出的高臺, 夯土牆邊長介於 17.1 至 21.4 公尺之間;「八通關清營舊址」已多為日人駐在所所改建,僅存一些夯土牆遺蹟;「南營地舊址」為不規則四邊形,邊長介於 38 至 44 公尺,其中三面為夯土牆結構,僅東面牆體由「人字形板岩」所砌成。三處遺蹟的共通點為清軍善於使用「夯土牆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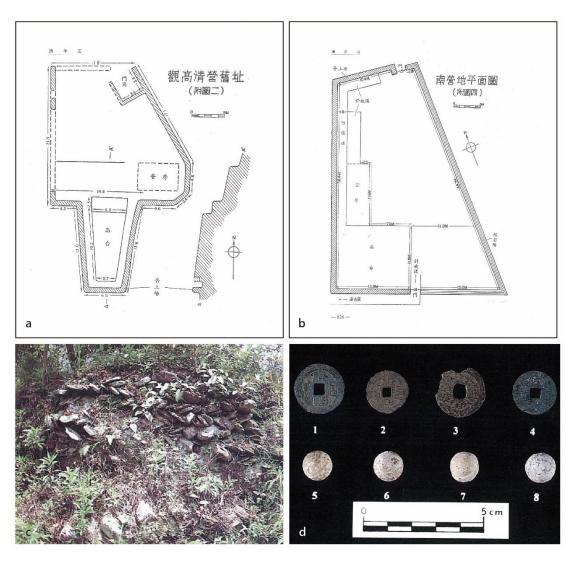


圖 4-5: 東埔營盤考古研究

(a.「觀高清營」平面、鈄面圖(陳仲玉 1984:822) b.「南營地舊址」平面圖(陳仲玉 1984:826) c. 東埔清營周邊的人字形石牆結構(邱敏勇、高有德 1996:907) d. 東埔清營發掘出土之鉛彈(邱敏勇、高有德 1996:910)

邱敏勇、高有德(1996)於東浦清營(1875-77年間屯營)曾進行小規模的 考古調查與試掘。東埔清營的主要結構與設施至今大致已不存,但根據考古調查, 東埔聚落南邊有「一小段「人」字形石牆,毗鄰著一由北向東南的土壟。除石牆 外,不見其他遺蹟...可能是晚清吳光亮在東埔屯營的遺址」另於土壟和周邊旱田進行試掘,未有明顯文化層,出土遺物主要有歷史時代 19世紀的青花瓷碗及少數的銅錢與4枚鉛製槍彈(圖4-5)。其中,4枚槍彈皆為小球形,應為吳光亮軍隊的火繩槍所使用。然此次考古調查並未確定東埔清營之整體輪廓與實際大小。

透過往昔清營盤考古研究,可以略窺清代營盤的等級與規模、功能空間結構與相關附屬設施、營盤空間活動的相關物質遺存。提供本計畫對於靜浦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 Napololan 範圍的營盤後續研究的參考基礎。

二、田野方法

(一)考古田野方法

1.第一階段:口述歷史調查紀錄

針對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發生過程進行口述歷史訪談。

2.第二階段:系統性考古地表調查

- (1)針對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發生地 Napololan,進行地表整理及現場遺構廓清與測繪紀錄工作。
- (2)針對靜浦遺址範圍內的清營盤區域,進行系統性的地表調查與遺物紀錄工作,空間化與數值化遺物空間分佈訊息。關於清營盤內的遺物採集及系統性的地表調查,經部落會議取得共識,採取非侵入性、不採集標本的作業模式。

3.第三階段:非破壞性調查

本案考古計畫範圍為當地阿美族人口傳清兵屠殺阿美族青年的營盤地點 (Napololan),屬於部落神聖莊嚴的禁忌空間,文化資產相關的處置都應更加謹 慎小心,故任何在遺址上的研究行為都應考量以最小的破壞達到最高效益的成果。 考古發掘行為本身是一種對遺址的破壞,故考慮先採用透地雷達與金屬探測器等 非破壞性方式探測,以期獲得更多地下埋藏性的物質遺留與遺構的訊息。

(1)透地雷達法

透地雷達法(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GPR)為常見的非破壞性檢測之地球物理探測法,藉由發射短脈衝之高頻電磁波進入地表後,在地表量測此入射波經地下電性界面或異常體之反射情形,藉以研判地下埋藏物概略的位置(李德河2021)。透地雷達在考古學的應用中相當廣泛,尤其是歷史時期的遺構。位於靜浦國小紀念牆後方的 Napololan 禁忌空間,隱約可見露出於地表的壘石結構,為疑似清兵據點的遺構。但遺址內為植被與土壤覆蓋,壘石結構實際分佈與堆積狀態並不清楚。

依據秀姑巒溪河口阿美族人的記憶與口傳,清末的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當時清兵於屠殺地點圍砌營壘(今靜浦國小西側竹林),且於營盤內深挖壕溝。將被屠殺後的阿美族 100 多人埋葬於壕溝內。本計劃擬於當地阿美族人口傳 100 多人被屠殺與掩埋地點,進行透地雷達探測,以釐清營盤遺構與壕溝遺跡地層的可能延伸範圍與深度。

(2) 地下金屬探測法

地下金屬探測器在考古學中被用來找尋地表之下的金屬遺物,提高發掘與調查的效率。Scott等人(1989)曾於小大角戰役(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之考古調查中使用金屬探測器進行大規模的系統性調查,金屬探測過程中,針對遺物編號,並記錄精確位置、出土狀態、種類等詳細的空間訊息資訊;此外,在所偵測到有金屬製品的位置上直接進行考古挖掘。透過子彈、槍械等遺物的分布模式,試圖還原可能的戰爭經過。此種方法被衝突考古學界所採用,以完成衝突遺址的系統研究(scott & McFeaters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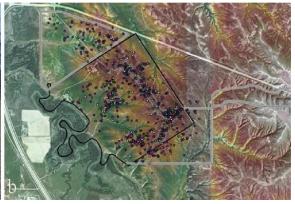


圖 4-6:金屬探測器在考古學田野調查中的應用
(a.系統性金屬探測器調查。b.金屬探測文物的分佈。原圖引自 Scott& McFeaters
2010:107-108)

依據 1803 年《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漂流記(編譯本)》的類民族誌紀錄,提及秀姑巒溪口原住民有使用槍械的習慣。此地使用來自臺灣的槍械(方名コアン),但裝盛子彈或火藥的容器、火繩之類,都為夷人自行製造。裝子彈的袋子以皮囊製成,裝盛火藥的器具則以木頭或竹筒做成。如同我國,裝填火藥時須用小瓢勺,火繩則以竹子製成,長約一尋,將之環繞成圈,如同斜掛於肩背上的環狀布袋(蔡美倩主編 2011:34)。

可知當時秀姑巒溪口阿美族使用的槍械屬於十九世紀台灣民間使用普遍的 火神槍。火神槍機械構造簡單,射擊時,將火藥、鉛子由槍管前端依次填入;扣 引扳機,火繩隨曲形鐵片下壓,碰觸火藥。火藥引燃後,槍膛產生爆炸氣體,將 鉛子推出槍管(陳宗仁 2003)。火神槍在大港口戰爭中,極可能為港口阿美族人 對抗清兵的防禦武器之一。因此使用金屬探測器作系統性的調查與探測,對於本 計畫來說有執行的意義與潛力。

4.第四階段:考古試掘

依據合約規定,本計畫預計於靜浦國小旁之 Cepo'戰役發生地 Napololan 處進行 3 個以上考古試掘坑,其範圍大致與豐濱鄉長虹段 388、388-1、388-2、388-3 等地號重疊。

試掘探坑初步思考,由於靜浦文化考古地層埋藏不深,故規劃探坑大小會以

1m×1m 或 1m×2m 的方式佈坑,以求探坑的分佈廣度,視疑似清兵營盤的遺構或可能埋藏的遺骸等遺跡之必要性再予以拓坑,探坑總面積依據合約規定需在 12 平方公尺以上。

試掘探坑佈設的初步規劃,一方面針對營盤測繪與地層解剖,二方面於 Napololan 範圍內進行系統性的抽樣。然實際佈坑位置則需視疑似 Cepo'戰役衝 突的疑似清兵營盤 Napololan 處的調查而定。

本計畫試掘地點為當地阿美族人口傳清兵屠殺阿美族青年的營盤地點,故考 古試掘是有可能會發掘到先人的遺骸。然考古試掘許可於否,應需諮商取得港口 與靜浦部落族人之同意。

(1) 祭祀儀式

試掘前會與在地阿美族人參與組成的考古社群,進行調查與試掘前的祭祀儀式。

(2) 遺骸處置措施

由當地阿美族人考古社群全程參與考古發掘工作。若有先人遺骸出土,除仔細紀錄遺骸的堆積模式(可能被屠殺的埋葬模式)外,應立即暫停發掘工作,通報主管機關,召開遺骸處理委員會。同時邀請體質考古學家或人骨學家加入考古團隊。

(3)籌組遺骸處理委員會

由當地阿美族人共同組成遺骸處理委員會,商議祭儀、遺骸歸葬與紀念空間等處置事官。

(二)諮商與協作工作坊

1.諮商平台會議

依原基法第 21 條:「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 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 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2.在地考古社群

(1) 考古社群

籌組在地阿美族人考古社群,共同參與與分享本案過程與成果。

(2) 定期召開諮商平台會議

溝通計畫執行、參與方式、執行過程、執行成果等相關討論平台會議。

(3) 在地社群協作與培力工作坊

籌組在地考古社群,協作進行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相關培力工作坊,包括戰爭衝突過程口述歷史、Napololan 地點的探測與測繪、Napololan 發生地的考古試掘等工作,最後凝聚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 發生地 Napololan 地點,指定或登錄為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推動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 發生地空間紀念。

伍、Cepo'戰役歷史記憶

- 一、Cepo'戰役部落諮商與共作
- (一) Cepo'戰役諮商平台會議
- 1. 第一次諮商平台會議(111.5.11)

Cepo'戰役涉及秀姑巒溪口南北兩個行政村與數個聚落的族人,為蒐集各方族人的意見,並徵求計畫執行的共識,本計畫於所有行動執行前的第一項工作便是與文化局協辦計畫諮商平台會議,邀請港口、靜浦兩村的長老、部落會議成員、社區發展協會等共同商議。諮商平台會議召開過程中,由文化資產主管機關花蓮縣文化局與本計畫團隊,分別說明本計畫目標與考古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狀況,再請族人分別提出意見與對本計畫的看法。

諮商與討論議題包含:

- (1)籌組阿美族 Cepo'戰役諮商委員會;
- (2)調查前的相關祭祀儀式;
- (3)調查與考古發掘地點的土地同意書;
- (4) Cepo'戰役發生地指定為紀念空間時的土地權屬如何轉換;
- (5) 其他提案等項目。

本次會後港口與靜浦決議各自召開部落會議商議本計畫之事宜,日後再由港口與靜浦之部落幹部進一步的討論(本次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2. 港口部落會議(111.7.4)

在諮商平台會議中港口部落年齡階級幹部認為考古發掘茲事體大,應讓部落族人有充分的討論。在部落會議中,頭目、理事長、村長等部落族人,以族語重述 Cepo'戰役的事件經過,並說明清營盤(Napololan)地點祖先遺骸出土的可能性。部分族人希望「祖先能夠入土為安,不宜透過考古發掘的方式進行,深深擔

心會有打擾祖先安息與引發不幸之疑慮。」

本次部落會議決議:

- (1) 同意計畫團隊進入 Napololan 進行調查與除草工作;
- (2)共識同意於 2022 年 7 月 8 號與靜浦部落共同參與調查除草前的 pisalisin 告靈儀式,至於後續是否能進一步進行考古試掘仍待港口部落商議與 同意。

3. 港口年齡階級諮商 Cepo'戰役空間考古發掘同意與共作(111.9.16)

Cepo'戰役主要動員與抵抗犧牲者,以阿美族傳統部落年齡階級為主,且涉及部落傳述自身抵抗歷史的主體性。故,Cepo'戰役指定紀念相關相關事宜應慎重尋求部落與年齡階級的意見。

本計畫團隊與港口部落年齡階諮商,共同討論戰役空間之考古發掘同意與共作之可行性,以及部落年齡階級對於清營盤(Napololan)地點考古試掘調查方式的想法。

港口年齡階級認為於清兵屠殺祖先的區域(清營盤 Napololan)進行考古發掘「有可能打擾祖先安息,涉及部落日後否泰」,應謹慎尋求部落族人與長輩的意見,年齡階級無權擅自決定可否調查與發掘,故需另擬時間進行港口部落諮商平台會議與全族人共同商議(會議記錄如附件二)。

4. 港口部落諮商平台會議(111.9.30)

經與港口部落年齡階級諮商後,仍須與部落族人共同諮商考古調查發掘之可行性。遂於 111 年 9 月 30 日,由主管機關花蓮縣文化局主持召開「Cepo'戰役空間紀念港口部落諮商會議」(附件三),向族人說明計畫源委,並由計畫執行團隊說明執行項目與目前清兵營壘遺構廓清進度,並提出發掘以外的應變方案,包含口述歷史調查、非侵入式的系統性考古地表調查及金屬探測、營盤遺構測繪及出入口清理發掘、港口與靜浦參與共作等。

會議中由族人自由發表意見,與文化局、計畫執行團隊進行討論交流,並由 部落幹部統整族人共識。會議最終決議:「**暫緩執行考古試掘,發掘以外的考古** 調查工作仍可進行,並呼籲部落青年能夠積極參與計畫共作。」



圖 5-1:港口部落諮商平台會議

(a.111 年 5 月 11 日第一次諮商平台會議。b.111 年 07 月 4 日港口部落會議。c.111 年 9 月 16 日與港口年齡階級諮商 Cepo'戰役空間考古發掘同意與共作。d. 111 年 9 月 30 日港口部落諮商平台會議。)

5. 立碑與 Cilangasan 調查諮商平台會議 (112.2.17)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 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第三次平台會(附件五)議於花蓮縣 靜埔國小慶豐樓舉行。

討論事項主要針對 Cepo'戰役空間紀念規劃中的紀念碑立碑事宜,考古工作報告項目包括:考古調查初步成果報告(抽樣地表調查、營壘結構測繪等)、考古計畫應變方案諮商、Cilangasan 考古調查與戰爭逃亡路線探勘諮詢。

部落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先進行 Cepo'戰役空間的紀念碑立碑事宜,規劃於 4

月下旬於 Cepo'戰役屠殺地點進行立碑紀念活動,紀念碑文字為「Cipatelaway no Cepo'/Cepo'英雄」。同時考古團隊可與港口和靜浦部落一同前往調查 Cepo'戰役的 Cilangasan 避難路徑和暫居的舊部落調查。

此外,針對考古計畫應變方案諮商部分,共同討論事項涉及:

- · 部落代表加入計畫團隊,共同處理 Cepo'戰役與祖先過去
- · 共同研議 Cepo'戰役調查執行事項
- · 共同討論 Cepo'戰役空間文化資產價值
- · 共同規劃 Cepo'戰役紀念空間未來處置方案

(二) Cepo'戰役記憶工作坊

Cepo'戰役是東海岸 19 世紀末,部落族人與殖民政權之間發爭的重大衝突戰役,更是阿美族人重要的歷史記憶。故希望紀錄與採納當地阿美族人的自身觀點,修正本計畫原有規劃與執行項目的限制與不足。此外,透過當地阿美族人的參與與訪談,紀錄秀姑巒溪河口 Cepo'戰役的後裔族人的戰爭記憶,彰顯其對族人的重要性,同時彌補歷史文獻的缺漏或單向式的官方紀錄。

目前,秀姑巒溪河口部落的老人家是重要的記憶傳承者,對於祖先遭逢的 Cepo'戰役仍有相當鮮明的記憶;而青年從小聽聞祖先英勇抵抗清兵的 Cepo'戰 役故事,繼承長輩們的歷史記憶,亦提供相當寶貴的當代部落族人的意見(過程 記錄如附件五)。

表 5-1: 靜浦部落 Cepo'戰役記憶工作坊

| 活動時間 | 111/6/21 (二) | 地點 | 靜浦部落太陽廣場 | | | | |
|-------|---|---------|-----------------------|--|--|--|--|
| 活動參與人 | 静浦部落 | | | | | | |
| | 黃建治(靜浦村村長)、黃新喜(豐濱鄉總頭目)、黃文明(靜浦部落頭目)、何俊雄(靜浦部落會議主席)、曾金水(靜浦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金花、林玉蘭、黃金妹 | | | | | | |
| | 靜浦部落青年 | | | | | | |
| | Imay·Apong、陳倩雯(A | fas)、蔡 | 夢筑(Lisin)、莊秀敏(Pihay) | | | | |
| | 計畫執行人員 | | | | | | |
| | 鍾國風(成大考古所老師大考古所助理)、黃品瑜 | | 睪(東華族群系老師)、林佳萱(成群系助理) | | | | |
| 活動名稱 | Cepo'戰役記憶工作坊 | | | | | | |
| 活動過程 | 靜浦部落頭目為 Cepo'戰役記憶工作坊活動祈福作為開場,全 體成員彼此介紹與認識後,由鍾國風老師、李宜澤老師進行訪談及 引導討論。 | | | | | | |
| | 工作坊活動分為上下兩個主要議題,一為 Cepo'戰役記憶的敘述,涉及: | | | | | | |
| | 1. 部落長輩對 Cep | o'戰役的原 | 歷史記憶與故事。 | | | | |
| | 2. 參與戰役的部落,除了阿棉山社與納納社是否另有其他部落 一同參與。 | | | | | | |
| | 3. 戰爭的遷徙與氏 | 族的關係 | . • | | | | |
| | 4. 特殊事件的討論 | ,如 Kafi | u'ok 傳說與其歷史定位。 | | | | |
| | 5. 烏鴉石社真實性 | 及其在部 | 落的看法。 | | | | |
| | 二為 Cepo'戰役地圖 | 指認與繪 | 製: | | | | |
| | 1.使用輸出地圖(正射影像版本、通用電子地圖版本)輔助,讓 部落長輩指認戰爭路線、遷徙路線與確認事件地點。 | | | | | | |
| | 上述討論議題結束復 | 後,邀請音 | 邓落青年與長輩一同提問與討論。 | | | | |

活動結束後進行餐敘共食。此外,亦討論靜浦部落與港口部落可能的合作互動方式,並討論即將舉辦告靈祭的時間與儀式的規劃安排。 Cepo'戰役記憶工作坊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

9:00-9:30 場地佈置、部落長輩與青年報到

9:30-10:00 填寫訪談同意書、進行祈福儀式

10:00-11:00 Cepo'戰役記憶敘述與討論

11:00-12:00 Cepo'戰役地圖指認與繪製

12:00-14:00 餐敘



圖 5-2:靜浦部落 Cepo'戰爭記憶工作坊。

(a. 工作團隊說明工作坊目的並請靜浦部落耆老分享 Cepo'戰役故事。b. 工作坊前告知祖靈的祈福儀式,由靜浦部落黃文明頭目主持。c. 團隊成員與部落耆老討論戰役役經過路線。d.工作坊會後大合照。)

(三) Cepo' 戰役告靈祈福儀式

因本案工作範圍涉及秀姑巒溪河口阿美族人口傳 Cepo'部落祖先抵抗清兵而 遭屠殺的地點(清營盤,族人稱為 Napololan),考古調查過程會涉及 Napololan 地點(清營盤)內外的地表調查、非破壞性探測(空拍、金屬探測等)、考古發掘等方式。為避免驚擾祖靈,故於港口與靜浦部落諮商同意下,在 Cepo'戰役口 述族人被屠殺地點 Lapololan,進行 pisalisin 獻豬祈福祭祖的告靈儀式,祈求後續的考古文資調查工作能夠順利進行(祭儀儀式的禱詞記錄如附件五)。

表 5-2: Cepo'戰役 pisalisin 告靈祈福儀式

| 表 5-2:Cepo´ | | | | | | | |
|-------------|---|----------|----------------------------------|--|--|--|--|
| 活動時間 | 111/7/8 (五) | 地點 | 靜浦部落太陽廣場、靜浦國小 | | | | |
| 活動參與人 | 靜浦部落之社區幹部、年齡階級、村民等 | | | | | | |
| | 港口部落之社區幹部、年齡階級、村民等 | | | | | | |
| | 靜浦國小教職員、花蓮縣 | 《文化局、 | ·蔡依靜縣議員 | | | | |
| | | | 所老師)、李宜澤(東華族群系老 ・黄品瑜(東華族群系助理) | | | | |
| 活動名稱 | Cepo'戰役考古調查工作 | 前的 pisal | isin 告靈祈福儀式 | | | | |
| 活動過程 | 靜浦部落頭目與青年在儀式前一晚,於太陽廣場進行豬隻屠宰 及儀式安排的籌備討論會議。 7月8日清晨5:30於靜浦部落太陽廣場集合,部落青年男性 負責豬隻屠宰為告靈祭做準備。同時部落長輩與本計畫團隊一同共 | | | | | | |
| | 進早餐並討論告靈祭與計畫後續活動方式。 9:30 地點移至靜浦國小 Cepo'戰役故事牆旁準備供品與祭祀場域。10:00 由豐濱鄉總頭目黃新喜、靜浦部落頭目黃文明、港口部落林清進頭目共同主持儀式,向祖先告知本計畫預定於 Napololan 進行考古調查工作,祈求祖先保佑順利平安。在禱詞後由參加儀式的所有人員(港口與靜浦部落族人、各團隊工作人員、政府部門主管機關等)至祭台前向祖先致意。 儀式結束後,所有人員皆移至靜浦太陽廣場分食豬肉及進行會後餐敘,並由族人發表針對儀式及本計畫推動 Cepo'戰役紀念空間 | | | | | | |

的感言、想法及意見交流。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

5:30-9:00 處理告靈祭需要的豬隻

9:00-9:30 移動至靜浦國小 9:30-10:00 告靈祭場地佈置

10:00-12:00 告靈祭儀式

12:00-14:00 餐敘



圖 5-3:Cepo'戰役 pisalisin 告靈祈福儀式

(a、b.儀式前靜浦年齡階級支解及烹煮儀式用豬隻。c.告靈儀式 pisalisin 由豐濱鄉黃新喜總頭目、靜浦黃文明頭目、港口林清進頭目共同主持祭祀。d.儀式會後共食餐敘及意見分享。)

二、Cepo'戰役紀錄觀點

(一)歷史與口述文獻紀錄

關於 Cepo'戰役始末與真相,從不同學科與方法所紀錄的資料,提供一條取徑,得以反思 Cepo'戰役的流變與紀錄者或書寫者背後所欲傳達的訊息。

其一,清代官方歷史文獻

敘述多強調「後山凶番」不受控,為了日後的後山管理,因此派兵鎮壓,並 提到因阿美族人詐降卻中途造反,因此最後在交戰中殺死 160 餘名族人。

其二,日治時期人類學者的田野紀錄

透過當地阿美族人的口傳記憶,並及戰爭原因則是因族人殺害通事林東涯引發清廷的復仇,在交戰後言合,或傳因失去領袖 Kafu'ok,族人士氣大傷而逃往貓公山,卻遭清兵誘騙並「關門屠殺」。

其三, 近代阿美族人自身的記憶與口傳

李來旺校長的版本中,對抗清兵的主角以奇美、靜浦的阿美族為主,且故事多圍繞在「靜浦青年(一說奇美)」Kafu'ok 的英勇事蹟,並對清兵營壘結構及大屠殺的始末有詳盡描述;黃肅碧女士從「港口頭目」Mayaw Eping 與林東涯之間的交流作為事件濫觴,並且林東涯與頭目 Mayaw Eping 為對等關係的談判,在戰爭中英勇事蹟的描述多帶有神話色彩。港口部落許金木頭目,以林東涯、Mayaw Eping、Kafu'ok 三者間的互動為故事起始,描述戰爭中的細節及對話最為具體。

不論是歷史文獻、人類學者的採集及近代阿美族人口傳記憶,皆可以看出Cepo'戰役中,清兵與阿美族人在戰爭前半段的勢均力敵,甚至阿美族人更佔優勢;然而後半段戰役,歷史文獻偏向逐一將Cepo'一帶部落攻破,而人類學者的採集及阿美族人口傳,述及戰敗原因多涉及於英雄Kafu'ok的陣亡。

表 5-3: Cepo'戰役文獻與口述紀錄1

| 撰 述 觀點 | 撰述者 | 出處 | 論述 年代 | 事件起因 | 事件經過 | 結果 |
|--------|-----|---------|---|--|---|--|
| 歷文紀史獻 | | 《 清 選 》 | 光緒 3-4 年 (18 77- 1878) | 大鳥攻可意 「阿兩營伺番 「手望及軍不港洞擊能圖 秀棉次壘殺, 現恐丞棉勦之一社壘發。 大兩事不數,漢亦 勒他應納,氣的運剿部 口,攻時社。 能懷餘,知 與 , , 與 與 , 與 與 ,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 清帶海伏溪納戰一納腰「復棉惡納即「規猶支刻其北遁方毀社兵北阿。□納,一兩兵 我以來戰納紮 二阿死,,敗之,回,。陸上美清一等有政社」軍開援,社社 十棉拒…將潰石官,收定禮,族兵,社死阿但未 險砲黨电及破。 黎 ,於棉黨梯追將回成數部秀與相傷棉番擒 奮轟,刻, 」 明該繼是攻多高擊該紮功個落姑棉互而與目獲 進擊長,官 ,番即日克緣山至社納如一沿埋巒、交後納馬。 ,阿日而軍 進始不午,社而晚焚納 | 頭假兵兵當殺「一誠石整番突特經目勻卓訊立一勝兵」等即死正百,、陣行發,弁馬、律供正百字就待遭其名決餘十十短,(處,奮力、目名決結補鎮人,口槍兵,有無進,目名圖,餘縣馬震,持遭壓。 阿稱鏢探:准險,將猛加拏,斃縣縣縣,會共 稱投、知兇,可 …總益早獲隨),以 , 以 , , , , , , , , , , , , , , , , |

¹表 5-3 資料,主要彙整與引用自莊雅仲、李宜憲所著《大港口事件 1877-1878 O lalood i Cepo'》蒐集的史料及相關口述資料。

| 人學田調查 | 伊能 嘉矩 | 《臺灣 蕃政志》 《臺灣 文化志》 | 日治時期 | 吳光亮欲開闢水尾 (瑞穗)至大港口之 横斷道路,但「奇密 社番」不肯,殺害通 事林東涯並謀叛。 | 吳光亮聞變,派各 路兵馬連同「各社 歸附番人」前往彈 壓。後「敵番不支乞 降」。 | 吳光亮下令,若有意歸順, 便要各族人至兵營獻繳一 擔米,以示誠意。族人履約 而至,「吳光亮乃集於營 內,關緊營門,令兵勇鎗殺 之,總數一百六十五人中, 倖免遁還者僅五人矣。」 |
|-------|----------------------------|--|------------------|---|---|---|
| | 院昌 銳 | 《大港口的阿美族》 | 戰後 (19 69) | 總通事林東涯作威 作福,要港口阿美族 人抬轎送他到瑞穗 開會,港口青年在奇 美附近將她摔死,引 發衝突。 | Majao pain 動員年齡組織應戰,三戰兩勝,但清兵援軍越來越多,最後Majao pain 率領向北方逃亡。 | 一年後清兵要族人回 tsiporan居住,並要男子到 加走灣運糧回靜浦營內, 又給族人喝酒,趁族人酒 醉關門屠殺。 事後族人紛紛向南北遷 移,此後港口部落就衰落 了。 |
| | Wu Sai (黄 肅 碧) | | 1998年 | 港 口 頭 目 mayawaping 原先與 林東涯協商讓林東 涯帶兵進駐部落,但 青年階級的 Kafoc 相當反對,因此在為 林東涯抬轎到玉里 帶兵的途中將林東 東運,是老刺殺林東 東區仇,便開始備 戰。 | Kafoc 率領經年階級 迎戰,頭目mayawaping則站在山丘上祈福,面對清兵的攻勢刀槍不入。在第三次交戰時Kafoc不幸戰死,讓族人士氣全失。頭目擔心遭滅族,便召集族人連夜逃往貓公山。 | 清兵採懷柔策略,禮遇族 人,並邀請族人下山。部落 年輕人依旨意到成功運糧 回靜浦軍營,並在軍營招 待頭目等飲酒,清兵趁此 將部落青年與頭目殺害。 此後部落裡僅剩的老弱婦 孺往四處逃散。 |
| 當阿族口傳 | 李來 旺校 長 | 《 □ 百 紀 美 老 美 半 美 手 件 年 阿 耆 美 事 件 」 | 1995 年 | 吳光亮與通事林東 涯奴役阿美族青壯 年建道路、營房,又 強取多名阿美族婦 女、虐待長工。因此 阿美族青年 kafook 趁抬轎送林東涯去 | 清廷與奇美、靜浦 阿美族決裂,一開 始勢均力敵,吳光 亮見久攻不下,便 發動全面性戰爭。 kafook 率領族人英 勇抗清,最後不幸 | 吳光亮欲與阿美族人重修 舊好,同時在現靜浦國小 的操場旁構築壕溝及機關 重重的軍營。設酒宴邀阿 美族人前來並繳交一擔賠 罪米,清兵趁酒酣耳熱之 際,關門屠殺,並將屍體在 |

| | 始末〉》 | | 開會時,再奇美附近 | 戰死。 | 壕溝內先焚後埋。後大港 |
|----|----------|------|-----------------|---------------|-------------------|
| | | | 聯手青年將其刺殺。 | | 口一帶阿美族聚落就沒落 |
| | | | | | 了。 |
| | | | | | |
| 許金 | 《大港 | 2001 | 林東海欲在大港口 | 族人接任為殺死林 | 但清兵卻沒有報復行動, |
| 木頭 | 口事件 | 年 | 駐軍,便與頭目 | 東涯將遭來清兵的 | 反而到部落分配工作並給 |
| 目 | 1877- | | Mayaw Eping 協調, | 攻擊,便開始備戰, | 予食物當工錢,協助清兵 |
| (蔡 | 1878 O | | 但部落族人都反對。 | 戰爭很快來臨,部 | 在今靜浦國小旁築堡壘。 |
| 中涵 | lalood i | | 便在林東涯海向 | 落一共圍剿清兵三 | 而後清兵更將族人誘騙下 |
| 等採 | Cepo'》 | | Mayaw Eping 要求 | 次,清兵皆潰敗,但 | 山,邀請耆老營地飲酒作 |
| 集) | | | 三個勇士扛他去富 | 在第三次 Kafu'ok | 樂,趁機將他們一一殺害。 |
| | | | 源開會,Kafu'ok 便 | 卻為了營救同伴被 | 接著青年運物資回到營 |
| | | | 主導在中途將他摔 | 清兵的馬撞死,青 | 區,也皆被清軍掃射而亡, |
| | | | 死。 | 年階級失去領袖士 | 僅剩 Kacaw Tomon 逃回 |
| | | | | 氣大傷。耆老共商 | Cilangasan 通報留在山上 |
| | | | | 決意連夜帶族人逃 | 的老弱婦孺。此後族人潰 |
| | | | | 往 Cilangasan。 | 散,各奔東西尋找活路。 |
| | | | | | |

(二)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口述歷史

1. Cepo'戰役口述記憶²

林東涯事件

在過去,港口、靜浦兩岸統稱為 Cepo',意旨「河口」。林東涯在 cepo'有兩個營房,一個在大港口附近,今海巡署處,另一個在現今靜浦國小旁的竹林 Napololan。當時林東涯經常欺負 cepo'的婦女,娶了兩三個老婆。當時有一名青年名叫 Kafu'oc,他是 Miaaway 階級的,從小就有領導精神。林東涯說要去瑞穗 調動五六百個兵力到 cepo', Kafu'oc 聽了之後非常反對,「這樣我們的婦女就沒

_

² 內容整理自黃新喜總頭目帶領走訪口述戰役地點之逐字稿整理,內容主要著重在三次戰爭的路線與 Kafu'oc 的事蹟。此外,關於 Cepo'戰役的歷史記憶與口述資料,亦可參考 Lekal Makor(許金木)港口部落頭目於 2000 年 7 月(時年 92 歲),由林淑照 Nakaw 拍攝訪談內容(參考附件六)。

了」。剛好有一次林東涯要去瑞穗開會,他跟當時的頭目 Mayaweping 說要 Cepo'的族人用挑轎的方式送他去瑞穗。Kafu'oc 就說「我們(Miaaway)送他!」,其實是計畫要暗殺林東涯。

Kafu'oc 計畫好了,他們從瑞港公路送林東涯去瑞穗,以前的瑞港公路很小條,大概 1 公尺寬而已。林東涯被安殺的的地點有兩個說法,一個是在長虹橋進入瑞港公路不久行經的小溪'icepay,但其實不是,殺害林東涯正確的地方在瑞港公路 21k 快到 22k 處的 Lahenhenay。Kafu'oc 等人在 Lahenhenay 把林東涯殺死之後,直接將他的遺體往秀姑巒溪的山谷裡丟棄,便折返回 Cepo'了。Mayaweping自己也去過瑞穗,他知道過去一趟要花多少時間,看見 Kafu'oc 才去了不久的時間就回來,就發現不對勁了,大概是出事了,果然 Kafu'oc 就承認他真的把林東涯殺了。Mayaweping 非常緊張,心想「哎呀,糟糕拉,一定會出事情,一定會戰爭」,於是馬上開始安排備戰。

族人們在備戰的時候通常都是在現今的長濱 kakacawan (寮望的地方)望南 觀察清兵的動向,以前有架設寮望台,只要清兵一從他們的大本營美山(成功一帶)那邊攻過來,連幾個人幾批馬都可以在 Kakacawan 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次戰爭

清兵真的從南邊攻上來了,也有騎馬的,沿著海岸線(以前的海岸線比較靠外面,現在海岸線已經比較後退了)。第一次戰爭的開端是在大港口附近的岩石一帶 Kakowangan,傳說 Mayaweping 在附近的岩石上為族人祈福,槍林彈雨都沒有辦法傷到他,在他祈福的時候,清兵就會迷迷糊糊的沒辦法打仗。族人一路將清兵殺退回南方,因此在整個沿海從南到北的海岸線都有戰事。第一次戰爭Cepo'的族人在長濱一帶打退清兵。

第二次戰爭

在戰爭中最英勇的兩位戰士除了 kafu'oc 之外,還有一位他的朋友 Koic' icokong。第二次戰爭,族人一樣是從 Cepo'地區一路往南擊退清兵,而有部分的族人已經埋伏在樟原橋附近的山洞等待。第二次戰爭非常的激烈,族人一路殺清

兵,所以整個海岸都被血染成紅色的。 kafu'oc 率領 Cepo'族人殺敵,清兵就往南退,在黃金橋附近清兵騎著馬越過黃金溪,Kafu'oc 速度很快,用跑的也跟在後面一躍而過。kafu'oc 再追了一下子,清兵突然回馬槍突襲,就把 kafu'oc 殺死了,Koic' icokong 跟其他的族人繼續往南殺敵。Cepo'的族人用跑的追殺騎馬的清兵,將敵方馬跟人一併殲滅。到了樟原橋附近,原本埋伏的族人也衝出來當住清兵,清兵全部落荒而逃,有的游泳往海邊逃竄。在八仙洞附近尤其殺了最多清兵。就長樣一路追殺清兵到崇安的都威橋附近,已經離清兵本營所在的城廣奧(Folalacay)不遠,Cepo'族人擔心再追下去就要到清兵大本營,更多清兵再出來支援的話一定打不過,因此當時只剩下 3 個清兵存活,就放他們回城廣奧,沒有繼續再追下去了。

清兵本營的所在地城廣奧也稱為小港或美山,當時岸邊有自然的港灣可以停 靠船隻,而現今的港已由人工修築而成。

第三次戰爭

第三次戰爭 Cepo'的族人已經有被通知了,但是第三次,清兵聯合南邊(城子埔以南)的平埔族一起參戰,往北攻上來。族人在部落裡的小溪 Liso 備戰時,看到贏來的敵人人數眾多,「怎麼那麼多人!」。看到這麼多敵人,Cepo'的族人知道沒有辦法打了,所以只能往 Na^eli'an (大灣)的方向撤退了,第三次戰役,也不算輸。

Napololan 屠殺事件

Cepo'的族人從大灣那一帶上山逃難到聖山 Cilangasan,在山上住了大約兩年,老人家和婦女、孩子也都一起上去。後來清兵給族人報訊息,「我們要和平,不要再打啦!」。便邀 Cepo'的族人到清兵的本營美山那邊挑米和酒以及一些乾糧到 Napololan (Napololan 有監獄、把人集中在那邊的意思),去的都是青年男子。在大屠殺事件發生之後,一百六十幾位青年中,只有一位僥倖活下來。活下來的那位族人一直等到三更半夜,差不多已經沒有聲音的時候,偷偷逃回 Cilangasan 通報族人。逃回去的那位族人家境貧窮,而且跛腳,部落的婦女們看

到他都非常傷心,把他罵得一蹋糊塗,「你沒有用的人啦!」「你為什麼活下去? 我們的小孩子那麼好就這樣為什麼死掉?」

軼事

- 在現在的巴咯浪船屋藝術園區附近,傳說族人囤了很多 toron 當做戰爭補給品(Pipawsaan to toron no ma fafolawan),後來變成了石頭(大峰峰火山頸), Mayaweping 也曾在那裏祈福過。因為沿路的戰士死了很多清兵,聽說現在 很多遊客在晚上的時候都會在那裏看見清兵的鬼魂在哭泣。
- · 靜浦部落靠近外環道有一條小溪 ci ofelan,傳說因為在這裡打仗,清兵和族 人得血流進溪裡,血凝固之後刀子都無法拔起來。
- · 傳統觀念裡,戰爭的時候,不管你的女朋友也好,還是老婆也好,不能睡在 一起,否則打仗的時候容易遇到不幸。戰爭前一晚,Kafu'oc 就跑去找了他 的女朋友,因此即便能力出眾仍然在第二次戰爭的時候被清兵殺死。
- · 過去部落的家中,有人辦喪事的時候,老人家就會說故事給小孩子聽,常常 從晚上講到天亮,興致一來都不想睡覺,黃新喜頭目小時候就很常聽到老人 家講起 kafu'oc 的故事。

2. Cepo'戰役 (大港口事件) 空間地景

流傳在秀姑戀溪河口南北二岸的阿美族人關於 Cepo'戰役(史稱大港口事件)的歷史記憶,口傳內容主要圍繞在三個面向:

其一,以清代開山輔蕃政策中,以清中路兵營盤駐紮於秀姑巒溪河口南北二岸的阿美族村落,一處位於大港口村落內,今海巡營房,一處位於靜浦國小旁的竹林 Napololan。當時 Cepo'部落領導者為 Mayaw eping,通事林東涯長期與部落產生爭執,最終導致部落輕年 Kafu'oc 於奇美路徑上殺害林東涯,引爆戰爭衝突。此一空間場域主要發生在秀姑巒溪河口一帶與當時南北二岸的阿美族部落(今族人們統稱 Cepo'部落)。

其二,阿美族人與清軍進行三次戰爭衝突,場域主要發生在秀姑巒溪河口以南,沿著東海岸黃金橋、樟原橋、八仙洞、都威橋等地點,南抵清軍營盤的城廣奧。最終,因驍勇善戰的 kafu'oc 戰死,以及清軍國家軍事力量,導致 Cepo'部落阿美族人往 Na^eli'an (大灣)方向撤退,避居 Cilangasan。

其三,在清軍以和談為由,避居聖山 Cilangasan 的 Cepo'青年族人,下山協助清兵倒成廣澳美山那邊挑米和酒以及一些乾糧,回到靜浦 Napololan 議和。然卻遭閉門大屠殺,一百六十幾位青年中,只有一位僥倖活下來。此一事件,最終導致 Cepo'部落瓦解,族人離散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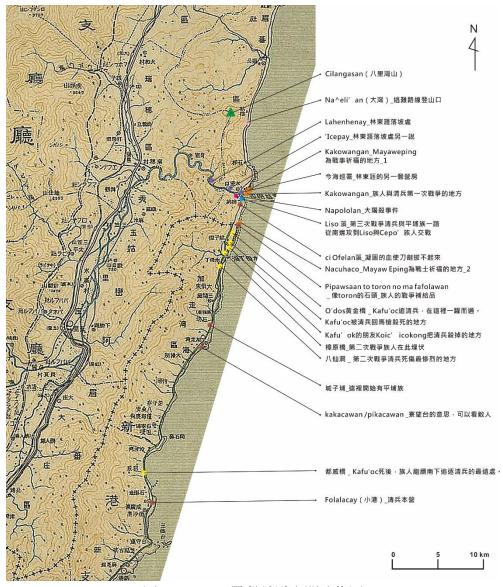


圖 5-4: Cepo'戰役地點空間分佈圖 (底圖引自 1934 年日治三十萬分之一台灣全圖東岸局部)

表 5-4: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口述歷史地名表

| 項目 | 地名 | 地名 | 地點位置 | 地點意義描述 | 地點照片 |
|------|----|------------|-----------|--------------------|-----------------|
| | (中 | (阿美語) | (座標) | | |
| | 文) | | | | |
| 林東涯事 | 今海 | | E 300832, | 林東涯的另一 | |
| 件 | 巡署 | | N 2597177 | 個營房 | |
| | | _ | 今海巡署 | | |
| | | | | | |
| | | | | | |
| | | Lahenhenay | E 297602, | 林東涯被推下 | |
| | | | N 2597177 | 懸涯的地方 | |
| | _ | | 瑞港公路 | | |
| | | | 21k 快到 | | |
| | | | 22k 處 | | |
| | | 'Icepay | E 299405, | 林東涯被推下 | |
| | | | N 2596682 | 懸涯的地方另 | |
| | _ | | 剛進瑞港 | 一說 | |
| | | | 公路的小 | | |
| | | | 溪 | | |
| 第一次戰 | | kakowangan | E 301407, | Mayaweping | |
| 役 | | | N 2596196 | 祈福為戰事祈 | |
| | _ | | 大聖宮附 | 福的地方_1 | |
| | | | 近的石洞 | | - January Tonas |
| | | | | | |
| | | Nacuhaco | E 300558, | Mayaweping | BORN 1000A |
| | | | N 2592385 | 祈福為戰事祈 | |
| | _ | | 吧咯浪附 | 福的地方_2 | |
| | | | 近年糕石 | | Walker St. |
| | | | 旁的石頭 | | |
| | | | 上面 | FAFE A DEPENDENT P | |
| | | kakowangan | E 301284, | 第一次開戰的 | |
| | | | N 2596072 | 地方 | |
| | _ | | 大聖宮左 | | |
| | | | 邊 | | |
| | | | | | |

| 第二次戰 | 黃金 | 'Odos | E 299695, | Kafu'oc 追清 | |
|-----------|---------------------|-------|--|---|--|
| 役 | 橋 (黄 金 溪) | 3.55 | N 2591180 | 兵,在這裡一 躍而過。 | |
| | _ | _ | E 299293, N 2589488 樟原部落 篇南邊的 海岸 | Kafu'oc 被清 兵回馬槍殺死 的地方 | |
| | _ | _ | E 299258, N 2589082 樟原橋附 近 | I Cekung 把殺 死 Kafu'oc 的 清兵殺死的地 方 | |
| | 橋 | _ | E 299030, N 2588710 樟原橋 | Kafu'oc 死 後,阿美族人 繼續往南追殺 清兵,其中一 部分埋伏在樟 原橋附近 | |
| | 八仙洞 | _ | E 298709, N 2588085 八仙洞 | 第二次戰爭清 兵死傷最慘烈 的地方 | |
| | 橋 | - | E 290569, N 2565409 都威橋 | Kafu'oc 死 後,族人繼續 南下追逐清兵 的最遠處。 | |
| 第三次戰 役 | _ | liso | E 300874, 2595509 部落裡的 小溪 | 部落裡的小 溪,清兵與平 埔族一路從南 邊攻到 Liso 與 Cepo'族人 交戰 | |

| 大屠殺事 | | napololan | E 300488, | 意旨監獄的意 | |
|------------|----|-------------|------------|--------------|---|
| 件 | | 1 | N 2595585 | 思,清兵屠殺 | |
| | _ | | 靜浦國小 | 族人的地方。 | |
| | | | 西側 | | |
| | | | | | |
| Cilangasan | 大灣 | Na^eli'an | E 301706, | 第三次戰爭後 | |
| 逃難 | | | N 2603481 | 族人逃到 | |
| | | | | Cilangasan 的 | |
| | | | | 上山入口處 | |
| | | | | | |
| 其他地點 | 年糕 | Pipawsaan | E 300537, | Cepo'族人在 | |
| | 石 | to toron no | N 2592386 | 此屯糧(toron | |
| | | ma | 巴歌浪船 | 年糕),之後 | |
| | | fafolawan | 屋藝術園 | 這些 toron 變 | |
| | | | 區 | 成這堆石頭。 | |
| | 城子 | | E 297456, | 從城子埔以南 | |
| | 埔 | | N 2581450 | 開始有平埔族 | |
| | | _ | | 居住 | |
| | | | | | |
| | | | | | |
| | 長濱 | Kakacawan | E 296399, | 遼望台,年齡 | - a solve to |
| | | | N 2579222 | 階級在此眺望 | |
| | | | | 遠方攻過來的 | |
| | | | | 清兵 | |
| | | | | | |
| | 成廣 | Folalacay | E 291283, | 清兵本營 | |
| | 澳 | | N 2562152 | | |
| | (小 | | | | N. C. |
| | 港) | | | | |
| | | | | | |
| | | ci Ofelan | E 300740, | 凝固的血使刀 | 1 1 |
| | | | N 2594965 | 劍拔不起來 | |
| | _ | | 靜浦部落 | | |
| | | | 靠近外環 | | |
| | | | 道的小溪 | | |

3. Cepo'戰役避難 Cilangasan

(1) Cepo'戰役過程中的 Cilangasan

阮昌銳(1969)於秀姑巒溪北岸港口村進行民族學調查,紀錄下阿美族人口傳的清末殖民戰役衝突(史稱大港口事件,阿美族人稱為 Cepo'戰役),族人口傳記憶內容,一方面涉及通事林東涯於奇美社路徑被摔死的雙方衝突引爆點;二方面講述 Mayaw Epin(Cilangasan 氏族)頭目領導戰役的過程,與最終對戰失利後族人離散向北逃往丁子漏、貓公山、一軒家等地避居;其三,清軍以議和運糧之由,誘殺阿美族人於靜浦清營盤,導致 tsiporan 社(港口阿美族人自稱 Cepo'部落,其空間場域即為因戰爭廢棄形成的港口考古遺址)如何轉化為 makotaay 社(今港口部落),同時造成海岸阿美族氏族的重構過程。

當時總通事 tuysu tayai (東涯) 住在 tsiporan (今港口村所在地),此人 作威作福,到瑞穂去開會,要港口阿美青年抬轎去,到奇美附近與阿 美人不和,青年將他摔死。其隨從之漢人卽到瑞穂去報告。而阿美青 年亦回社告急,時頭目 majao apin 是 tsilayasan 氏族的族舅,即動員年 齡組織,以便應戰,三戰兩勝, majao apin 逐成為港口人心目中的大英 雄,尤其最後一戰,在港口對岸靜埔沙灘上展開,清兵有槍有馬,港 口人雖亦有槍但以佩刀為主, majao apin 殺死清兵很多, 但終由清兵 援軍越來越多,港口人却越來越少,最後 majao apin 越河率領族人向 北方逃亡,族人各投其北方之親友,往北逃往丁字漏 tiyalao, 貓公山 tsilayasan,一軒家 nari?an,新社 Pataruyan 等地,過了一年,清兵要 阿美人回 tsiporan 居住, 並要 ami 男子到加走灣 kakatsawan (今長濱) 運糧,運回靜埔營內(今靜埔國校之左側),給百餘阿美男子喝酒,阿 美人醉,清兵 kapin 關上大門,殺阿美人,逃出一名青年,過河通知, 族人又散,向南,北,遷移,自此之後,港口部落就衰落了。現在南 方在成功一帶有以 tsiporan 為名之氏族,大部份在這時候逃往南方居 住。

再過了數年,港口人住在 narian 的一戶才搬回來,以後就把 tsiporan 氏族改成 munari?氏族,隨着 patsilal, salipuyan 等氏族亦相繼遷入,而居住在今日所住港口段丘赤土山西南側的 makutaai,而不是居住在以前近河口處的 tsiporan。

港口人遷住 makutaai 後,數年來未能豐收,族人以為乃因沒有司祭 kakitaan 作祭求豐之故,因為當時 kakitaan 家逃往猫公山 tsilayasan 其故居居住。因此,部落內又請 tsilayasan 氏族從猫公山搬回港口,如此,港口又成一完整之部落,只是部落內成年的青年男子和壯年男子已遭官兵 kapin 殺死,回來的是婦女和老年男子和幼年的小孩。(阮昌銳1969:10-11)

海岸阿美近代的移動或離散與重構,則與發生在秀姑巒溪河口的 Cepo'戰役(史稱大港口事件) 密切關聯。

Cilangansan 氏族遷抵芝武蘭,自成一氏族,後來成為大港口最重要的 氏族,祭師(kakitaan)大多由這個氏族的人擔任。如光緒三年(1877) 抗拒清兵之 Lafin³為頭目兼祭司(Kakitaan),即屬於 Cilangasan 氏族。 後來繼任的五位頭目中,除 Foday(曾來福)屬於 Monari'氏族外,其 餘的 Canglah、Kacaw-Puton、Kolas-Karo 與 Lekal-Makor(許金木)等 人,都是 Cilangasan 氏族,由此可知此氏族在港口村所佔的地位。(許 木柱等 2001:189)

2000 年,時年 92 歲的港口部落頭目 Lekal-Makor(許金木),口述整個 Cepo' 戰役過程(附件七),其中在與清軍的第三次交戰,因為年齡階級領導者 Kafo'ok 勇士戰死與雙方軍力不對等,致使族人開始避難 Cilangasan。

後因清軍的誘騙,年輕族人被集體屠殺於 Cawi'(靜浦)的清營盤。至此 Cepo'族人們從此四散各地,導致氏族離散。部分族人於戰事平息後重回 Cepo'地域,

³ Lafin 所指應是帶領與清軍作戰的港口頭目 Mayaw Eping。

重建了 Makota'ay 部落。

我現在要來講的是,關於這個 Cepo'戰役的第三次,……那天的戰役維持一整天,Kafo'ok 在人群裡揮舞著刀殺掉敵人,他也超越馬匹,砍下騎馬的士兵,部落青年同樣奮力的參與戰鬥。後來清兵的人數越來越少,但是他們也沒有要撤退的意思,同樣的,部落青年也是如此,雙方都帶著一個要置他人於死地的心態繼續交戰。無論清兵想往哪裡逃跑,都會被部落青年攔截殺掉,青年們也放火燒掉清兵在 Ciferaracay的軍營。到最後,清兵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唯一一個騎著馬的士兵,Cepo'部落的青年沒有傷亡的。但是交戰了一整天,青年們都有些疲累,Kafo'ok 的跑步速度也慢了下來,但他們仍然沒有撤退,繼續留在戰場上。……然而就在 Kafo'ok 即將接近時,清兵一個轉身面對 Kafo'ok,朝他開了一搶,Kafo'ok 中槍後倒地不起,就這樣死了。而 Kowic 看見 Kafo'ok 死掉,也沒有退縮逃跑,而是用盡全力追上士兵,也把馬背上的士兵一刀砍了下來。……第三場戰役結束了,青年們預備啟程回家,帶著 Kafo'ok 的遺體,朝北邊的方向行走。

當青年他們從 Ciferaracay 回到 Cepo'時,已經是夜晚時分,部落的長老一一盼著青年回來。「啊呀,你們回來了,事情發生的如何?」當長老們見到歸來的部落青年便詢問。「我們將清兵全部殺完了,沒有留下任何一個人,但是 Kafo'ok 也死了」青年回應長老。「啊呀,既然 Kafo'ok 死了,那我們也沒有能力再參與下一場戰役了」Mayaweping 說,部落的族人有的開始哭了起來,一方面是為了 Kafo'ok 的死而哭,一方面是開始擔憂部落的未來。「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除逃難到 Cilangasan,也沒有別的辦法」Mayaweping 這樣宣布告訴族人要逃難,「部落沒有了有能力作戰的人,Kafo'ok 身為戰士們的領袖如今死了,我們可能很難再戰勝下一次的戰役,也就只能撤退逃難了」。於是當晚,部落族人預備逃難到 Cilangasan。……

而清兵這邊也不肯罷休,他們心想,「不如我們用欺騙的吧,半騙半哄這些 Cepo'的族人。如果我們很兇很嚴厲的跟他們互動,他們一定會恐懼生氣,所以我們應該就先釋出要與他們和好的消息,讓他們的防備心解除」。於是,清兵想與族人和好的消息傳到了 Cilangasan,「我們想要和你們和好,想請部落的長老和領導者前來我們的地方,和我們說話」清兵的話是這樣說的,當時他們在 Cawi'靜浦北邊一點,靠近修姑巒溪的地方有一個本營,而清兵邀請 Mayaweping 和長老們一同前去。.....

部落的青年們被邀請留下來吃晚餐,他們也答應了,而清兵開始為部落青年擺設宴席,擺滿整個房子,然後當青年開始享用晚餐時,最後一位清兵悄悄離開房子,把銜接房子的小橋移走後,清兵便放火燒掉整個房子,並且用槍圍繞整個房子朝內掃射。在房子內的青年開始慌張想要逃離,然而卻怎麼也找不到出口。有人嘗試逃離的,會掉進房外那早已挖好的壕溝,並且被壕溝內一根根的尖銳物刺死,清兵仍不斷開槍掃射。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離,不是在房內被槍殺死,就是掉進壕溝被刺死,事情就是這樣,部落青年在那一天都被殺光。.....

就是這樣,族人們從此四散各地,也有人回到當初這個 Cepo'部落的地方,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有了 Makota'ay 這個部落,事情就是這樣,這就是關於 cepo'戰役的事情發生。

我是 Lekal Makor, 我的爸爸是 Makor, 媽媽是 Tefi', 我的中文名字叫做許金木, 這就是我所說的。

(Lekal Makor 許金木口述,2000/07/15~07/20)

(2) 重返 Cilangasan 避難路徑

2000 年,年邁已近 92 歲的港口頭目 Lekal Makor,為保留 Copo'祖先英勇抵抗清軍的歷史記憶,紀錄片影像工作者林淑照,透過影像訪談紀錄下其記憶中 Mayaw eping 帶領族人捨棄 Cepo'部落逃難前往 Cilangasan 的過程。

他們準備逃難的東西,因為路不好走,所以 Mayaw eping 告訴大家:「我們主要帶鹽巴,因為如果在山上我們沒有食物吃,可以用鹽巴醃漬樹木的葉子和果實,就可以充飢。鹽巴也可以加進水裡,渴了喝,就可以餵飽我們」,所以族人們預備了許多的鹽巴作為行李。而他們當中有些年邁走不動的老人、瘸腿瞎眼的、行動身體不便的,或是太年幼的孩子,族人們因為逃難的路不好行走,因此也不得已將這些族人留在村莊,實在是不得已的選擇。

舊部落區 大崩壁 大潤登山路徑口

(Lekal Makor 許金木口述,2000/07/15~07/20)

圖 5-5: Cilangasan 路徑與舊部落示意圖

在港口與靜浦部落的諮商會議同意下,2023 年 3 月 25 日,考古團隊在港口部落 mama no kapah 的引領下,試著感受與經歷 145 年前 Cepo'族人逃難的路徑。

一行人在傳統領域範圍內的大灣登山處(圖 5-6 a),由港口部落 mama no

kapah 帶領,朝向西北方的 Cilangasan 聖山與舊部落祭禱,同時帶著象徵落地成家的傳統民族植物 kafohongay (毛柿),冀望可以種植於 Cilangasan 峰頂。

感恩祖靈們的庇佑、犧牲與奉獻~

我們將從此地出發,到 Cilangasan 聖山的 Cepo'舊部落,紀念拜會先輩 老人家~

今日開始起步,我們將大港口事件完整的深入調查記錄,提供線索還原整個抗戰過程,給祖靈一個交代,也是讓後代阿美族子子孫孫不要忘記了這個紀念日~

此刻,面對著祖先老前輩們,我們備妥了菸酒檳榔祭拜,請保佑我們所有家族平安順利,身體健康~

在即將出發之際,再次請求祖先們,請庇佑我們順利安全到達 Cilangasan 聖山的 Cepo'舊部落~

由衷感謝先輩的教導引領,我們將銘記在心~

現在我站著的這個地方,就是當年過去你們集合、訓練、教授、休息 的聚會所~

我們將從這裡,踏著與你們相同的步伐與腳步,往 Cilangasan 聖山的 方向與祖先們會見,一路上請保佑我們安全的抵達現場~

mama no kapah 祭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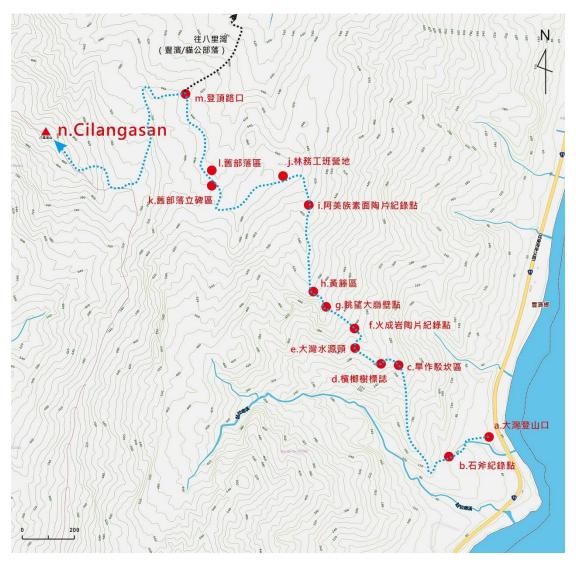


圖 5-6: Cilangasan 路徑調查說明圖

穿過平緩的大灣坡階,朝著 Cilangasan 前進。不一會即於檳榔園山徑旁耕地 見一件砂岩打製的斧鋤形器(圖 5-6 b),從型態與製作技術觀察,研判屬於新石 器晚期典型的石器。鄰近旁地表也有一件蠑螺殼,從保存狀態觀察,研判屬於當 代食用後棄所致。順著陵線繼續攀爬,越過第一個陵線頭,回頭即可眺望大灣坡 階。

沿途順著陵線與地面水管行走,越過第二個陵線頭,左側(南向)山凹深谷 為起拉噜溪,第一個目的地為水源頭,這是大灣地區的水源地。

越過第三個陵線頭,即可遠眺石梯港灣。順著陵線繼續朝第四個陵線攀行, 陡峭的地形攀拔不易,但可見人為刻意壘砌的小型低矮駁坎(圖 5-6 c),2-3 層 的石礫壘砌的駁坎,不超過 50cm,可以確認的是持續有人於此路徑上耕作。此時水源頭區的湧泉水聲已可聽見,順著陵線邊坡水管與路徑,一個檳榔樹矗立於路徑上(圖 5-6 d),那是接近水源頭所刻意栽種的標誌。路途上可見到鏽蝕遺棄在路邊的鐵刀,說明了前往水源頭路徑的利用率甚高。水源頭(圖 5-6 e),海拔333m(座標 N 23.5376, E 121.5006),水源來自西北方的舊部落,下切匯集到起拉噜溪後從大灣出海。

在水源頭取水,同時午餐休憩後,緊接著陡坡直上,經過向北面的擁有日照的低矮箭竹林,族人提及這是刻意栽種的箭竹,不過生長狀態不佳。此段於陡坡裸露地面(海拔約375m,N2603960,E301111),採集一件夾火成岩屑摻合料的橙紅色素面夾砂陶(圖5-6f),研判為新石器晚期麒麟文化與花岡山文化時期的陶片,對照上山時所見的斧鋤形石器,反應早年人類活動可及的山林區域。

緊接沿著陵線持續向上攀行,在.第五陵線頭向凹谷面(南方),可見河谷對面清楚的大型崩壁(圖 5-6 g),此一崩壁從海面亦可望見。陵線月趨狹窄縮尖,抵上端後開闊,可見野生黃籐叢聚(圖 5-6 h),族人提及此區域也是飛鼠棲息地。

此時,持續行走陵線,路途上已近舊部落了。然在陡坡路徑的裸露地上,於路徑約 4.3k 處(海拔約 625m, N2604420,E300938),採集一件素面夾砂陶(圖5-6i),器表抹平,略厚實,掺合石英粒,研判為阿美族傳統野燒陶片,此一現象反應登往港口族人因 Cepo'戰役逃難 Cilangasan 避居的舊部落就在不遠處。

落過稜線後,向西往舊部落,相對平坦的緩坡地,可見林務工班營地,廢棄 的帆布與多樣的鍋碗器具(圖 5-6 j)。往西路徑上可見一灘窪水,這是前往舊部 落明顯的自然地標。隨後沿著小溝壑下切,前往舊部落。

約於山徑 5.8k 處(N23.5440, E121.4949),已達舊部落立碑神聖空間(圖 5-6 k),紀錄著港口部落 Makotaay2018-2021 年齡階級 mama no kapah 所立之碑與岩雕臉譜、靜浦部落(paniyayo an no toas no cawi, Tahinia yto kokapah)石碑。轉過紀念碑區,路徑右側的平坦階地來到舊部落(圖 5-6 l),海拔高度約 670m(N23.5443, E121.4950),即為族人因清末 Cepo'戰役逃難後避居的區域。現場立

有舊部落石牌,鋪有長方形水泥硬地面,遮蓋的帆布下仍存有歷年族人背上山使用的帆布與鍋具等器物。在 mama no kapah 與祖靈溝通祭儀後,隨即搭營夜宿。

隔日一早,約八點,帶著祭祀米酒與香菸,以及欲種植 Cilangasan 山的毛柿,輕裝簡從,快速的往北行,約末 1 小時即來到登山叉路口(圖 5-6 m),北端為經往豐濱八里灣與貓公社的路徑,向西則一路等頂 Cilangasan。不一會兒,即來到海岸山脈北段最高峰的八里灣山,即阿美族人口傳的發祥聖山 Cilangasan(圖 5-6 n),一等三角點海拔標高 924m,在 Cilangasan 峰頂,地面上矗立 10 多面來自不同阿美族部落的紀念碑,這些都是慎終追遠祭祀族源所留下的石碑。

mama no kapah 旋即於峰頂南側,選擇適合地點種下毛柿,象徵落地生根。由於港口部落本身並不強調以立碑的方式祭祀祖靈,故現場於八里灣礫岩上直接擺上三組米酒、檳榔、香菸,朝向南方的港口 Makotaay 部落方向祭祀,表達追思祖靈之意,同時告知此趟來到 Cilangasan 的目的,希望能夠喚起族人於當代,對於如何喚回 Cepo'戰役回復歷史正義之訴求。

優呼~~~

辛苦了我們的祖先們,今日踏著沉重的腳步,我們來到 Cilangasan 聖山祭祖,緬懷你們無私的奉獻與犧牲~

感恩祖先老人家的辛勞苦心,引領與庇佑後代子孫,敬祝 平安順心~今日,我們跟隨著你們過往的腳步,將往 Cilangasan 聖山祭拜與你們見面,感恩祖先們依然守護著 Cilangasan,指引著後代子孫,不要忘記了自己的"根"請保佑我們一路順風安全到達~

今日,我們備妥了菸酒檳榔,祭拜孝敬先輩,緬懷您們且表示感謝~ 在此,再次的有一個請求,請祖先保佑大家,回程平安到家,並守護 著後代子孫,事事順心,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mama no kapah 祭禱



圖 5-7:港口部落前往 Cilangasan 舊部落路徑調查紀錄

(a.出發前的祭禱儀式。b.大灣坡階旱作地紀錄的打製斧鋤形器。c.路徑上的人為壘砌旱作地駁坎。d.行經水源頭前的檳榔樹標誌。e.大灣的管接水源頭。f.山徑上紀錄的素面夾砂陶。g.路徑上所見大崩壁地標。h.黃籐區。i.山徑上紀錄的素面夾砂陶。j.林務工班營地。k.舊部落前的紀念空間。l.港口部落 Mokoytaay 紀念碑與岩雕像。m.靜浦部落紀念碑。n.舊部落石牌。o.舊部落地點。p.轉往 Cilangasan 的叉路口。q. Cilangasan 山頂種植毛柿。r. Cilangasan 山頂祭祀地點。)



圖 5-8: 前往 Cilangasan 舊部落路徑調查紀錄的新石器晚期素面夾砂陶



圖 5-9: 前往 Cilangasan 舊部落路徑調查紀錄的阿美族夾砂陶

(3) 交纏記憶中的 Cilangasan 發祥傳說

1930 年代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等師生,歷時 5 年紀錄完成臺灣原住民口傳記憶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其中關於阿美族的各氏族、各社個別的起源、系統、移動的綜合性考察, 並及阿美族祖先發祥傳說的三種類型:

1,洪水傳說的形式傳誦祖先的發祥。

- 2.祖先來自海外的島嶼。
- 3.以 Arapanai 為祖先發祥地。

其中,關於以洪水傳說的形式傳誦祖先的發祥主軸述及:

「太古的年代曾發生了大洪水,一對兄妹乘坐 lolang (dolang,木白)漂流到一座高山,登陸後兩人結為夫妻,後來子孫繁衍,大家分散於各社。」這是每一則傳說共通的情節。然而,所謂抵達的高山到底是哪一座?諸說並不一致。奇密社、太巴塱社等,指為 Tsirangasan;馬太鞍社指為 Tsatsura-an;薄薄社、荳蘭社等,指為 Tateuratsan。換言之,各社把自己的部落附近,引人注目的一座山,擬定為祖先漂流到的地點。(移川子之藏等 1935;楊南郡譯註 2011:607)

Tsirangasan 氏族與 Tsirangasan 山二者關係緊密,圍繞在海岸阿美與秀姑戀阿美各社,對於 Tsirangasan 氏族與 Tsirangasan 山有著不同的口傳記憶,甚至混雜著「來自火燒島傳說」與「Tsirangasan 發祥傳說」二者氏族移動與時間序列上的糾纏。

Tsirangasan 氏族,是從 Tsirangasan 山遷到大港口居住的一群人。(「海岸阿美」石坑社、石寧埔所傳)

原居於 Tsirangasan 山的人,聽到來自火燒島的 Tsiporan 氏族,已在大港口建立部落的消息,就從 Tsirangasan 山下來,到我們這裡來一起住,形成了 Tsirangasan。(大港口 Makuta-ai 社所傳)

Tsirangasan 氏族的移動路線和 Tsiopur 氏族一樣:最早的年代從「南方某地」,遷往 Tsirangasan 山,然後下至奇密社居住,最後才搬來貓公社定居。(貓公社所傳)

祖先們從火燒島架橋,通過這一座橋到 Kasasikoran。其中,Tsirangasan 氏族採西北方向移動,亦即沿著海岸山脈西側,向北移動。那是受到卑 南社人壓迫的結果。他們後半段的移動路線不詳,只知道抵達貓公社以

後,轉到麻荖漏來定居。(麻荖漏社所傳)

(移川子之藏等 1935;楊南郡譯註 2011:541-542)

從天上下降到紅頭嶼的 Potsok、Raya 夫婦,渡海到火燒島,在那裡生下很多孩子。這些孩子分別成為阿美族、卑南族,以及噶瑪蘭族的祖先。 其中,阿美族和卑南族的祖先,從火燒島出發,渡海到猴子山,然後轉往 Arapanai 居住。部分的阿美族祖先,繼續從 Arapanai 出發,沿著海岸線北上到大港口方面居住。他們是 Tsiopur、Rarangus 等氏族的祖先。另一方面,Tsirangansan 方面發生了地震,引起洪水氾濫,隨著洪水高漲,Tsirangansan 山也升高,那裡也有人類誕生。他們是奇密、馬太鞍、太巴塱等各社,以及南勢阿美方面各社的祖先。據說,Tsirangansan 方面的人類,原來是從火燒島北上的。阿美族分別屬於這兩個系統。(都威社所傳)

(移川子之藏等1935;楊南郡譯註 2011:610)

阿美族 Cilangasan (八里灣山) 聖山

Cilangasan 峰頂海拔 924m,平台的石碑總計有 12 座,包括:阿美族發祥地、台灣省原住民阿美族妙音堂全體委員柒拉拿山尋根之旅、台灣原住民阿美族文化協會 Cilangasan 尋根之旅、八里灣部落、達邦石臘諸神碑、太巴塱部落階層 LAOWIC、阿美族祖先紀念碑、花蓮縣阿美族噶馹佤世代祖傳領域海域自治研究總會、花蓮縣阿美族吉娜路鞍發展協會、花蓮縣壽豐鄉七腳川巴黎雅老部落重建發展協會、邦查貓公部落發祥地、阿美族奇美部落發源地等,其年代主要集中在2000-2011 年間。港口部落本身不立碑,然多次年齡階級上 Cilangasan 舊部落均會於此祭祀。石碑所立方向多朝向今部落所在方位,例如港口朝東南方位、奇美西南方位、太巴塱朝向西北方位、貓公朝向東北方位。Cilangasan 作為阿美族洪水傳說形式傳誦祖先發祥地,其神聖性從 Cilangasan 向外輻射,涵蓋與此傳說氏族的移動與構成,成為中部秀姑籌與海岸阿美族族人最重要的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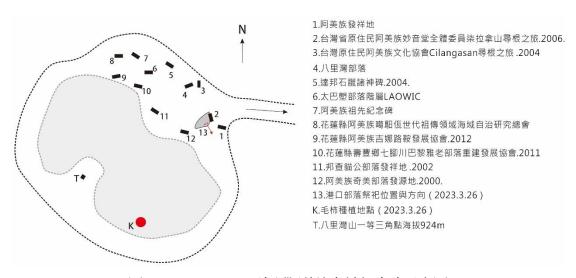


圖 5-10: Cilangasan 峰頂阿美族各社紀念碑示意圖



圖 5-11: Cilangasan 聖山地景與文化路徑示意圖



圖 5-12: Cilangasan 山頂的阿美族各部落祭祀碑

(a.阿美族發祥地。b.台灣省原住民阿美族妙音堂全體委員柒拉拿山尋根之旅.2006.。c.台灣原住民阿美族文化協會 Cilangasan 尋根之旅.2004。d.八里灣部落。e.達邦石臘諸神碑.2004.。f.太巴塱部落階層 LAOWIC。g.阿美族祖先紀念碑。h.花蓮縣阿美族噶馹佤世代祖傳領域海域自治研究總會。i.花蓮縣阿美族吉娜路鞍發展協會.2012。j.花蓮縣壽豐鄉七腳川巴黎雅老部落重建發展協會.2011。k.邦查貓公部落發祥地.2002。1.阿美族奇美部落發源地.2000.。m.港口部落祭祀位置與方向(2023.3.26)。n.毛柿種植地點(2023.3.26)。o.八里灣山一等三角點海拔924m。)

三、辦理 Cepo'戰爭紀念碑立碑儀式

本案依照第三次台會議決議及第二次契約變更項目,於 2023 年 4 月 29、30 日,於靜浦國校辦理 Cepo'戰爭紀念碑立碑儀式,將蔡中涵教授設置的原有無字 碑體扶正,並刻上「Cipatelaway no Cepo'」字樣。碑體扶正工作如下:

- 一、將碑體吊起,擺回正立狀態,並刷洗清潔碑體苔蘚及砂土。
- 二、刻字「Cipatelaway no Cepo'」後,於字體漆上金漆。
- 三、112年4月29日辦理碑體扶正工作,將碑體吊至原面向故事牆右側(國小外)靠近竹圍處,定位後安置於穩定地基上。
- 四、112 年 4 月 30 日下午兩點半於事件發生地點辦理起靈、牽靈、安靈及宴靈儀式。



圖 5-13: 立碑及殺豬宴靈儀式

(a.蔡中涵教授於施工前帶領族人進行告知祈福儀式;b.部落在地施工廠商於施工前的祈福儀式;c.移動碑體自營盤東北角至靜浦國小故事牆後方;d.在原無字碑體上刻上「Cipatelaway no Cepo'」字樣並上金漆 e. Cikawasay 進行殺豬宴靈儀式 f.碑體設立完成照。)

陸、Cepo'戰役清兵營盤空間調查

一、Cepo'戰役清營盤空間歷史圖像

彙整歷年地形圖資演變,有助於了解研究區域周邊環境變遷:

- (1)災害事件,如河川氾濫、山崩或土石流事件等,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當 地居民人身安全、居住位址或相關日常作息等。
 - (2) 大型人為活動進駐,如建設開路、林墾農耕等行為。

在盡可能的圖資彙整下,有助釐清保存至今的靜浦遺址清營盤地點,在經過 長時間的自然事件、人為活動的影響下,遺址場址是否有遭遇特殊事件影響,是 否可能仍保持原貌或其形成過程脈絡,可於圖資探究過程中剖析。

因地圖繪製精度不同,依據不同比例尺進行討論。首先將 1/50,000 及/1/25,000 劃分成一組,此多為古今重要地圖與地形圖,搭配內政部公告的 20m 精度數值 地形作為現代地形代表,配合大區域地形討論。1/5,000 為近代像片基本圖,除地形等高線資訊外,仍搭配不同時期的航空照片套疊,除地形高度資訊外,亦有空 拍相片的定點定時像片資訊紀錄可供參考,目前彙整相關圖資如表 6-1。

目前蒐整到最舊的圖資為 1904 年明治時期台灣堡圖(圖 6-1 a),可從圖中靜浦遺址清營盤地點遺址東南側山丘標高發現,其標示為 223.0 尺(日尺),換算成現代公制的單位約為 70.61 公尺,而 1924 年陸地測量部出版之臺灣地形圖則修正為 68.3 公尺開始,往後各式地形圖皆標示為 68 公尺。在 1904 至 1924 年間無重大地質事件,可一次性造成區域地形下降 2 公尺落差,或可歸咎於起初測量技術優劣的誤差造成。

整體而言,區域地形整體無明顯變化,唯細部等高線可能因技術或測量導致, 局部微地形起伏有些許落差。細部探究靜浦遺址清營盤地點周邊地勢,1904至 1966年間地圖顯示,靜浦遺址清營盤地點周邊高程約落於 20~30公尺間,而自 1981年出版之 1/5,000像片基本圖開始,則有較精準細部測量,地形高程多介於 19~21公尺之間,顯示自有圖資記錄以來,整體地勢應無顯著變化,2022年 8 月之 UAV 空拍成果如圖 6-2。

本團隊另以 GNSS 定位搭配經緯儀針對清營盤高程進行地表細部測量,點位分布圖如圖 6-3,測量成果如圖 6-4~圖 6-6。遺址內清營盤高程仍依照區域地勢概況分布,從河岸往內山側逐漸升高,就清營盤細部高程仍多介於 19-21 公尺之間,進一步顯示自 1981 年開始地勢亦無顯著變化。

表 6-1:本研究蒐集彙整地形圖資圖名年代表

| 年代 |
|------|
| 1904 |
| 1916 |
| 1921 |
| 1924 |
| 1944 |
| 1950 |
| 1954 |
| 1956 |
| 1966 |
| 1989 |
| 1993 |
| 2001 |
| 2021 |
| 2022 |
| 1981 |
| 2000 |
| 2010 |
| 2019 |
| 2022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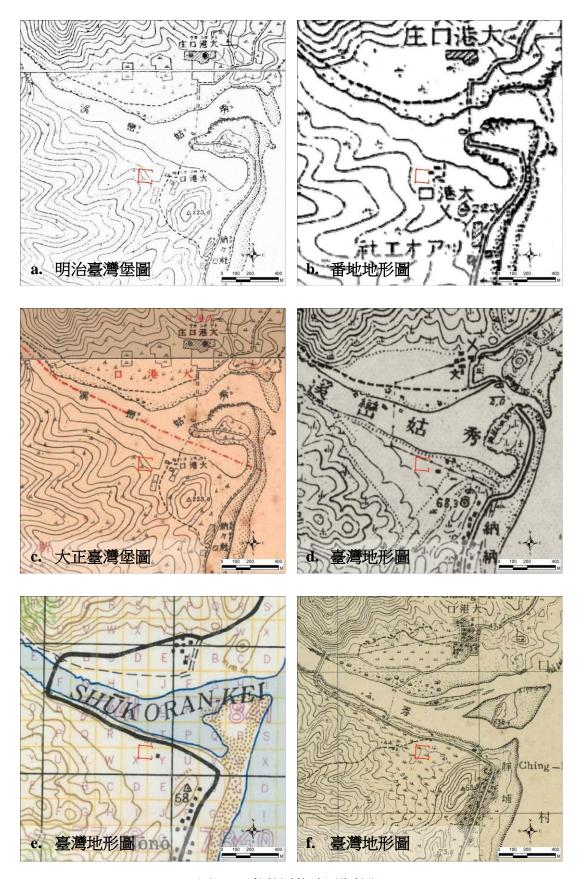


圖 6-1: 彙整近代地圖與航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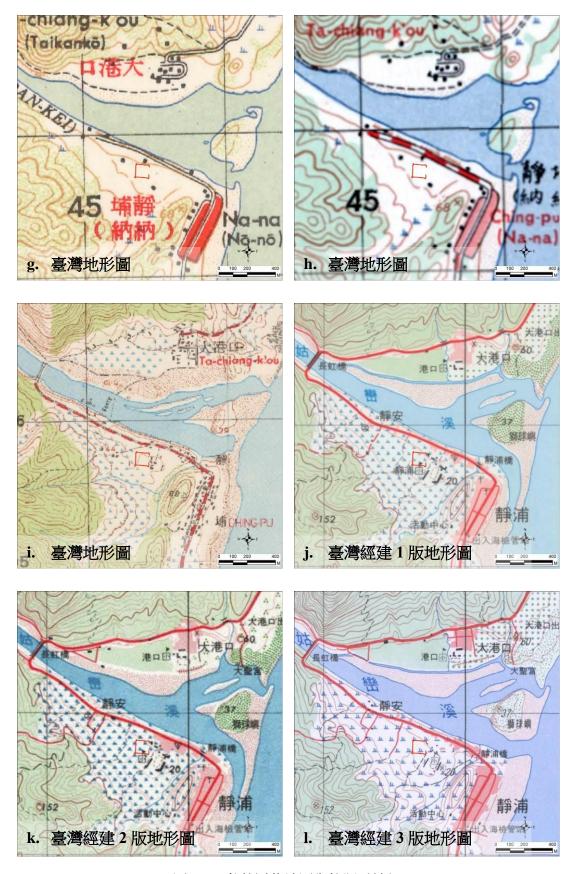


圖 6-1: 彙整近代地圖與航照(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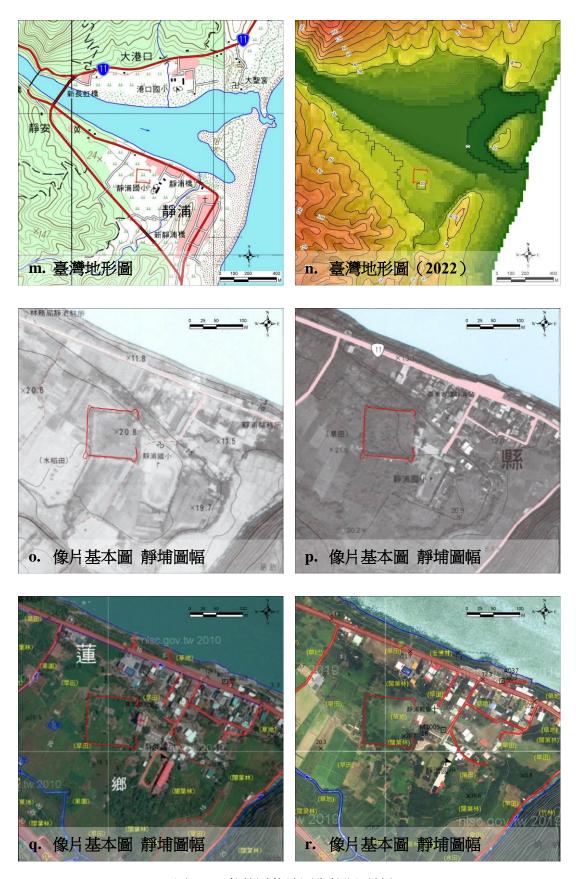


圖 6-1: 彙整近代地圖與航照(續)



圖 6-2:本團隊自製 UAV 正射影像套疊內政部 20m DEM 產製等高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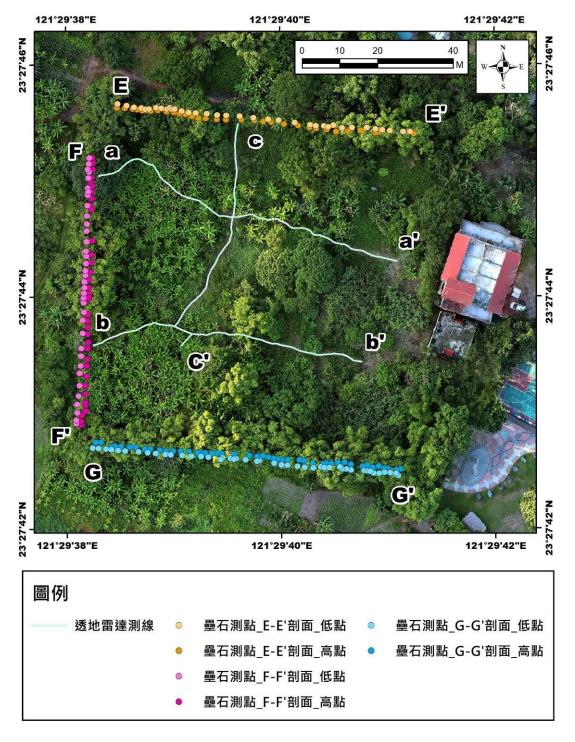


圖 6-3:清營盤地形高程量測測線與透地雷測線分布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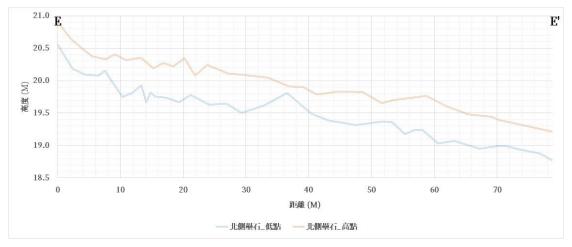


圖 6-4:清營盤高程測線 E-E'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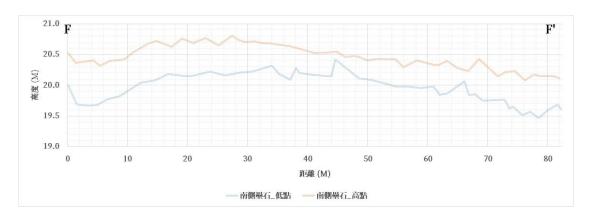


圖 6-5:清營盤高程測線 E-E'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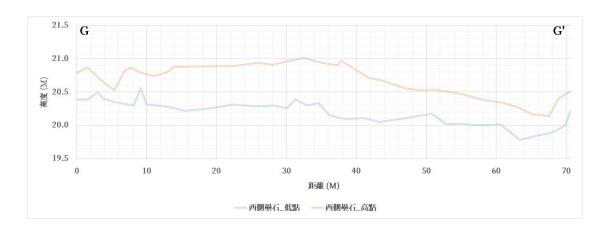


圖 6-6:清營盤高程測線 E-E'成果

二、Cepo'戰役清營盤空間透地雷達

透地雷達乃藉著發射雷達波訊號,並利用雷達波碰到物體反射的自然現象, 分析反射波來回所需要的時間、波型、振幅等特徵,來判別反射體的性質(例如: 管線、地層岩性、空洞等)與位置等資訊。其天線頻率愈高(波長愈短),其穿 透力愈低(測深愈淺),但解析度愈高,一般而言,探測深度不超過三十公尺。 透地雷達屬於非破壞性檢測,近年來被廣泛地應用地下管線、地下油槽、地下空 洞、地下地質與橋墩沖蝕探測等領域,於遺址考古相關領域亦有相當應用發展 (Saey et al., 2014, Aziz, et al., 2016,蔡宗原, 2016;夏語堯, 2018)。

本團隊於 2022 年 7 月 24~25 日於遺址範圍內進行除草整地作業,7 月 26 日進行透地雷達探測,由於現地芒草叢生,且有相當多竹林於樹木林立,因此在測線規劃上原則仍以直線為準,但遇到無法移除之地上障礙物,便只能轉向閃避進行探測作業,當天作業測線有三條 A-A'、B-B'及 C-C',測線實際位置分布如圖 6-3,透地雷達探測成果如圖 6-7~圖 6-9。

透地雷達探測成果顯示,整體而言淺層大約 8ns 以上植被的反應很明顯,此應受過往地表農耕行為影響,目前表層發育厚層密實雜草與芒草有關。另於 30ns 有比較明顯的介面,初步推測為介面以下為壓密程度較高之古沖積層。本次探測重點應位於 10~30ns 間局部呈現較強反射訊號,如圖 6-7~圖 6-9 中紅色圓圈標記處,初步判定應為單件體積較大或結構較強物件,分布位置多位於地下 50~100公分處;紅色方框標記處,初步判定應屬於小型物件較密集分布位置分布位置多位於地下 40~80公分處。將三條剖面之紅色方框位置投影到地表測線,將其兩端點用點位標示(圖 6-10),初步將區域內標示為透地雷達地下淺層強反射區域,端點座標點位如表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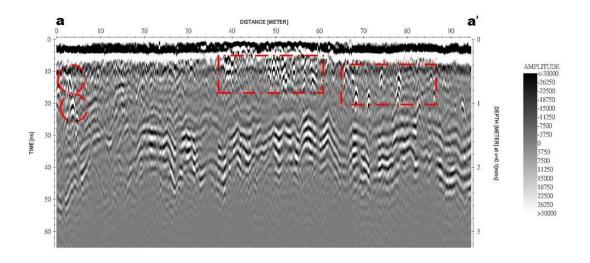


圖 6-7:透地雷達測線 a-a'剖面測繪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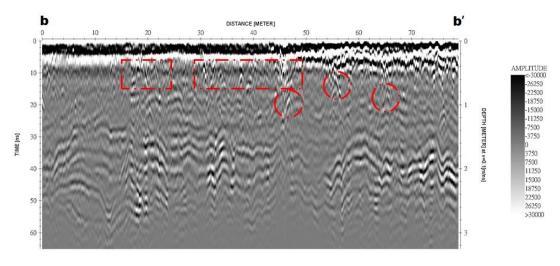


圖 6-8:透地雷達測線 b-b'剖面測繪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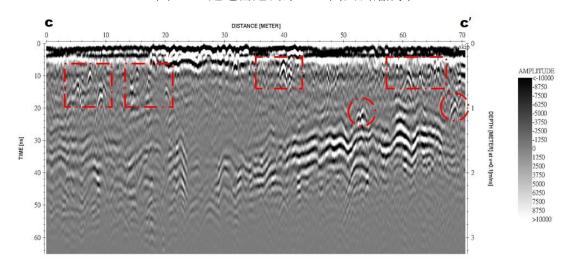


圖 6-9:透地雷達測線 c-c'剖面測繪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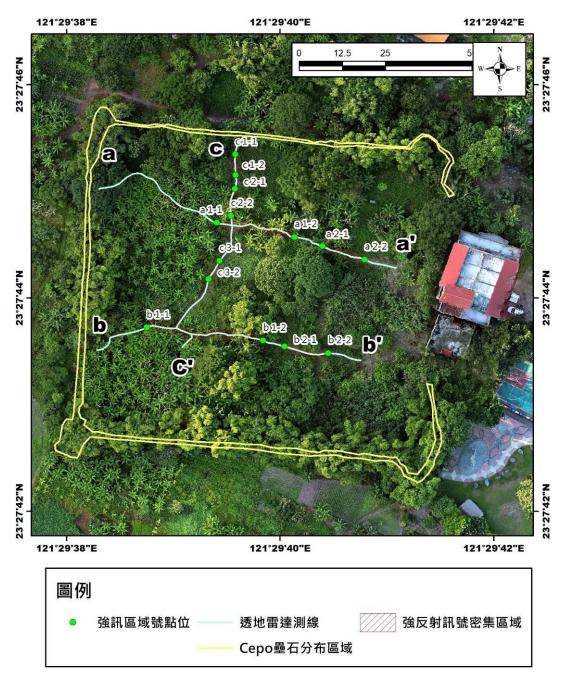


圖 6-10: 透地雷達地下強反射區域訊號位置標註

表 6-2: 透地雷達強反射區域座標點位

| 編號 | E(WGS84) | N(WGS84) | X(TWD97) | Y(TWD97) |
|-------|---------------|---------------|----------|----------|
| a 1-1 | 121.494280030 | 23.4624177947 | 300496 | 2595576 |
| a 1-2 | 121.494483115 | 23.4623810350 | 300517 | 2595572 |
| a 2-1 | 121.494555171 | 23.4623569222 | 300524 | 2595570 |
| a 2-2 | 121.494665142 | 23.4623222224 | 300535 | 2595566 |
| b 1-1 | 121.494097671 | 23.4621456449 | 300477 | 2595546 |
| b 1-2 | 121.494400721 | 23.4621112689 | 300508 | 2595542 |
| b 2-1 | 121.494456700 | 23.4620960470 | 300514 | 2595541 |
| b 2-2 | 121.494570397 | 23.4620787805 | 300526 | 2595539 |
| c 1-1 | 121.494328069 | 23.4625963477 | 300501 | 2595596 |
| c 1-2 | 121.494328955 | 23.4625424425 | 300501 | 2595590 |
| c 2-1 | 121.494327088 | 23.4625066610 | 300501 | 2595586 |
| c 2-2 | 121.494316797 | 23.4624365540 | 300500 | 2595578 |
| c 3-1 | 121.494287103 | 23.4623188126 | 300497 | 2595565 |
| c 3-2 | 121.494258656 | 23.4622716468 | 300494 | 2595560 |

三、Cepo'戰役清營盤廓清與調查

(一)清營盤壘石內部系統性考古調查

1. 系統性調查方式

調查方式,以營盤方位北偏東 3.8 度方向、間距 5m 來回行走,目視地表記錄遺物(陶器、瓷器、硬陶器、玻璃、金屬器、石錘等)空間分布地點。



圖 6-11:清營盤壘石內部地表調查分區範圍說明圖

2. 地表遺物記錄方式

營盤內部系統方格

5 m 範圍作為單一記錄與登錄的系統小方格單位,先以插竹筷方式將區塊方格內之遺物全數做標記(竹筷以不同顏色標籤區分遺物類別),將該單位的各遺物種類數量統計填入遺物紀錄表格。重要標本另給予標本編號另用標本卡紀錄。

*陶腹片以 10 元硬幣大小(直徑 28 毫米)為登錄標準,小於 10 元硬幣不予

記錄。

(1) 記錄方式

a. 一般標本:5 m²系統小方格單位取樣拍照,不使用儀器測量位置, 但將該調查單位5 m²範圍內的標本,各種類的數量予以紀錄,填 入遺物紀錄表中。

| 系統方格 | 靜浦 | | | | 日治 | | 戰後 (1945- 1990) | | 現代垃圾 | | 無法定年 | | | 備註 | | | | |
|------|----|----|--------|----|----|----|-----------------------|----|------|----|------|----|----|----|----|----|----|--|
| 格 | 陶類 | 石質 | 瓷 器 | 金屬 | 其它 | 瓷器 | 玻璃 | 其它 | 瓷器 | 玻璃 | 其他 | 塑膠 | 金屬 | 其它 | 硬陶 | 金屬 | 其它 | |
| A1 | | | | | | | | | | | | | | | | | | |
| A2 | | | | | | | | | | | | | | | | | | |
| А3 | | | | | | | | | | | | | | | | | | |
| A4 | | | | | | | | | | | | | | | | | | |
| A5 | | | | | | | | | | | | | | | | | | |
| A6 | | | | | | | | | | | | | | | | | | |

b. 重要標本或具代表性遺物:

(a) 填寫標本卡:一件遺物填寫一張記錄卡。

| 靜浦遺址清營盤地點 CPCYP-111 | | | | | | | | |
|---------------------|---------|----------------|---|--|--|--|--|--|
| 調查單位代 | | 重要標本編號 | | | | | | |
| 號 | | | | | | | | |
| 位置(若無儀 | □(距東 _ | ,距北 |) | | | | | |
| 器) | | | | | | | | |
| 年代 | □靜浦 □日治 | 台 □戰後 □現代 □無法定 | 年 | | | | | |
| | | | | | | | | |
| □硬陶:部位_ | | | | | | | | |

- (b)拍照:由於不採集標本,因此現場記錄需將遺物影像完整記錄。 採遺物與標本卡合照(以便後續辨識遺物用),以簡易背板拍攝(代替室內攝影)。
- (c)儀器測量:重要標本或具代表性遺物空間位置資料後續將匯入 地理資訊系統(GIS)中進行空間分析。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以

GNSS 等儀器測量,可以將所有遺物之空間資訊一次性鍵入地理資訊系統中。

(2) 一個 5 m 系統小方格單位做完,將重要標本之外的竹筷取起,再進行下一個 5 m 系統小方格單位。

(3) 遺物採集

遺物均先不收取,僅記錄、拍照,拍照後將標本放置回原地。判定為 重要遺物或代表性遺物暫插旗做標記。

營盤壘石結構

營盤壘石結構抽樣取段,以遺物分布最為密集的西側結構做全面調查。

- (1) 由南往北行走,巡視壘石結構上各時期之所有遺物。以全站儀紀錄絕對位置。
- (2) 將所有遺物編號,記錄遺物之類別、年代、器型等。
- (3) 所有遺物現場拍攝照片後放置回原位。

3. 各時期遺物分布描述

遺物分布圖使用各系統方格內的遺物數量隨機生成點位。可大致觀察各時期遺物分布密度之差異。

(1) 靜浦文化時期暨清朝治理時期之遺留

靜浦文化時期之陶類,各區域皆有相當數量的分布,其中以營盤中央 E2~E8、 F2~F7 等區域分布最為密集。



圖 6-12: 靜浦文化及清治時期遺物分布圖

遺物類別多樣,包含陶罐之各器型(腹片、口緣、折肩、鈕把等)、陶支腳 殘件、陶紡輪、陶甑等,其中以腹片為最多數。

瓷器紋飾多樣,以 18~19 世紀青花瓷為最多數,其它另有少數釉上彩瓷片。 分布上也以營盤中央的 E、F 區域最為密集。

石器數量較少,主要以砥礪石、石杵等無刃石器為主,少數網墜,無斧鋤、 箭簇等有刃石器。石器在營盤內部零星分布,但有許多鑲嵌於西側壘石結構中。

(2) 日治時期遺留

本次地表調查除了營盤壘石結構上之少數瓷礙子與瓷片之外,幾乎無發現其他日治時期遺物。一方面說明當地在日治時期較沒有人為活動的跡象,同時反應此營盤空間是否與因戰役衝突導致成為阿美族人禁忌空間有關。

(3) 戰後遺留

戰後遺留主要分布於較靠近營盤外圍處的 A、B、G 等區域。戰後遺物種類複雜,包含許多日常生活用品,但以廢棄建材為最多數,應有部分為東北角戰後水泥建築廢棄後所遺留。

(4) 當代遺留

清營盤內及壘石結構周圍的當代遺留,主要為農耕活動的遺留,包含農耕用 鐵製品、啤酒罐、農機用具殘件、尼龍線等;而靠近東側靜浦國小處,則為當代 大量推置廢棄物的地點,因此遺物最為密集,有許多生活日用品及學校廢棄物。



圖 6-13: 戰後遺物分布圖



圖 6-14: 當代物分布圖

(5) 硬陶器與金屬器

硬陶器從清末時期至歷史當代,延續使用時間較長,甚難判別其年代歸屬。 分布全區皆有,相較於各時期的遺物分布來說較平均,且遺留的硬陶種類型制多 樣。

金屬器遺物主要分布區域為營盤東側最為密集,類別主要為戰後及當代的生活用品及農耕用具的遺留為主。但調查分布結果,受限於金屬探測器調查範圍,因金屬探測器掃描範圍僅於 A、B、C 三區,故東側所發現的金屬遺物分布更為密集一些。值得注意的是金屬探測器於營盤中央地帶,探測記錄一件 19 世紀後期的鉛彈殼,反應清營盤的軍方使用遺存。



圖 6-15: 硬陶分布圖



圖 6-16:金屬遺物分布圖

(二)清營盤壘石牆體遺構

1.清營盤壘石牆體

營盤遺構約為 100m×100m 的正方形區域,皆由卵礫壘砌而成,工法採用乾砌石工法,卵礫間並無特別的黏著物。營盤四個角落的結構皆為向外凸出墊高的土壘。在部分區段營盤遺構中可見遺物夾在卵礫縫隙中,包含鐵簇、靜浦文化陶類、石錘與砥礪石等,以及硬陶、18-19世紀青花瓷、當代垃圾等遺物。營盤四面壘砌結構的堆砌形式及保存狀況各有不同,以下分別敘述。



圖 6-17:本計畫各段清營盤壘石牆體測繪範圍分布圖

(1) 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與西南牆角

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

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整段卵礫疊砌結構大體保留相當完整,牆體寬約 1-1.2 公尺,高約 60-80 公分,堆砌的卵礫大小和形狀雖不一,但大多以河床卵礫作為壘砌材料,並可見零星水璉礫岩於牆體結構中。南牆東側可見明顯當代人為活動的物質遺留,如廢棄物堆棄、當代塑膠製垃圾、斜插鋼筋等,且該處牆體亦有些許崩塌,說明當代人為擾動對清營盤壘的影響。

南牆西側疊砌方式相對規則,卵礫大小較為一致,尺寸約介於 15-20 公分。整體卵礫方向朝牆體結構中央傾斜,可能為刻意為之的施作工法(圖 6-20、6-21、6-22 a、b)。此段清營盤壘石卵礫疊砌結構每間格約 3-5 公尺便有竹叢生長於結構之上,竹叢生長處卵礫多分布於竹叢外圍,應為原壘石結構隨著竹子增生而被堆擠向外崩塌(圖 6-18、6-19、6-22 e、f、g、h)。南牆西側開始有大量靜浦文化夾砂素面紅陶片、陶鈕、陶把等遺物堆積於地表與石砌牆體結構的縫隙之間。

清營盤壘石牆體西南牆角

清營盤結構之西南端角,略呈現長寬約 8×10 公尺的東北西南向長方形堡壘狀結構,卵礫多呈崩落狀態,裸露出卵礫下方的疊砌的土堤(圖 6-22c、d)。西南角土堤高約 0.8-1.2 公尺,土堤上為一平台,地表上可見許多靜浦文化夾砂素面紅陶腹片,以及當代廢棄物等分佈於平台之上。近西牆處有一脫離結構脈絡的亂石堆積,研判為當代人為於此活動,將崩塌的牆體卵礫堆砌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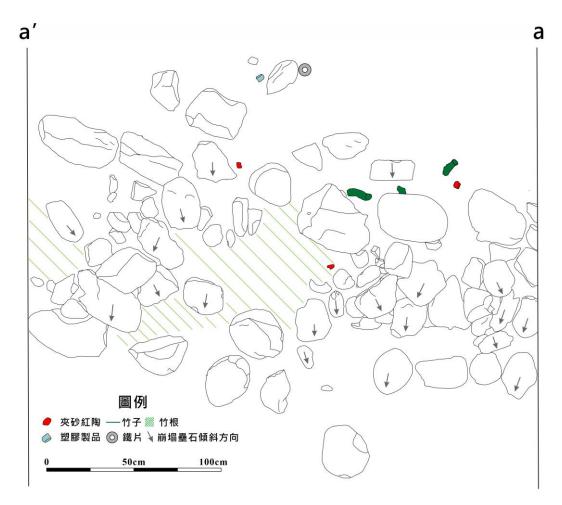


圖 6-18: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崩塌結構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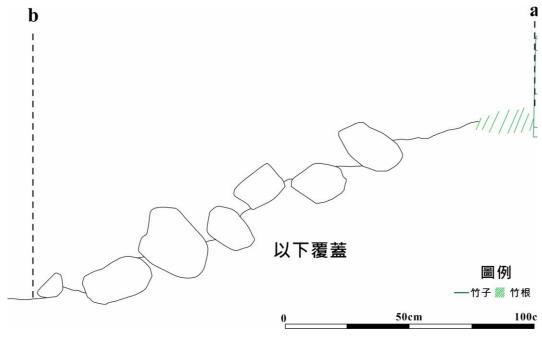


圖 6-19: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崩塌結構剖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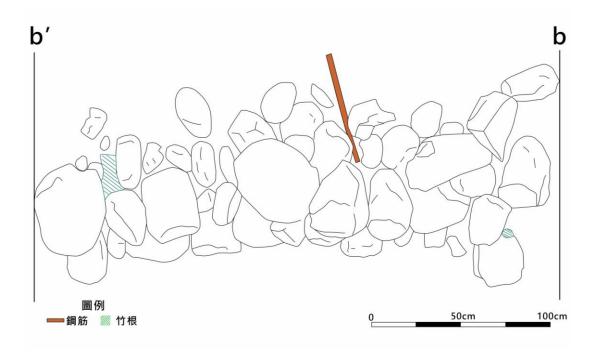


圖 6-20: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結構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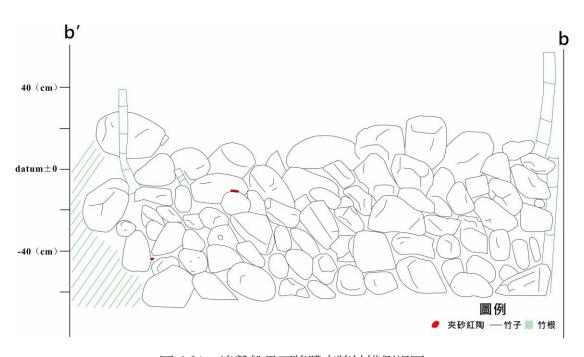


圖 6-21: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結構側視圖



圖 6-22: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及西南角土堤結構

(a.南牆石砌結構東側側視照;b.南牆石砌結構西側側視照;c.西南角土堤側視照;d. 西南角土堤上的卵礫石堆側視照;e.南牆崩塌結構俯視照;f.南牆石砌結構崩塌結構側 視照;g 南牆石砌結構崩塌結構側視照;h.南牆石砌結構崩塌結構側視照。)

(2) 清營盤壘石牆體西牆與西北牆角

清營盤壘石牆體西牆

清營盤壘石牆體西牆之保存狀況為四面卵礫疊砌牆體結構中最完整的區段, 牆體整體寬約 1.5-2 公尺,高約 0.6 公尺,西段牆體選用的卵礫尺寸明顯較大, 多介於 20-30 公分;卵礫的岩性多樣、壘砌方式亦不規則(圖 6-23、6-24、6-25 a、b、c)。西段牆體被竹叢生長擾動的部分相對較少。其中,靠近西北角一帶, 有寬約 1.5-2 公尺的缺口,不排除為清營盤出入口的可能性。

西牆整段牆體的卵礫間隙與牆體周圍地面,皆見有靜浦文化夾砂素面紅陶腹片、陶口緣、陶把、石錘;歷史時期硬陶腹片、陶口緣、18-19世紀青花瓷腹片、瓷口緣、瓷圈足、1950年代後瓷腹片、玻璃和當代啤酒罐等不同時期之遺物,說明不同時期人群在清營盤壘石牆的活動證據(圖 6-25 d、e)。

清營盤壘石牆體西北角

清營盤壘石牆體西北角的堡壘狀結構,較沒有明顯的長方形凸出,竹叢大量 生長在西北土堤結構之內測,其生長向外推擠造成卵礫呈崩落狀態,土堤結構地 勢較崎嶇,不似西南角平坦。

西北角堡壘狀土堤上方及周圍地表,仍可見史前靜浦文化夾砂素面紅陶腹片、 18-19 世紀青花瓷腹片等遺物分佈,其中於地表處裸露一件鐵簇,當地阿美族人 認為是傳統狩獵器具的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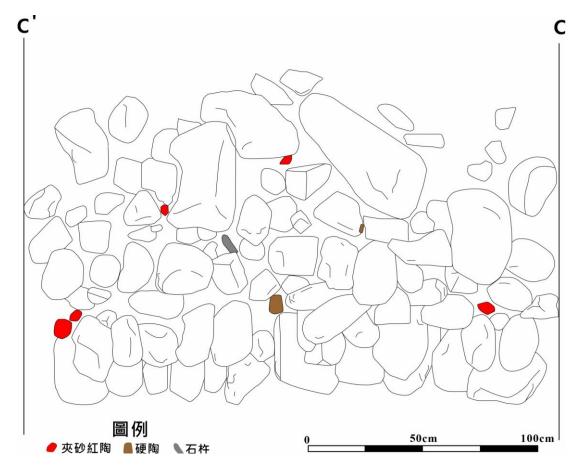


圖 6-23:清營盤壘石牆體西牆結構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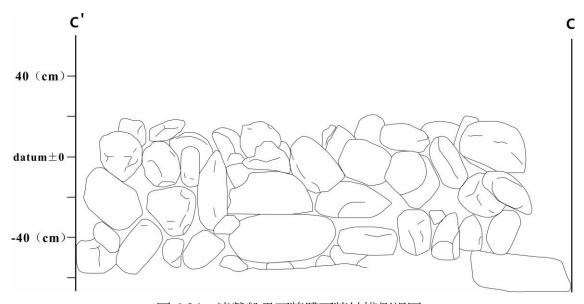


圖 6-24:清營盤壘石牆體西牆結構側視圖



(a.西牆石砌結構側視照;b.西牆石砌結構側視照;c.西牆石砌結構由南往北側視照; d.西牆石砌結構內出土之 1950 年代後瓷製碗;e.西牆石砌結構內出土之硬陶口緣;f.西 北角土堤側視照。)

(3) 清營盤壘石牆體北牆與東北牆角

清營盤壘石牆體北牆

清營盤壘石牆體北牆以北區域因有果樹種植,且靠近馬路及聚落,因此北牆 周圍多為當代人為活動之處,導致北牆牆體相對西牆、南牆兩段較無雜草覆蓋, 但相對部分卵礫壘砌牆體區段的保存也較不完整,崩塌處較多,且有疑似當代崩 塌後重新堆砌之現象。以本次測繪之清營盤壘北牆崩塌結構處為例,能觀察到相 較兩側牆體完整處,崩塌處的卵礫明顯受重力作用,以及當代人類活動之影響, 卵礫向外塌斜,並可在牆體周圍發現建材廢棄物、塑膠製品和玻璃罐等近現代遺 物(圖 6-27、6-28、6-29)。

北牆中段以西處,石砌保存較完整,但卵礫大小、形狀皆不一,結構較鬆散 (圖 6-26 a、b)。西段距轉角約 30 公尺處,有寬約 1.5 公尺中斷的缺口,牆體結構外側可略見平鋪並經踩踏的平面卵礫,疑似清營盤出入口處,或是結構遭農墾搬移的出入口的牆體底部 (圖 6-26 c)。

清營盤壘東北角

清營盤東南角有當代人為種植的果樹及木本植物,如無患子、樹葡萄等,在 堡壘狀結構外圍較低處有數個卵礫砌成的樹圈,其使用的卵礫應是取自營盤的原 石砌結構。東北角延伸向東牆的部分石砌結構方向較特殊,結構方向並非正對東 南角,而是略朝東偏移,並在中斷處的卵礫疊砌呈現 Y 字行排列,其形成原因有 待發掘廓清確認(圖 6-26 d、e)。

此區有許多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的玻璃瓶、瓷器、生活用品等遺物,於堡壘狀結構東側Y字型卵礫石列處尤為密集。此外,於Y字型卵礫石列東側堆置一塊約1.8m×2.8m的五角形礫石,為過去為了紀念Cepo'戰役所設立的石碑,石碑未刻字,目前呈倒塌狀(圖6-26f)。



圖 6-26:清營盤壘北牆及東北角營盤結構 (a.北牆由東向西側拍;b.北牆石砌結構;c.北牆疑似出入口區段;d.東北角營盤結構,石砌結構方向較特殊;e.東北角Y字型石列;f.東北角置放的紀念石碑。)



圖 6-27: 清營盤壘北牆崩塌結構

(a.北牆崩塌結構側視照;b.北牆崩塌結構側視照,低角度由西往東拍;c.北牆崩塌結構側視照,低角度由東往西拍;d.北牆崩塌結構側視照,高角度由西往東拍;e.北牆崩塌結構側視照,高角度由北往南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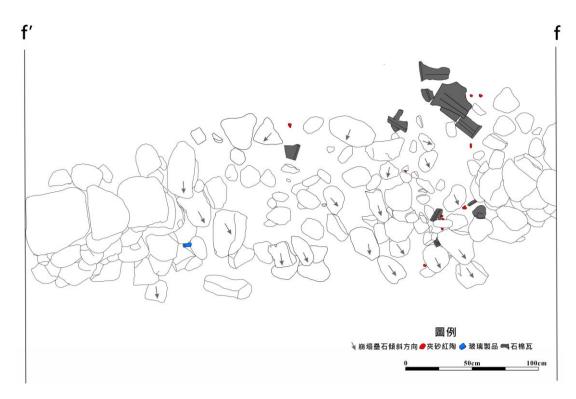


圖 6-28: 清營盤壘石牆體北牆崩塌結構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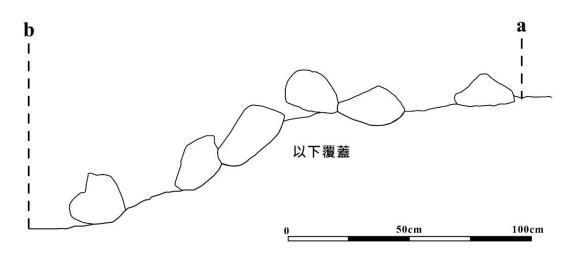


圖 6-29:清營盤壘石牆體南牆崩塌結構剖面圖

(4) 清營盤壘東牆與東南牆角

清營盤壘東牆

東面卵礫壘砌牆體為靠近靜浦國小校園的一側,早年營盤東側牆體於興建慶豐樓與教師宿舍建築時已將部分牆體擾除。牆體石砌結構僅剩部分區段仍有留存,且卵礫疊砌保存狀態差。此外,在營盤內部靠近東北角處有一長寬約 13×7 公尺的戰後水泥建築,已廢棄數十年。近年靜浦國小教職員及村民在此活動頻繁,頹圮的東牆處內外,為廢棄物置放及焚燒的區域,亦可見當代食用後丟棄的獸骨及貝類等遺留(圖 6-30 a、b、c)。

此外,在校長宿舍西南側的地表,可見2件砂岩質地長寬約20×50cm的人為打製石器遺留,狀似縱谷的立石(非東海岸麒麟文化的單石形制),雖為考古遺物,但其年代不符合當地靜浦文化考古遺址的文化脈絡,應為年代較早的遺存或晚近當代人為刻意丟棄於此所致。

清營盤壘東南角

東南角位於 Cepo'戰役故事牆的正後方,靠近校園通往農田的路徑,因此人為活動最為頻繁。此區域位於清營盤範圍東側,為靜浦國小學校的廢棄物堆置的區域。東南端土堤結構上的卵礫推砌凌亂,或被集中成堆,原營盤結構已受到嚴重破壞,但東南端突出的土堤範圍仍可辨識。此外,於東南角轉向入東牆處,多有竹叢生長,也使原牆體結構的卵礫受到擠壓而崩落(圖 6-30 d)。



圖 6-30: 東牆及東南角土壘結構 (a.東側牆體保存較不完整。b.營盤範圍內部近東側的戰後水泥建築。c.東側南段 Cepo'戰役故事牆後的牆體結構。d.東南角土堤結構,可見當代廢棄物堆置。)

2.疑似營盤出入口

疑似營盤出入口共計 3 處,其一為疑似西北側出入口,位於西牆靠近西北角處;另一疑似北側出入口處位於北側東段距轉角約 30 公尺處;第三處疑似東北側出入口處則位於營盤東北角靠近慶豐樓處,以下分別敘述之:

(1) 疑似西北側出入口

營盤西北側有寬約 1.5-2 公尺的缺口,但缺口兩側礫石較為凌亂,其中有數件礫石零星散布於缺口中央,嵌於土中,此缺口亦可看出當代人為頻繁踩踏的痕跡,缺口處隱約可見通往營盤內部的路徑,此缺口靠近北側,應為當代進入營盤區域內種植果樹的路徑之一,而非營盤自身的出入口。



圖 6-31: 疑似西北側出入口

(a.疑似西北側出入口側視照;b.疑似西北側出入口側視照,朝內由南往北拍;c.疑似西北側出入口側視照,朝內由北往南拍;d.北疑似西北側出入口側視照,朝外由北往南拍;e.疑似西北側出入口側視照,朝外由南往北拍;f.疑似西北側出入口俯視照,高角度由西往南東拍。g.疑似西北側出入口俯視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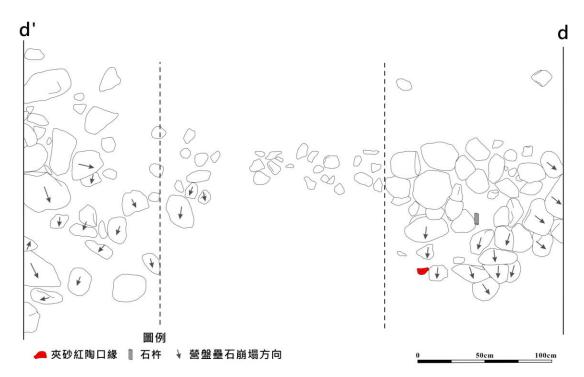


圖 6-32: 疑似西北側出入口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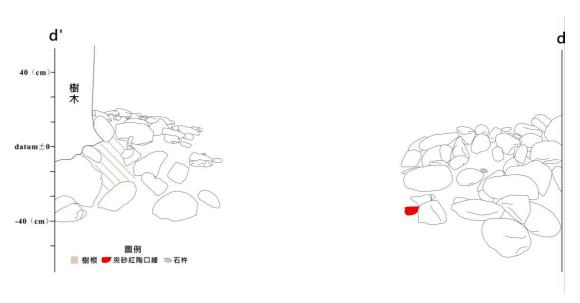


圖 6-33: 疑似西北側出入口側視圖

(2) 疑似北側出入口

另一疑似出入口於北側東段距轉角約 30 公尺處,有寬約 1.5 公尺中斷的缺口,外側可略見平舖並經踩踏的平面石塊,缺口的內外亦可見當代人為踩踏的痕跡,而正對缺口外側則為果樹林的小徑,寬度可行駛一輛沙灘車。



圖 6-34:疑似北側出入口(a. 疑似北側出入口側視照,由外往內拍;b. 疑似北側出入口側視照,朝內往外拍;c. 疑似北側出入口側視照,朝內由東往西拍;d.北疑似北側出入口側視照,朝內由西往東拍;e. 疑似北側出入口側視照,高角度朝內由北往南;f.疑似北側出入口外堆積的崩塌石塊。g. 疑似北側出入口俯視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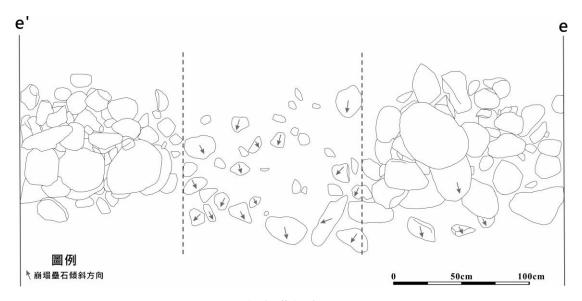


圖 6-35: 疑似北側出入口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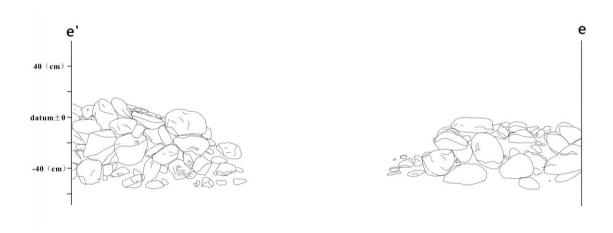


圖 6-36: 疑似北側出入口側視圖

(3) 疑似東北側出入口

第三處疑似出入口處為東北角靠近慶豐樓處,東北角延伸向東牆的部分石砌結構方向較特殊,結構方向並非正對東南角,而是略朝東偏移,延伸約6-7公尺後終斷,此區接近現今聚落通往靜浦國小門口的路徑,就位置而言亦為合理的出入區域。不過對照結構測繪圖及地方耆老口述,該區域亦為1996年蔡中涵教授於營盤東北側設置紀念碑的施工路徑,因此,不排除礫石的排列方向是受到施工時移動碑石的作業所影響。



圖 6-37: 疑似東北側出入口 (a.、b.疑似東北側出入口側視照,朝外由東往西拍攝; c.、d.、e.、f.疑似東北側出入口石塊堆砌狀況; g.、h.蔡中涵教授於 1996 年設立之無字碑體)

3.清營盤壘石牆體的保存狀態

(1) 人為擾動狀態

營盤結構四面周圍各有不同的土地利用,其中東側靠近靜浦國小,多有人為活動、當代垃圾堆砌及當代校舍建築,故東牆及東南角保存狀太不佳,東牆的北段處有慶豐樓、校長宿舍、當代水泥建築等,牆體可能皆在施蓋的過程中遭到移除;東南角則為靜浦國小及當地居民廢棄物的堆放處,結構長期經踩踏及丟棄垃圾的行為擾動;東北角則有部分結構的石塊被移動,利用做為樹圈。石砌結構僅剩靠近東北、東南角有部分延伸,中間的區段石塊則呈現零星分布,牆體施砌的工法及結構範圍已不易觀察。另西南角與西牆的交界處有一脫離結構脈絡的亂石堆積,範圍直徑約5-6公尺,亦可能為當代人為的刻意堆置。





圖 6-38:清營盤受人為擾動狀態

(a.東側受人為擾亂牆體結構已不明顯。b.西南角疑似為人為刻意堆置之石堆。)

(2) 自然影響狀態

營盤結構遭到自然影響最為明顯的為生長在牆體上及周圍的竹叢及樹木等,可見牆體上的石塊在有竹叢生長處皆圍繞在竹叢周圍略呈圓圈狀,應為原結構隨著竹子增生而被堆擠向外,受竹叢影響最多的區段為南牆及西牆,竹叢間隔僅約3-5公尺。另有部分牆體的結構中斷處,中斷處周圍無特別的土地利用,石砌向外順勢崩落,應為自然崩塌所至,崩塌狀況以北牆最為明顯。



圖 6-39:清營盤受人自然影響狀態 (a.南牆竹叢生長狀態。b.北牆結構的卵礫自然崩塌。)

4. 清營盤剖面測繪

本計畫使用全站儀針對清營盤壘石牆體進行高程剖面測繪紀錄工作,由東側 a 點至 a'點方向、南側 b 點至 b'點方向、東南角 c 點至西北角 c'點方向,以及西南角 d 點至東北角 d'點方向,共計四條高程剖面測繪線(圖 6-42),以期理解清營盤壘石牆體內的高程分布狀況。根據本次清營盤內部的剖面高程分布紀錄(圖 6-43),清營盤剖面整體呈現西高東低、北高南低的趨勢,高差最大約 60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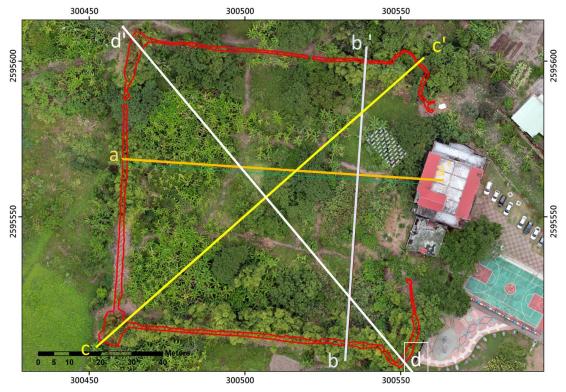


圖 6-40: 清營盤高程剖面測繪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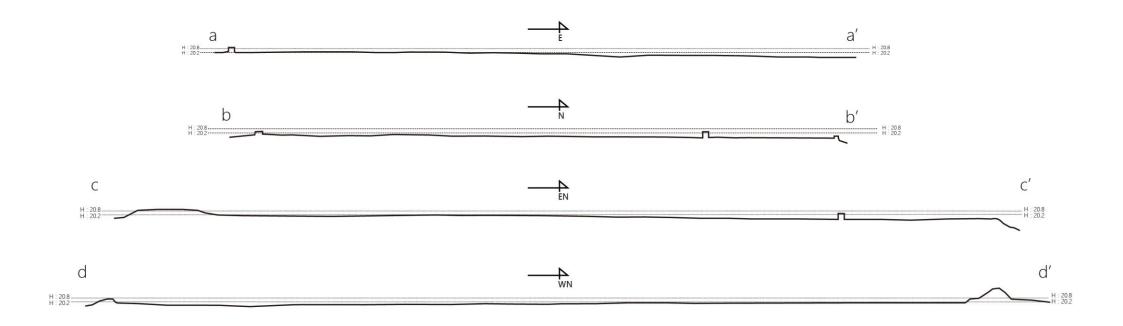


圖 6-41:清營盤空間剖面

(a-a'.清營盤東西向頗面;b-b'.清營盤南北向剖面;c-c'.清營盤西南—東北向剖面;d-d'清營盤東南—西北向剖面)

(四)清營盤壘石牆體內垃圾坑地層堆積紀錄

本次調查過程中於營盤東側發見有兩個大型凹坑,直徑約2-3公尺,深度約在0.6m至1m上下,觀察坑內的地層堆積內涵,凹坑內堆覆有各種當代生活日用品、廢棄的玻璃瓶罐、廢五金、輪胎等近現代遺物,並有火燒所造成的碳化痕跡,且在坑內的地層斷面上觀察到螞蟻等生物造成的穴洞,綜上堆積內涵研判其應為晚近機具下挖後作為丟棄或填埋垃圾行為所致。

選擇其中一垃圾坑進行清理與地層斷面紀錄工作,以期釐清清營盤壘石牆體內部空間的地層堆積狀態。若爬梳歷年靜浦考古遺址的相關發掘研究,1989年 黃士強曾於該遺址進行試掘工作,根據其發掘成果所述於地表下40cm即見生土層,文化層從地表至地層共30公分上下,並在試掘過程中見有火塘、淡黃色土環和條狀黑土等遺跡,推測與昔日阿美族構築的殘存遺跡有關。此外,地表並可採集到硬陶、青花瓷片等遺物,顯示靜浦遺址曾為近代阿美族舊社址(黃士強1989:38-39)。綜上垃圾坑的考古清理成果顯示,與靜浦遺址高度重疊的清營盤東側範圍內,保存有金屬器時期靜浦文化的活動地層,提供本計畫斷面堆積層位的參考依據。

1.第一層 L1(近代耕作土層)

L1 為近代耕作土層,土壤顏色為暗橄欖褐色(Hue 2.5Y 3/3 dark olive brown), 土色整體呈現斑駁狀。土質為鬆散的砂壤土。L1 地層內出土少量靜浦文化陶腹 片,且陶腹片的堆積方向多呈不規則的斜插狀,並可見大量植物根系。

L1 地層厚約 10 至 30cm,坑面整體凹凸不平。由於 L1 地層內土色土質斑駁,且可見大量植物根系,雖出土少量靜浦文化的陶腹片,但遺物堆積方向無一致性,綜上研判其為近代耕作擾及土層。

2.第二層 L2(靜浦文化時期文化層)

L2 為靜浦文化時期文化層,土壤顏色為黑褐色(Hue 2.5Y 3/2 brownish black), 土質為砂壤土且較為均質。L2 地層內出土許多堆積平置的靜浦文化陶腹片,以 及少量木炭,並見有橄欖褐色(Hue 2.5Y 4/4 olive brown)砂壤土塊。 L2 位於地表之下約 30cm 處,本層厚度約 20cm 至 30cm,地層整體呈西側高東側低之走勢,高地差約 10cm。由於 L2 地層內可見大量靜浦文化的陶腹片呈片狀平置堆積於地層斷面上,研判 L2 為靜浦文化時期文化層。

2.第三層 L3(自然堆積地層)

L3 為自然堆積地層,土壤顏色為暗橄欖褐色(Hue 2.5Y 3/3 dark olive brown), 土質為砂壤土。L3 地層內無任何遺物出土。L3 位於地表之下約 50cm 處,本層 紀錄厚度約 10cm 至 20cm,地層整體呈西側高東側低之走勢,高地差約 5cm 至 10cm。由於 L3 地層內不見任何遺物出土,且土色土質整體呈均質狀,研判 L3 為自然堆積地層。



圖 6-42:當代垃圾坑斷面清理近照 (a.當代垃圾坑斷面照;b.大量靜浦文化的陶腹片平置堆積於地層斷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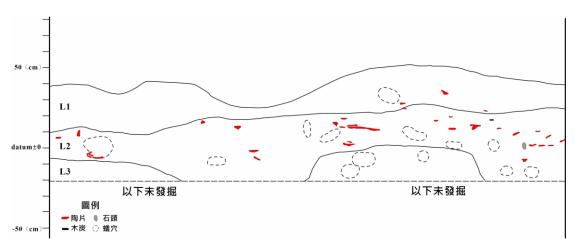


圖 6-43:當代垃圾坑斷面地層圖

(三)遺物

關於清營盤內的遺物採集及系統性的地表調查,經部落會議取得共識,採取 非侵入性、不採集標本的作業模式。下文針對營盤西側卵礫壘砌結構周遭廓清後 的地毯式全面紀錄、營盤內部系統性的地表調查,相關記錄遺物進行概略性的綜 合描述。

1.陶質遺物

清營盤周圍地表或卵礫壘砌牆體縫隙間與營盤內部之陶片,紀錄之夾砂陶遺物,初判皆屬於靜浦文化靜浦類型,即阿美族人傳統野燒製作的陶器。主流陶器為橙褐色系夾砂陶,以摻雜沉積岩類與少量火成岩屑。此類陶燒製溫度高,器壁較硬且粗厚,素面為主,多呈橘紅色至褐色,局部器表帶有火燒痕跡。除大量的腹片外,亦有為數不少的陶鈕、橫把等。夾砂陶遺物為清營盤內部地表可見遺物的最大宗。

營盤內部的系統性抽樣調查,屬於靜浦文化之陶質遺物共計 5700 件;清營 盤西側牆體結構上地發式調查區域,屬於靜浦文化之陶質遺物共計 112 件。



圖 6-44:靜浦文化靜浦類型陶質遺物

(a.陶口緣;b.附加堆紋;c.、d.陶腹片;e.、f. 陶橫把;g.陶網墜;h.陶紡輪)



圖 6-45: 靜浦文化靜浦類型陶質遺物 (a.、b.陶紐; c.陶甑殘片; d.穿孔陶片; e.疑似陶圓板; f.陶支腳)

2.石質遺物

清營盤周圍的石質遺物,多於營盤結構的卵礫壘砌牆體中發現,鑲嵌或堆積於卵礫之間。主要為石錘、石杵、砥礪石等無刃石器,此類石器均為阿美族人早年使用器物,甚至沿用至戰後階段。清營盤周圍及內部不見斧鋤、石刀等新石器階段的有刃石器,此狀態與靜浦遺址(靜浦大片園)過去的考古調查及發掘結果之年代與文化內涵相符。不過,東牆段的地表,2件縱谷形制的「立石」,其來源脈絡有待商権。

清營盤內部系統性抽樣調查,石器共計 5 件;西側牆體結構地毯式調查,紀錄石器共計 11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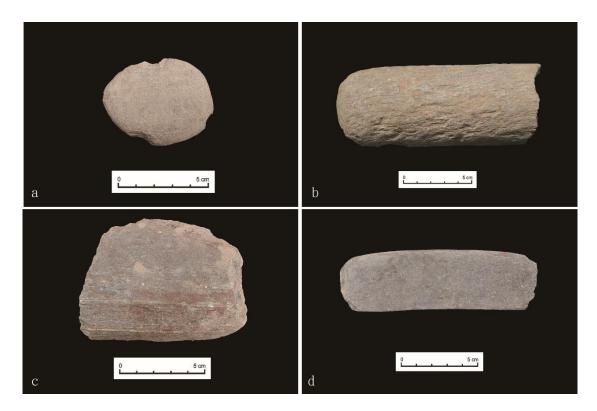


圖 6-46: 靜浦文化靜浦類型無刃石器 (a.網墜;b.石杵;c.、d.砥礪石)

3.清治時期陶瓷器

當地阿美族人從原史時期的靜浦文化靜浦類型階段以來,長期存在與活動於 此地域。清營盤結構上及周遭地表,與夾砂陶伴出的 18-19 世紀外來陶瓷器,如 圈燒帶壽字紋瓷碗、褐釉硬陶罐等,應與阿美族人與外面交換進來或清營盤的清 兵日常使用有關。

清營盤內部系統性抽樣調查,清代瓷器共計 147 件;西側牆體結構地毯式調查,紀錄清代瓷器共計 14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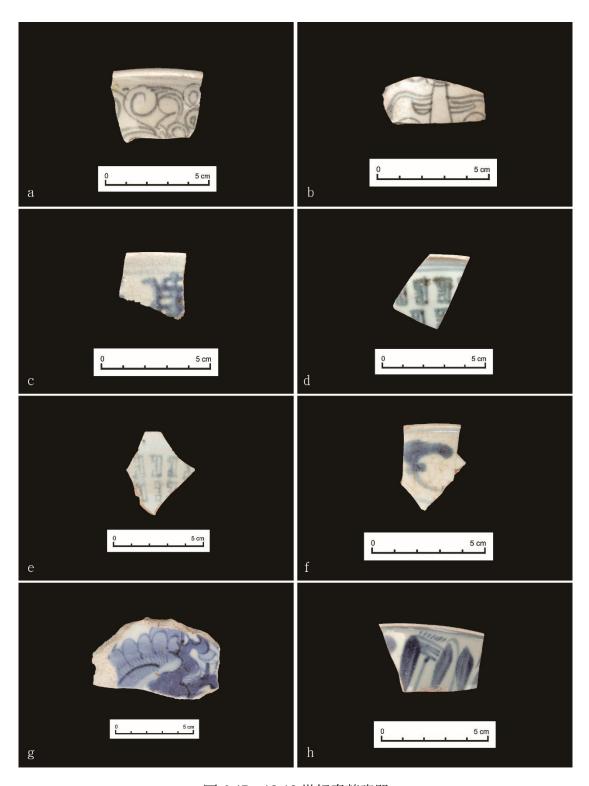


圖 6-47:18-19 世紀青花瓷器

(a.、b.19世紀簡筆纏枝雙喜紋青花碗; c.19世紀壽字印花紋青花碗; d.19世紀仿梵文印紋青花碗; e.19世紀仿梵文印紋青花; f.18世紀中葉-19世紀初靈芝紋青花碗; g.18世紀中葉-19初德化窯系雲龍紋青花盤; h.18世紀花卉紋青花碗)

4.日治時期遺物

日治時期遺物多發現於清營盤西側、北側牆體結構附近,有白瓷礙子、日治時期陶瓷器、酒瓶等遺物類別;清營盤內部系統性抽樣調查則幾乎沒有發現日治時期的遺物。日治時期的遺物也為本次調查中數量最少,研判日治時期清營盤內外或附近較少有人為活動所致。



圖 6-48: 日治時期瓷器

(a.礙子;b.20世紀前半業的線紋碗)

5.戰後初期

清營盤結構東北角區域可見密集的日用品,如拖鞋、玻璃罐、藥瓶、陶瓷器等;營盤內東北區的水泥房舍遺構附近亦有許多陶瓷、鐵瓶蓋、電池等散布於地表;營盤內部其他區域的戰後遺物則主要以近現代廢建材為主。推測這些遺物主要由水泥房舍使用時期所遺留。



圖 6-49: 戰後初期遺物

(a.、b.戰後瓷器;c.電器殘件;d.電池殘件;e.壹圓硬幣(民國 62 年);f.銀飾;g.鑰匙;h.金屬瓶蓋)

6.當代垃圾遺留

清營盤範圍的北、西、南三面被農田圍繞,東側緊鄰靜浦國小宿舍與慶豐樓, 在東側營盤牆體區段,地表有較為大量的當代人為活動遺留,種類包含啤酒罐、 玻璃瓶、塑膠包裝、鋁箔包、生活用品、鋼筋、鐵管等。清營盤內部的當代遺留 則為零星分布,有啤酒罐、鋁箔包裝、農具用品等,應與晚近的農耕行為有關。



圖 6-50: 當代物質遺留 (a.、b. 啤酒罐; c.彈珠; d.日本製藥膏瓶)

7.硬陶

本次調查中,硬陶的種類及器型多樣。靜浦遺址的硬陶可分為上釉與不上釉兩類,不上釉硬陶體積大小分布很廣,上釉硬陶則主要可分醬色釉及青褐色釉兩系(葉美珍2004:62)。然而許多硬陶的種類、器型從清領早期到日治幾乎都可以看到,可能陸續用到戰後,較沒有明顯的年代特徵,因此較難有相對定年依據。

清營盤內部系統性抽樣調查,硬陶共計424件;西側牆體結構地毯式調查,

硬陶共計33件。



圖 6-51: 硬陶器

(a.褐色釉小型陶器底;b.器表帶波紋之硬陶破片;c.褐色釉硬陶罐底;d.褐色釉小型陶器破片;e.、f.紅型器無釉硬陶罐口緣)

8.金屬器遺物

鐵製箭簇

本次遺構廓清與西牆調查過程中,於西北角土堤遺構上發現一鐵製箭簇。據 當地老人家回憶,童年時仍有見過家中老人家有此類型制的狩獵用具。此類箭簇 多綁於竹子或木柄上,用於傳統狩獵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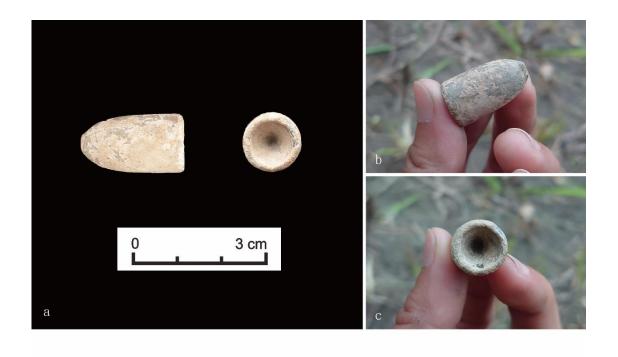


圖 6-52: 鐵簇 (a.鐵簇外觀;b.鐵簇內部)

鉛製彈頭

本次調查透過金屬探測器,發現一件鉛製彈頭(圖 6-53)。此彈頭為錐形,長 2.5 公分;底部有一凹洞,外徑寬 1.5 公分、內徑寬 1 公分、凹洞深度 0.8 公分,重量 32 克,彈表無膛線圈,尖端一側有小凹陷。經初步比對,此彈頭可能為 19 世紀中葉後發明的「Rocket Ball」(圖 6-54),是連發槍早期常用的彈藥,為彈匣式供彈,中空處放火藥,可以拉一發打一發(Greenlee 2003)。

台灣 19 世紀末期原住民社會的槍枝流通狀況複雜且多元(陳宗仁 2005), 但有別於台灣同時期流行的火繩槍,連拉槍在 19 世紀後半葉的台灣仍屬於較高 級的槍枝,因此可能為領導階層,例如頭目或清軍高階將官才有辦法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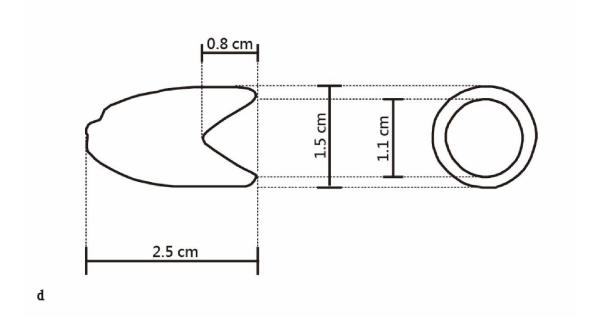


圖 6-53: 鉛製彈頭

(a.、b.、c.鉛製彈頭各角度近照;d.鉛製彈頭剖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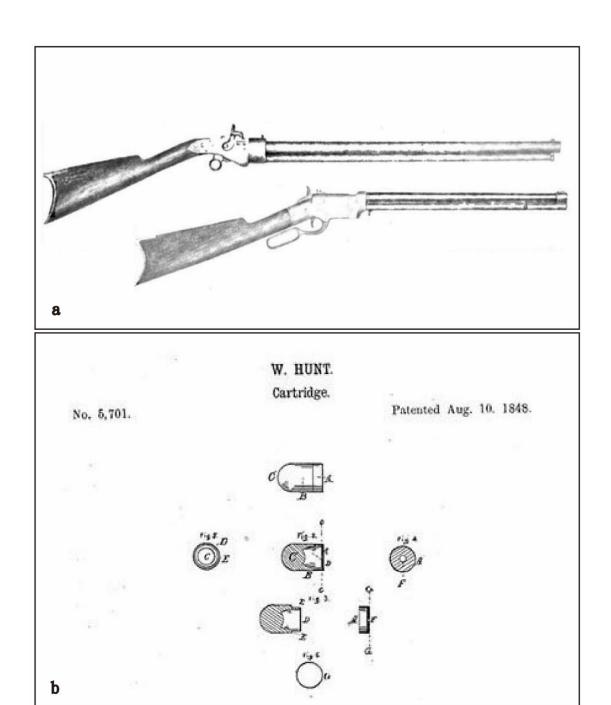


圖 6-54:19 世紀中葉後發明的「Rocket Ball」 (a.連發槍 (圖 a 下方者) (Sawyer 1920) b.「Rocket ball」設計圖 (USA Partent 1848))

疑似清晚期鐵製槍關遺留

Cepo'一帶至今仍保存有清代使用的槍枝,本計畫田野調查期間紀錄港口部落林清進頭目家的槍管收藏。2022年5月11日,文化局與成大考古團隊於港口與靜浦部落的第一次平台會議之後,拜訪港口部落林清進頭目住家。頭目將早年收藏的槍枝拿出來展示眾人,在做過阿美族傳統祭禱儀式之後,林頭目表示該件槍管乃早年採集於大港口村,並表示疑為歷史時期村中所使用的槍枝。

此類槍枝為清代的「鳥銃」,為火繩槍一種,屬於單發裝填的前裝滑膛槍(前膛槍),此種槍枝子彈為彈丸式,使用火繩跟黑火藥點燃擊發,為單發。「槍枝本身有一曲形鐵片突出,鐵片前端開一小孔,欲擊發前,先將點燃的火繩穿過小孔...引扣板機,火繩隨許形鐵片下壓,碰觸火藥(陳宗仁 2005:56)」。此種槍枝使用年代跨距甚廣,使用於明朝中晚期至清朝晚期。

港口部落記錄的槍管,研判其為火繩槍槍枝,槍體已不見槍托、護木,僅剩下金屬槍管本體。,槍管已略生鏽,槍管總長約93cm;銜接槍托處鐵件部位4.3cm;槍管前端較粗的部分,長32cm,管徑約2.5cm;前端槍管約61cm,管徑約1.6cm(圖6-55a、b)。

目前典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火帽擊發槍(登錄號 2013.020.0443)(圖 6-55c),此類型「火繩槍,亦名鳥統,約餘明朝時期傳入中國,其因構造簡單,製作及訓練成本較易,而始運用於軍隊編制。」,推測年代為19世紀,槍枝完整,長度(X 軸):157.3cm。寬度(Y 軸):24cm。高度(Z 軸):5.8cm。重量:3kg。

比對港口記錄的槍管與典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火帽擊發槍(登錄號 2013.020.0443)二者型制,研判為19世紀的火繩槍槍管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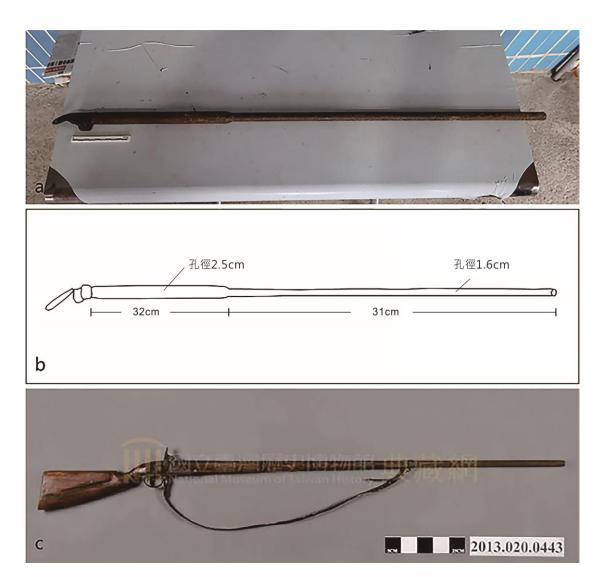


圖 6-55:港口部落林清進頭目家生收藏的槍管 (a. b.港口部落林清進頭目家生收藏槍管之照片與繪圖。c.火繩槍原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四、金屬探測

(一)金屬探測方法設計

金屬探測器先於營盤內部地表調查採集不同種類的金屬遺物,如易開罐、鐵絲、鋼筋、鐵鏃、非鐵金屬等,交叉比對以作為推測地表表層金屬種類的標準。

1.依照系統方格順序,以金屬探測器地毯式偵測掃描。

2.金屬探測器

- (1) 先以「field」模式為主,此模式的敏感程度較適合營壘內部偵測。
- (2)以 pinpoint 對準物件位置,以便確定金屬反應的確切位置。
- (3)以「All metal」模式測試金屬反應數值,增加判斷金屬材質的依據。

3.探測與記錄方式

觀察金屬探測器深度反映:主要以「field 模式」偵測

(1) 深度區間落在 1-2 格

表示遺物可能離地表很近,以工具小範圍清除地表 0-10cm。若發現金屬遺物,以地表調查遺物記錄方式處理。

若無發現遺物,但金屬探測器仍有反映,則填寫金屬反應記錄表,記錄遺物的座標位置、金屬反應深度、金屬反應數值、初判金屬材質等,再插旗標記空間地點。

(2) 深度區間落在 3 格以上

表示遺物可能在 10 公分以下的地層深度中,則填寫金屬反應記錄表,記錄 座標位置、金屬反應深度、金屬反應數值、初判金屬材質等,再插旗標記空間地 點。

- 4. 儀器測量:金屬反應點空間位置資料後續將匯入地理資訊系統(GIS)中進行空間分析。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以 GNSS 等儀器測量,可以將所有遺物之空間資訊一次性鍵入地理資訊系統中。
- 5. 一個 5m 系統小方格單位路徑做完,再進行下一個 5m 系統小方格單位上路徑的探測。

(二)抽樣探測區域

根據金屬探測器 nokta simplex+官方使用說明書,在 Field 模式中,數值介於 0-15 為含鐵的金屬,16-99 則為非鐵金屬;而在 All Metal 模式則沒有特定的數值 區間對應特定金屬,需要使用者依照田野實際狀況做人為推測。依照實際上初步的探測狀況來看,鐵釘、鐵絲類的金屬所顯示的數值區間在 Field 和 All Metal 模式中,顯示的數值相對較低,而鐵鋁罐、瓶蓋等及其他非鐵類的金屬遺物如電纜、銅幣、銀飾等數值較高。換言之,金屬探測器的數值區間在大多數狀況下沒有特定的含意,需仰賴在該調查區域內的大量測試而得出的慣性。又由於營盤內部包含戰後、當代的活動中皆會有各種金屬遺留,例如大量鐵釘、鐵絲、農具、鐵鋁罐、瓶蓋等,在實際操作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探測以上的晚近金屬遺物,而對於原本預期欲探測的目標—戰爭相關金屬遺留—有很大的影響。

「系統性抽樣探測」是本次調查首先嘗試的金屬探測調查設計,依照和考古地表調查相同的系統方格,在方格內進行地毯式的探測掃描。但考量到計畫期程與人力、時間等限制,金屬探測系統性方格調查執行至 C 區結束,並做出調查抽樣範圍的調整。後選定當代活動擾動較低的區域,劃設兩個 10 平方公尺的範圍,在區域內地毯式掃描。

(三)金屬探測調查結果

深度反映數值、「Field 模式」金屬反映數值、「All Metal 模式」金屬反映數值結果如圖 $6-57 \le 6-59$ 。依據金屬探測器於範圍內的測試,深度數值區間間格約為 5 公分,例如深度數值 1 大約於地表下 0-5 公分,深度數值 2 約於地表下 5-

10公分,以此類推。

依「Field模式」與「All Metal」模式的調查結果圖顯示,越靠近營盤東北側及水泥房舍遺構,金屬反應數值皆較高,應與戰後及當代的民生活動相關,例如水泥房舍使用時期的電器、電纜等非鐵類金屬。而靠近營盤中央的金屬反應數值則相對較低。結合考古地表調查的結果,推測多數應以鐵釘、鐵絲等農牧行為所遺留的材料為主。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屬探測調查中於地表下約 5 公分的深度內,找到一件 19 世紀的鉛製彈頭,其深度數值為 3,「Field 模式」與「All Metal 模式」反映數值皆為 55,詳述見本章鉛製彈頭遺物描述(頁 120)。



圖 6-55:金屬探測深度數值圖



圖 6-56:金屬探測「Field 模式」反映數值圖



圖 6-57:金屬探測「All Metal 模式」反映數值圖

五、Cepo'戰役清兵營盤考古發掘事項之變更

(一)考古發掘變更過程

依據合約規定,考古試掘相關工作執行事項如下:

- 1.於靜浦國小旁之 Napololan 處進行考古試掘,其範圍大致與豐濱鄉長虹段 388、 388-1、388-2、388-3 等地號重疊,實際位置應透過田野踏查及訪談結果後 確認。
- 2.試掘3個以上考古坑,並進行地表整理及現場遺構廓清。
- 3.考古發掘之各項相關資料與出土文物,應予以整理、分析,並建立清冊。

此外,依據合約時程規範,期中報告需涵蓋一個(含以上)考古試掘坑。

關於 Cepo'戰役清兵營盤內考古試掘的原規劃設計,因應本遺址地層堆積較淺,以及營盤遺構空間和廣域性地理解營盤內部的堆積狀態,故擬將合約規定 3個以上之 2m×2m 考古探坑,調整為系統性地佈設單位面積較小之抽樣探坑,規劃佈設 5個 1m×2m 探坑 (P1-P5)、4個 1m×1m 試掘探坑 (P6-P9),以及 3個清理營盤疑似出入口的 1m×2m 探坑 (P10-P12)、一個 2m×3m 解剖營盤探坑 (P13)(圖 6-60),發掘和清理總面積為 26 平方公尺,後續再視抽樣試掘探坑地層堆積狀態與遺跡豐富度之需求而予以拓坑,拓坑之需求需提報主管機關核備。

本案考古發掘申請書,業已於 111 年 9 月 16 日送達主管機關花蓮縣文化局 (成大文院字第 1112102233 號),且於 111 年 9 月 23 日「花蓮縣考古遺址、古 物審議會 111 年度第 4 次會議」進行本案考古發掘申請之審議與通過。

然執行團隊於考古發掘申請審議會中提出關於本案考古發掘地點,港口部落族人對於考古試掘的疑慮,即依據 111 年 9 月 16 日於港口部落與年齡階級代表舉辦「Cepo'戰役神聖空間考古發掘同意與共作」之諮商會議(附件二),由於當代的年齡階級實為 19 世紀末 Cepo'戰役抵抗衝突犧牲之年齡階級的後裔,故當代部落與年齡階級的諮商同意和參與工作,為本案於 Lapololan 空間執行考古發

掘的必要先決條件。故,如若當代港口部落與年齡階級認知「**為何一定要透過考** 古挖掘方式,會侵擾祖靈」仍有所疑慮,則本案考古試掘執行項目,雖經地主之 同意,仍不宜貿然單向地進行考古發掘研究工作。



圖 6-58: 本計畫規劃佈設探坑分佈圖



圖 6-60:「Cepo'戰役神聖空間考古發掘同意與共作」諮商會議
(111年9月16日於港口與年齡階級代表舉辦「Cepo'戰役神聖空間考古發掘同意與共作」諮商會議)

承上,本案執行團隊擬於 111 年 9 月 30 日港口部落召開諮商平台會議,討論 Lapololan 空間執行考古發掘的諮商同意與否之議案,因應本案機關需求第四條第二項「於 Lapololan 進行考古試掘」執行內容的諮商同意,以因應否決同意試掘的不可抗力原因與調整委託執行考古試掘之契約變更事宜。

本團隊於 111 年 9 月 23 日「花蓮縣考古遺址、古物審議會 111 年度第 4 次會議」(附件八)靜浦遺址(清營盤 Lapololan 地點」)發掘申請會議中,提出之可能考古試掘變更事項如下方案:

- A. 戰役屠殺的禁忌空間,港口部落族人後裔認為「考古發掘有侵擾祖靈之 疑慮」。建議後續應取得港口與靜浦部落平台會議諮商同意和參與,始得 進行該空間的考古發掘工作。
- B. 如若部落目前對於考古試掘仍有疑慮且無共識。建議營盤內考古試掘的 契約要求事項,變更為清理營盤遺構中疑似出入口的清理發掘工作,以 及清除營盤內全區雜草及進行金屬探測紀錄。
- C. 如若部落對於營盤出入口的清理發掘,亦有疑慮,建議變更合約採清除 營盤內全區雜草及進行金屬探測或其他方式(如增加 Cepo'戰役歷史記

憶的在地社群協作與培力工作)。

據 111 年 9 月 23 日「花蓮縣考古遺址、古物審議會 111 年度第 4 次會議」本案發掘申請(附件六)審議結果,審查委員全數審查通過。惟委員對於進到靜浦遺址(清營盤 Lapololan 地點」)進行考古試掘工作之前提,應諮商與取得部落族之意願始得為之。

委員 B 的第 5 項意見:「若發掘工作有疑慮,建議可適當變更溝契約意見。 請執行單位於執行過程中亦和主管單位保持密切聯繫,隨時因應各種問題。」; 委員 E 的第 2 項意見:「唯需尊重地方族人意願,因發掘地點涉及部落敏感區/禁地,目前其中一個部落仍表態反對,應取得同意後方能進行發掘工作。」

據 111 年 9 月 30 日花蓮縣文化局(蓮文資第 1110010613 號),於港口部落舉辦之「Cepo'戰役空間紀念港口部落諮商會議」(附件三),討論事項如下:

1.空間紀念規劃

- (1)港口部落內是否設置 Cepo'戰役安魂碑
- (2) 未來靜浦國小旁營盤空間紀念規劃形式討論(裝置藝術、紀念碑、展示館)
- (3) 其他戰役相關地點紀念形式(如 Langasan 躲避風頭之處、Kakacawan 戰前作法之處、逃亡路線等)

2.考古工作事項

- (1)目前階段遺構廓清進度說明
- (2) 考古試掘的疑慮與可行性討論
- (3)計畫應變方案諮商(口述歷史、系統性地表調查及金屬探測、營盤遺 構測繪及出入口清理發掘、港口與靜浦參與共作等)

本會議在港口部落諮商討論之決議:

1.部落同意設置 Cepo'戰役安魂碑

先將蔡中涵教授設置的原有無字碑體扶正。

由花蓮縣文化局著手規劃於靜浦國小旁清營盤旁設立早年蔡中涵教授所立之安魂碑與安魂儀式。

此外,會中亦討論於港口舊社獅子山旁規劃設置 Cepo'戰役紀念碑的可行性。

2.考古學相關工作之決議

決議有關考古調查工作,先進行出入口環境整理、透地雷達探測、 金屬探測、除草、地表整理等**非發掘(挖掘)**之工作,並邀請有興趣之 部落族人共作。於確認本階段調查成果後,向族人報告並討論後續工作 事項。

承上,據111年9月30日港口部落諮商平台會議,就有關清營盤(Lapololan) 空間執行考古調查發掘事項,部落同意進行非侵入式的出入口環境整理、透地雷 達探測、金屬探測、除草、地表整理等。然侵入式的「考古試掘部分因無共識, 所以不予同意與執行。」

依據契約的機關需求說明書第四條第六項:「廠商得依據前述部落平台會議之討論事項及決議,於原預算範圍內提出調整委託執行內容等契約變更事宜。」以及勞務採購契約第十五條第四項第3款:「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本案於112年2月17日舉行第三次平台會議,並依平台會議之決議,於112年5月22日辦理辦理第二次契約變更,將原履約標的「三個(含以上)考古試掘」變更為以下執行事項:

(一) 暫緩考古試掘。

(二)將蔡中涵教授設置的原有無字碑體扶正,並刻上「Cipatelaway no Cepo'」字様,辦理立碑事宣。

- (三) 進行 Cilangasan 我争逃亡路線現地勘查。
- (四)清理清營盤(Lapololan 遺構中疑似出入口的環境清理。
- (五)清營盤(Lapololan 內雜草清除工作。
- (六)清營盤(Lapololan 內系統性考古地表调查。
- (七)清營盤(Lapololan)內系統性金屬探测與纪錄
- (八)相關變更之工作事項與部落商議與共作。

(二)考古發掘變更內容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Olalood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案,變更契約協議書內容:本案於實際執行期間辦理之平台會議,因在地社區居民無法達成侵入式考古發掘工作之共識,經本局及與會者決議現階段暫不進行侵入式考古發掘工作,改為進行更精細之考古學調查工作,致本契約「機關需求說明書」委託執行內容所訂之「於Lapololan 進行考古試掘」無法執行,爰辦理本次契約變更(附件九)。

本契約原定機關需求說明書委託執行內容第二點於 Lapololan 進行考古試掘。

- 1.於靜浦國小旁之 Lapololan 處進行考古試掘,其範圍大致與豐濱鄉長虹段 388、388-1、388-2、388-3 等地號重疊,實際位置應透過田野踏查及訪談結 果後確認。
- 2.試掘3個以上考古坑,並進行地表整理及現場遺構廓清。
- 3.考古發掘之各項相關資料與出土文物,應予以整理、分析,並建立清冊。 變更後委託執行內容:
- 1.於靜浦國小旁之 Lapololan 處進行考古學調查工作,其範圍大致與豐濱鄉 長虹段 388、388-1、388-2、388-3 等地號重疊,實際位置應透過田野踏查及

訪談結果後確認。

- 2.疑似出入口處環境整理。
- 3.雜草清除工作。
- 4.系統性考古地表調查。
- 5.系統性金屬探測與紀錄。
- 6.地表發現之各項相關資料與出土文物,應予以整理、分析,並建立清冊。

柒、結語

本計畫為建立阿美族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之原住民族有形文化資產身分,以利後續阿美族人因應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之需求。計畫執行內容涉及 O lalood i Cepo'發生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以及執行過程的在地社群培力。

在研究論述與設計部分,首先引進與本案息息相關「戰爭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battle)概念,與 1876 年發生在美國蒙大拿州的小大角戰役(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為北美原住民蘇族與美軍卡斯特部隊發生的著名歷史衝突事件,提供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關於田野考古學方法,包括採用大規模系統性的地表調查、金屬探測與考古試掘,嘗試透過空間分析與其他考古數據還原戰爭過程,強化與補充歷史文獻記載的物質論述。

此外,在「戰爭考古學」脈絡下,提出「去殖民考古學」(decolonized archaeology) 思維,挑戰了以西方為主的世界觀與知識體系,作為去殖民化實踐的一部份。而 原住民考古學有可能找到有效的方法來恢復傳統知識、認識論和實踐,將這些知 識帶到前臺(Atalay 2006: 300)。Atalay 進一步提出提出「去中心化(de-centering)」 概念,且在與原住民協作的考古實踐中,協作(Collaborative)必須成為標準的實 踐方法。一方面檢討研究者看待過去、歷史和遺產的方式與研究目的,推翻以往 殖民者的世界觀與知識體系,通過原住民考古學的研究找到有效的方法來恢復原 住民傳統知識、認識論和實踐,並將這些知識應用於考古學的解釋中。

在戰爭考古學田野策略方法與去殖民考古學的去中心化與原住民協作原則下,考古團隊提出:

1. 戰爭型態墓葬與遺骸模式的處置方案

因應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考古試掘可能潛在的戰爭型態墓葬與遺骸模式的處置方案。

2. 田野調查方法

採取口述歷史調查、非侵入式/非破壞性的系統性調查方式(透遞雷達、金屬探測、系統性地表調查記錄)。

3. 在地原住民社群的諮商與協作

其一,透過 Cepo'戰役諮商平台會議與 Cepo'戰役記憶工作坊、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空間地景調查,以凝聚阿美族人對於 Cepo'戰役發生地的記憶與文資處置的共識:其二,回到 Cepo'戰役發生地(靜浦清營盤址),告慰祖靈舉辦 Cepo'戰役告靈祈福儀式、Cepo'戰爭紀念碑立碑儀式。

在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的清兵營盤空間調查部分,一方面 記錄營盤結構及其保存狀態;二方面系統性的調查記錄營盤空間內的物質遺存, 確認地表散置大量戰役發生前的阿美族人生活物質遺存(靜浦文化靜浦類型文化 遺物),以及研判為 19 世紀後半葉使用過的鉛製彈頭,反應此空間的軍事性功能 或是引含的戰役衝突的發生。

此外,透過本計畫的口述歷史、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的清兵營盤空間調查,初步確認此空間一方面具備考古遺址之價值;二方面具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異性,符合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之規定:

第 13 條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除依各類別審議基準外,應符合 下列各款條件之一:

- 一、表現原住民族文化之歷史重要性或具代表性。
- 二、表現特定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之文化顯著性。
- 三、表現原住民族世代相傳之傳承性。

其中,清兵營盤空間所涉及的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與戰役 衝突過程,極具「表現原住民族文化之歷史重要性」、「表現原住民族世代相傳之 傳承性」,甚符合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 本計畫執行過程,因應阿美族人對於清兵營盤空間所涉及的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在記憶與傳統視為禁忌空間內,進行「考古試掘可能有侵擾祖靈之疑慮」,在當地阿美族人尚無共識情況下,考古試掘方式不應貿然進行,因此無法取得更多考古地層與物質遺存等訊息,如營盤結構或出入口、營盤內地層堆積脈絡與物質文化內涵等。唯,此一狀態,實需更為緩慢的時間醞釀與協作過程,後續可持續透過原住民考古的諮商與共作的方式,持續凝聚阿美族人對於 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記憶與紀念空間整體性規劃的共識!

參考書目

中村孝志著,賴永祥、王瑞徵譯

1956 〈十七世紀荷人勘查臺灣金礦紀實〉,《臺灣文獻》7(1/2):95-116。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2020 〈臺灣堡圖〉。「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

//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 2022 年 3 月 21 日上線。

田代安定

1900 《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沈葆楨

1997[1875]《福建台灣奏摺》。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阮昌銳

1969 《大港口的阿美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李光周

1985 〈對於臺灣考古研究的若干認識〉,《台灣文獻》(36)3:15-23。

李德河

2021 《國立成功大學成功校區幼稚園拆除後基地透地雷達調查計畫報告書》。國立成功大學委託成功大學公共工程研究中心之報告。

邱敏勇、高有德

1996 〈東埔清營試掘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4: 877-910。

周鍾瑄

1993[1717] 《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孟祥瀚

2014 〈東台灣國家與族群之歷史研究的回顧〉,《東台灣研究》21:55-74。 柯培元

1993[1837]《噶瑪蘭志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胡傳

1960[1894]《臺東州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夏獻綸

1959[1879]《臺灣與圖》。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夏語堯

2018 《透地雷達應用於地下古蹟遺址之調查及判釋》。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仲玉

1984 〈八通關古道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4:797-836。

康培德

2011 〈荷蘭東印度公司筆下——歪哥兼帶衰的雞籠 Kimauri 人 Theodore 〉, 《臺灣文獻》62 (3): 149-190。

黃士強、張慧端、陳維新、朱正官、陳有貝(黃士強等 1989)

1989 〈人文史蹟調查分析〉《東部海岸陸域資源調查及分析》,台灣省住都局市鄉規劃處委託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之研究報告。

郭素秋

1995 《台東縣馬武窟溪流域史前遺址調查與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宗仁

2005 〈近代台灣原住民圖像中的槍—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臺 大歷史學報》36:53-106。

蔡宗原

2016 《透地雷達訊號頻譜分析應用於地下構造物材料判釋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美倩主編

2011 《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編譯本》。新北市:國立中 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鍾國風

2003 《失落與再現——個關於東海岸環境史學的行動與論述》。花蓮:國立 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益昌

1996 《田野調查暨田野發掘實施報告》。臺灣地區地方考古人才培訓班第二

期第二階段田野課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蘭陽文教基金會執行。

2021 《第一期熱蘭遮城嶼大員市鎮疑似遺址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劉益昌、劉得京、林俊全(劉益昌等 1993)

1993 《史前文化》。台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999 《臺灣考古》。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羅大春

臧振華

1997[1875]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劉益昌、陳俊男、鍾國風、宋文增、鄭德端(劉益昌等 2004)

2004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劃報告第七期-花蓮縣、宜蘭縣》,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計畫報告。

Atalay, Sonya

2006 "Indigenous Archaeology as Decolonizing Practice." Special issue,
Decolonizing Archaeology,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30 (3): 280-310.

Azie S.Aziza, Robert R.Stewarta, Susan L.GreenaJanet B.Flores

2016 Locating and characterizing burials using 3D ground-penetrating radar (GPR) and 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TLS) at the historic Mueschke Cemetery, Houston, Texa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V. 8, P 392-405.

Bruchac, Margaret

2014 "Decolonization in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 edited by Claire Smith. New York: Springer, pp. 2069-2077.

Gonzalez, Sara L., and Lee M. Panich

2021 "Situating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digenous-Colonial Interaction In The Americas: An introduction."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Indigenous-Colonial Interaction in the Americas*, edited by Lee M. Panich and Sara L. Gonzalez. London: Routledge, pp. 3-13.

Nicklisch, Nicole, Frank Ramsthaler, Harald Meller, Susanne Friedrich, and Kurt W.

Alt.

2017 The Face of War: Trauma Analysis of a Mass Grave from the Battle of Lutzen (1632). PLoS ONE 12, 5: 1-30.

Sawyer, Charles W.

1920 Firearms in American History - Our Rifles.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 Scott, Douglas D., Fox, Richard A., Connor, Melissa A., and Dick Harmon
 - 1989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 Scott, Douglas D. and Andrew P. McFeaters
 - 2010 "The Archaeology of Historic Battlefields: A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Conflict Archaeolog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9 (1): 103-132.
- Sutherland, Timothy L., and Malin R. Holst
 - 2005 Battlefield Archaeology A Guide to the Archaeology of Conflict. Web Publication.
- Timothy Saey, Marc Van Meirvenne, Philippe De Smedt, Birger Stichelbaut, Samuël Delefortrie. Baldwin, V. Gaffney
 - 2014 Combining EMI and GPR for non-invasive soil sensing at the Stonehenge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WW1 practice trench,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V. 66, P 166-178.
- Wescott, Daniel J., Lori E. Baker, D. Clarke Wernecke, and Michael B. Collins
 - 2012 A mass grave of Mexican soldiers from the Resaca De La Palma battlefield (41CF3): demography and battle-related injuries. Bulletin of Texas Archaeology 83: 1-21.

附件一:111年5月11日/第一次諮商平台會議紀錄

吳勁毅局長

部落的大家午安,我是文化局局長,今天很感謝大家在下午的時間來到我們靜浦 國小,也感謝靜浦國小提供我們場地討論一下,第二次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的後 續要如何推動的工作,大家都彼此認識就不用再介紹了吧?

好,我介紹新同學,這一次的工作有兩個學術單位來幫助我們討論這件事情,第一個是成功大學的鍾國風鍾教授(鍾老師族語問好,大家鼓掌)、然後第二位是東華大學的李宜澤李教授(李老師族語問好,大家鼓掌)、第三位是成大的樂鍇教授(大家鼓掌),這位是原轉會的蔡委員(蔡委員族語問好,大家鼓掌),我們今天的工作都是他們在原轉會、在總統府推動,透過文化部跟文化局,然後往後續的支持還有時間下去做一個討論。

我們會議開始是不是先請國風老師大概跟大家先說明一下,我們今天主要討論的 重點,接下來的工作大概會遇到什麼樣的內容,那老師簡單報告完之後,我們就 逐一的來做討論,這樣可以節省大家的時間。

鍾國風老師

非常謝謝局長、在座的阿美族的各位長輩,我就非常快速跟簡短的跟大家報告,關於這一次之所以來做這個 Cepo'戰役紀念空間,大家手上都有相關簡報的文字資料,大家可以對照黑板的圖稿,然後螢幕上有圖稿。我們不管是從原轉會或是花蓮縣文化局以及部落長期關心 Napololan 或是 Cepo'戰役發生的紀念地,我們怎樣為我們的祖先,為未來的這一塊私人地是否能夠成為我們部落族人的紀念空間。所以文化局跟原轉會這邊,有一個研究計畫案,確認 Cepo'戰役的經過,以及這個戰役的地點。

整個計畫目的,其實是針對我們現在所在地的後面的竹林圍起來的範圍,要做一個考古相關工作,需與大家確認商議這個事情。計畫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事情要來執行,我希望過程可以跟部落族人一起來做。

第一個是未來希望這個空間能夠指定為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這樣子大家就會後續有相關的權利,才可自行管理這個紀念空間。

然後第二個事情,在過程裡面,我們希望去進行考古試掘工作以及非破壞性的探測工作。

第三件事情,我們定期會跟大家召開多次平台諮商會議。

第四件事情,在相關工作的執行過程裡面,我們希望部落或社區的朋友或年輕人可以參與,跟我們一起去做探測或是考古發掘工作。

此外,在今天說明會之後,我覺得我們把花蓮縣文化局跟團隊,講到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可能要先舉辦一個告慰祖靈的儀式,說明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做這件事情,後續進到這個空間裡面去做相關考古調查工作,才會比較平安。所以這件事情可能要請靜浦頭目或村長跟大家幫我們想一下要怎麼才能進行、解決,這個是最基本與接下來要處理的要務。

然後第二件事情,未來在做調查跟考古發掘的時候,假設真的遇到先人的遺骸集中的墓葬區,那我們可能要做一個儀式;然後再來那個階段的時候,到底要怎麼樣來處理先人的遺骸。各位現在看到的是國外他們在處理因為戰爭、衝突、死亡的考古工作時,他們會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做調查,比如說金屬探測、透地雷達。這個事情都跟我們在當代,我們怎麼樣重新回過頭來去講述我們自己祖先的故事有關。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國外的戰爭形態,它會出土類似像亂葬坑型,因為它不會一具一具地埋,戰爭時他一定是把你推下去,這種可能就會集體出土,那我們需要知道這些骨骸上的傷痕、分布模式,才有辦法去作證他是因為戰爭而被屠殺的狀況,那都是未來可能會遇到的狀況。遇到這種狀況,我們就去籌組一個在座為主的遺骸委員會,甚至要做骨骼研究的考古學家介入。這個事情從今天開始之後就會進行,會包括我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做...記憶關於 Cepo'戰役的歷史過程、口述歷史的調查,然後有系統地去做地表調查。

第三個會做非破壞性的金屬探測跟透地雷達的方式,跟國外探測的方式一樣進行。 第四個部分,最後才會是選擇適當的地點來做考古試掘,這就會牽涉到剛剛講的 告靈祭跟遺骸出土的祭祀,以及遇到遺骸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處置,這當然是未來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然後另外其中有一件事情,因為這個地現在是私有地,所以我們要進去做調查或是要進去做考古發掘,都要和私有地的地主說。我們現在知道說,現在此土地的管理其實是靜浦村長村的兩位理事長來協助負責,我們可能要請他來協助,取得地主同意讓我們進去做考古試掘這樣子,這件事情是滿重要的。

再來就是在這程裡面,我們希望跟與會的長老跟老人家,還有年輕人可以來進行相關的報告跟諮商,甚至能夠有些人可以跟我們一起做工作,我們計畫其實都有

經費的編列。

最後跟大家報告簡單的內容,我們歸納幾件事情可以待會提出來跟大家做討論, 第一件事情關於 Cepo'戰役的紀念空間,大概老人家的記憶裡面有哪一些事情, 哪一些地點,那因為這些訊息都對我們來做這個工作會有最大的幫助。這是我們 提的幾個部分要請在座的各位、大家共同來討論,那不知道大家對剛剛的說明有 沒有想法或者是說針對這幾個項目可以來做討論。

吳勁毅局長

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麻煩大家,因為我們現在的旁邊,底下的這個地方,那是以前清朝的軍營還有事件發生的一個地點,那要請問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地方大家覺得重要的,比如說港口部落逃到 Cilangasan 的路線,要不要一起列進來?還是還有其他重要的地方?

黃新喜總頭目

這個 Cepo'事件,第一個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戰爭,所以說,大部分這個部落的人都知道啦。我想這個林東海林東涯當時有兩三個老婆,搶我們原住民的,後來就發生這個戰爭。

第一個他們的營房就是在以前海巡署那個地方,林東海林東涯當時那個時候就去瑞穗,以前沒有什麼路嘛,就用抬的嘛,然後我們那個八大階級,Kafu'ok 剛剛好是 mi'awaway,他們就「我們來」這樣,到兩個地點,一個是 Ciepay、一個是 Langangay(喊叫之地,有兩個老人家地點講的,所以那邊也是蠻重要,然後... (吳局長:那在哪裡啊?),瑞港公路(吳局長:瑞港公路的路口?再過去?)。

戰爭的時候大聖公那邊也是重要地點(吳局長:發生什麼事?),(何主席:就是他們瞭望敵人的地點。)。然後我們這裏的小溪,我們叫 liso,就是過去一點太陽廣場那個溪邊,那個也是因為第三次戰爭的時候,清兵本來就很少啦,結果平埔族被他們叫來幫忙(平埔族被清兵策動),我們看就五六百人,怎麼那麼多啦!所以我們原住民就撤退到 Narian,那個也是滿重要的。

第三就是到那個台東界線了,到海邊,然後黃金橋,然後最重要就是在八仙洞,八仙洞那邊,記載那邊都沒有寫,傳說那邊最~厲害,八仙洞那邊,水母丁那裡,然後再過去就長濱 kakacawan,我們本來是瞭望台在那邊(這一段在解釋長濱市區的族語地名 kakacawan 即是瞭望臺的意思),然後追到重安,然後重安那個溪就到那邊,他們營房就在美山嘛,現在還有,是這樣子啦。

蔡依靜委員

我們謝謝黃新喜頭目,我們在第一次會議的時候,部落都有提到說他們希望藉由 這次機會把整個事件發生過程,有一些足跡事件發生地點,都做一些紀錄調查, 所以可能我們可能要來彙整一下,今天剛剛我們的豐濱總頭目,黃總頭目所提出 來的。然後這邊有補充的嗎?

黃新喜總頭目

第二次戰爭的時候,那個 Kafu'ok 在黃金橋跳過去了,那個馬也跳過去了,然後 Kafu'ok 一直追,準備要殺清兵,後來清兵那個時候有槍嘛,給他打死了,Kafu'ok 就被打死了,就在黃金橋過去一點,快到樟原了,已經到樟原了,然後有一個朋友也是追追追,殺那個馬,倒下去,那個清兵也給他殺死了。

曾金水理事長

Ano Ci 村長 ato Ci 頭目,Anini Bacaha ko ni hai, O lavi Bacookan do no Pangcah,剛剛局長跟教授有在講,被屠殺事件的重點,最重點是 I cuwa ko mita Anini (現在位置在哪裡),O lacos kola Pangcah o lalan anini (最後的位置和路線以阿美語說在哪裡)你要看他的地點在哪裡,比較重要的 Kala niya(就是那個)遺跡 O la sasinco how kowanen,因為我們現在的部分,剛剛教授有提過,在部落在這一塊土地部分,我們要考古的部分要如何進一步,有那個地點比較重要。

像我以前聽說,這邊被屠殺之後就有兩條溪,一條溪是剛剛頭目所講的靜浦那個橋,把屍體全部丟過去。另外一條溪就是再過去一條小溪,那個地方有那個遺體就是丟到大壕溝流走的部分。我住在這邊我算是地主,這個部分我是希望頭目認清這一次的會議,這個地點的未來,可以考古的部分 O awayhen (就沒有)。那個戰爭部份我們先不談,因為目前的經費有多少就算了,多少來做評估好不好?Ngay do kamo (好嗎?)(『可以』),可以嗎?Ima namo, O la cuwa namo o Liusan, pi Pacukan ci Kafu'okan (在哪裡祭拜 Kafu'ok) 這樣我先做一個發言,謝謝。

林建正理事長

這個計畫後續,有3年5年,所以都要討論,討論這個地方,所以為什麼這個教授一開口的時候,就講說整個歷史的淵源,時間也是這樣的。

剛才頭目,總頭目確實沒有錯,他一開始講清兵的那個我記得好像看過什麼文獻 好像是線槍營,就是在海巡署那個地方。

當然我再補充一點就是說,我所知道的 Mavana do sausi (知道一點點)...

Saayaway ma... mabolaod, Icuwa macinacing Mayaw Abing a misa lisin (在以前的時候,在什麼地方當時的頭目 Mayaw Abing 開始做法),I mavaniya 獅子山 kia(是在獅子山那裡對吧?)Ma hangen Caciaw(用什麼方式說話),Mahaen kora? Kapolod(那個叫做什麼地方?Kapolod)在那個 Kapolod 上面,因為當地在那個清軍要攻打的時候,他第一個在那邊在作法的地方,那個有一個說明的口述,當然從那個地方,還有剛剛講的黃金橋的部分,其實我自己學軍事的,我那個時候在想,整個歷史的脈絡這樣探討下,那個是後續吧,後續他在那個黃金橋底下 I laho sananay kia (叫做 Laho 的地方) 那個地方在作戰的時候,是我初步的作戰概念,那應該是先鋒部隊,可是後續他的大部隊是在美山,所以才造成後後面的那個部隊一直進行,一直下來之後最後才戰敗,就是在 kakacawan 那個地方,我自己的概念,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當然戰役的地點,過程可能沒有辦法考察,現在最重要考察的地方,是這個嘛(指旁邊的營壘處),一百六十七個(族人)的地,比較有可以考察得到,如果是你說在那個奇美的 Kafu'ok, pakan ci 林東海(殺死林東海)那個地方,那個考察不到,不需要再去考察那個地方。

但是如果說設置紀念地點,第一個你可能在這個地方(清營盤區),第二個原來的戰役在那個營區或者是在 Mayaw Aping 作法的地方,你也是可以設,但那是第一次戰役的時候。再來就是黃金橋地方,現在已經有個碑是誰設 Kafu'ok 的那個,(哪裡),有在黃金橋前面有設,因為他跳溪嘛,那地方也是可以設一個紀念的,比較印象中的,因為你講的 kakacawan,Icuwa ko kakacawan(在哪裡)那麼大,我也不清楚,我們只知道說在那裡,但是黃金橋是真的很確定的,那個也可以設置。

第三個就是我們港口部落這邊所知道的,從前許金木老頭目在講的,說整個逃亡就是老弱婦孺逃亡到 Cilangasan 的路線,人口處是不是將來可以設置一個紀念的?因為我們是有爬過了哦。我們年齡階層不是從八里灣,就是從以前 Pasuvana kia madoasay (老人家有教) mahaen kora lalan yia Cilangasan o lalan malapaday...(怎麼走到 Cilangasan 的路還有死傷的)走過,其實我走了走了之後我就非常的Mararom do varocu (心裡很傷痛) hanhan no madoaday bacava Aping (以前叫做Aping 的老人家是怎麼做的),大概 75 度的角度上去,很陡非常的陡,我都會想要掉眼淚,他們是怎麼爬上去的?因為快到 han kia niyraw kiami(當時的村落所在),前面會有一些作戰的碉堡,不然就是很粗糙的一些防禦工事,所以你會覺得好厲害喔,所以他的路口處將來是不是可以設置一個紀念的牌?我們的建議可

以是這個樣子。

最重的是說,這個 167 個人骨挖掘的部分,我不知道兩個部落有沒有諮詢過部落村民,因為畢竟是一個大事,tira how "koro koro"(在那邊開始 koro koro 挖掘)mahai ni sa vinawlan (村人會不會講話) Kita a mi 決定,好像 Caay kia mi porong(好像沒有一起)是不是?這個可能要考慮一下喔,或是到時候我們-hanen sa ko vinawlan, vania ko (村人就會講話,如果說...)。

之前在海祭時候,我們先跟部落會議主席先講這個,開個臨時的小型會議,討論能不能挖掘,我不知道以前有沒有這樣討論過,這可能要重視一點喔,什麼是可以做的?當然我們剛才按照外國的戰役狀況,我是滿贊同這樣一個作法,但是部落有部落的人、部落的聲音,尤其是比較老一輩的,他認為那個是他的祖先,wawa ako mahaen sa(作為晚輩的我們怎樣...) 這可能很重要喔,造成部落的聲音那個是非常危險,兩個部落要召開會議,可不可以 madiniay(在這裡)考古,要大家都認同,我們才能夠挖掘,這樣是比較適當的,好我報告完畢。

吳勁毅局長

這一塊的考古,其實考的如果是清朝的軍營,跟史前文化不會有問題,那現在是如果遇到以前被殺的人的骨骸在現場,他才是要慎重。所以我是建議這塊我們可能另外約,看是分別開還是一起開部落會議,我們要討論說真正的考古調查如果真的找到遺骨,我們就要去處理後續,那這樣大家覺得好不好?

黄文明頭目

我是認為我們這樣,既然是要設那個紀念碑,就是我們也要證明,到底我們是真是假,是不是一定要考古。所以我認為他們剛才講說,他的路線,那邊沒有什麼好考古的,因為以前我聽說那個老人家戰爭的時候啊,就是在海邊嘛!沒有馬路啊,就是在旁邊打打殺殺的,到最後就是在這邊屠殺嘛,就是我聽說以前他們做壕溝,知道壕溝,就讓年輕人到裡面去吃東西啊,他們吃一半的時候,就開始槍殺他們,所有的年輕人啊,大家都分散,因為他們進來那個壕溝裡面的時候,說他們都不能帶東西,所以什麼東西都沒有就去裡面,當然槍聲一來的時候,大家要準備要奮戰的時候,掉到壕溝裡面,要跳也沒有辦法跳過去,就是掉在中間、下面有那個尖的竹子,人掉下來就會刺到嘛,就會死掉。就是這樣,所以要考古的話,只有這裡才有、才可以,其他的地方,要找那個的話實在是沒辦法找,因為林東涯只掉到那個懸崖裡面,不知道在哪裡了啦!他的骨骸已經流走了啦,只有這裡實在,考古的時候,當然我們為了要蓋紀念館,是否一定要考古?不然的

話我們什麼證據都沒有喔。

雖然是這樣,但是剛才理事長講說,要給大家鼓勵,已經做這麼久了,現代的人為了要證明一件事情,都是要有證據、要有憑有據,才是真正的歷史,所以願意不願意,我們就要看我們部落要怎麼樣去做!我們要動工的時候,當然我們要先跟他們講說我們要做什麼,不要說,好,我們來這邊考古就隨便挖一挖就好這樣子,(局長:沒有人敢挖。)我們要尊敬他們、要尊敬祖先,祭拜一下、怎麼做,讓你們安心,也許這樣做就比較好,或是這樣子。

黄健治村長

大家好,那我們既然是考古,如果說把針對的方向,第一個是先考古弄起來。然後第二個,再往上去就是 Cilangasan,這兩個一定要是考古的地方,因為目前我們傳說中的老人家,那現在的後輩的人呢,想要了解這個戰役,那就是我的重點。再來我曾經在這邊當會長,因為有些老師陰陽眼的,說曾經看到我們的祖先,滿臉都是血,所以我們有一天,請神父在這邊做彌撒,然後做了兩次,希望是我們的祖先哦,不要給他們看到這種不愉快的事情。

今天要考古,重點就是我們現要證實有這個歷史,那就歷史這個事件,剛剛講的 重點大家也講對,第一個我們港口跟靜浦,如果真的挖到了骨骸、骨頭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要如何,比如說我上次提到,我們如何預備、進行迎接這種事件,因 為我們現在都是用口傳的,那當然是用講的,人家說大話對不對,不是你今天真 的有人這個骨頭的話那怎麼辦?我們後輩的也沒有尊敬他,這個是我們的重點, 報告完畢。

吳勁毅局長

那,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黃新喜總頭目

我補充一下,因為在戰役,會說這個我講的啊,他爸爸也看到那個在臺東、花蓮 界線,巴歌浪那個地方,我們水田在那邊,他爸爸挖一挖,挖到那個槍,在那邊, 沒有那麼短啦。

第二個,我們頭目不是在那裏撿到的,他的還在喔,也是一樣的,還在嗎?(有人回:還有)喔,還有,所以你們把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要不然找得到嗎?對不對!有啊有啊,我有照相還在嘛,還有挖到啊!(鍾老師:清代的火繩槍)

林清進頭目

SanoPangcah han ako haw? Tengil han kora sowal namo. 重點 Masamaamaan sa, caay katama. O saan ko sowal ihoni. Ano so'elin ira kora, itini kora mapatayay a tamdaw han, ora ko so'elinay. Matama icowa a! ya 'okak konian. O nian haw, ya kaitiraan ira itini, matama iso han ora koraan, matama kora. Anini haw itira itira itira han, mafokil to, caay kafana'. 所以 kakahad kora kaitiraan ira i, icowa kora kakarkaran ita tora kinaira ka'aramwan ita, saka'araw ita, ta malosiwkoy ita kora, ta a! hai ira itini sato, maso'elinay kora demak koraan. Itiya masaan ko sowal ihoni, ano ira ko cecay a matamaay iso a 'okak, ano o kowang aca, no maan. Palalisofong han, malosiwko to kora. O mako kora pakayraan. 我想要... Malaala koraan, icowa icowaay aca sa, harakat mafana' kita tora 很快. Hatira kora mako pi 補充 toraan.

我用阿美族來說好嗎?仔細聽你們所說的,重點如何如何的,這不對。就剛才所說的,如果那個死掉的人真的有在這裡,那才是真的。在哪裡找到骨頭,才能確認是這個地方。就這件事而言,這個所在地是否在這裡,要找到(骨頭)才能說是在這裡,這樣才是正確的。現在指(地點)在哪裡在哪裡....,實在是不知道,也無法確認。所以,那個所在的區域很寬,我們要在哪裡挖,才能看到我們所要看的,這才是我們要討論的,我們也才可以說"是真的在這裡",這樣才是正確的做法。

因此剛剛才會這麼說,如果你有找到一個骨頭,即便是槍枝或是什麼,就可以作為一起集會討論的依據,這是我所思考的方向。我想要...一但在哪裡有找到,我們將很快地知道那個地點,我要補充的就這樣而已。

鍾國風老師

頭目那個槍的形式是像簡報上面那種嗎?(討論後,答:對)那個比較像是一百多年前清代的時候跟我們祖先作戰的槍。這個是當時清兵到東部這邊來身上配的槍,但是簡報上面那一把可能是當時阿美族在河口的家族或是自己的家,也有這個形式的槍,他應該叫火神槍,可能當時的家族裡面的還會有其他的武器,比如說刀子或是箭頭跟箭鏃。

吳勁毅局長

我們今天的討論大概幾個重點,第一個是剛才大家講的,在發生的地點很多我們會記錄下來,但是真正要進入到考古工作的就是這裡,還有對面的營區,還有那個逃到 Cilangasan 住在那邊的要不要看一看,他會不會有一些以前住在那裡的遺跡,那就可以證明當時住在那裡一下子,因為那裡也看了好幾次,沒有東西啊,

那個部份可能要去看一下,那大概是這個方向。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另外約時間兩個部落開一下,臨時的部落會議,跟大家報告 考古接下來的工作,如果真的有遇到骨骸,然後我們要怎麼做,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是,我們同時去協調地主簽同意書,同意書簽完之後,部落也同意了,我們就選個好日子要 pisalisin,大概是這幾個重點。

曾金水理事長

我說明一下,如果沒有這塊地要考古的話,我們希望說文化局這邊是否考古遺址 的部分來做協商,如果我們沒有設定,例如或者地主不肯的部分,希望說縣政府 這邊文化局先做一個定下來,那其他部份應該是沒有什麼。

吳勁毅局長

這幾塊私有地我們先取得他同意,我們先做考古工作,未來要在使用上面有幾個可能性,第一個就是找錢跟他買。第二件事情就是找地跟他換,就是後續的這一些要處理的土地的事情,然後文化局這邊再來協助看要用怎樣的方案。如果中央文資局協助,其實這邊我查了是頗有意啦,地主如果同意其實交換也好,因為他有那塊地其實也不能幹嘛,對啊,連動他都不行。指定是沒有問題,但是產權還是人家的,我們行政可以協助一些處理,就由我們來做。

林健正理事長

將來如果開始挖掘的時候,那個時候如果發生裡面有那個東西,除了屍體以外還 有文物,到時候這些東西要怎麼處理?文物的部分是要挖出來做什麼?

吳勁毅局長

沒有,這個要看到時候文物出土的狀態,因為這個計畫可以跟文資局及考古界, 我們可以做一個現地保存,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室內空間,做文物的保存,就是說 到時候看後續的狀態我們再繼續討論的方向。

林健正理事長

那以前的親人的話,就是遺骸的部分要怎麼處理?

吳勁毅局長

遺骸就是如果能夠認得出來是誰的,那他就帶回去;如果不行,可能就做一個集中,因為這是兩邊部落大家自己的 mato'asay 嘛,到時候就討論這些老人家如何

集中、如何做。

曾金水理事長

我們這邊都說以前,因為當初我們港靜部落,港口跟靜浦沒有什麼一個稱呼,早期是 Cepo'嘛,出海口的意思嘛!未來考古有一些文物、東西的話,未來的名稱就是 Cepo'事件文物就好,我們也沒有想要去說那靜浦怎麼辦。

當初蔡仲涵在82年那一年辦活動,是跟蔡仲涵協助他4個月到6個月,我陪他寫這個故事,從奇美、富里、玉里、壽豐、光復、臺東、成功然後海線,我陪他大概四五個月,然後辦一個活動我的工錢就500塊。

我是提倡說這個港口事件,當初辦這個案子的時候,港口很滿意,但是靜浦不滿意,結果那時候看的時候,我被罵的臭頭,為什麼?名稱啊!他是港口事件,但是我們要了解如何港口事件是什麼,第一個港口事件是稱呼為日語的名稱,港口是みなと的意思,那之前在清朝、或者在日據時代在統治臺灣的時候,這個區域就像自然的一個港口,所以稱為港口,我們阿美族稱 Cepo',出海口的意思,那希望港口這邊,如果有文物的部分,那我們統稱 Cepo',可以嗎?

林健正理事長

我們自己這邊當然我是贊同這樣的說法,但是以前的文獻我沒有辦法去說這一段,本來港口跟靜浦都叫 Cepo',我認同這樣的一個做法。

唯一不認同就是為什麼那邊當初蔡仲涵寫的要寫納納社就是我不能理解的,為什麼寫納納社,我為什麼生氣呢?因為納納社是日本時代總督府的名稱嘛!我們叫阿棉山社,那你為什麼特地寫納納社?如果當初寫說 Cepo'部落,我們都不會講話。

曾金水理事長

跟大家做報告,有港口理事長跟靜浦理事長,因為納納村的部分,因為港口是Laeno,南邊這邊是Nanaruan,變成部落的名稱,然後這口這邊,老人家這邊是Nanaruan,因為頭目你知道吧,nanaruan 阿美族語的命名,這個區塊就是Nanaruan,國語不知道怎麼稱,納納這個地點就變成名稱,在早期是Nanaruan,就是統稱這個地區,國語沒有這個翻譯就變成Nanaruan,納納部落的意思。

鍾國風老師

這邊我補充一下希望這次或未來召開的工作,然後重新去提出一個關於 Cepo'戰

役紀念碑,所以最好可以用阿美語拼音來書寫,我想這是 Cepo'未來要取處理的事情。

蔡依靜委員

我要謝謝文化局局長,還有我們的考古團隊,還有學校那邊、還有我們部落重要的領袖,以及我們的成員,包括部落會議主席。今天這個最後那一段的討論其實特別的有意義喔。我們在做這件事情除了我們在遺址的部分以外,也希望在我們特別是歷史事件的上面的很多正名,我們在這樣討論當中也可以用我們自己的語言用我們自己的文字來做書寫,今天也有很多的決定,有一些定案。

首先可能會比較急的部分,可能就是部落會議的舉辦,但是目前疫情的情況之下我們要來討論用什麼方式來來做溝通,部落這邊還要再來商討一下比較會傷腦筋的一點哦。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個文資局是 5 月底的時候也會來到花蓮,然後我們如果在整個工作上面的話,我們的時間還是依部落為主,部落可以大概讓我們知道大概是在可能這個月可以,還是要在往後面移,那我們可以配合。

最主要是說我們今天已經有很多的都有初步的定案,然後也很感謝今天的很多年輕朋友也在這裡,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很多的事情也很需要我們青年朋友們一起努力啦!因為有些紀錄啊!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要來協助部落尋找,所以就是之後大家再一起共同討論,未來的話也希望頭目也有在提到這個計畫裡面,也有駐點調查,有一些人事的費用,那大家也都開始去想說,有沒有合適的人選,他去找一下,大概慢慢慢慢就是建置出我們部落裡面的人材的資料庫,在這裡謝謝大家。

吳勁毅局長

那如果沒有大家其他的意見,我們今天感謝大家,今天抽空來,我們很快的有一個方向方面的共識,那接下來的會議紀錄跟老師這邊整理的資料,我們會再寄給大家,下一次的話就是看看我們兩邊的部落會議,什麼時候,有疫情大家...嘿... 的狀態的時候再來約一下。

曾金水主席

我這邊說明一下,因為目前的疫情,我希望部落會議的部分,是不是由理事會幹部這邊協商,然後再跟靜浦的部落會議通知,也不要那麼多人去參與這些的會議, 我希望說比較有許可的部分,就不要請那麼多的部落幹部,讓這個會議能夠早點達成,早點把他施作。

吳勁毅局長

現場的人少一點,我們也可以開現場直播,讓關心的人大家線上可以看到。

曾金水主席

如果我們在室外的話,部落的理事會跟總幹部,跟我們靜浦的幹部會議協商就好,不要讓全部的村莊裡面的人,港口理事長可以嗎?

林健正理事長

一起嗎?分開比較好,我們自己會議做討論。

曾金水主席

你們做討論我們也做討論,到最後我們這些幹部再做結論好不好,這樣可以嗎?

吳勁毅局長

那我們就往這個方向,我們也協助做線上的部分拉,因為有很多旅北的年輕人他 也很關心,但沒辦法參加,但確實得讓他們知道,好,那今天我們的會議就到這 邊,感謝大家。

附件二:111年9月16日/港口部落年齡階級諮商

鍾國風老師

村長、理事長,大家好,非常感謝大家。我先自我介紹,我叫 Tuni,鍾國風,我家在花蓮,然後以前都長期在 Lidaw 東昌、吉安那邊。現在在臺南成功大學服務,考古學研究所。今天會來這個地方主要是因為花蓮縣文化局有一個關於我們 Cepo'的祖先在清末跟清兵殖民侵略的戰爭空間,就在現在的靜浦國小慶豐樓後面的族靈所在地點。

他們希望透過一個研究跟田野考古的行動,幫我們一起回到我們祖先在 100 多年前英勇抵抗清兵侵略的非常英勇的事蹟。這個工作最重要目標,是希望未來能夠指定這個空間作為我們當地部落神聖的紀念 Cepo'戰役的空間,那我們現在在幫文化局處理這個研究計畫案。

之前在工作過程裡面,我們也請港口跟靜浦部落的頭目、理事長,還有部落主席、 村長等,舉辦一個 pafafoy 告靈祭的儀式活動。

現階段我們把這個整個空間範圍清理出來,所以大家在手上的資料可以看到照片 很清楚看到當時我們的 selal 年齡階級的祖先,他們那個時候有好幾個世代的 selal 都在奮勇抵抗的那個空間,現在有清出來了。我的想法是說我們要去做這個考古 的研究工作,不要自己去,也不要外來的人去,而是說跟大家報告、取得大家的 同意,大家在當代的 selal 有這個責任,在未來能夠一起回去伸張那個空間是屬 於我們部落的、祭祀祖先的神聖空間,而不是一個單向的考古發掘就結束。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報告最主要的原因,希望大家能夠支持,然後能夠一起參與這個紀錄祖先以及認識祖先,以及在當代能夠參與我們全力地考古工作這樣子,謝謝。

我接下來也跟大家介紹,就是我們另外一個跟大家一起來做這個工作的東華原民院的李宜澤李老師,謝謝。

李宜澤老師

我是現在在東華大學的原民院,族群關係文化學系服務,我的專長實際上就是做 田野調查,然後訪談、做一些相關的歷史記憶的紀錄。我相信之前大家在這個 Cepo'事件也都有相關的一些經驗,我們知道先前的包括蔡仲涵委員,然後其他 幾個學者也都做過這個部分。 這一次主要是因為 Ci Tuni 鍾國風老師,他在考古學的專長,因為之前這個 Cepo'事件的位置還沒有做過到底在那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祖先、在那個年代發生什麼事情的過程,所以文化局他們希望能夠有考古挖掘,所以就邀請了鍾老師做這個考古部分。那他就邀請我,因為我在花蓮比較地利之便,同時也能夠在這邊跟大家有互動的機會。所以感謝鍾老師,感謝那個耀忠大家這邊,村長、理事長大家的邀請。

我們希望說在今天的會議跟大家多交流,對於計劃就是說剛才 Tuni(族語名字) 老師講的,希望能夠讓港口這邊當代的年輕人都一起參與,因為相對來說我們是 有某些專業,但是我們的身份不是在地的、真正最直接相關的人。我們其實認為 我們的工作應該是協助,那這邊如果說在地的 Kapah、在地的 kaka 跟 sava 們, 如果你們對於這部分有什麼想法都盡量提出來讓我們了解,那我們試著讓他能夠 融入,而且由你們來帶領,在這個計畫裡面,謝謝。

鍾國風老師

大家好,我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學生叫佳萱,大家看到這個照片上的那個基地營 壘的壘石結構都清得很清楚,大概都是她這一兩個月的努力。她叫佳萱,也希望 大家以後多多照顧他,謝謝。

村長

佳萱請問一下只有妳一個人在做嗎?

佳萱

我跟一個靜埔 faki,他現在已經清得差不多,就是前一陣子在清這樣子。差不多就我們兩個...

李宜澤老師

的確花了滿多力氣在單兵作戰,所以我們請求支援這樣。

佳萱

我們就是把草除掉這樣子。

鍾國風老師

村長有沒有什麼給我們指導的,先給我們指導一下。(村長:你們先做說明。) 謝謝村長、謝謝 Kapah。 我覺得現在初步清理出整個當時祖先英勇奮戰的那個空間,所以大家看照片就會看到很清楚,那個營壘的砌石空間,上面有非常多祖先的遺留。

接下來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考古試掘的工作。但是因為我覺得考古試掘的工作要非常非常的慎重,因為它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侵擾,或者是說我們對於那個空間可能是祖先抵抗、屍骨埋存的地點,那可能會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在做這些事情之前,第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得到在座的,尤其是港口部落的同意,我們才會繼續做這事情。因為它涉及到考古發掘,考古發掘是規模很小的,然後慢慢處理。我也希望相關的發掘或是記錄工作,在座的年輕人,因為你是當時的祖先後代,所以自己可以去親身參與、去記錄這個事情。我希望這些工作能夠部落來參與和協助,我們也會一起跟大家一起做這樣子。

所以相關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希望大家能夠理解跟支持,還有同意去做這個空間的考古調查的試掘工作;然後第二件事情,大家覺得要去做之前我們是有個想法,也許需要年齡階級要去做個儀式、要去跟祖先講,我們當代的年齡階級要跟你們試著透過這樣的行動,去幫大家回復以前我們的榮耀,因為那不是一個叛變,或者是說地方的這種不服從產生的衝突。這是我們抵禦自己的家園的英勇事蹟。所以是不是在考古發掘之前跟祖先,我們祖父輩的年齡階級,有一個溝通跟交代,你跟他們講,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工作,假設覺得有需要我們就來,我是覺得有必要,所以我今天才會在這個地方跟各位報告,也許有一個在那個地方的一個儀式,跟大家講說我們現在要進去這個空間工作這樣子。那個目的是為了幫他們平反以前抵抗的英勇事蹟,而不是一個叛亂的、被屠殺的禁忌空間,好,這個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說後續的調查、側繪、紀錄、發掘的相關工作,我也希望部落的年輕人,或是那個 faki,都可以參與這樣的相關工作。這個計畫裡面會有一些經費,我的態度是這個經費就要用在部落,而不是賺錢,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大家參與這個工作,然後把這個過程以及大家在裡面同時認識你的祖先的過去,然後在當代怎麼把祖先英勇奮戰的這個空間,未來能夠指定成為部落永久祭祀的場域。

也許看看就是說,大家能夠第一件事情,能不能同意我們去做這個事情,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說,在做這個事情之前,我們是有一個共識,在那個之前的前一天或是當天的早上,我們可以有一個年齡階級或是部落,包括頭目、村長能夠主持,帶領大家跟祖靈溝通,跟他們講,接下來我們要做這些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做這些工作。那我們都會有經費上的支持,這是第三件事,

。樵樵

阿努(以族語發言)

我們很用心的思考,如果說我們同意挖掘,我們要怎麼和過去 140 幾年前的這些老人家交代?他們的骨骸又要放哪裡?如何存放呢?毫無頭緒,村長你們要用心好好為我們想一想,因為這是過去的祖先們,如果我們同意了,那些逝去的祖靈們不知道會如何,會不會就不保佑我們了呢?這件事使整個部落被打擾了(在此使用的打擾一詞是最嚴重的使之混亂等級)。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先不決定,聽聽看其他人的意思?

我在思考,如果可以問當時的那些老人家的話,那些老人家會如何去想且如何去解答呢?我們部落又會如何?現在部落又會在哪呢?這是我想法,因為這件事已經140幾年了。過去部落有祭師,如果真的挖到骨頭或老人家的東西,我們部落能夠承受(是否是對祖靈不敬)嗎?我們部落是這樣子想(呼應前句),因為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林健下理事長

那個原來計畫的來源是哪裡?

鍾國風老師

他的來源、想法跟目標,是希望把這個空間,因為現在是轉型正義的部分,所以 全臺灣選了10個重大歷史事件,就是清末到日治的時候有10個重要的原住民跟 外來殖民政權的衝突事件,其中一個就是選擇Cepo,戰役嘛,就是「大港口事件」。

目標是希望把 Cepo'戰役空間未來定為原住民文化資產,然後去維護部落當時面對殖民衝突的歷史正義,所以他要指定為原住民文化資產,先前會有一個調查研究的工作。下到地方的執行單位就是花蓮縣文化局,所以花蓮縣文化局,就委託具有這樣資格的考古學術單位來協助做這樣的工作。

我回答剛剛這位部落族人的內容,我大概理解是這樣:第一個大概會講到說這種 考古發掘的工作是會影響。因為我們理解的,某種程度是一個禁忌的空間、會不 會去侵擾到祖先?所以我們其實非常的慎重,那我先講一下考古發掘工作,他不 是很粗暴地挖掘,他要挖掘的面積大概是9個1公尺的大小,9個1公尺乘1公 尺的大小,大概就這麼大,9個坑去做試掘去看看狀況怎麼樣。

因為我們實際上不知道那個地方是不是祖先的遺骸埋在那個地方。那有這個口傳

裡面的當然有一些相信,確實,當初因為清兵的不好的方式讓我們的祖先在那個地方犧牲。還有一部分,就是說,假設真的有挖到遺骸,那要怎麼處理?我們的想法是說挖到的那一剎那,不是把它就全部挖開、都挖走,不是的。因為假設挖到遺骸的部分,因為這種屠殺式掩埋,他的掩埋方式跟他身上的傷口會是很錯亂的,因為就是推下去、推下去、推下去,所以他是一個很不規則的狀況,在一開始發現的時候應該暫停,應該讓部落組成一個類似遺骸處置委員會的方式來討論要怎麼做,而且要有專業的對遺骸的研究,例如他身上的傷痕是怎麼造成的,他的堆積模式是怎麼造成,那我們要不要把他們的遺骸整理好?那會不會有遺骸我們不知道,因為也有另外一個說法是說,在當時的衝突之後,祖先的人骨是被丢到秀姑巒溪河口,所以會不會有發掘到遺骸這個不知道,那這是第一件事情,是假設你遇到的話,我們希望能夠組成一個部落對遺骸處置的委員會去討論,而不是把他挖開或取走,好,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你說會不會有影響,會不會驚擾祖靈這樣?這個當然是我們的考量,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取得大家的同意,然後也許去請比較適當的 sikawasay 來協助 我們去做儀式,包括譬如說是太巴塱、或者是 Lidaw,也許大家都可以討論,那 要怎麼做也可以討論。

第三個就是說,港口跟靜浦一起來參與,是的沒有錯,因為大家都是河口 Cepo'部落的後代,當然要...雖然我某種程度的理解,至少在當時那個許金木頭目,當時的口述祖先、那個 Mayaw Aping,當時主持戰役,也許大部分港口為主,但是靜浦也是非常重要的、河口部落的一部分。所以兩個部落應該要一起來參與跟主導這個事情。

靜浦那邊他們大致上是同意支持港口部落這邊一起來做這個事情。好,假設大家 覺得可以的話,也許我們應該組成一個,比如說港口跟靜浦部落的團體,也許由 這邊頭目先來主持,然後我們常態性地看怎麼做、來開會,然後一步一步的來處 理這樣。

林健正理事長

老師好,其實這個會,港口跟靜浦真的是不一樣的。可能港口,我們認為我們是港口事件的後裔,對處理這個會很在意,所以能不能動其實是心的問題。靜浦部落...坦白講因為我常常去那邊開會,我不知道那種感覺,可能是我們很痛,所以我們其實很希望把祖先安靜地在那個地方,那我不知道對岸是那樣的一個心態。土地是靜浦的,人是港口的,我們都認為我們會很慎重地去處理這個事情,沒有

像對岸的講的,說要有證據。

第二個問題,我們那個時候也有講到,那個四方型的位置,目前是由除了三個私人土地一個公有地,是四個人的土地。如果將來那三個私人土地在這邊蓋東西,怎麼辦?因為他是私人土地嘛,所以怎麼辦?所以當初他們設計轉型正義的,他們也有構思,將來核定為所謂的有形的文化資產後,可以用國家的力量來架構,成為大港口事件的紀念空間...,而不是將來因為他是私人土地的問題,所以我們直接架構,也不一定要挖,但我想他們上面一定要處理這個事情。

上次開會的時候那個妹妹你有在嘛,,三個私有地的都是漢人嘛,一個在台南嘛, 現在私有地他要蓋可以蓋了,坦白講因為...照憲法的規範嘛,那我們如何讓他趕 緊成為我們部落的有形文化資產或古蹟?所以當初他們要做一個挖掘的動作,所 以那時候答應他們的就是一個整理、去探測,所以探測的結果有很明嗎?有做探 測嘛?族語:上次我們開會時,頭目和里長說等一下先不要談挖掘之事,那時候 僅是同意他們做整理再來就是探測,現在主要是要問部落要不要挖,上次在廣場 就跟老人家開過會了,耆老們堅決不要開挖。當然現在他們在時間上有壓力,所 以今天再次聚集大家來決定接下來要如何?我跟大家講靜浦那邊絕對是可以的, 而且他們還同意。我們的想法是他們這樣的行為只是要消費我們的祖先,我的心 裏很不舒服,那是我工作的地方,我的觀點是那裏就是一個祭祀紀念的地方,不 是觀光的地方,不要打擾祂們是我的想法。整件事情就是這樣子。

今天我們跟部落年輕人討論是不是可以做?大家的意思是可以做挖掘,那第二個是如果今天真的要做挖掘的話,希望我們兩岸部落的青年都可以參與行程,因為我知道是轉型正義委員會核定之後下放到花蓮縣政府,總共撥的預算是 180 萬嘛?(鍾老師更正:140萬)大概事情是這樣子。140萬是做一個考古挖掘,他們只是做一個證明的工作,這個確實是我們區域、是合理的,將來可以推有形資產的,大概過程是這樣。那大家有什麼意見?

清秀村長

剛剛理事長有說了,現在重點是土地的問題,我們怎麼樣取得這個地方,因為我們的祖先都還埋在下面,因為那塊地已經是漢人的了,我們要如何取得這個地方?因為我的祖先都埋在下面,無法知道是在哪個地點被殺。老師有說過我有聽過,是有被抓去 Talangaw 這個地方,那這樣就不一樣了,因為這是傳說故事,如果真的我們青年的轉型正義,國家就有權力把這個地方歸還給我們,海岸的土地就專門做為祭祀的地方,因為他們現階段的做法還是要做除草整理。所以我很想請

那個妹妹等一下解釋這些石頭,因為畢竟你跟那個靜浦的人在做,我要聽聽當你執行工作的時候,一個多月嗎?你的感受是什麼?我們要聽,因為你是外面的人,如果今天是我們,我們可能會倒下去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祖先的名字,按理講我的感覺,礙於什麼總頭目,地方是我們的,那個以前頭目的名字是沒有一個叫得出來啊,他只叫 Mayaw Aping 他的上面還有兩個、上面還有很多人欸,我聽起來上次那個祭拜的時候也是一樣,怎麼那麼不重視啊,還半開玩笑的,蔡仲涵博士一直看他,好像沒有準備的樣子,所以我想先聽聽看,我剛剛的意思是這個土地已經是漢人的地了,我們要怎麼樣取得這個地方,不知道阿美族是什麼時候賣給那個漢人的?

鍾國風老師

可以做簡單的說明,因為我們有去找現在的地主,然後過程可以跟大家做報告這樣,先請佳萱講一下,村長問你在那個地方做整理,你有什麼感想或有什麼影響嗎?

部落女性族人

我們當然不願意讓我們的祖先埋在土地之下 145 年,我們再動他是不是對他們不 敬?

林佳萱

我進去之前就是第一次,進去之前就是要做調查跟除草。我們也是有做一個香煙 米酒檳榔祭拜。然後,我是有跟祖先講,我那時候是跟他們說我來這邊沒有其他 意思,希望就是他們可以理解,我進去這邊,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後,兩個月我 是覺得我有被照顧在那邊,就是我頂多被蚊子叮而已,我沒有跌倒(女士問:有 作夢嗎?還是什麼?)沒有,就是我在那邊,其實我是滿平靜的,可能是我自己 啦,就是祖先可能對我比較照顧,就是他知道我進去要幹嘛,可是有時候外面的 人進去,我還是會有點不好意,就是如果真的要進去的人,他們不理解的話,他 們就是可能會打擾到他們這樣。我自己是兩個月在裡面,我覺得我在那邊算是沒 有不舒服,而且都是覺得有被照顧到。我自己啊,我每天都往那邊跑。

鍾國風老師

村長提的土地的事情,這個工作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希望建議那個主 管機關把該塊地,因為它是私有地,所以那個私有地的地主,未來他要做任何的 處理我們其實很難阻止他。這個工作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真的私有地的空間能夠 指定為文化資產,尤其是原住民文化資產。(佳萱:地號是豐濱鄉長榮路 388-1 到 388-4)。指定為原住民文化資產,空間就被保護起來,即使是私有地,他也不能 亂動。因為假設指定為原住民文化資產的話,他要亂動都要受到文化局的規範還 有部落的同意跟諮商,這是文資法 13 條跟原住民文化資產處理辦法的硬性規定,所以他成為文化資產的這件事情變得非常重要,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私有地有沒有辦法變成公有地,然後變成部落永久性的祭祀 Cepo'戰役的紀念空間,留給部落來長期的管理跟維護。

第三個部分,我們在六月左右吧?因為我們要去登記考古發掘許可,裡面一定要地主同意,所以地主現在是4塊地,然後其中3塊是一個地主的。然後主要的3塊地的地主,現在地主是台南人,他應該是在民國60、70年那個時候,跟另外一個也是非阿美族人買了這個地,但是現在地主並不知道這塊地的狀況。

杰敏

記得在民國 90 年 5 月 4 號,那時候我大概也是 21 年前, Mama nu kapah、頭目、許金木頭目,那時候馬路正在開始準備拓寬,有在挖掘考古。那時候的計畫主持人大港口事件的主持人是蔡仲涵,也是屆任的立法委員,就談到大港口事件,那時我大概 23 歲,因為是在 21 年前嘛,那時候有學術學者、阮昌銳他們與老師、跟各位在做的這三位老師一樣,專門做考古研究,然後他們除了基本的大港口事件基本的書,也給蔡仲涵委員很多的文獻資料,這是一個美意。

可是!今天是要挖掘那塊地對不對?事實上已經有人挖了,已經有人挖了,發現很多的陶片,可是你要回想喔,你們挖了,因為你們是學術學者嘛,你們挖了對誰有好處咧?從民國 90 年,有大港口事件蔡仲涵委員提出了大港口事件的紀念活動,開始產生了我們港口跟靜浦開始產生對立了,為什麼產生對立呢?

第一個,靜浦就說,要求叫靜浦事件,因為發生地在靜浦,變成這樣了,因為我那時 23 歲就想提出來,然後耆老跟耆老、村長我們也有講過,兩個村是一個聚落、一個頭目,就是馬 Mayaw Aping,為什麼到後來從有學者來研究的時候、翻出歷史之後產生對立了?對不對?

那我再想請問一下,那個時候的我們,我有去參加,所以才知道說考古結束之後,我們頭目或是 Mama nu Kapah、還有代表還有村長都建議、舉手建議要在獅子山那邊看能不能蓋一個文物館,就是獅子山秀林區那裡所有地啊。請問有做嗎?20年過了有做嗎?沒有,沒做啊!聽說這個是文化部的、發包給你們的,我也聽說你們在玉里又做一個案件嘛,是不是?注意看喔文化部做一個在玉里,好像做什

麼什麼也在挖掘。

第二個是挖掘事件,在大港口事件發生地也在挖掘對不對?這是學術學者是你們學術學者說要來挖掘就來挖掘,會不會想到 20 年前那個時候那是首創,那我們部落的要求,挖掘出來的那些陶片呢?你們挖掘出來的骨頭呢?我們祖先的遺骸呢?你們有沒有想過要怎麼樣去處理?或是要蓋一個博物館或是什麼?有沒有?我們 20 年前就已經講過說要這樣子做,誰在乎?有蓋嗎?完全沒有啊!現在又再來一次!又再來一次不就又再挖掘一次?我怎麼辦?20 年前就已經吵過一次架了,博物館也沒有、文物館也沒有、工程結束了,就這樣子。

我是覺得這個有教育性哦,因為你們是學者嘛,你們要考量到很多的事情、時間的觀念、地理空間嘛,我們不是跟你們吵,是我們當地人真正的心聲啊,你們挖了十幾個月都有寫嘛、寫完挖了3個月、幾個月,挖完了,再見,明年見還是幾年見。我們的要求呢?我們的心裡感受呢?對不對?你們到底了解大港口事件多少呢?還是你們只是負責來挖的?很抱歉那我今天也是來負責喝兩杯的而已。所以我們在座的都要負責啊、對歷史負責啊!對不對?我講到這邊結束!

阿努

就是說這個祖先啊,在那邊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神聖的,而且對我們原住民後輩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們只是想要去挖他做研究或是來成就你們一個學術上的...那,我們要不要答應這件事情?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這些老人家在那邊已經 140 幾年了,我們兩岸的人民到目前為止都 很平安,萬一挖了之後...我們沒有辦法跟這些老人家溝通,因為阿美族很相信神 靈這一塊,一個做錯我跟你講,整個部落、整個兩岸世界就完蛋了,我們可能會 遭天譴,可能你們挖的人會生病,就是這樣子,所以說我們很在意這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說,你們挖了這個骨頭,或是甚至很多很多的東西之後,你們要怎麼做,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是我們的老人家耶!你們如果挖走就挖走那他們住哪裡?要怎麼去祭祀這些人?這些人對我們的歷史文化那麼有幫助的人,我們未來的孩子都要讀他們的歷史!Cepo'事件,沒有這個歷史,以後我們孫子輩的人怎麼去告訴這些孩子有這樣的事情,要到哪裡祭拜?被挖走了、沒有了後續我們還沒有聽到,我只聽到你們想要挖、想要希望部落答應,整個完整地敘述、完整地規劃我們都還沒有聽到,以上報告。

部落族人

我也是很在意這個事情啦,因為剛剛談的只是談到可不可以挖,但是後續的東西就什麼都沒有談到,這是我比較在意的,他的未來規劃、他的整個都不清楚的,我覺得這個會議應該是要很清楚的,未來的發展、未來這個東西要放在哪裡,這才是一個很完整的會議啊!我覺得政府不是給我們 100 萬去挖這樣子,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做,希望文化局那邊你們也可以跟他們講一下,整個流程、整個規劃。

鍾國風老師

非常感謝大家提出來的意見,這是為什麼今天要來跟大家報告跟說明。因為我也 覺得說,這事情不能貿然做,因為他對大家的影響會非常巨大,所以才會在此特 別跟大家報告,就是說要不要發掘的這一件事情,所有事情裡面的,他(考古發 掘)當然是非常關鍵的。

我先回答杰敏的說法,因為在 90 年 5 月 4 號台九線拓寬的事情,其實那時候我也在現場,當時發掘者其實是臺東史前館,這背後還有一個事情,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我們希望避免這樣的事情重複發生,包括大家講的挖掘過程的資料,或是挖出來的東西,都是 Cepo'祖先的遺產,包括遺骸和陪葬品,那為什麼這些東西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因為他都在台東史前館。我因為這個過程我都知道,甚至是這些資料大家可能都不清楚,在 Kakacawan 的旁邊預定規畫道路路線上,裡面有很多部分是墓葬,那個墓葬就是當時我們以前 Cepo'舊部落所在的核心區,就在預定路線通過的地,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原因,就是當時的做法,一方面也許不夠透明;二方面沒有到部落裡面做詳細的規劃跟溝通工作;那三方面,在事情結束之後,做了評估,這些東西他到底要怎麼處理都沒有交代。我覺得要避免這件事情的做法,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會在此地方跟大家報告的原因。

你提到這個比如說獅子山博物館啊、或者是說這個挖掘的遺骸要怎麼處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去做這件事情之前,現階段要討論的事情,「也許不一定要挖掘,我跟大家講,不一定要挖掘,我也沒有一定要去挖。也許把他當成一個促成我們去關心跟了解這個空間的權利的做法來討論」。我先講,不一定要挖掘,只要大家覺得說,那是我們祖先英勇抵抗的神聖空間,我們覺得這就夠了,那文化局你要怎麼樣認定?不管,我們堅持覺得這樣就夠了,也不一定要挖掘。但是我覺得可以把它當成一個促進大家去認知,把那個地方從私有地變成公有的、屬於部落Cepo'部落長久的祭祀空間,應該要持續做。

再來就是說你提到成就學術的這些事,假設今天我要做這些事情,地主同意我就可以去做了,但是我不會去做這件事情,因為我不是這樣的人。

第二個,因為這空間跟祖先的可能遺存,它不是我的,它是你們的,所以你們應

該可以去思考你們希望怎麼做,那我會去配合或者是說跟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也就是說,也許還需要通過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來討論,我覺得這樣非常好。至於說文化局在這個計畫裡面,有沒有時程上的壓力要不要挖掘這件事,我們可以跟文化局的審議委員會說,因為部落有這樣的疑慮,所以挖掘這事情,除非部落同意我們才做,假設部落不同意,你有沒有其他的方式,或是只做地表上的測量跟調查,也許這樣是不是也可以當成替代方案,我們都會去跟文化局做溝通。

人骨我們當然不會把他挖走,包括這些可能挖出來的一些陶片或是遺存,或是像大家看到的照片上的這些真的都是清出來,現在都還在地表。我希望大家假設可以有年輕人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做記錄,之後記錄下來這些東西,我覺得應該把他取起來,要不然會被別人拿走。那記錄起來之後我們可以建議文化局,因為挖出來的東西不是我們的,挖出來的東西我們都要列清冊給主管機關,但是我們可以做的。建議主管機關,請文化局指定、典藏保存在部落空間,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所以不會有被我挖走這件事情,我剛剛也講,假設有去挖掘,假設有遇到人骨或 很重要遺留,第一個動作是暫停,不是把他挖完,第一個動作是暫停,然後提報 主關機關以及部落,共同去會開跟商議要怎麼存留。

最後這位族人有提到說未來的規劃或這些事項要放哪裡,在上面的資料以及剛剛 我有跟大家報告說,我們希望這個私有地能夠指定為原住民文化資產的祭祀空間, 當然他要怎麼樣去後續做,要怎麼去規劃這個空間,以及什麼時候去做這個空間, 這當然後續主管機關他們要去規劃,以及什麼時候要去處理這個空間。這當然不 是我可以去決定的事情,我的部分事做這個空間評估,然後最好是以後可以跟大 家做這個的評估以及建議。但是很清楚希望指定為原住民文化資產的空間,這樣 子私有地的地主就不能動那塊地。那至於說要不要把它轉換成公有地,這要主管 機關或是縣政府能夠去做的事情。

指定為文化資產的空間,我們就可以建議他作為長久以 Cepo'部落,包括港口跟靜浦,能夠去主導祭祀的主體性,而不是官方或樣板化的祭祀行為。跟大家做說明,假設有任何不清楚的,我這邊都可以跟大家做報告,要怎麼做,或是說你們可以做建議我們也會依循,因為在座是最重要的,你們是此戰役空間的後代,所以你們有絕對的權利來主導這個事情,謝謝。

阿努

剛剛老師的最後大概前 15 句左右,有講說是要用靜浦的空間喔,注意聽喔,靜 浦的空間就是清兵的所在地,靜浦國小旁邊的營區所在地喔,在那邊做一個什麼 紀念館之類的,可是我要回想到 21 年前的建議,我們部落的建議,因為我發現,我們大港口部落的舊址,就是在 Cepo'還有阿央(族語)旁邊那條溪,發現了大量的陶土、還有什麼瓷器都有,所以那時候我才建議說要去有營區在獅子山下面,還記得嗎?才建議說要在那邊蓋一個紀念館,紀念館是這樣子,而不是現在混淆了、我們在混淆說靜浦那個是清兵的營地欸!我們怎麼去紀念清兵、去紀念敵方呢?這不對呀!要回老家才對啊!所以我剛剛聽老師去了解一下,20 年前就已經提出了,對不對?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咧!就請尊重 20 年前開的會議嘛!跟今天我們開的會議是一樣的,下次能不能再開一次,請文化局或是誰要來一起來開會,讓我們部落的居民知道、溝通啦!

鍾國風老師

當然,紀念的空間當然不是紀念那個清兵跟紀念清兵營地,那個空間是祭祀祖先抵抗的英勇事蹟的、那個地點也只是整個 Cepo'戰役的其中一個地點,我知道你講的獅子山,就是當時的徐金木老頭目提到,或者大家的口傳裡面提到,以前的頭目 Mayaw Aping 帶領大家在那個地方戰爭的一個地點。所以你提到了那個地點一直到 kakacaway 的區域,是 Cepo'部落的主要範圍,所以你提到在獅山的那個營區,那個東西假設能夠讓它變成一個祭祀整個戰役,還有包括這個範圍,是原來舊部落所在的,它現在是港口遺址所在的範圍,也許部落未來針對這個整個區域應該有一個更長期的規劃思考,但也包括那個空間,因為那個公部門的空間,他很容易就轉換成部落去作為整個戰爭或是港口舊部落 Cepo'部落的一個講述自己祖先故事的空間,這個我絕對贊同。

但是,那個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祖先英勇抵抗的空間,也應該去保存嘛,那祭祀當然不是祭祀清兵,祭祀是祭祀在那個地方英勇奮戰的祖靈。

林健正理事長

我當初在構想的時候是這樣子,當初我們在討論的時候,那時候我也有我的意見。獅子山那個區塊是不是可以做一個考古跟象徵性的一個東西,因為出發點就是同樣一個概念,甚至一直到達 Cilangasan,他是我爬過之後,親眼看清楚了,防禦工事對不對,們去過那麼多次了,是不是有他們當初到 Cilangasan 逃難到那個地方,也是一個可以考古、可以紀念的,當初這樣講,我當初就是很強烈希望可以在裡面設置 Cepo'事件的整個紀念歷史。當初反對的是靜浦講在那邊就是祭祀區域的源頭。

Kay

我想問就是,開不開挖跟後續指不指定,會不會成為指定文化資產,有沒有關係 這樣,那登記文化資產之後呢?會不會有登錄團體的問題?就是如果說如果是港 口跟靜浦的話,那是不是兩個都登錄,登錄團體的話是不是兩個之間也要達成共 識?以上

鍾國風老師

第一個部分就是挖不挖是跟指定與否是不是有絕對關聯性,這個部份我先回答你。第一個部分就是說挖掘部分,因為你要指定為原住民文化資產,或是考古遺址的部分他有他要指定與說明的標準,所以你去查文資法或是原住民文化資產處理辦法上面都有說明,此部分是可以透過其他的資料,比如口述歷史或是地表調查,或是現有的遺跡遺構足以來指定,而不是一定要考古挖掘。當然考古發掘可能會有比較多的資料,但是兩者是否為必然的關係,我可以回答你沒有必然的關係,所以第一點,我才說,是不是一定要發掘?大家可以討論。

第二件事情,你談到這個登錄團體的問題,登錄團體的部分,因為現在全臺灣還沒有一件原住民文化資產的指定,也就是還沒有第一件考古遺址被指定為原住民文化資產。所以,Cepo'祭祀空間可能是第一件。那你問我說他的登錄團體會是誰?我覺得因為他要指定為原住民文化資產的時候,就要透過跟部落的諮商,原住民文化資產處理辦法。因為是原住民文化資產,所以在指定的過程裡面,包括指定團體、登錄團體或後續的相關管理,都會有部落的參與跟部落的諮商同意。

李官澤老師

我稍微補充一下,因為剛剛主要的考古部分,是因為鍾老師他是考古這部分,他已經從臺南然後七佳排灣族這邊、然後鄒族在阿里山的考古,他做過很多次,所以他比較清楚。至於這個登錄團體,因為上次在 Makotaay 這邊就是有做 Ilisin 的重新登錄,所以我相信大家很關心這個問題。

那的確它需要兩個,或者說比如說,我現在是在協助 Lidaw 做船祭的登錄,他會 通知相關的地方團體都來參加公聽會,然後在提出相關意見之後,取得最主要的 意見代表的同意之後組成這個保存團體,或者是我們叫做就是登錄團體的這個組織。

所以可以想見到時候,應該會需要港口跟靜浦的合作,那也因為這樣,我們兩邊 其實都需要討論。我們知道港口這邊對於祖先在這個地方其實是非常非常關切, 有點像是說我們老人家在外,那我們沒有辦法就近照顧這種感覺,我們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也希望靜浦的,也算是我們族人的夥伴,我們一起來跟他們討論說,那 怎麼樣照顧老人家才是對的?所以到時候保存團體的設置需要兩邊一起討論,我 們會這樣需要回答。

阿努

挖,可以,但是我們這些老人家,過去的這些歷史,被擠在那個地方,我們要怎麼去處理,怎麼去把這些老人家安置好,這是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他是我們的老人家,不是說挖了然後文化局就拿走了,或是是學者就拿走了,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為 Cepo'事件的歷史對我們來講,那些老人家被屠殺,在那邊對我們來講是很心痛,甚至有一段時間整個部落的人都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所以對我們當代原住民來講,非常傷痛。這以後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小孩子啊!不是你們挖了,我還是在強調說,你們挖了之後,這些骨骸、這些陶片、這些有的沒的,比如說啦,到底你們要做什麼?你們挖走了,不管你們是不是淺挖還是深挖,還是拿來做成研究,那我不管,對我們來講就是這些老人家是對我們很重要的!我們要告訴他們說,Matoasay 我們今天要挖你了,可不可以?如果他不想要,怎麼辦咧?如果你們生病怎麼辦?以後整個部落生病怎麼辦?對我們來講是這樣子的,所以說你們要審慎,不是說要挖就挖,同意就挖,不是!挖不挖是小事情,最主要是跟這個神靈之間的關係,Matoasay 怎麼溝通,把你們放到哪裡、我們要怎麼祭拜,他們說好不好?好,我們繼續做,不好,他們說不要就是不要,我們在這邊好好的,你們幹嘛挖我?

所以說我還是要回到那個問題就是說,你們挖了之後這些老人家要到哪裡?比如說放在靜浦那邊,他們(老人家)不願意怎麼辦呢?他們的部落是在這裡啊,不是在那個地方啊!以前那個是軍營啊,他們要回家,他們家是在哪裡?靜浦以前是軍營啊,哪有部落?以前沒有靜浦部落也沒港口部落,老師應該很清楚,所以說對我們來講這些老人家在那邊,我們也想要找一天我們接他們回家,各單位要不要挖?可以啊,我們期待、非常期待,但是我們要給他們一個安全、舒適的位置,讓我們後代可以祭拜,甚至是比如說教育性的史博館,讓我們的後代可以認識這個文化,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唐榮

要我們全部全部的長老說可以才可以動,我們年輕人是沒有辦法,全部老人答應才可以啦,年輕人沒有辦法,了解一下,對不對,還有他們的家屬我們也不知道答應。

耀忠

大家好,今天開這個會,不是為了會議而會議,大家沒有思考的一個點,這個很重要,就是今天我們開這個會表示我們很重視這件事情,可能冥冥之中我們的祖 先有在注意我們,我們都不知道哪個位置是祭祀的空間,也不知道哪裡是祖先死去要祭拜的地方,都是聽傳說知道的。

確實,每個人都有避諱的東西,尤其是挖骨頭就是祖墳的部分,可能會被託夢什麼的,都有可能會發生,每個人都有靈界的空間,每個人不一樣。我的想法是在這個時候,這些戰役中逝去的祖靈他們有心願,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給祂們所缺少的東西,而我們要給予祂們什麼呢?(要有祭祀場地),我們已經是好幾代以後的子孫了,我們才是要做決定的,我們要去求知那些當時我們並不瞭解的事,才對得起我們自己的祖靈。

我們要好好想一想這些祖靈要安置在哪?因為安置的問題一定會有很多意見,如果祂們真的是在那個位置往生的,就要處理好,要蓋廟或是可以好好做安葬和祭 拜的地方,這樣不是很好嗎,祂們不管在哪裡都有可以祭拜祂們的空間,我們的 心態只是要有祭拜追思祂們的地方,如此而已。

部落族人

老師因為我們部落的老人家,要到靜浦去紀念的時候,現在是有長虹橋了啦,以前沒有長虹橋,要用走路的還有過河,變成這樣啊,以前我們部落發生的事情,叫老人家還要過那一條秀姑巒溪靜浦去紀念怪怪的,好在現在是有長虹橋啦,騎摩托車還是開車就過得去了。

林健下理事長

那有講到一個重點是,要挖掘不是我們年輕人能決定的,不知道下一次還要老人家還是大家都同意怎麼樣?

鍾國風老師

我做回答跟小結論這樣,讓大家參考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說發掘與否的這件事情,因為我們要更多人的意見或是老人家要一起理解這件事情,因為這個會影響非常多的狀況,我也怕、我也擔心,這是第一件事情,文化局那邊我去跟他溝通,請他挖掘的部分,我們先暫緩,因為部落有很大的疑慮,這是第一件事情。

因為,跟剛剛那位年輕人很優秀,他講的就是說挖掘這件事情跟那個空間跟文化 資產的指定,不一定是必然性的,也就是說,假設可以不要挖掘,那是不是也可 以指定?所以先暫緩,我會跟文化局講挖掘部分先暫緩,可以不要做,我可以讓 那個經費就扣掉沒關係。但是我們保留未來的可能性,所以我們先暫緩,那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要不要做考古挖掘這件事情,我們後續再透過部落會議的方式跟大家再做說明,也許大家覺得說,欸,我們有幾個 sikawasai 在協助我們做溝通,然後我們就想要稍微了解一下這個空間到底還有沒有老人家的骨骸在這個地方,因為也不一定挖的到。那營盤面積是 100 乘 100 公尺,就是 1 萬平方公尺,可是我們抽樣只有 9 平方公尺,所以他也不必然就挖得到。那至於要不要做這件事情?後續我們再透過部落會議跟大家討論,但是大家一定要到好不好,這個請大家可以答應我嗎?因為你們的意見跟說法太重要了,因為這個空間是屬於 Cepo'部落的,也是當代的年輕人的責任,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不挖也還是有其他的調查工作要做,我可不可以請大家,有時間的人,有這樣的工作,請大家跟著我們一起做,因為我們要把這些資料留下來。包括大家看到那個照片上的整個遺骸跟相關的出土文物,以及相關的這些測量跟資料,假設部落有人可以跟著我們去做、監督我們、確保這些資料留下來。我是一定會留下來,我都會把資料備份給部落。但是假設有年輕的同仁要工作就跟我一起工作,但是「不是挖掘」,這樣可以嗎?這是第三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其實我有一個因為剛剛族人談的這個事情,我突然有一個想法,這想法提供大家思考,也許未來,他是一個可以朝向這方向做的一個方式。這個方式就是 Napololan 清兵營壘的這空間是一定要指定為文化資產,當成一個戰地的紀念地,這個是不管有沒有發掘都可以做。我們是不是應該也同時去思考我們 Cepo'舊部落剛剛說的獅子山的祭祀空間,因為他也是戰爭 Mayaw Aping 發起的第一次戰役的地點,所以這個地方也可以當成我們未來建議,甚至說我們未來也許可以把靜浦那邊的祖靈請回來這個地方,這個大家可以討論討論哦。....靜浦地點未來變成文化資產的指定空間,你也得去祭祀啊!因為那是大家奮勇抵抗的地點,你還是要去祭祀啊!這個是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努力的目標。大概是這四點,跟大家做分享。

至於剛剛村長還有提到,以前發掘的文物,覺得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因為那個時候我不是老師,但是那個過程的所有資料,我都有收,可以再備一份做資料處理,回來港口部落、靜浦部落...就一份給部落,然後我們可以透過部落的聲音去要求史前館把人骨歸還,我知道是沒有人骨,因為人骨就因為年代比較久,那個大概都是幾百、三五百年前,所以骨頭都已經跟土地在一起了,但是有他的陪葬品,比如說那個陶壺、或是玻璃珠,那個資料也許在下一次開會,我先送一

份回來給部落,那我們可以提出我們的主張,包括剛才講的獅子山的紀念空間, 或者是這些文物的復返,回部落。類似像這樣,在可以的能力範圍內,我一定會 竭力的來做。

這是我們可以慢慢的,建議花蓮縣文化局,他可以有一個更長遠的規劃不是一年 的這個計畫結束就結束,他經費不要多,但是他可以每年做一點、支持部落來做 這件事,這大概是我給大家的回覆跟幾個意見,但是我非常感謝大家提出來的想 法以及大家的寶貴的時間,還有非常真誠地希望大家透過這計畫過程,我們一起 去維護我們的權利跟認識我們祖先英勇的事蹟。

阿努

我想未來,這個計畫是不是可以先報到中央才去,你知道花蓮縣文化局的預算真的是少之又少,花蓮縣文化局的預算只有花蓮縣的百分之一而已,所以老師我希望這件事情可以回報中央。

鍾國風老師

可以透過部落集體的共識來建議。

李宜澤老師

剛剛那個鍾國風老師做了總結,那我也稍微跟大家講一下我的觀察跟想法。我的 觀察就是,這個事件因為很久遠,但是又這麼的傷痛。然後他可以說不幸被分成 兩個地方的這個相關的部落,所以我們在操作的時候就很困難,兩邊各自的想法 不一樣。

剛剛提到說,比如說把祖先引領回來,其實這做法在滿多地方都有這樣做,比如說之前中研院的一些文物,也有現在回到馬太鞍、回去太巴塱或回去那個佳平等等地方,這一些我們其實可以先從我們相信我所聽說的港口部落是非常強壯、非常團結的,我們其實也不用等待它變成中央級的計畫,我們現在就寫說我們要求要做這件事情。

老實講我們是要借重,比如說鍾老師,他們在做考古,或者是有這個地質側繪,這個地底的金屬探測,相關的這些技術來知道說到底可能有什麼?但是你們想要知道什麼是你們決定,這個層面,所以我覺得概念上可以反過來就是部落來主導,那我想今天主要的訊息我大概是覺得這樣這個層面,在這邊先跟大家感謝。

鍾國風老師

我們至少一個月排一個時間來跟大家做報告跟溝通,這是第一個,後面工作第一個是清出來的結構很清楚,我們需要有人協助我們一起做側繪。

第二個,我們會在那個空間做非侵入式的金屬探測器,因為我們知道那個年代 19 世紀的那個時候,我們的刀子、身上背的鈴鐺或是金屬物件,假設你在這邊發生 衝突,那些東西都會埋藏在這個地裡面,所以會先用非侵入式的金屬探測器來探 測,這個也是其中的一個工作。

營壘的測量、金屬探測器的探測、地表調查,都是非侵入式的,這個部份我們就需要年輕的朋友一起做,一起做的過程就協助做側繪、拍照、記錄啊,這些東西就會留下,對不對。而且過程也會變成大家記憶的一部份,我們是不是就組成一個參與、共做這個計畫的團隊這樣,讓我們有一個直接的對口,那要做什麼就可以請大家來幫忙,這樣子好不好。

附件三:111年9月30日港口部落舉辦「Cepo'戰役空間紀念港口部 落諮商會議」

花蓮縣文化局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國立成功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27日 發文字號: 蓮文資字第1110010613號

速別:普通件

裝

訂

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議程。(ATTACH1 376552800E_1110010613_ATTACH1.pdf)

開會事由:Cepo'戰役空間紀念港口部落諮商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星期五)下午7時

開會地點:港口部落天主堂後方籃球場

主持人:吳局長勁毅

聯絡人及電話:林駿笙03-8227121 #318

出席者:港口部落林清進頭目、港口村蕭清秀村長、港口部落嘎助・馬庫兒部落會議

主席、港口社區發展協會林健正理事長、港口部落許金財部落事務組長、港

口部落八大階級

列席者:國立成功大學

副本:本局文化資產科 日1/99/202

376552800E_1110010613.di

第1頁,共2頁



花蓮縣文化局

Cepo'戰役空間紀念港口部落諮商會議

會議流程



壹、 會議時間:111 年 9 月 30 日 (五) 下午 7 時

貳、 會議地點:港口部落天主堂後方籃球場

参、**主持人**:吳局長勁毅

肆、 業務單位報告(花蓮縣文化局)

伍、 委託執行單位工作進度報告(國立成功大學)

陸、 討論事項

一、空間紀念規劃:

- (一)港口部落內是否設置 Cepo'戰役安魂碑?
- (二)未來靜浦國小旁營盤空間紀念規劃形式討論(裝置藝術、紀念碑、 展示館)。
- (三)其他戰役相關地點紀念形式(如 Langasan 躲避風頭之處、 Kakacawan 戰前作法之處、逃亡路線等)。

二、考古發掘工作:

- (一)目前階段遺構廓清進度説明。
- (二)考古試掘的疑慮與可行性討論。
- (三)計畫應變方案諮商(如口述歷史、系統性地表調查及金屬探測、 營壘遺構測繪及出入口清理發掘、港口與靜浦參與共作等)。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

附件四:112年2月17日舉辦第三次諮商平台會議

第三次平台會議 會議議程

花蓮縣文化局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 發生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平台會議

第三次平台會議 會議流程

- 壹、 會議時間:112 年 2月 17 日(五)下午 4 時-下午 6時
- 貳、會議地點:花蓮縣靜埔國小慶豐樓
- 參、 主持人:花蓮縣文化局 吳局長勁毅
- 肆、 業務單位報告 (成功大學研究團隊說明本案研究進度及執行方向)
- 伍、 討論事項
- 一、空間紀念規劃:紀念碑立碑事宜
- 二、考古工作項目:
 - (一)考古調查初步成果報告(抽樣地表調查、營壘結構測繪)。
 - (二)考古計畫應變方案諮商。
 - (三)Clingasan考古調查與戰爭逃亡路線探勘諮詢。

陸、 臨時動議

附件五:111年6月21日/ 靜浦 Cepo'戰役記憶工作坊

鍾國風老師: faki 還有 ina! Nga'ay ho! Ci Tuni' kako,hai.很高興,今天非常麻煩大家,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工作,就是說在這地方讓大家來講講關於這個 Cepo'戰爭。納納這邊村子對於以前的歷史的記憶的想法是怎麼樣。未來就是說,花蓮縣文化局或者是花蓮縣政府,他們希望針對 Napololan 的地方,能夠跟地主把那塊地換給部落,讓我們可以長期未來祭祀我們自己的祖先。

我在上個禮拜,因為地主住台南,所以我上個禮拜去找了地主,他們也同意這個方向,因為地主的老人家在民國 60 年左右買了那塊地,現在繼承的,大概年紀也是 60 歲左右!他們對這塊土地沒有任何想法,那能夠換地,他們未來也可以有換地的土地可以使用,換地之後的 Napololan 那塊土地就留給部落針對戰爭的祖先,我們每年可以在那個地方做祭祀,這是我們未來希望縣政府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做。

在這個之前我們就要先做調查跟紀錄,聽聽我們靜浦或港口的族人對這一塊土地, 戰爭屠殺的老人家經歷過的這個悲傷戰役的過程,還有就是靜浦這邊大家記憶裡 面,老人家跟我們講的關於戰爭事件的過程,所以我們今天大概就是請大家可以 講一下這個事情,我們可以做成一個紀錄,這些東西讓花蓮縣文化局能夠更清楚 的知道戰役的過程,未來指定這個地方做一個紀念空間。

我介紹一下,我叫 Tuni, 現在於成功大學的考古學研究所工作教書。另外, 也是我們計畫的老師(李宜澤老師: Hi, Ci Putal kako "我是 Putal"), 叫 Putal。

李宜澤老師:我姓李啦!叫李宜澤,我們都是 Taywan (*閩南族群*)。我在東華教書,族群關係學系,幫助 Tuni 鍾老師,我們這次做這個計畫,所以請各位那個faki (*叔父舅父等*)、fai (叔母、舅母、姨母等) 幫忙。

鍾國風老師:這個計畫,怎麼做這個事情的過程,不是單向的我們外面的人來做,包括我們也找了村子的年輕人一起做這些紀錄過程,也希望這些紀錄過程未來都 能夠留在村子,而不是帶走。

然後這邊也會有,大概年輕人都是,怎麼都是女生?部落的男生都跑去哪裡了?也希望年輕人可以多關新?你們要不要...大家都認識嗎?(某人:還是講一下嘛)(Imay:我是 Imay)然後這個是(Afas:我是 Afas)然後(秀敏:秀敏 Pihay)(Imay:還有 Lisin, lisin 去買東西)

然後這位叫佳萱,以後都會來這個地方麻煩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多照顧啦,到時

候給她一個阿美族名字好了,再看那個頭目覺得適合甚麼名字,給她一個名字, 假設她夠認真的話,她叫佳萱。

李宜澤老師:品瑜是東華的學生,可是他們倆個會互相搭配來跟大家聯絡。

鍾國風老師:那邊的幾位,那個朋友可能也同時認識一下好了。

黃舒眉老師: Nga' ay ho! 我是黃舒美,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團隊,和政大的官老師、許正發老師,我們是文資局的計畫,其實跟現在考古計畫很密切相關。因為我們自己中央的單位,文化部下那文化部,整個配合原轉的政策,現在在推動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空間紀念。

所以,特別因為是文資局,它有一些相關的補助金費,就是說未來如果能夠透過考古更清楚地去指認出一些有意義的地點,那也許有機會,它可以登錄成史蹟點,文資法裡面有一個類別叫做史蹟點,如果有朝這個方向去做的話,就可以更直接的銜接文資局,它有一些經費其實可以支持這個,史蹟點相關的軟體或是硬體的紀念設置。對,所以這個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算是相互搭配的一個計劃。那我們這個計畫,應該是說針對十個以上的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在了解各個事件的推動狀況,這兩位都是阿美族人,是我們這個計畫的助理,你們自己介紹一下......

李宜澤老師:我們要不要先介紹一下,幾位長輩。

曾金水主席:我們直接介紹一下好了。這位是我們部落的大家長,村長(Nga'ay ho!"大家好")。那我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黃文明頭目**:還兼主席代表),這位是我們的靜浦部落頭目。我們部落會議主席乖乖,也是協會的總幹事。我們的黃新喜總頭目,我們的豐濱鄉的領袖頭目。我們婦女會,黃金妹,(**黃建治村**長:文建站老師),婦女會,文建站的老師。tiraw ci..陳金花。ti Pangcah wa? (*"阿美語的名字?"*)

Ci Oseng ("叫Oseng"). ira ci 林玉蘭 ("這位是林玉蘭"), (Imay:部落女高音) 因為他們都對部落港口事件,有相當的了解的部分,那大致上等下你們要問的,我們會必答。 Ira ko fana'an ano honi paka mafana' cangra. Ano omaan ko cango'otay i nangra, kafana'an no tolong sato pakafana'an to sakanga'ay no ...kona anini a lekad ko . (niKafo'ok). I honi cangra hanaw miteka cangra tora suta' tayraw ta, misanga'ay to i coway ko rarakat sa singcoan saan haw.

Oraw iraway ko oraan ko kakitaan, o fawfaway l koraanan, misanga' cangra no mahean, hanaw fangcal to 憂傷 ,to 優秀賴 ano masanga' kora pasutaan' ko ca ci tolong

misolang to kisuta' ay, ano ngara a kikak' sanay no mako to pikentang to paini, pakafana' kitaanan! Aray!那我們開始之前先祭祖好不好?(imay:好)。Ira han.. 你還要什麼?(大意:等一下的議題是討論關於 kafo'ok 相關的事件,在座的各位可以究已知來提出看法。做這個討論是為了梳理過去文獻中還有哪些可以補充的地方這樣,他們把這些資料記錄下來,對我們的祖先也是很好的事情,長輩們謝謝!)..............

黃文明頭目 (祭禱): o~~ Wama niyam,ci Malataw,itiniay kakarayan ato o to'as niyam,lalengawan ci Dongci a ci rarakan ato sadifong i tiniay. Itiniay,'ayaway mato'asay, ani (ni) san a romi'ad ,tayni kami a milicay kami to remak, le a ka fafolawan (戰爭) ho i ayaw, kamo sato mato'asay haw? Ano icowa to koni kalalicay no niyam,pasifana' (an) kami, pafaloco' en kami,to malo sakanga'ay no remak no niyam anini a romi'ad,ta fangcal ko tayal ato remak niyam. O roma san to maan to mato'asay,itiniay kamo itini to na niyaro' .Oraan namo to pasifana' tamiyanan to sakanga'ay no niyam itiniay misaCawi'ay, hanen to no namo a midipot ko niyaro' no niyam itiniay i cawi' ato o kapah haca matayalay no niyam itini to na taladaw,ta fangcal ko tayal no kapah no niyam ato remak no niyam to na anini a romiad'. Pafaloco'en kami, ta fangcal kalalicaylicay niyam san ko pilomot niyam mahaen mato'asay tamowaanan ano cecay ka hakowa. o sapaini no niyam to mana mahaen mato'asay, ini ko icep ini ko tamako,ini ko takid,layapen to namo,ato kaenan to mato'asay aw ini ko takid, hai koni hatini ko pilicay no namo aninian mato'asay .Na'ay to no namo,aw,aray! (我們在天上的父、天神、祖先、女神,我有事情要說:祖先,今天我們來到這 邊,是要循問關於戰爭的事件,當時發生的狀況是怎麼樣?希望您們可以告訴我 們。祖先阿,我們有好好遵循你們告訴我們勉勵,我們有好好的保護靜浦,部落 的青年也依然守護著部落與秀姑戀溪,且年輕人也一同參與今日的工作。我們心 懷感恩,對於接下來要進行的討論。這邊有檳榔、香菸、酒,請你們接納。這邊 有酒。今天的告知就到這邊,願你們平安(安息)謝謝!)

曾金水理事長: paliyaw mamang to no sowalen haw? ano honi mikilo' cira anini kitaanan caay hai? ano honi melopon kona pikilo to pi 錄影 ni ...ira ko papiakiya kitaanan. hai,manga mi 錄影 cangraan a sowal, tiya ira ko no romi'adan,ano pina pafelian ningra, o..cai ka fana' kako.ira ko sapicakay to takid saan mate (o) patolong, mamang,cai ka alihay,因為 tekal saw kona ekar,ano 修賴 16:43wa,ano adihay saan ko 憂傷伊 kirato. o maan kora to sakoliyaw,hanaw anini no honi,ira ko sa 包紅包

kitaanan to tayni, polong,hano,caciyaw kita ano honi,ma'ming ma 紀錄 to 影片. 16:57 O malosuimei ka tayralen i misinaan to koka, tora mikalikian ,sowalan ato sowalen,fa'naay kamo17:06? (大致的意思:等一下的討論,成大這邊會錄影,然後會有訪談費,這邊也有些酒水可以飲用。你們了解了嗎?)

鍾國風老師: faki 還有 ina,第一個部分,以前還有老人家跟我們口傳的記憶裡面,關於 Cepo'戰爭是怎麼發生的,然後老人家有講到這個戰爭發生的時侯,譬如說,有幾次的戰役過程?跟清兵作戰的部分?有沒有記憶?還有從哪裡開始講。

黃文明頭目:I ayaw ho haw, ira to kafana'an ci Kafo'okan to nano kamangan nira to nika o calohay 快速 cira a tamdaw citanenay cira a tamdaw. I ayaw ho, kafana'an mako to sowal no mato'asay. Pisaloma' koya mama nira saan,ta ano dafak a ano anini midepot mi toya loma' saan, sakira, ano mimelepon to loma' ko ayaw ho mipipakelang aca to laya saan. Ya sato ya mama nira tiya dafak kiho, 哎哀,malina'ay (親戚) tayni i tini i Fakong,tahidangen ito ko faki' encem tahidangen ko faki, maan sato a maosoy a mitay (h) raan ano hakowa sa tangasa (arrive) kona faki itini saan ko harateng ni mama nira sakira. Solinay sowa haniray ci kafo'ok, ta, hai o wawa ako,matini marepong to ko tayal no mita misaloma',tahilangen to ko faki tini i fakongay hanira kiya wawa ningra, terep saan capacawi no mato'asay. ta mangata to ko kalahokan, haca ningra na i ini ho kora wawa no cai ka tayra tayra mitahidang hakiya, saan ko li hanaw ni mama ningra solien haca ningra cai pacawi terep saan kiya wawa ningra. Herep to no lahok, 大概 toloay to ko toki' matiya, maketer to kiya mama ningra cirangan, mana wawa han ko matiniay, tahidangen ko faki' tini i Fakong han kiso, saka difongken sa kiso to sowal no mato'asay, saan to maketer kiya mama ningra sakira. Ta pacawi sa to ci Kafo'ok saan, marep to ko mako, ko kapah han mitahidang sa ko sowal nira saan, marep to han san,ta mahaan ko sowal na i hakowa saan mitahidang hakiya? saan ko ni hanaw ni mama ningra, ya pa i ayawan ho, ano ira aca matahidang ningra saan to kiya faki, itiniay i Fakong saan kiya sowal niyam mato'asay,so'inay rawraw sowal to ko sepatay ko toki' saan ,ala sasela saan to kiya faki ningra, a hai, matahidang ni kira saw san hatira ko hapinang no demak ni kafo'ok malakapah cira wawa ho, hatiya ko niyam a sowal nira.Ta.... (o maan to kiya?...) hai hatiya no mako o miso to . (相傳,在kafo'ok 小時候就可以看出來他的不同,相傳他是擁有急速的超能力。我的長輩是這樣告 訴我。以前 kafo'ok 他們家蓋房子時,當蓋房子的工程快要結束時,kafo'ok 的爸 爸就想說要宴請親朋好友,來慶祝房子即將完工。由於他們家的親戚長輩在豐濱 那邊,其父心想豐濱到這邊需要一段距離,於是便吩咐 kafo'ok 提早出發。到了中午,其父發現 kafo'ok 怎麼還沒有出發去邀請親朋好友,午餐過後,約莫下午三點時,其父非常生氣的對 kafo'ok 說「我跟你說要去豐濱邀請長輩,告訴他們我們這邊有新屋要落成,請他們來參加,你怎麼都還沒有出發?」。Kafo'ok 聽完後便說:「我早就已經去豐濱邀請他們了!」其父親聽完便問:「你什麼時候去的?」到了約莫下午四點時,那些長輩們也陸續從豐濱來到靜浦了。我的長輩是這樣跟我說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樣。)

李宜澤老師: 可不可以一段一段的,所以主席還是請 faki 翻譯....

曾金水理事長:他說以前村子蓋房子的時候,蓋到一段時間差不多要結束,然後要請舅舅或是叔叔,因為舅舅叔叔是在很遠的地方,在豐濱,因為他的爸爸就叫 Kafo'ok 去叫或是去 mitakos (傳令、號召),就是要請他們過來祝賀這一次的房子改好的時候啦。

從早上叫到晚上到下午,他的爸爸就跟 Kafo'ok 講說,你怎都還沒去叫啊?還沒去出發這樣子,後來三點多的時候,Kafo'ok 就跟他的爸爸講說,我已經叫好了,然後三四點的時候,faki'叔叔都陸陸續續就到這邊來了,因為他的能力,你要說你要從靜浦到豐濱要多久的時間來回阿!他竟然講說這一段的路程能夠,他短短的時間就把人去叫來了,從早上跟他講說,他都不理會他爸爸,那後來三四點的時候,他陸陸續續那個叔叔啦舅舅啦親戚就慢慢就移到靜浦來參加這個 pakelang的宴客。大家都才知道 kafo'ok 的能力是在哪裡,他不是一般人啦,是有一些極快速的速度,你叫一叫,就就馬上就過去,就來回這樣意思。

李宜澤老師:那這樣子的,這個人物他們跟這個事情的最主要的關係...

鍾國風老師:為什麼會特別提到這故事

曾金水理事長:他就是我們部落稱為比較特別的勇士。

黃建治村長: caay liyaliyawen na loray i yaho 因為他的主題齁,剛剛講的,pakarayat to tora masamaanay kora kasasingso saiyaway pakasoway ko linga to nira,我沒有從那邊出發, ano hanhan ta ho, cai ka tatoros kora hiya, (大致意思為:不是,他的主題說關於過去的戰爭,如果從這邊開始講起很難連接)

黃新喜總頭目:kafo'ok 是英雄。kafo'ok 是甚麼人... (**鍾國風老師:**他很有能力 這樣)對!

鍾國風老師:他是 cawi'的人嗎?

黃文明頭目:部落的人,Cepo'部落。

鍾國風老師: Nana 這邊的嗎?

曾金水理事長:不是,是 Cepo'。

曾金水理事長:Cepo'就是靜浦跟港口,都沒有分。(李宜澤老師:整個都叫做 cepo')

(鍾國風老師:以前都 Cepo'這樣子)

何俊雄主席:就我們靜浦國小那個人像,就是講說 Kafo'ok,他是被神化的一個青年(勇士),所以剛剛頭目說,在戰爭之前有這一號人物,他當然在這個戰爭也是有關係,因為他都是帶領年輕人一起去對抗清兵,他剛剛就是說,他被神化到跑步很快,甚至於老人家說吐一個口水,他跑去豐濱回來口水都還沒乾,你懂意思,他們有這種傳說給我們聽,他就是被神化。

曾金水理事長:不是一般人啦,就是有一點玄力的那個感覺啦(特殊能力)

黃新喜總頭目:好,我講一下好了!剛才頭目講的是 Kafo'ok,他很厲害。以後你們有空到我家訪問我,我已經把他的歷史全部放在那,我也寫了,全部都有寫了,然後那個蔡中涵也有一本啦,蔡中涵的一本也是在部落你們也有調查過,然後我們去台大醫學院的那個禮堂他那邊演講啦,那一本是跟我們,我覺得通通一樣啦,頭目也有啦,我們這裡的大部分知道。

好,這個 Cepo'事件 lalo'od,hai lalo'od, lalo'od,然後原因起因是林東涯林東還取兩個老婆啦,還要搶我們部落的婦女,這樣,然後 koli i sato koya hiya kiya selal, ya sala na kafo'ok 剛剛好 o mi 'aw'away, mi'aw'away ko selal ningra, Latafok ko ngangan no selal ningra.Latafok, Mi'aw'away cara.Mi'aw'away. Hanaw,matiya sato i kailang nami mikay i iraw i 瑞穗 saan ci 林東涯林東海, ora sato ci Kafo'ok, hai ko maan misaro la tayni i 瑞穗 sato ca kafo'ok,nahanni ira to kiya tolii nira 兩個老婆又去開會到瑞穗,mitahidang tora 阿兵哥 阿那個清兵又在加,來這裡大概是 5、6 百個這樣,林東涯,然後,kafo'ok 很生氣 tolii sato ci kafo'ok hanaw Latafok kiya miselalay mi'aw'away,hanaw sowi sato miselal 用挑的嘛, selal30:06 sato tahiira 有兩個,一個是 i iraw i ci'icepay saka tosa lahengangay ko pipatayan nangra,hai sato papisera-an to ni mayaw epin ,tangasa i lahengangay, patay han to kiya 清兵.Marep mipatay mi nokay, lihateng sato ci Mayaw epin,i honi o misowi' no patiko to saan.Ira to ko demak, anayay kita sato sasosowal sa to ko finawlan ca Mayaw epin, mafolfol malalo'od to kita o cepo' sato,oya sa to ya misafaloco'an ni mayaw epin, kamo ya mipatayay i tini kamo misefon tora 清兵到奇美,ya selal toraan,ya romaan selal 往

南邊,一個往西一個往南邊,一定會戰爭這樣啊,那個頭目,後來,清兵從南邊 過來,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oya fafolaw tira lalood 第一次贏啦,第二次也是贏啦, 第三次也是贏啦,到最後第三次的時候, alomaan to kiya 清兵又增加那個平埔族, 到這個溪啦,看那麼多啦,就撤退啦。阿美族撤退 tayra i nalian 兩年, tosa' miheca tira, mitala。(勞役年齡階層,剛好好他們的年齡階層是 Mi'aw'aw'ay,他們那個 年齡階層名字叫做Latafok。一次林東涯叫Kafo'ok 將其以抬轎的方式去瑞穗,兩 個老婆又去開會到瑞穗,然後又要增兵到靜浦去阿兵哥阿那個清兵又在加,來這 裡大概是5、6 百個這樣,林東涯,然後,kafo'ok 很生氣,kafo'ok 便夥同其階級 共同謀殺林東涯。他們密謀在兩處謀殺林東涯,將其殺死於 ciiepay 並棄屍於 Lahengangay。完事後,在返家的過程中,其將此事告知 Mayaw Epin,Mayaw Epin 心想出事了,遂告訴鄉親接下來 Cepo'這邊會有戰事發生。而後便告訴該階級的 人,你們現在往奇美的路上去防堵他們,而後便指揮其他的階級去防堵其他地方 往南邊,一個往西一個往南邊,一定會戰爭這樣啊,那個頭目,後來,清兵從南 邊過來,然後我們那個時候,第一次贏啦,第二次也是贏啦,第三次也是贏啦, 到最後第三次的時候,清兵又增加平埔族,雙方打到這個溪邊,阿美族看敵人那 麼多,就撤退 tayra i nalian 兩年,tosa' miheca tira, mitala ,去到那邊兩年。)

李宜澤老師:tosa' miheca caay ka talomo'an? 都沒有回來喔?

黃新喜總頭目:沒有回來,在大灣那邊兩年,後來清兵有通報通知他們,我們現在和好了,沒有再打了,很好了這樣,結果阿美族很好欺騙啊,我們那個頭目,好!!!,我們很好就好,那個清兵說到小港那邊挑米、挑那個酒阿什麼什麼這樣,所以年輕人 165 個到那個美山,挑東西挑米啊、肉啊、酒啊阿 這樣,結果原來是在那個學校那邊已經準備好了,兩年,那時候回來的時候,傍晚了嘛。(某人:搬兩次 cara,natosa' mitiko' sa ma)不可能,他一次就來了,頭目,回來了,哪有兩次他已經受不了了, ta, mahaanen cira to awa to ci kafo'ok saan,masati'ti' to, 然後 差不多啦 (ci mayaw epin hay) hai ci mayaw epin.結果,Mayaw Epin 已經被分屍了。然後,開始 mikowang to mipatay laliw sa kiya kapah han, (然後,開始射殺那些要逃跑的青年) ira to kora tepong (fon) matefon tira 那邊有很深的洞, ira cai ho kapatay cokcok han to nira (如果有沒有死掉的,變用刺殺他們), hai mahanay tiya kafo'ok 的戰爭有很多種說法,我的話就到這邊)最後有一個, o fadoc hananay,lacal sato tayra cilangangsan pasowal tiya ina, wawa, kaying, itira cilangangsan,ci mayaw temon han ko ngangan mayaw temon. Pasowal han tira (最後

有一個倖存者叫做 Mayaw Temon,他抵達 Cilangangsan 告訴老弱婦孺剛剛發生的事情) mala34:03 tongangan ho ,ci mayaw temon ,o mapokongay ca kiso o pakoyoyo san kiso no kiso sa ko 'osaw hanian ama fafahian, hai hatini na cawi' no mako.Alihay ko mamosowal,太多了講不完啦 (一天講不完)(當老弱婦孺聽完後便罵這位 Mayaw Temon 說你怎麼偷偷摸摸地回來。我的回答到這邊,我還有很多了可以講的,太多了講不完啦)

黃文明頭目: 林東涯開始就是住在我們這邊部落。

鍾國風老師:在哪裡?

黃新喜總頭目:這海對面。對岸。

鍾國風老師:在大港口的裡面?那邊有個營區,有清兵的營區?

黄文明頭目:那一片都是啦。

鍾國風老師:是現在的哪裡?

曾金水理事長:現在的營區都位置。

黃文明頭目:還在。

曾金水理事長:以前是長方形的。

黃新喜總頭目:海巡署那邊。海巡署現在沒有了,就走了。

黃文明頭目:以前林東涯只是說在這邊駐守而已啦。

曾金水理事長:他就像營部的部長或是連長的意思。

鍾國風老師:那個時候在現在的港口裡面有個營房,在國小這邊也有嗎?

黃文明頭目:awa awa awa piheahiyan cai ka koraan (沒有不,是在 Piheahiyan)

何俊雄主席:ano henaw ira kora 南門北門 hiya namo?(怎麼你們說南門北門?)

黃新喜總頭目:cai 兩年 masangang to ningra o ha..ming ya pisamangang kora pangcah sakira ta macangang to nira (o pisefonan ni tamdaw)(不是,兩年。他們 備戰兩年)

黃新喜總頭目:就是林東海就是有老婆多妻嗎,後來 kafo'ok 就想說要叫 100 個人來,哇!那我們老婆都沒有了,這樣子生氣了,所以不要讓林東海過去那邊去開會,如我說林東海要去,一定要去的話我們會把你殺掉這樣子,他不聽話他說我一定要去,好。

曾金水主席:awa ko fana' kiso? awa (你還有要說的嗎?有嗎?)

黃建治村長:awa mitengliay no mato'asay kiya namo?(*您們的長輩沒有告訴你們嗎?*)

女性長輩:malecad niyam safaw ko kiya mako. (我們那個時候都還是小朋友吶!)

曾金水主席:caay,ira ko kafana'an i cowa ko wacaway,caay aka pisowal to nangra to,o katenglian namo i cowa kora kawacaway nangra kasasa'sinso ka aka ka kaketer,tiya,milengat tora sasinso ira ko kafana'an namo? o maanan milengat to sasinso? pisangang to kasasinso,misangang to 'intel tingra a sasingso. (如果你們有聽過甚麼不一樣的說法,也可以提出來?或是你們的感受)

女性長輩:a marepet ca kira a namiselal kiya tamdaw kiya hiya,o tolii i nika tefa' han mipatay tahira maca to mato'asay. (我知道的也是聽老師說因為族人很厭惡他們,所以殺了他們。)

曾金水理事長: hatira ca ? (只有這樣嗎?) awa ko matengli cawciyaw no mato'asay ? (沒有從老人家那邊聽過嗎?)

女性長輩:awa awa (沒有) awa matengliay cawciyaw no mato'asay. (沒有!沒有 從老人家那邊聽過)

黃文明頭目:其實那個老人家,什麼都不講話,為什麼?又怕哪個清兵喔又怕他們殺掉全部殺掉,所以他們都怕,都不講一生啦。

黃新喜總頭目:都保密啦,要不然家族全部殺。

黃文明頭目:我問我那個爸爸的爸爸啦,....因為只有 30 幾年,頂多到我爸爸那裏,只有三代阿,我說我爸爸是誰?大家都不講,為什麼?部落不能洩漏秘密,萬一被我們就是以前古時候,就是斬草除根嘛!就怕這樣,所以大家都不講,所以什麼消息都沒有都封鎖了這樣,只要到最後那個幾個而已,那個喜歡講故事口才的老人家,就只有剩下這樣子,女孩子都是也是很少聽到這種那個比較那個的。

黃新喜總頭目:在138周年的時候,我們那個原民科,我那時候也是總頭目啦,然後原民科的科長全部那個,林東涯的殺的地方,我也帶他去照相。然後 Kafo'ok 被清兵(殺的地方),殺的地方我也帶他去,然後 Kafo'ok 在黃金橋跳的那個地方嘛!還有一個朋友,ci Ko'ic Icokong(人名)也是跳過去然後,放眼過去,清兵給他 女一大,Kafo'ok 就死掉了,死掉的原因也有,以後你們來我在講。

鍾國風老師:剛剛提到戰爭贏了三次,後來清兵又來很多人,還有平埔族的一起,

到哪裡?

黃新喜總頭目:到大灣那邊, nalian。

鍾國風老師:喔~到那邊兩年,兩年意思是說,Nana 跟港口的人都全部一起過去嗎?

黃新喜總頭目:對,我們港口村莊是 Cepo'嘛。

黄文明頭目:靜浦跟港口只有一個村莊。

鍾國風老師:就 Cepo'這樣,Cepo'的人都過去這樣,然後這兩年的期間林東捱在那個國小那個營區嗎?在裡面做陷阱這樣?

黃新喜總頭目:嘿!對對,算是準備拉,兩年。

鍾國風老師:所以林東涯就說沒事了沒事了你們可以回來這樣,然後請族人去挑 米阿酒阿,回來要和談嗎?

黃新喜總頭目:到小港那邊。

黃文明頭目:那邊有營區拉。

黃新喜總頭目:現在還有。

黃文明頭目:其實那個清兵告訴他們,我們要和好了,你們要用挑的嘛,一個是你們的,一個是我們的這樣,誘因拉,如果說挑兩個,一個是你們的,另外一個是我們的。

鍾國風老師:他這樣講很有誠意啊。

黃文明頭目:對啊,那個誘因嘛,結果那個 mayaw epin 就來這邊,他說你們老人家走不動了齁,也在這裡就好了,結果半天就殺掉了。

鍾國風老師:所以就是挑回來跟老人家跟年齡階層就都在那個現在的營房?

黃文明頭目:清兵也知道說今天早上去很累,回來的時候大概那個時間都黑漆漆阿,已經是很晚了拉,已經是看不到外面了拉。

鍾國風老師: 所以老人家的講法是那個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傍晚晚上了。

黃文明頭目:對晚上已經很晚了阿那個年輕人回來的時候他也看不到路了,年輕人回來的時候他也看不到周邊阿,就這樣

陳 ina:kalafi tira cayay?(在那邊吃晚餐不是嗎?)

黃文明頭目: hai! 在那邊設陷阱,其實老人家也有講說齁,他們在那個在美山的時候有在講說,有一個人就講,對,那個年輕人就在想說,有一個年輕人跟他們講說,你們很危險喔要注意喔,後來年輕人說,哎呀,死了就死了嘛齁,我們要怎麼死都是一樣,就看我們運氣這樣,所以他們有人已經有預言預感了。

鍾國風老師:所以後來在這個地方發生屠殺的事情之後,村子的人又離開嗎?

黄文明頭目:沒有!沒有!只有年輕人來,婦女孩子都在。

李宜澤老師:都還在大灣那邊。

鍾國風老師:都還在大灣 Ci Langasan 那邊。

黃文明頭目:對對對,只有年輕人和那個耆老。

李官澤老師:一個回去講嘛?

黃文明頭目:對對對

李宜澤老師:'剛剛那叫什麼?falacu?nalian?有一個逃回去了。

黃文明頭目:對!剩下一個,而且是又受傷的,聽說他從這裡逃走的時候三更半夜,已經是沒有聲音了,大概是雞叫以前,就離開這樣。

李宜澤老師:雞叫前,連夜逃回去這樣。

黃文明頭目:游泳,就到 nalian 那邊齁,聽說他們講說第三天才到,因為白天他不敢走啊,白天他躲起來,阿晚上他才走摸索這樣,白天被發現的話不行啊。

鍾國風老師:所以這樣是整個 Cepo'的人,從戰爭之前到戰爭之後住在大灣上面那不就有好幾年?

黃新喜總頭目:兩年。

鍾國風老師:總共住了前後至少兩年,後來為什麼就陸陸續續搬回來?

黃新喜總頭目:沒有,叫他們不打拉,和解,然後叫他們 kapah 就到那個小港去挑。

陳倩雯:那個順序要搞對喔。

鍾國風老師:不是,我是說那個在這個地方不是被騙回來殺了,老人家一百多人被殺,那後來就還是一樣繼續住在那邊嗎?

黄文明頭目:對對對,他還在那邊。

李宜澤老師:那為什麼後來會慢慢搬回來。

鍾國風老師:後來有搬回來嗎?

黃文明頭目:有有有,因為全部都在這裡,因為比如說我們都是兄弟姊妹,為了 說以前都是說交通不方便,以後我們子孫我們要怎麼去認我們的子孫,後來就造 那個什麼 salipongan、monali 還有那個八大氏族,就讓現在大家都了解說阿你是 什麼氏族,就這樣認識到現在才會在一起,如果說兄弟姊妹沒有這樣講的話我看 到現在不知道你是誰拉,這樣子拉。

黃建治村長: taini haw kako haw (換我說), o loma ko pitengilan no matoasay itiyaho (老人家是這樣說的), ya ama niyam sikay so hanay, 可是我那 o wawa haw kako itiya (我那個時候是小朋友) 大概是六年級,tala caciyaw no matoasay itiya ho, maminokay to ko matoasay kiya mi (老人家往生前) pakongko to wawa (老人家往 生前講的故事), itiyaho sowalsan kora ama itiyaho kola sowal nira kafanna na wawa haw (阿嬤是這樣說的), pasowal nira kora pakelang yana tolonen (船屋是放糧食 的地方) pikacawang ma no kapah no niyam saan (年輕人在守備), hanen ira kola natolonan han nila mi folaw tiya ko la kapah (青年被驅趕出放糧食的地方), pataila ko polong finawlan pataila i pawsan (大家就跑去), taila i san kora toron itila, mafafolaw sato tora 清兵, mapidah tila ala ana, mapidah to kami saan maneng niyam miala ko la toron niyamsan, hai miriyars to latila, ya cikawasay tiya ko lasan, laliw to kita na toron no ninian, Ossss hanen mihiya san mi sakawas, lafekeloh sato saan ko lanan haw kolatak,hano a loman kola mapatay itira kola pakelang, o kahiya ano la fangcal ko la hiya ko lanan haw , na mapilah i tila ko la pangcah santa, milaliw ko la kapah tayraw i hiya saan aikor ko tayraw , tayra ikor mapilaho kira kola niram , hanaw tayra to cilangasn,ko la pilaliw no la matoasay, mahadefek itini to ra napololan, masato awa to kora kapah, ya matoasay san ci kayso, ira ko caciyaw niyam wawa ho kako san, makayat to niya ina kako san cira talacowa ka milaliw san, tarahiya 鳳林, ko pilaliw niya matoasay itiya ho, rarasa tokiya hiya san koya matoasay, matalaw sara tara kora 清兵 tayra tora cilangasan i kira , awa to kiya kapah lilamen sato saan , mahan kiya caciyaw ni ama ni kayso kako nan , hanaw na i kiya to kami san teneng sati tini komolingsan kira, awa sato kosoni san, 可能那時候就是日本進來了,我不曉得後 面的結局拉,patatiko kona matoasay tayni tona palato no mita,hanaw,我說一百多 年整個歷史,我就銜接著我就不知道, hanaw o neke raraas nora mita ini toray haw, 最多十三個就是在大豐村那邊,八仙洞跟黃金橋跟 o kalasan nira, tayra san i 長 濱 tayra kora hiya mifolaw kora hiya kora pangcah,為什麼, kakacawan hanira 就 是 pikacawan kora hiya saan, 因為那邊的地形 o sota no tiray kiya seke to tira, mafecol ko riyar i tira hiya, i cuwa kiya a foladan kiya 全部是往海邊, pikecoren kora kakacawan koranan, kora hiya nira, hanaw, 從美山 itiya ho kora hitay patayni tora losidan, o la pangcah micoloay kira mipalangay, o la hitay san nira tapang, 在美山 o dongec nara pangcah kara kapah kira , patayni cira tayni , o hitay cangra , mansato tayni sa kora tapangtapang, itini ikita i finawlan, milaliway sara to 廣東 kira i tini i 大陸 tayni cira, ya fafahi nira tira, miman ho kapah sara caay? mima caay pikaying, hai maaraw nira matayni cala i ni maokos tora tapang , hanaw maala kora kaying kora kapah, o la hiya sato la kapah kira miman cefis san ko mafoa a tatolong, caay ka kamaro kapah, i tiya ni katikamo no honi, o dongec niyam no tafa sata mi tayni i kira san tora 瑞穗, o lool to no kapah, o maan koma tiniay san hano koko to kora tapang nira,i tiya malingato mafafolaw,masasin so konihan haw,就是 maan sato saan tara to i 瑞穗 kora hiya, ano wawa ho tayni kiya tapang niyam saan, tayni miliclic tora tomok no mita, ya tapang niyam talacuwa to, i cuwa namo pateli mahanto miefecen liclic, hano itiya to masaopo ko kapah manen, ma 滾滾 to niyam saan, 一 定 mapafolaw to kita matatapangtapang sato, itiya malingato kona hiya nona hiya, kasasingso nira, hanaw o na kasasingso no hiya haw, mafana kira na pina kime kora kapah saan hano , na tayra to cilangasan minokay ta malakeelakee sa kora hiya , mahan ki caciyaw ni ama kako nan o niyam kora hiya o sowal no na mita ni ni haw o ano hahanhan matekoteko haw, 也差不多啦, kona hiya nira, kimen ci kafook san hana, ano mapila ci kafook tira haw, matepo ko san, patatiko kora kapah nira awa to kimeray sanay ni hano mapila to namapila ma hiya ci yakafo ki haw, ira ca kora hitay mitonek, sa i kora ma 對 kiya sowal ni 舅舅, ira kora 平埔族 saan, micamol tora hiya mifulaw kira na pangcah, kora 第三次。

黃新喜總頭目:這個第三次戰

黄建治村長:平埔族跟清兵一起打阿美族

李宜澤老師:哪邊的平埔族

黃文明頭目:反正那邊的,也有黑皮膚的都有拉

李宜澤老師:長濱豐濱?

曾金水理事長:成功長濱以南矮黑那種,都是平埔族

鍾國風老師:村長自己翻譯就好了?沒有,他很辛苦了,因為剛剛有提到整個的過程,包括剛剛講的在東海岸的戰爭過程。

黃建治村長:對,他沿路這樣打有沒有,我已經不知道第幾次,因為阿嬤是告訴我大概是這樣的打法。他說從長濱我們就是 kakacawan,就是瞭望的地方,pikacawan 就是 pikacawan hano ira ko kakacawan (在長濱守備),hanaw mapilah to cira ta tayni tora hiya (打輸的地方)最難八仙洞,ira ko aro caay (那個橋不是嗎)?因為那邊的路 to lotok tini kira,hano pakayrakay ira (一定要經過那邊)最難打的地方就在哪裡?黃金橋,ira kora cici' tira (那邊有水溝),深溝嘛,他要過這個地方有沒有,不好 mi 過 tira tora nan,ira milacaling kira (跨越過去),所以他那個地方戰場最大的地方 kora 黃金橋,死傷裡面最多的地方在那邊。

鍾國風老師:第三次?包括我們自己這邊的人嗎?,死傷很嚴重,但是那次還是 打贏了嗎?

黃新喜總頭目:阿美族通通沒有輸拉,他們有平埔族又加,阿美族看了就那麼多了,當然撤退阿,不是輸,撤退到那個大灣那邊兩年。hana pakongko kiya matoasay (老人家是這樣講的),為什麼拿 toron 就年糕,年糕以前就是婦女,年輕人在那邊守、備戰,我們糧食你要供應要做年糕的,因為在打的時候婦女送的東西太多了,後來他們說要糧食留在那邊,給 sikawasay 做法把那個糧食變成石頭,那個年糕變成石頭,阿嬤是這樣講,我不知道,我現在看是玄武岩阿,nanan toron nanan toron matoasay tiyaho (老人家說是年糕變的地方),原來是那邊。

李官澤老師: 黃金橋那邊嘛?

黃建治村長:沒有,所以剛好在那邊,從船屋交界

曾金水理事長:大豐村跟花蓮交界

鍾國風老師:那邊的礁岩,老人家形容像當時做法的年糕,

黃建治村長:因為年糕用起來就長長的然後再去切嘛,hanaw na toron nan niya ni ama tiyaho,na pilacaciyaw kamo nanan *(我阿嬤說是年糕變的)*

曾金水理事長:kacaciyaw no honi no maman , kamo tora kapi hanaw , caay kacaciyaw kamo pila caay kamo honi *(差不多就是這樣,其他再做補充)*。 takid to takid *(倒酒給他們)*,給他們喝米酒,他們都沒有喝酒。

黃建治村長:大概這個戰場就是這樣打進來,為什麼到最後是逃到那個,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清兵開始埋伏,就是要準備埋伏,就跟那個頭目說要和好,後來他們

又要去美山,然後後來就到那邊給他們敬酒阿,慶功宴阿然後在這邊被埋伏阿。

黃文明頭目:以前剛開始打的時候,那個 mayaw epin 棄屍,準備要應戰的時候剛開始第一戰就在 kakowangan。

鍾國風老師:就是在戰爭之前,就是一個叫 Cepo',經過三次的戰爭之後移到 ci langasan,然後最後才被誘殺在這邊,然後誘殺之後過了很久才回來......

鍾國風老師:那最後戰爭在我們這邊不是被屠殺嗎?那個時候其實都在大灣那邊嗎!

黃文明頭目:對,已經兩年了

鍾國風老師:除了大灣之外,我們還有其他 Cepo'的人分散再東海岸的其他地方居住嗎?

黃文明頭目:那是以後,那已經戰爭過後拉。

鍾國風老師:所以有的人就回來我們 Cawi,有的人就回去 makotaay,有的人可能就分散到別的地方,我們的氏族就是這樣來的嗎,因為我們這個生個 5、6 個姊妹,將來我們交通不方便,我們要怎麼找我們的子孫?

黃文明頭目: 他們就稱號我們是 Salipongan、Foladan、Kiwit、Monari、還有 Ciwidian 這樣子,那個氏族 Pacidal,還有 Cikatopay 這樣,用這種方式來去認自己的子孫,不然的話你要怎麼辦,只有這樣的方式去認自己的祖先。

鍾國風老師: 這些分散大概有哪些村子我們知道嗎?

曾金水理事長:分散之後。

鍾國風老師: 嘿!分散之後。

曾金水理事長:最遠的到台東。

鍾國風老師: 大概有哪一些?

曾金水理事長:池上,八十幾年的時候我們有問過嘛。

鍾國風老師: 給大家稍微指認一下。

李宜澤老師:戰爭之後的

鍾國風老師: 就是說戰爭之後我們回來那個靜浦,有的回去 makotaay',那還有 其他因為剛剛頭目說那時候把大家的關係用氏族方式認清之後,就說我知道從那 個氏族來的,但是我們後來就分散到整個東海岸居住嘛,因為戰爭之後分散,大 概有哪些村子?

黃文明頭目: 就像頭目那邊那個那個家族,又到那個台九線,又到鳳林,又到 新社再過來靜浦,他講的。

曾金水理事長: 就到臺東池上

黃新喜總頭目:我的家族是 cilangsan,再到富源。

鍾國風老師:對! cilangsan 到富源

黃新喜總頭目:然後富源可能不喜歡在那邊,然後搬到新社,又到海邊拉新社, 然後新社又不好。

鍾國風老師:你說從 cilangsan 然後到富源,然後到新社。

黃新喜總頭目:然後去那個海邊。

鍾國風老師:新社那個不是有那個 kavalan 的住那邊?

黃文明頭目:那個以前! kavalan 還沒有來的時候。

黄建治村長:新社是日據時代掛的名字。

鍾國風老師:就新社,然後餒?再回來嘛?

黃新喜總頭目:再回來港口,大港口這裡。......

鍾國風老師: ci langasang 是在大灣那個山上吧。

莊秀敏:差不多,他都有路可以上去,大灣那邊也有路可以上去。

鍾國風老師:大灣那邊就石門。

黃健治村長:大灣是那個,對!

曾金水理事長:大灣是再凸出來的這邊。

曾金水理事長: ci langasang koniay.貓公山就是他的山。

黄健治村長:以前逃難就是從那邊跑上去到 ci langasang。

鍾國風老師:如果是在那個地方住兩三年的話會有一些居住遺存,你們有去過嗎?

曾金水理事長:langasang 喔?

鍾國風老師: 就是大灣住了兩三年的地方。

曾金水理事長:去過啊,我九十一年。

鍾國風老師:那那邊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說住在那邊的家屋遺跡嗎?

曾金水理事長:有!他那個遺跡,比如我這家稍微圍個石頭這種的都還在。

鍾國風老師:還可以看到?

曾金水理事長:看的到,遺跡都還看的到,就那個被屠殺的石頭都還在....

鍾國風老師:你們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要問。

陳倩雯:我想要問我們剛才有提到就是分兩邊進行逃散嘛,一個是往 ci langasang 一個是往 nalian 那邊,有大概的映象就是這個逃散兩邊有分氏族嗎?

黃文明頭目:沒有,是後來才定的從那個 ci langasang 分散之後,才有這個氏族 拉。

陳倩雯:就是兩個,就是他們逃兩年離開這裡,聽到說是一個是往 ci langasang 黃文明頭目:從這邊逃到 ci langasang 那邊,是在那邊待了兩年,被毒殺後,兩 年後再來分散。

曾金水理事長:應該是這樣子講,我分析你聽齁,阿美族怕被滅種,他逃到說「喔!不行」,他逃到 langasang 嘛, langasang 是峭壁懸崖,你上去就下不來,就是這樣子的意思啊。我們這個打戰的勇士的家屬怕被滅種,就把家族全部帶到 langasang,大灣是起點要到 langasang 的地方。

黃新喜總頭目:婦女、小孩全部到 ci langasang 喔。

黃文明頭目:我聽那個老人家講 kafo'ol 的兄弟姊妹,他不跟 cepo'的人上去,為什麼?他們也怕說會被認出來,又怕被大家指指點點,他們自己順著這個路到奇美那個方向瑞穗就這樣子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氏族是誰。

曾金水理事長:這個是一個說法。

鍾國風老師:可不可以問一下主席、村長這邊,我們現在對 nanaroan 的想法,還是說它是一個...,以前有在那個地方耕種嗎?或是說大家都盡量避免過去的?

黃新喜總頭目:我們阿美族叫 nanaroan,後來清兵 mapatay koya kapah,殺掉以後叫 napololan。

曾金水理事長: napololan 阿美族統稱是被屠殺的一個地點嘛, napololan 是被圍起來、屠殺的意思。所謂 nana 村,以前我們有分北岸跟南岸,南岸是 nanaroan,北岸是 e'no。

黃健治村長:mapololam 最簡單的意思就是線纏著球,像圓球一樣。

黃文明頭目:naniyaroan 就是原本就有人住。

曾金水理事長:naniyaroan o no dipon,nanaroan 就是 paromaan

黃健治村長:就是清兵把那邊挖下面圓的。

曾金水理事長:被屠殺的地方?

曾金水理事長:pangangaen o nanaroan ko dipong (nanaroan 是日本人取的)。

陳倩雯:所以它本來是?

曾金水理事長:這個地點就是 nanaroan、paloman,我們這個地名是 nanaroan,被屠殺那個區塊 napololan、mipololan。

黃健治村長:以前就是清兵就挖了一個圓,就是壕溝,就是圓型的壕溝。

曾金水理事長:我大概描述一下,它的門口是朝東。

鍾國風老師:他的出入口在哪邊?你覺得在哪邊?(找紙中)

曾金水理事長:我大概描述一下,當初 napololan 是它的基地。

鍾國風老師:幾乎正方形的?

曾金水理事長:正方形的。

鍾國風老師: 然後現在的慶豐樓在這邊。

曾金水理事長:他這邊是崗哨,他這邊是這樣的(凸出來)。

鍾國風老師:你說凸出來嘛?

曾金水理事長:有阿!凸出來,它的腹地是這樣子。

鍾國風老師:這個是有堆石頭的。

曾金水理事長:以前都是堆石頭阿,他這個也是這樣子。

鍾國風老師:現在這個沒有了。

曾金水理事長:這塊還有,比較沒有凸顯。

黃健治村長:被泥土蓋起來,石頭還是有。

曾金水理事長:這邊已經沒有了,這邊還有。

鍾國風老師:這邊還有嘛。

曾金水理事長:這邊也沒有了。

鍾國風老師:這兩個比較清楚。

曾金水理事長:學校沒有了,那個禮堂在這邊阿。

鍾國風老師:喔~所以這個是慶豐樓?

曾金水理事長:慶豐樓蓋到這邊,校長處是在這邊,它被屠殺的地方就是長方形。

鍾國風老師:怎麼知道這個?

曾金水理事長:就是問過的,問我們的祖先,它的房子是這樣的。

鍾國風老師:這個是壕溝?

曾金水理事長:這個是壕溝,聽說他壕溝是超過三米以上,你要跳跳不過,它大門是從這邊近來嘛,宴客在這個地方。

鍾國風老師:那它這個原來的營舍?出入口在哪裡?

曾金水理事長:它的崗哨,他的出入口在這邊阿,就是現在校長室的門口。

鍾國風老師:喔~就是校長室的門口。

曾金水理事長:現在我們紀念牆在這邊阿。

鍾國風老師:對!對!對,所以出入口在這邊,它有出口嘛?沒有?就是一個出入口。

曾金水理事長:沒有,只有一個出口而已。

鍾國風老師:所以這個是他們的營房,他們的建築空間在這裡。

曾金水理事長:招待所。

鍾國風老師:招待所?喔對!那這個是壕溝但是這個壕溝多寬?

曾金水理事長:它的深度是三米,寬度是三米以上,你說你從窗戶打開之後,你 要跳也跳不過,那為什麼陷阱他說下午三四點開始宴客,差不多吃到一半就被屠 殺掉了嘛。

鍾國風老師:所以是推入壕溝?

曾金水理事長:沒有,他開槍,全部射殺之後要逃阿。

鍾國風老師:壕溝是姚不掉的。

黃健治村長:宴客嘛,大家有點酒醉了,就開始屠殺,阿要跑也沒有辦法過,就 掉下全部在壕溝裡面。

黄文明頭目:要跳也跳不過。

曾金水理事長:深溝下有用竹子箭竹。

黄文明頭目:尖尖的,你要跳也跳不上來。

曾金水理事長:你要跳也是死阿,為什麼那個死掉的沒有死掉。

黃文明頭目:剛剛好在中間。

曾金水理事長:沒有,人家已經刺了好幾個,跳過去戰在上面插死然後他站在上面。

曾金水理事長:假死之後才逃一個人嘛。

黃健治村長:只知道被宴客拉

莊秀敏:那後來有 matoasay 說這些屍體呢?

曾金水理事長:屍體喔?我的祖先跟我們講,他說以前這條溝的河流很強,他就 把屍體。

莊秀敏:從那邊運下來喔?。

曾金水理事長:那邊有一條路阿,那個寺廟那邊不是有一條古路,na tisidan kaymi,kiya alo tayla faca kiya niyaro *(在靜安,部落都在那洗東西)*,他流到水溝再到秀姑戀溪。

鍾國風老師:這條溝叫什麼?有名稱嘛?

黃文明頭目:liso(溪的名字)。

曾金水理事長:死人剩下的有沒有抬走我不知道,他說有一些把他丟到河溝

莊秀敏:所以沒有那種就地掩埋的?

黃文明頭目:不一定。

曾金水理事長:剩下的還是有阿,他說沒有全部阿,死掉之後就撤走,兵就逃阿,他被滅族到 langasan 了嘛。

李宜澤老師:他後來還是把那邊當軍營,不太可能留在那裡。

曾金水理事長:他這個腹地還在,這邊這邊腹地已經沒有了。

黃健治村長:這個還是很清楚拉,可是這個要整理應該還是有拉。

鍾國風老師:這邊還很清楚嘛但是這個入口還清楚嘛?

曾金水理事長:入口是不是在校長的位置餒?應該是在校長的位置。

何俊雄主席:以前這邊是丟垃圾阿,我們的垃圾場也是在這邊,在慶豐樓那邊。

曾金水理事長:可是以前舊的廁所也是在這個地方啊。

鍾國風老師:早年慶豐樓在蓋的時候這個地方沒有出什麼東西嗎?

曾金水理事長:這邊是沒有。

黄健治村長:不是,應該是那邊用填土的沒有挖,填上去而已。

曾金水理事長:有挖,他們只是挖地基而已。

李宜澤老師:還是要挖地基拉。

何俊雄主席:以前那邊還有池塘阿。

鍾國風老師:以前 ina 在這邊種菜,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Ina 們:我們沒有。

黃文明頭目:我聽說到了豐年祭的時期,他說晚上還是會聽到豐年祭的聲音,懨 懨的這樣很不清楚,所以說我們八月份要祭祖。

鍾國風老師:頭目,你們八月要祭祖,那剛剛因為有跟主席討論說那個祭祖之前,因為我們要去那個地方做調查嘛,上次開會有講嘛,是希望七月份有個儀式先跟祖先講一下說未來會在這個地方做調查跟挖掘這樣,那看看是七月九號的禮拜六早上這樣子,那到時候大家約這樣子,八月祭祖。

曾金水理事長:你們剛剛說種在這邊住在這邊的人長怎麼樣?

黃文明頭目:要問他拉,他的家族在這邊。

黃健治村長: paloma tini ira ko mirawraw kamo nay (住在這邊會被打擾)。

曾金水理事長:以前買這塊地的人他的房子還在。

黃健治村長:對阿,那個房子慶豐樓旁邊。

曾金水理事長:在後面以前居住在這邊的人。

官澤老師: 房子的遺跡嘛。

曾金水理事長:以前是鐵皮屋,居住的人他生三個小孩男的,一個女的,四個小孩,一對夫妻,那個媽媽有點精神不佳,他生的小孩沒有一個好的。

鍾國風老師:他是哪裡的人啊?

李宜澤老師:是 pangcah 嘛?

曾金水理事長:不是 pangcah,從南部移過來的。

莊秀敏: 他為什麼買的到那塊地?

曾金水理事長:我也不知道,分區之後他們有登記嘛。

鍾國風老師:你現在講這個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曾金水理事長:在六十幾年。

曾金水理事長: 六十幾年, 這塊地早期就是我們家族的土地。

何俊雄主席:他是清兵的後代,我說真的廣東商人喔。

曾金水理事長:我的祖先戰爭之後都沒有離開靜浦,我講給你聽喔,我這一代我媽媽,我爸爸叫曾日本,他的爸爸叫曾多堆(totoy),他的爸爸叫曾精彩,因為我有去地政查過他這個文獻的部分,我的舅舅曾來風,那他所有敘說的故事他都有寫,當時神父常常去我家裡做拜訪,因為神父聽過阿美族被屠殺的故事之後,所有的記載是在曾家班這邊,因為他的文獻,因為曾精彩以前是在這個裡面,他以前在兵區是做一個官,做兵器的。

莊秀敏:所以他那些手寫資料都還在嘛?

曾金水理事長:看他女兒有沒有把它燒掉我不曉得,因為他們舅舅去年就死掉了。

鍾國風老師:後來他這塊地賣給他們。

曾金水理事長:買賣我就不曉得,以前從河到 nanaroan 都是我們曾家班的土地, 好告一段落。

黃舒眉老師:那個兵器有留下任何?

曾金水理事長:以前我們的兵器都賣給漢人,以前那個刀拉,這個日本還沒死掉 之前都留在兵營。

鍾國風老師:所以有這個房子的人不是這邊的人?

曾金水理事長:是南部的人,因為他的兒子。

鍾國風老師:對阿,後來才賣給台南或高雄。

曾金水理事長:他移民應該是八八水災之後。

何俊雄主席:你們有查過嘛?有一個姓邱

鍾國風老師:沒有,查不到,這個姓邱?

何俊雄主席:有阿,有三個地主。

曾金水理事長:他三個兒子我們都叫他買芭樂。

黃健治村長:以前他種芭樂 i tini。

曾金水理事長:因為他種芭樂就賣芭樂給我們,賣芭樂就叫買芭樂。

李宜澤老師: taiwan 嗎?不曉得是漢人還是 pangcah。

曾金水理事長:應該是平埔族,早期的平埔族他那個長相有點像平埔族,阿美族 叫他賣芭樂,我們就稱他買芭樂,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麼。

鍾國風老師:買芭樂的再前任地主是曾家,那個有脈絡的南部,所以賣給高雄或是台南的,難怪現在的地主是高雄跟台南人,他賣給他們。

何俊雄主席:你們有找到了嗎?

鍾國風老師:有!我找到台南那個地主,他同意我們。

曾金水理事長:我講個靈異好不好,這個慶豐樓蓋完之後,沒有一個老師敢住在慶豐樓,因為看到的時候半夜的時候肉眼看到很多哀叫聲慘叫的聲音,現在住在那邊的齁,所以說慶豐樓住在這邊的老師,所以那個靈異的我都知道,看到血絲絲的男人啊尖叫或是喊救命,他說那個喊救命他聽得懂,他是漢人

莊秀敏:可是為什麼現在還是有人敢在裡面種?

眾人: 白天沒關係啊。

黃健治村長:我當會長的時候,那邊有個老師老師他說是陰陽眼,他時常看到, 我在這一區喔,我的香蕉園在這一區,這一區到這一區,這一區我都是全部種香 蕉,晚上如果說你是晚下班大概是六七點的話,妳六七點去那邊收割,要天黑天 黑的時候他的聲音是絕對不一樣的,如果你們想體驗的話跟我去一下。

曾金水理事長:因為我自己體驗到的,因為我在這邊種香蕉,其實我的香蕉還在, 只是沒有整理而已,因為你到六七點的時候,那個聲音真的是你不能聽,但是我 沒有觸犯他們,因為我信真耶穌教阿,我也沒有祭拜他們。 **黃舒眉老師:**請問一下,慶豐樓那邊有一塊大石頭在角落,那個大石頭是什麼

曾金水理事長:我八十二年跟蔡中涵辦的活動立碑的那個。

黃舒眉老師:那塊大石頭是碑?

黃健治村長:那是氏族的。

曾金水理事長:你說前面那個喔?

李宜澤老師:不是!不是!是後面有一塊很大的石頭已經倒下來了,就很大一塊石頭。

曾金水理事長:喔!那是我用的,對對對,那個是暫時性的因為辦活動。

李宜澤老師:了解。

何俊雄主席:那個不是靜浦遺柱的石頭?

曾金水理事長:不是不是,靜浦遺柱還在,就是慶豐樓在這邊的話,石頭在這邊對不對,這個我家的土地阿。

黃舒眉老師:沒有走進去,因為走在邊緣就有聽到聲音叫他不要進去。

曾金水理事長:不是,有時候齁,像這種的靈異事件,像我平常都沒有聽到,就 想說覺得怪怪的壓抑的時候,你不要去想什麼都沒有,你越想以前這個阿美族在 這邊被屠殺,我的想法說以前阿美族在這邊被屠殺,怎麼那個可憐,那個腦袋就 會出現比方那個靈異阿,好告一段落。

附件六:111年7月8日/pisalisin 告靈祈福儀式

黃心喜(豐濱鄉總頭目)

天神啊、阿美族的祖先和過去呵護看守靜浦的祖靈們,今日我們這些聚在此處的 人,是要來感念慰藉祢們過去的辛苦,這些來的人都是有心想要來撫慰感念你們 的,來的人有頭目、年齡階級、首長(政治人物)等。

祖先們吶,再過幾天我們就要開工了,請祢們好好看護這些工作的人,使他們工作順利並保持著心中的信念來完成此次的工作,今天的祭祀儀式就是為此而來,今天我們獻上的祭品有檳榔、酒、豬心、豬大腿和其他很多的祭品,我們虔誠的祭拜請祢們不要嫌棄,再次請你們好好的繼續守護著我們,謝謝!

港口部落林清進(頭目)

在我之前的歷代祖靈們,我先倒酒敬拜你們,Marang Fafaw、Mayaw apin、Kafo'ok 及其他為部落奮戰的祖靈,你們的酒在這裡,今天開工祭祀的目的主要是要理解 當時清兵所做之事,因此部落準備了可以飽足的祭品給你們享用,祭品有豬頭、豬肝、豬胃、水果、鳳梨、香菸、檳榔。

當時的你們辛苦了,如果沒有你們英勇奮戰,就不會有現在的我們,今天的儀式是要告知你們,我們準備挖掘你們的骨頭了,我們也不知道這樣的發掘是否合適,也不知道你們當時慘烈逝去的情形,現在有這群人有心要把你們挖出來以瞭解當時的時空背景是怎樣的狀況,因為你們的奮戰使得族群命脈得以延續,使我們能夠從過去繁衍生存至今,Mayawapin、Kafo'ok請你們保佑他們(進行工作的人),使他們能持續保有想去理解、研究你們的心。

以這個祭祀為工作的起始,眼前祢們所看到這些豐富的祭品,是為了祭祀撫慰你們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會給旁人認為我們隨便不夠重視這些過去的歷史,我的話到此為止,不管這次的工作進度會到哪個階段或結束,這些人沒有不好的想法跟惡意,請你們保佑我們能順利,來吧祢們來飲酒吧!我大口的喝來敬你們,我的話就這樣,謝謝!

附件七:Lekal Makor 許金木口述 Cepo'戰役(大港口事件)

拍攝者: 林淑照 Nakaw

被訪談者:Lekal Makor 許金木

時間:2000/07/15~07/20

地點:花蓮 Makota'ay 港口部落

翻譯者:Atomo Canglah 阿朵默臧拉

拍攝緣由:Lekal Makor 為當時部落頭目,拍攝時年紀為92歲,為保留故事和

延續歷史,因此透過影像紀錄進行保存。

是這樣的,有人來請教我關於 Kafo'ok 跟 Tangayahay 的事情,所以我現在要來開始講。

我所要講的,那個關於 Tangayahay (林東涯)的事,他是哪裡的人?他是從中國 渡海來到台灣的清朝人,剛剛來到台灣時,他居住在 Koh'koh'瑞穗。停留在瑞穗的期間,他心裡想著要去東邊的 Cepo'部落,想要去幫那裡的阿美族人防禦敵人。

後來他來到了 Cepo'部落,位在 La'eno 也就是 Taped (大港口)。 Tangayahay 變成那裡的總理,負責管理那裡的人。 Tangayahay 抵達後召集部落的領導者 Mayaweping 和其他部落的長老,告訴他們他是即將管理 Cepo'的總理,是要來為 Pangcah (阿美族人) 抵禦敵人,並且 Tangayahay 詢問 Mayaweping 該如何一起 防範敵人,但 Mayaweping 與其他長老只是抱持恭敬的態度告訴 Tangayahay,既然你是現在的總理,那麼就順你的意,我們一起防禦。

「不然先讓我休息觀察一下,我們再想該怎麼進行防禦的工作」Tangayahay 這樣告訴 Mayaweping,那一天的對話差不多就是這樣的內容,對話結束 Mayaweping 他們便回家了。不久後,Tangayahay 自個兒心想,「如果我不趕緊行動,那麼族人他們是否會覺得我是在騙人說說?」於是 Tangayahay 決定快馬加鞭想好防禦敵人的策略。為了不讓 Cepo'族人認為 Tangayahay 是在唬人而已,Tangayahay 決定招募一些中國的軍人來駐紮。

那時候的阿美族人對於 taiwan (漢人) 還是有些恐懼,當 Tangayahay 有想要跟部落的女孩子互動時,有的女孩子會因為恐懼所以不會拒絕,也有被 Tangayahay 半騙半哄(masa'afitay)的,就願意跟隨他。也有很堅決的女孩子表示不願意。

Tangayahay 也有了幾個願意當他妻子的阿美族女生,不過很多女生是基於心理的害怕而答應他。這是那時候部落女孩子的情況。

後來 Tangayahay 想了之後,他又再召集 Mayaweping 與部落長老, 「我現在的

想法是,要招集軍隊來駐紮,我們應該要來好好整頓軍隊,用來防禦敵人,但是 我不確定你們是否喜歡這樣的想法,所以今天請你們來共同討論」Tangayahay 這 樣告訴部落的領導者與長老。

「既然這個是你的想法,也可以,畢竟現在部落只能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防禦敵人,但如果你的軍隊能夠參與幫忙,那麼對我們來說可以減輕負擔,所以我們也願意這麼做」Mayaweping 這麼回覆 Tangayahay。

「不過,如果我不事先告知 Mayaweping 他們軍人們的所作所為,到時候軍人來時,他們可能會被嚇一跳。」Tangayahay 心想,於是他決定先給一個提醒。「那麼在軍人來臨前,我必須先告知你們幾件軍人的事情」,Tangayahay 開始說。「這些軍人呢,他們來到這裡,看見部落有什麼美食佳餚,就會直接搶奪來吃;看見有很漂亮的女生,不管已婚未婚,單身或有伴侶,也會直接佔為己有,這就是軍人的作為。」「這些軍人是這樣行事嗎?」Mayaweping 好奇詢問,「是的,但這只是一個假設,給你們的提醒」Tangayahay 回答。

「而你們現在的工作就是要去告知部落族人軍隊即將來的這件事」Tangayahay 交代完,便差遣 Mayaweping 他們回去。

Mayaweping 回到部落後,便召集部落族人進行會議。「事情是這樣的,Tangayahay 決定派遣軍隊駐紮在我們這裡,用以防禦我們的敵人,但是這些軍人的作為必須先讓大家知道」Mayaweping 告訴部落族人這件消息,並逐一將 Tangayahay 所說所有關於軍人的惡習說出,讓族人知道。「啊呀,如果是那樣的話,那我們還寧願讓敵人前來呢」族人聽完這樣回覆。「如果這些軍人是這樣的作為,那還不如我們自己防禦就好,何必讓他們來擾亂部落?」「啊呀,這也是 Tangayahay 的旨意,他也說這可能是軍人會有的行為,也不一定會這樣發生,反正到時候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再向 Tangayahay 反應」Mayaweping 這樣安撫回應族人。「那好吧」族人於是也願意這麼做,事情就是這樣子。

至於部落的青年,他們心裡想著既然那些軍人是這樣的話,那何必讓他們來呢? 青年心中還是有些不滿的。而這些話最後傳到 Kafo'ok 耳中, Kafo'ok 比任何人都 更難接受這件事,相較於他,部落族人還是多少有些軍人來了可以減輕防禦敵人 負擔的心態,但對於 Kafo'ok 他覺得無法接受,但也沒有立刻表達出來,而是先 放在心上。

這個 Kafo'ok 所在的年齡階層共有一百個人,是這樣龐大的。「如果那些軍人的作為果真是這樣,我想我們應該也是要給他們教訓」Kafo'ok 這樣告訴他的階層的人(idang)。

關於 Kafo'ok 的事情,我要先講述一下,他是那樣的有能力擔當、偉大的

(tadamanay),他跑步的速度就像是閃電一樣,在你的視線還來不及注意以前, 他就可以跑到終點。

在有一次的測驗,Kafo'ok 和一名族人賽跑,他們定下一個終點,告訴要與 Kafo'ok 比賽的族人用眼睛觀看遠方的一棵樹,如果他在時間內視線看見那一顆樹,那麼 表示 Kafo'ok 的速度沒什麼,如果 Kafo'ok 在他視線到達以前抵達終點樹,那麼 Kafo'ok 就是真正有如閃電的速度。沒想到 Kafo'ok 還真的在他視線到達以前抵達終點,證明他的速度之快。

又有一次,族人再次號召青年要驗證 Kafo'ok 的速度,他們定下一個終點目標,一棵樹,然後所有青年開始賽跑時,mama no kapah(青年之父)在起點緊抓著 Kafo'ok 不放,先讓其他青年開始跑。一直等到第一位青年距離終點剩下五六個 踏步,即將抵達時,mama no kapah 才鬆手讓 Kafo'ok 前進。而不乎所料,Kafo'ok 依然超越所有人第一個抵達終點。

面對 Kafo'ok 這樣的驚人速度,族人一半喜悅,一半懷疑,究竟這個青年的跑步速度還可以多快?於是他們決定再測試他,這一次只有他一個人,跟閃電比賽。族人定下一個目標,在閃電打雷的天氣裡,測試 Kafo'ok 的速度,如果他在閃電自出現至消失之間抵達目標,那他就是真正如閃電速度般的人。沒想到,Kafo'ok 真的在閃電出現時開始起跑,並且在閃電消逝前抵達終點的那棵樹,證明他是如閃電般迅速的人。

族人看見 Kafo'ok 這樣的迅速,心裡也就放心許多(raheker),想著如果未來部落 與軍隊有什麼衝突也不用很害怕,因為有 Kafo'ok。事情就是這樣子的。

後來這個部落青年的事蹟也在族人測驗完後傳到 Tangayahay 耳中,Tangayahay 再次召集 Mayaweping 等部落長老開會。早餐後,Mayaweping 他們就來到 Taped 也就是現在的 La'eno 大港口集合見 Tangayahay。「我們已經在這裡了,請問你有什麼事情要交代?」Mayaweping 詢問 Tangayahay,「我的想是這樣,既然我的軍隊就快要來了,那麼應該要來為我的軍隊建造房舍,不然那們來時,該寄宿在哪裡?」Tangayahay 告訴他們。「阿,就這樣子而已嗎?」Mayaweping 再次確認被交代的事項,「是的,你們回去討論一下看什麼日子要來為我的軍隊建造房舍」Tangayahay 回答。於是 Mayaweping 和其他長老便帶著這個消息回去部落。

一回到部落,Mayaweping 便召集族人在 Talo'an(集會所),「今天召集大家前來的目的其實也沒有非常的重大,這次是要帶來 Tangayahay 交代的消息,他希望我們為他的軍隊建造房舍,不然軍隊來時會沒有地方睡。」Mayaweping 這樣告訴族人?「阿,如果是那樣的話,那我們了解了」族人回覆 Mayaweping。「既然我們的人那麼多,不然就明天開始動工吧!一天應該可以完成」Mama no kapah這麼說,事情就是這樣子。

隔天一早,mama no kapah 就開始吩咐部落族人準備建造給軍隊的房舍,「你們負責採集藤條的青年,一早就先去採藤條,好讓長老們開始削,以利後續的工作一件件進行」Mama no kapah 交代負責採藤條的 Malakacaway(階層名)工作。於是 malakacaway 的青年一早便去採集藤條,而其他的族人則在早餐過後陸續來到 Taped 集合,開始處理製作梁柱的木頭、茅草及竹子,每一個年齡階層都有被分配到工作。當採集藤條的人回來,長老也開始剖藤,大家的工作一個接一個完成,整個房舍的建造部落族人就花那一天,全部完成。包括軍隊烹煮的廚房也一併完工,放眼望去,整座房舍沒有什麼好挑惕的。

「阿,這個房舍蓋得如此之好,這樣我也可以開始準備請我的軍隊前來了」 Tangayahay 在族人離去時這麼說。族人回到部落,又聚集在集會所,「我們現在 完成了給軍隊的房舍,接下來就觀看 Tangayahay 怎麼處置他的軍隊了」mama no kapah 告訴族人。報告結束後,族人紛紛離開回家。

至於 Kafo'ok 的年齡階層,在部落族人陸續離去時,Kafo'ok 告訴他階層的青年:「等一下你們回去快點吃完晚餐後,帶著你們的刀來這裡集合」同階層的人也不知道為什麼,心裡雖然有點反抗,但面對 Kafo'ok 他們也不敢多說什麼。於是晚餐過後,大家便帶著自己的刀,紛紛來到集會所集合。「我召集大家來是為了一件事情,等一下我們一起去把今天早上蓋的房舍通通拆掉。」Kafo'ok 告訴他們,每個人帶著不解的眼神提出為什麼要拆掉的疑問,但 Kafo'ok 只是簡單說「那只是一棟不必要的房舍罷了」。於是等所有人到齊,Kafo'ok 與他的階層便出發到 La'eno,抵達時 Tangayahay 還沒睡,坐在屋外,而青年一到便開始拆房舍,Tangayahay 眼睜睜看著一切發生,卻也不敢阻擋或多說什麼,因為他心裡還是有部分害怕,所以就默默看著青年拆掉早上新建的房舍。青年拆完又回到集會所,「我們千萬不要感到筋疲力竭或害怕失敗(rarima)」Kafo'ok 這樣告訴他階層的青年,「是的」青年回應,即使心裡也不太清楚這樣做的目的與義為何,但因為Kafo'ok 是大家的模範榜樣,某種程度大家還是敬佩他的,所以也就聽從 Kafo'ok 所說的話。

隔天一早,Mayaweping 與長老又被 Tangayahay 召集,正當他們又困惑這一次又是什麼原因而召集他們時,Tangayahay 指著外頭那被摧毀的房舍給他們看,Mayaweping 他們這時還不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因此看到這般景象時,也是嚇了一大跳。「啊呀,這究竟是誰破壞的?」長老們問,「還不是你們部落的青年昨晚來破壞的,我昨天眼睜睜看照一切發生,心裡還不敢過去勸阻他們」Tangayahay 這樣告訴長老們,Mayaweping 他們驚嚇的看著這一切。「你們回去部落,告訴族人再重新搭建軍隊的房舍,不然還能怎麼辦?」Tangayahay 生氣的交代 Mayaweping。當天晚上,長老就傳訊要召集部落的族人,晚餐過後再集會所集合。當晚餐過後,族人紛紛來到集會所集合,「哇~各位族人」Mayaweping 先

起了一個開頭,「Tangayahay 今天召集我們要我們重新再蓋一次軍隊的房舍,這就是 Tangayahay 今天告訴我們的事情」Mayaweping 這樣宣布。「那有什麼問題?要重新蓋就重新蓋」Kafo'ok 這些青年這樣回答,也沒有不情願不想蓋。就是這樣子的。

「哇噠,怎麼我們的青年變成這個樣子?」部落的耆老得知事情的真相後,處罰青年為部落的每家每戶挑水,而 Kafo'ok 總是在他同階層的人起床以前,自己默默挑完水,送到各家各戶,他這樣的行為也讓他同階層的人由衷感到佩服。

「那麼我們明天就來重新建蓋軍隊的房舍吧」Mayaweping告訴族人,「好的」族人一並回覆他。隔天一早,族人便開始聚集前往La'eno 搭建房舍,「你們一定要把這個房舍蓋好,好給我的軍隊駐紮」Tangayahay 再次這樣交代。領導者Mayaweping 與長老在一旁督促緊盯著族人工作,而眾人的速度一樣的快速,在一天之內就把房舍建好,完好如初。事情就是這樣子的。工作結束後,族人再次聚集在集會所,聆聽要宣布的事情。「我們今天蓋完這個房舍,接下來也就是等待看Tangayahay要怎麼進行後續」部落的領導者這樣告訴族人,至於這次重新建造的房子,青年也沒有再拆掉。就是這樣子。

過不久,Tangayahay 又開始再想,「我應該去一趟瑞穗清點我的軍隊人數,才可以知道我的兵力」於是他決定隔一天找來 Mayaweping 他們在送他一程去瑞穗。有了這樣的想法後,他便再一次召集 Mayaweping 與長老們,早餐過後,Mayaweping 他們啟程去見 Tangayahay,「這次有什麼事情嗎?」Mayaweping 詢問,「是這樣的,明天一早,我想要去瑞穗去清點我的兵力,需要三個人來載送我和我的太太,其中兩個人負責抬我,一個背行李,我的太太不需要被抬轎沒關係」Tangayahay 這麼說,「好的」Mayaweping 他們答應。至於 Tangayahay 的事情,他共有五個阿美族的妻子,部落青年看到 Tangayahay 這樣有五個妻子,心裡都不禁想說,「既然 Tangayahay 都有五個妻子了,更何況那些軍人來後會怎樣騷擾我們的女性?」青年們心裡這樣擔心著。

「就先這樣,明天派三個青年來載我去吧」Tangayahay 這樣吩咐。Mayaweping 他們回到部落後便召集青年,「Tangayahay 今天有交代,明天他要去瑞穗,需要三個青年載送他去」Mayaweping 告訴青年。「既然是 Tangayahay 這樣交代的,我們還能如何?也就只能這樣按照他的旨意行事」部落青年聽完後這樣回答。

「我來當其中一個,你當另一個,你也一起去」Kafo'ok 聽完後指派了自己跟同伴說,他的同伴也沒有表示不願。於是他們就有約定好,隔一天早起去送 Tangayahay。

隔天一大早,Kafo'ok 他們便來到 La'eno,Tangayahay 還沒吃早餐,正在刷牙,「我們來了,要來載送你去瑞穗」,Kafo'ok 抵達後告訴 Tangayahay,「阿,我還沒吃早餐,所以你們先去砍幾根竹子,做一個轎,好載送我」Tangayahay 這樣吩咐青年們。於是 Kafo'ok 他們便去製作轎,完成時,Tangayahay 也吃完早餐了。「轎做好了,我們該出發了嗎?」青年問,「你們兩個抬我,另一個人幫忙抬行李,我的太太讓他們走路就好」Tangayahay 回覆完他們就出發上路。他們走的路是沿著秀姑戀溪(當今的瑞港公路),沿著峭壁一路往瑞穗的方向走去。Kafo'ok 扛轎走在前面,他的夥伴在後面跟著,他們就這樣出發。

當他們抵達 Ciwalawan 的地方,當 Kafo'ok 他們走在石頭上,他就故意把轎搖的很晃,讓人感覺以為秀姑戀溪的路很不好走,「啊呀,抬穩一點不要這麼晃」 Tangayahay 出聲說,但是 Kafo'ok 都閉不吭聲,繼續行走。到了離 Ciwalawan 再更高處的地方,Kafo'ok 出聲告訴他的兩個夥伴和 Tangayahay:「等一下再往前走,我們就先停下來休息一下」。

於是他們繼續向前走,到了 Cipaca'an 的轉彎處時,那裡是位於 Losineng 的北邊, Kafo'ok 告訴他的夥伴在這裡停下來休息,就在此刻, Kafo'ok 抽起他的刀,一刀向 Tangayahay 刺下, Tangayahay 不吭一聲,等 Kafo'ok 再次拔起他的刀時, Tangayahay 早已斷氣。

這就是 Cepo'戰爭的開端,事情就是這樣子的。

當 Tangayahay 死去時,Kafo'ok 便把他推入溪水中,讓他漂流下去,Tangayahay 的妻子在一旁哭著說「啊呀,怎麼能這樣對待這位 mama(男性長輩稱呼)?」他們就把 Kafo'ok 順著溪水流下去,而他的太太邊哭邊回頭走回去,Kafo'ok 他們則跟在傷心的太太身後,心裡邊暗爽開心著「活該,Tangayahay 終於死掉了」。事情就是這樣子的。

當 Tangayahay 的太太回到 La'eno 時,還是很傷心難過他們的丈夫死去了,而 Kafo'ok 三個人回到集會所,集會所裡圍坐著一些站崗的長老們,長老看見 Kafo'ok 三人的歸來都很訝異,怎麼早上才出發的他們現在中午就回來了? 「啊呀,各位長老我們載送 Kafo'ok 去瑞穗回來了」Kafo'ok 向長老們報告。「你們怎麼行走得那麼快?不是今天早上才離開的嗎?」長老們紛紛提出質疑,「因為我們把Tangayahay 殺掉了,我一刀刺死了他」Kafo'ok 這樣告訴所有人。長老們聽見這個消息,有的掩面哭了起來,「怎麼可以殺掉他了呢?他畢竟是我們的總理啊」,幾位長老心裡則開始擔憂,難過了起來,「這麼一來,看來一場戰爭的發生是無可避免的了啊…」「如果真的是要戰爭了,那我們就戰吧!有什麼好怕的」Kafo'ok 他們這樣回應擔憂的長老們。「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應該要告訴族人們這件事」長老們決定晚上召集族人,宣布這件事情。

當天晚上長老們便召集族人宣布了這個消息,族人們的反應也是既震驚又難過, 擔心真的會迎來戰爭,而 Kafo'ok 依然帶著若要打仗就打的態度面對這一切。

「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也只能這樣了,就觀察打聽看看,若沒有發生戰爭,那就那樣,若需要發生戰爭,我們也只能參與」長老最後這樣告訴族人,這就是在 Cepo'戰役前的發生,事情就是這樣子的。

現在的話,我要先來講其他的事情,在很久以前,祖先的生活行為(kakawaw)是這樣子的,沒有現代的衣服,沒有什麼物質,籬笆是用石頭堆砌的,田地在山上,種的是小米。那個時候有來自荷蘭的人,駕船繞行台灣。他們的船上裝了各式各樣的東西,衣服啊,要拿去送給各個部落。當他們來到台灣,繞行來到 Cepo'時,便看到有水流自出海口流出,在吉卜蘭島(Lokot)的一邊,這個來自荷蘭的人想說:「有水流入大海,或許裡面有我們適合停靠休息的地方」,於是他們就彎進 Cepo'出海口內,來到裡面的 Taladaw(秀姑巒溪)溪水匯聚成的大池塘,就在那裡他們停下來停靠休息。

當他們停下來休息時,便有討論說,應該留下什麼東西給這裡部落特族人,於是他們決定船上有兩座大砲:一座比較大,一座比較小,留下兩座大炮給Mayaweping他們部落的領導者,「這兩座大砲就留下來送給你們,如果我們之後有再繞行經過這裡,有需要再跟你們拿取,不然你們就收著」荷蘭人在離去時這樣告訴 Mayaweping,於是 Cepo'部落便收下大砲。後來荷蘭人也沒有再回去,這兩座大砲便一直留在這裡。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大砲的事情經過,我先這樣告訴你們,就是這麼一回事的。

現在我要回到 Cepo'的戰役了,那時候中國的軍隊就從 Ciferacay 的地方上岸來到台灣,他們知道他們的總理被殺死了,所以心裡也是想說:「既然是這樣,我們也要把 Cepo'的族人消滅」。南邊部落的人聽見後心裡便擔心起 Cepo'部落的人,「如果我們不告訴他們中國的軍隊即將去攻打他們,那他們會措手不及,來不及面對這場戰役的」南邊部落的人也是心疼 Cepo'部落的族人,於是就派人去跟 Cepo'部落的族人報告這個消息,告知他們,請族人預備戰役。

聽完南邊部落的族人報告這個消息,Cepo'部落的族人也開始為戰役做準備。他們開始討論武器,「我們該用什麼武器作戰?槍枝的話我們又沒有多少隻,看來我們只能主要以刀子作戰,我們不要感到畏懼疲勞」Cepo'部落的族人這樣想。後來他們想起這個荷蘭人當時留下的大砲,「啊,不然我們就用這個大砲做為武器吧」他們這樣說。但是荷蘭人雖然留下這兩座大砲,卻沒有留下子彈,於是他們開始想,該用什麼做為子彈?「啊,我們必須儘快想,不然中國的軍隊很快就要來了,我們也應該加緊腳步做準備」族人這樣督促彼此。

在以前,祖先的行為,他們會製作木炭,於是族人開始想他們也可以那樣做。他們想用羅氏鹽膚木,那是一種燒了會爆的木頭。所以族人去砍伐羅氏鹽膚木,燒製成木炭,然後將木炭搗碎,再篩過一遍,燒完搗碎篩過後,再拌植物還是花生的油,然後將這個木炭曬乾。曬乾後他們測試這個木炭,結果竟然可以點燃。於是他們就用大的大砲測試,想說可以成功。他們把木炭放進大砲裡頭,朝向東邊點燃,碰一聲,「啊呀,沒想到可以使用」他們訝異著。「那我們來想該用什麼作為子彈」他們開始討論,「要用石頭嗎?不行,石頭會碎掉,鐵呢?但是該去哪裡找鐵?」想著想著,他們想到有以前在水井取水的鐵鍊,「啊,不如我們就用這個鐵鍊試試看吧!」於是他們就撿取一段鐵鍊做測試。

他們先把火藥裝進去,用布料填鴨緊實後,再把作為子彈的鐵鍊裝進去,一樣用 布料填充緊實,接著他們朝向海的發向發射,碰一聲後,鐵鍊就飛出去,都不知 道在哪裡落地了。「啊呀,這個最好」,族人們很滿意他們所製作的。

當他們準備完大砲,就開始討論其他的工作。「我們應該挖一條渠溝,好讓我們的青年方便行動,追趕防禦敵人」於是部落的長老開始召集族人,宣布要從Ci'engiwan 開始挖一道渠溝至 Kalotongan 的地方,那時候還沒有橋樑。於是他們就開始建造這個溝渠,用以防衛渡海來的軍隊,就是這樣子的。至於族人們該在哪裡聚集集合呢?該在哪裡迎接敵人呢?「不如在 Napololan 吧?」為什麼叫做Napololan,就是因為人群在那裡聚集,集合。

於是挖完溝渠後,各個年齡階層開始分配戰鬥的位置,沿著海岸線,並且交代,無論是渡水中的還是什麼的中國軍隊,都一律殺死。

而 Kafo'ok 的階層,他的階層人數共有一百多位,是這麼龐大的。「至於我們的階層」身為階層領導人的 Kafo'ok 開始說,「如果我們的敵人要從 Ciferaracay 過來時,我們不要從 Kalotongan 偷襲,我們從 Ciwalawan 下去,如果我們從 Rarem,這個接近 Kalotongan 的地方,會被敵人發現」Kafo'ok 這樣交代他階層的同伴。

就是這樣子,部落的族人每天每夜聚集,準備這場抵禦中國軍隊的戰役。「事情都準備至此了,那麼到時後該由誰來負責這個大砲?」族人討論,於是他們想著哪個人適合擔當這個職位。這時候有一個名叫 Idep 的人,他也算是長老之一。「啊呀 Idep,不如就由你來擔當,負責這個大砲吧?」長老們這樣說,Idep 也不能違抗 Mayaweping 領導者的話,「好的,我會好好負責,不會有畏懼的」Idep 於是答應了。

Mayaweping 這時候也開口說話:「要是我沒有進行儀式(misalisin),那怎麼行? 應該要進行儀式,保佑我們的族人不畏懼,保佑這場戰役平安並打勝仗,我應該 要進行儀式」Mayaweping 繼續告訴族人,「這個儀式裡我要用一隻豬腿,如果敵 人來的話,我會站立著進行儀式,給我們的青年力量加冕。要是我還沒有完成儀 式,還沒有放下我高舉的豬腿,你們青年先不要輕舉妄動,要等待這個大砲的聲音。完成儀式後我會告訴 Idep,他就會點燃大砲。當我看見這個敵人出現,就會預備儀式了,不會躲起來」Mayaweping 交代族人,「好的」族人這樣回應他。

「至於 Kafo'ok 的階層」Mayaweping 繼續說,「你們一早要到靜浦那邊的山頭偷窺,絕對不能著急,以免被經過的敵人聽見發現」,於是敵人來臨的那一天, Kafo'ok 他們便來到 Ciwalawan,從那裡分散至靜浦等待開戰的大砲聲響起。中國 的軍人開始陸續出現,「啊,中國的軍隊來了」Mayaweping 說,他躲藏的位置是 有一個凹槽處,但是 Mayaweping 爬上高處,讓中國的軍隊看見他,然後在那裡 高舉揮著手。而中國的軍隊停留在 Cepo'的外海,還在猶豫討論著該如何渡水。 Mayaweping 就這樣站在高處,直面向軍隊,而 Idep 則在一旁預備大砲的發射,「你千萬不要有畏懼」Mayaweping 告訴他,「好的」Idep 回應。

那時 Mayaweping 穿著紅色的衣服站在高處,頭帶著羽冠,準備進行儀式,他口 中念念有詞,祈求這場戰役的勝利,祈求青年們的力量。當遠方的軍隊看見有一 個人站立在高處せ便毫不猶豫地朝 Mayaweping 開槍,然而子彈卻沒有射進他的 身體,而是全部卡在那一件紅色的衣服裡,沒有射穿,而 Mayaweping 繼續揮舞 著豬腿,進行儀式。軍隊繼續朝他開槍,所有青年都靜靜等待,預備著手中的握 刀,等待大砲的聲音。而當 Mayaweping 一完成儀式,便一躍而下跳進他躲藏的 凹槽,並下令 Idep 點燃大砲。Idep 點燃後,碰一聲,鐵鍊變像頭髮般朝中國的 軍隊甩了出去,而部落的青年聽見大砲聲後せ也紛紛從躲藏處現身,揮舞著手上 的刀。Kafo'ok 手握著刀,在清兵當中,像剪刀那樣砍下一顆顆人頭,無論清兵 怎麼朝他開槍或刺刀 Kafo'ok 都逃過了,所有經過 Kafo'ok 身邊的清兵都平坦倒 下。而清兵的血從 Kafo'ok 的刀尖留下至他的手臂, 鮮血纏繞他的手與刀, 而鮮 而多到最後 Kafo'ok 的手很難和刀子分開。「啊呀我們該怎麼辦?」清兵看到死傷 慘重開始慌張了,當他們想逃往南邊,就會遇上 Kafo'ok 的夥伴。那一天的戰役 就是這樣,清兵全數被族人殺死了,族人巡視部落的山林海線,沒有看到有生還 者。而部落其他族人在北邊一點的地方等待青年戰士歸來,那一天 Cepo'部落沒 有人傷亡, Kafo'ok 和他的夥伴最後游泳過溪和其他人在 Napororan 聚集集合, 這就是第一場戰役, Cepo'部落打敗清兵, 事情就是這個樣子的。

現在我要來開始講 Cepo'戰役的第二場,後來清兵要再次攻打 Cepo'族人的事情 又再次傳到部落,於是部落的長老又預備要開始作戰,Mayaweping 吩咐其中一 個階層去採箭竹,並且把箭竹材成一段段然後削尖,懂的人會知道這個箭竹的用 途,削尖的箭竹會成為武器之一,刺插在敵人背後,讓敵人也拔不出來。

Kafo'ok 和他階層的夥伴一人負責一捆,「如果我的很快用完,我就會先搶奪你們的使用」Kafo'ok 這樣先告知他的夥伴。「好的」大家都答應。

後來南邊的部落便捎來消息,說清兵在 Ciferaracay (小港)的地方上岸,說著要再次攻打 Cepo'部落。而這次捎來訊息的是 Tangafolan (平埔族),他們也是基於不忍心看見自己的兄弟姐妹邀迎接一場戰役而來告知他們。「其實清兵有告訴我們,在戰役的那一天,我們要提供援助,幫助他們攻打你們」Tangafolan 的族人這樣說,「我們也無法拒絕,因爲我們是被強迫的,若不幫助他們就會被傷害」Tangafolan 無奈的表達被清兵強迫參戰的事情,「若是這樣的話,你們也就先答應他們吧,開戰那一天,你們在記得穿上我們阿美族的服飾,我們好一眼認出你們,才不會誤殺你們」Cepo'部落的長老這樣告訴這些 Tangafolan 的族人。

於是,部落的族人開始密集籌備戰役,Kafo'ok 身為部落青年戰士的領導者,他告訴青年:「這一次,我們不要在出海口等待敵人的來到,我們先開始往南邊移動,在彰原有一條大溪(黃金橋一帶)那裡等待埋伏清兵」,於是隔天一早,部落的青年開始向彰原移動,帶著他們的武器。當他們來到那條溪流,Kafo'ok 動作敏捷地在溪流上奔跑跨越,那裡的地形難不倒他。他一個個分配吩咐各個青年躲藏和預備攻打的地點,同時交代:「等下我會去砍伐一顆很大的樹,接著讓這顆樹順流而下,你們聆聽我的指揮協助我」。於是所有的青年都在各自的位置坐預備。等著等著,他們開始困惑怎麼清兵還沒有來,於是他們開始在附近觀看周遭的動靜。

這時候的清兵正從 Ciferaracay 一路向北邊前進,當他們來到彰原時心裡想,「啊,不如先在這裡休息一下,再朝 Cepo'前進好了」於是清兵在那附近找到一個天然山洞,便停留休息。

Kafo'ok 和夥伴們再等待時,發現正在山洞休息的清兵,於是青年躡手躡腳繞過煽動後方,在沒有被發現的情況下,Kafo'ok 自砍下正在漂流的大木頭上一躍而下,一聲令下,青年攻進清兵的陣營。當時的清兵還沒意識到,還在輪流分享著菸準備休息,所以當部落青年一個突如其來的闖入時,清兵根本錯不及防。只見部落青年一個個將銳利的箭竹刺向清兵的背後,清兵無論往南朝八仙洞或往北逃都會有部落青年的阻擋,朝東邊海的方向也是一樣。銳利的箭竹從背後刺進,無論清兵用什麼角度都很難自己拔出來。這就是部落青年那時候的發生。而Kafo'ok 像風一般,咻咻地穿梭在人群,當他的箭竹用完了,便搶奪他夥伴的繼續刺殺清兵。事情就是這樣子的,那一天的清兵在彰原的這場戰役也沒有人倖存,全部死光。

以前的彰原還沒有村落,那一天的戰役青年同樣將清兵趕盡殺絕,尋遍彰原的北邊至南邊,沒有一個清兵活口。「既然是這樣,我們也差不多了,那就回家了吧」部落青年在確認沒有活下來的清兵後,便啟程回去 Cepo'部落。回到部落,長老們都在等待迎接部落青年們,放眼望去所有的青年,每一個都毫髮無傷,沒有被刀刺或被槍射的痕跡。「啊,長老們,我們將所有的清兵都殺光了,沒有留下任

何一個活人」青年這樣稟報長老們。「啊呀,你們要記住,保留一樣的體力給下一次的戰役」長老回應青年們,「我們心裡很高興,很放下心看見你們的歸來」,「是的,我們不會有任何畏懼」青年回應長老們。我這樣告訴你們事情的發生。這就是那時候的經過,總共兩次的戰役,青年都一網打盡清兵,第一次是在 Cepo',地二次在彰原,兩次清兵都全軍覆沒。

我現在要來講的是,關於這個 Cepo'戰役的第三次,這次一樣是南邊的 Tangafolan 族人來告訴 Cepo'族人關於清兵要再次攻打的消息,並且同樣的,這一次的清兵依然強迫要求 Tangafolan 族人協助作戰。「既然是這樣的話,你們也就沒辦法了,記得在戰役中穿上阿美族的服飾,我們好記得認出你們」Cepo'部落的長老這樣回應 Tangafolan 族人。

而 Kafo'ok 則告訴部落的長老:「這次的戰役,請你們不要操心,放心交給我們與清兵交戰就好」他這樣有信心的說,而長老們因為看見前兩次戰役青年的結果,因此也願意讓 Kafo'ok 引領部落的青年面對第三場戰役。

在第三場戰役即將來的那一天,「我們這一次直接就在清兵上岸的地方 Ciferaracay 埋伏等待,不要讓他們再往北邊走,我們就直接在那裡與他們交戰」 Kafo'ok 告訴族人們,「好的」族人們也都同意答應,「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去認出 穿阿美族衣服的人們,是我們的好鄰居 Tangafolan 的族人」再次交代。事情是這 樣的。

「明天我們一早就出發到 Ciferaracay」,當天晚上青年討論,「我們先到 Ciferaracay 的北邊躲藏起來,像老鼠那樣躲起來等待,等清兵有動靜要朝北邊前行時,我們就直接在那裡偷襲打擊他們」,事情就是這樣的發生。當天晚上,族人們聚集在一起,「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我們都留在集會所,不要回家,大家留下來在這裡過夜」mama no kapah 這樣告訴部落青年。至於 Kafo'ok ,那一天晚上他跑去找他的女朋友,在南邊一點的地方。我必須告訴你們這個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Kafo'ok 的女朋友叫做 kadipay,kadipay 是一名女強人,他的跑步速度之快也是能讓男人刮目相看,他就是 Kafo'ok 的女朋友。那天 Kafo'ok 心想「明天我就要去打仗了,不知道事情會發生的如何,應該去向我的女朋友告知,給他放心」,於是等部落的族人都睡著了以後,Kafo'ok 就跑去找 kadipay,帶著一點香菸,朝南邊的方向。雖然 Kafo'ok 是去做一個告知,但其實這樣子不是很好,我這樣告訴你們這個事情。

後來 Kafo'ok 找完女朋友後,便回去集會所睡覺。

隔日天還沒亮,青年就起床行動,一路朝 Ciferaracay 前進。「我們等下就在這裡埋伏,等待清兵的來到」,當他們來到 Ciferaracay 北邊一點,Kafo'ok 這樣交代青年們。於是他們像老鼠一樣,一個個躲藏在草叢、遮蔽物後,等待清兵。

而清兵這時候也在預備朝 Cepo'的方向前進,他們有了前兩次的戰敗經驗,這一次準備了更多精良的武器,甚至帶了馬,用馬作戰。 當清兵來到部落青年躲藏的地方,青年便從躲藏之處現身,與清兵交戰。Kafo'ok 看著一些士兵駕著馬作戰,於是他也飛奔起來,他跑步的速度就像閃電一樣快速,穿梭在人群中。至於被強迫參戰的 Tangafolan 則是跟在清兵的嘴後面,仔細一看,Tangafolan 族人也在攻打清兵,他們這樣協助 Cepo'的青年,和當初清兵要求他們所做的不一樣,事情就是這樣子的。

那天的戰役維持一整天,Kafo'ok 在人群裡揮舞著刀殺掉敵人,他也超越馬匹,砍下騎馬的士兵,部落青年同樣奮力的參與戰鬥。後來清兵的人數越來越少,但是他們也沒有要撤退的意思,同樣的,部落青年也是如此,雙方都帶著一個要置他人於死地的心態繼續交戰。無論清兵想往哪裡逃跑,都會被部落青年攔截殺掉,青年們也放火燒掉清兵在 Ciferaracay 的軍營。到最後,清兵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唯一一個騎著馬的士兵,Cepo'部落的青年沒有傷亡的。但是交戰了一整天,青年們都有些疲累,Kafo'ok 的跑步速度也慢了下來,但他們仍然沒有撤退,繼續留在戰場上。

「啊呀,只剩下我一人獨自面對他們了,不如先趕快逃跑吧」最後一位騎馬的士兵那時這樣想。而 Kafo'ok 看到他,心裡也想「若要留活口也沒有意義,應該也把這個最後的生還者也處理掉」,於是他找來跑步速度幾乎和他一樣的同伴 Kowic,兩個人飛奔朝那人跑去。騎馬的清兵看見 Kafo'ok 追了上來,心裡也害怕了,馬匹因為受到驚嚇也一直嚎叫。然而就在 Kafo'ok 即將接近時,清兵一個轉身面對 Kafo'ok,朝他開了一搶,Kafo'ok 中槍後倒地不起,就這樣死了。而 Kowic 看見 Kafo'ok 死掉,也沒有退縮逃跑,而是用盡全力追上士兵,也把馬背上的士兵一刀砍了下來。

就這樣,清兵這次沒有任何生還者,除了 Kafo'ok 以外,部落的青年也沒有一個傷亡者,可能 Kafo'ok 的力量後來不多了,可能是他前一晚偷偷跑去找他女朋友kadipay 所以造成的影響,但總而言之,Kafo'ok 在這場戰役死去。前來協助的Tangafolan 族人也都平安無事。

第三場戰役結束了,青年們預備啟程回家,帶著 Kafo'ok 的遺體,朝北邊的方向 行走。

當青年他們從 Ciferaracay 回到 Cepo'時,已經是夜晚時分,部落的長老一一盼著青年回來。「啊呀,你們回來了,事情發生的如何?」當長老們見到歸來的部落青年便詢問。「我們將清兵全部殺完了,沒有留下任何一個人,但是 Kafo'ok 也死了」青年回應長老。「啊呀,既然 Kafo'ok 死了世那我們也沒有能力再參與下一場戰役了」Mayaweping 說,部落的族人有的開始哭了起來,一方面是為了 Kafo'ok

的死而哭,一方面是開始擔憂部落的未來。「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除逃難到 Cilangasan,也沒有別的辦法」Mayaweping 這樣宣布告訴族人要逃難,「部落沒 有了有能力作戰的人,Kafo'ok 身為戰士們的領袖如今死了,我們可能很難再戰 勝下一次的戰役,也就只能撤退逃難了」。於是當晚,部落族人預備逃難到 Cilangasan。他們準備逃難的東西,因為路不好走,所以 Mayaweping 告訴大家:「我們主要帶鹽巴,因為如果在山上我們沒有食物吃,可以用鹽巴醃漬樹木的葉子和果實,就可以充飢。鹽巴也可以加進水裡,渴了喝,就可以餵飽我們」,所以族人們預備了許多的鹽巴作為行李。 而他們當中有些年邁走不動的老人、瘸腿瞎眼的、行動身體不便的,或是太年幼的孩子,族人們因為逃難的路不好行走,因此也不得已將這些族人留在村莊,實在是不得已的選擇。

「我們不能在白天時逃難,不然會被敵人看見」Mayaweping 告訴族人,於是他們就在夜晚,從石梯坪南邊的山開始,一路朝 Cilangasan 的方向逃難,離開 Cepo'部落。

當他們來到 Cilangasan 山上,各家各戶便各自個採集材料要搭建房舍,就是很簡單的房舍,以前的房子不大,可以容納一對夫妻或一個五人六人的家庭那樣子而已。

房舍建造好後,「啊呀,如果我們不做一個籬笆,那敵人來偷襲時我們該怎麼辦?」 Mayaweping 心裡想,於是部落的青年去採集黃藤,用黃藤將族人的房舍包圍住 成圍籬,而圍籬只開一道小門,小門旁有一個小房舍,每天都有青年輪流站崗。

而在圍籬的轉角處有一顆高大的樹,青年架了一個梯子在樹上,在樹上有一個平台,那棵樹就作為瞭望台,而各個階層的青年則輪流在樹上守衛部落。

就這樣,後來清兵又來了,他們想著要回去再攻打 Cepo'部落,要把族人們都殺死。然而當他們來到 Cepo'部落的所在地,卻發現族人們早已逃跑,只剩下空洞的房屋。於是他們循著族人那晚逃跑的足跡,一路向北追到了 Cilangasan 山腳下。

而山上正在站崗的青年望著南邊的方向注意動靜,「啊呀,這是人嗎?是敵人正朝這個方向走來了」負責站崗的青年發現遠方有一團正在移動的黑影,「啊,是我們的敵人要來了」,於是部落開始行動起來。在最一開始,他們逃難到這個Cilangasan的時候,就已經有事先安排好面對敵人時的計畫。從最靠近海邊的地方,一路向上,最小的年齡階層被安排在最下方守護,再來是第二大的階層在中間,就這樣按照順序往最靠近部落的地方,都有年齡階層的守護。他們安排個年齡階層的防禦工作,最小的階層如果遇到敵人來襲,就是誓死抵抗殺掉敵人,而中間段的階層則負責在最險惡的路徑上擺放大石頭,這樣敵人一來就把大石頭滾下,壓倒敵人。第三階段的階層則負責,如果遇到敵人就放火燒林,用火抵禦他們。最後最後,來到靠近部落的地方就交給其他族人抵抗。就是這樣子的。

當站崗的人看到敵人群離 Cilangasan 越來越靠近,最後他們停留在 Fihedil 的地方,那裡是當初 Cepo'族人逃難時,爬上 Cilangasan 的地方,在 Cisirangan 的南邊一點。那裡道路不好行走,很險惡,而當初族人就是從那裡爬上 Cilangasan,在夜晚中有族人因為道路險惡的關係墜落山谷,族人們很痛心,但是若當初沒挑選這麼不好走的路,那現在的敵人一定很好就可以跟上族人們,所以走這樣險惡的路是有道理的。

清兵後來來到 Fihedil,他們在海邊沙灘的地方坐下,開會討論:「如果我們從這個地方上去的話,誰知道那些像老鼠般的 Pangcah(阿美族)會怎樣對我們呢?我們若這樣上山,一定必死無疑」清兵這樣想。站崗的族人則緊盯著他們觀察,所有的階層青年都在自己負責的崗位預備等待著。「啊呀,如果這樣上去我們會全軍覆沒的話,不如就先回去吧?」清兵最後這樣決定,於是他們便朝南方離去回去了。而站崗的青年看到清兵離去後,也召集大家,告訴族人敵人離去的消息。事情就是這樣子的。

而清兵這邊也不肯罷休,他們心想,「不如我們用欺騙的吧,半騙半哄這些 Cepo' 的族人。如果我們很兇很嚴厲的跟他們互動,他們一定會恐懼生氣,所以我們應 該就先釋出要與他們和好的消息,讓他們的防備心解除」。於是,清兵想與族人 和好的消息傳到了 Cilangasan,「我們想要和你們和好,想請部落的長老和領導者 前來我們的地方,和我們說話」清兵的話是這樣說的,當時他們在 Cawi'靜浦北 邊一點,靠近修姑戀溪的地方有一個本營,而清兵邀請 Mayaweping 和長老們一 同前去。「啊呀,既然是這樣的話,即使會擔心我們會不會一去就不復返,但清 兵都釋出這樣的好意了,如果我們去了沒回來,就表示被清兵殺了,如果回來了, 就表示這個清兵有說到做到對我們的好」Mayaweping 這樣告訴部落族人。於是 隔一天,部落的長老們便出發前往清兵在靜浦的本營,去到那裡以後,清兵的長 官告訴 Mayaweping:「啊,我們都是同一個爸爸媽媽的孩子,我們就和好,以後 不要再互相傷害,你們也不要害怕」「若是真的如你所說的那樣,那就這樣吧」 Mayaweping 回應清兵。面談結束後,清兵就分給他們一人一湯匙的米,「反正你 們在山上沒有食物,這一點米就當作小心意送給你們吧」清兵這樣說,然後就讓 Mayaweping 他們一行人離開。後來部落族人看見 Mayaweping 和長老們有平安 歸來,便對清兵的防衛心放下了一點點。

再後來,清兵又帶來消息,請 Mayaweping 下山去到靜浦聽他們說話。「啊呀,上一次你請我們來是因為要和好,這一次傳喚我們下來又是為了什麼?」 Mayaweping 一行人抵達後問。清兵的長官則回應:「啊呀我們的兄弟姐妹,你們躲藏在山上沒有食物,不然派你們的青年下山,來 Ciferaracay 我們那邊的本營,那裡有很多的米,我們這邊也需要,另外還有一些物資是我們想給你們的,你們

請青年來幫忙搬吧」。於是 Mayaweping 便帶著這個消息回去告訴青年們。「我們是否真的不會被他們騙然後殺掉嗎?」青年們還是對清兵抱持著擔憂懷疑的態度,「啊呀,他們這兩次都放我們走了,應該是不會有事情。」長老們回覆青年。

隔天一早,青年們便下山,來到靜浦清兵的本營,等著要去 Ciferaracay 搬物資。當他們從靜浦走路來到 Ciferaracay,那裡的清兵已經在等待他們的前來,並把計算清點好的米、物資拿給青年們搬運回去。等部落青年搬送回到靜浦後,靜浦本營的清兵便好聲好氣的感謝部落青年,並且也送給他們一人一湯匙的米回去,「啊呀,這一點米就可以拿回去分享給我們的家人了」青年被這樣子對待心裡也是很開心,而且逐漸放下對清兵的防衛心。

部落青年回到 Cilangasan,給族人看分享帶回來的米,「啊呀,這樣也好,有食物可以餵飽族人」Mayaweping 這樣想。這就是清兵如何誘騙 Cepo'族人的發生。

然而,在清兵誘騙族人的時候,其實清兵都有在建造陷阱,要用來欺負 Cepo'族人的。因為有山巒的遮蔽,所以族人其實都沒有察覺,而上一次青年去 Ciferaracay 搬運的物資當中,其實也幫忙載送了清兵建造陷阱用的工具,只是都沒有人發現。

後來清兵又再一次請青年去 Ciferaracay 搬運稻米和物資,同樣的,青年離去前清兵一樣用一湯匙的米分送給他們帶回山上,這就是清兵誘騙的手法,表面上與族人親近,但實際上都在建造誘拐族人的陷阱。

當最後清兵完成這個陷阱之後,他們又再次傳喚 Mayaweping,並且要 Mayaweping 回去告知部落的年輕人,去 Ciferaracay 搬運最後一趟的米和物資,「這一次你們最好把部落所有的青年全部找來,搬運一次人手才足夠。而且你們這些長老也要一起來。」清兵這樣交代 Mayaweping。於是隔天早上,部落青年也不疑有他,連同長老們一起下山來到靜浦的清兵本營。「啊呀,你們 Mayaweping 幾位長老們就留下來在這裡等吧,其他的青年去搬運就好了」清兵說,所以所有部落青年就離開前往 Ciferaracay。

當青年去搬運東西的時候,清兵就開始欺負被留在靜浦的 Mayaweping 他們,清兵先是給他們灌醉,再來用燒紅的鐵給他們燙,Mayaweping 就這樣被弄死了,在這裡,完全沒有族人知道。而在前往 Ciferaracay 的路上,青年們遇到了之前在戰役曾經幫助過他們的南邊部落的族人,「啊呀,你們不要被這些清兵騙了,他們還是會殺了你們」這些南邊的族人這樣警告他們。「我們也是知道的,但那又如何呢?如果我們是為了保衛而奉獻而犧牲,那麼這樣死去也沒有關係」青年回應。所以青年們心底多少都還是知道自己可能會面臨被殺死的可能性,然而,為了部落的其他族人,他們還能怎麼辦呢?事情就是這個樣子。「反正無論如何,當你們抵達靜浦送達這些物品後,就不要滯留,趕緊游泳離開回去你們的家」南邊部落的人在 Cepo'青年最後離去前還不忘提醒他們。

後來青年扛著東西準備回到靜浦了,這時候的清兵想著,「如果我們讓部落的青年們進來我們的本營的話,那麼那們就會知道 Mayaweping 的死訊,所以不能讓他們過來」,於是就在青年即將抵靜浦的時候,清兵就引導青年從現在靜浦活動中心一帶的位置行走,並告訴青年今天的物資要運送到另一個倉庫,而不是本營。部落青年也沒有任何懷疑,即便當他們走到清兵'設下的陷阱,看見遠方即將要踏入的那棟房子周圍有奇怪的小橋和籬笆時,也沒有任何的懷疑。這就是那時候的事情,青年們就這樣走進房子裡,而清兵則邀請他們繼續留下享用晚餐。

部落的青年們被邀請留下來吃晚餐,他們也答應了,而清兵開始為部落青年擺設宴席,擺滿整個房子,然後當青年開始享用晚餐時,最後一位清兵悄悄離開房子,把銜接房子的小橋移走後,清兵便放火燒掉整個房子,並且用槍圍繞整個房子朝內掃射。在房子內的青年開始慌張想要逃離,然而卻怎麼也找不到出口。有人嘗試逃離的,會掉進房外那早已挖好的壕溝,並且被壕溝內一根根的尖銳物刺死,清兵仍不斷開槍掃射。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離,不是在房內被槍殺死,就是掉進壕溝被刺死,事情就是這樣,部落青年在那一天都被殺光。

「啊,既然這些青年都被殺死了,我們也放心了,可以休息了」清兵在屠殺完後 便留下死去的青年遺體,紛紛睡覺去了。

有一個青年叫做 Kacaw Tomon,他不是很厲害的青年。他因為在清兵屠殺時躲藏在最角落,因此,他成了唯一的生還者,雖然他還是有被槍打中,但帶著傷,他還是可以行動。看著身邊的遺體,Kacaw Tomon ——撥開壓在自己身上的遺體,然後將壕溝內的遺體一個一個疊在一起,變成樓梯,接著踩在這些遺體上爬出壕溝。Kacaw Tomon 爬上去後看見周遭的清兵睡的正熟,於是便躡手躡腳的逃離,游過秀姑戀溪,身上帶著傷朝 Cilangasan 前進。Kacaw Tomon 幾乎是匍匐著,爬著回去,當他來到石梯坪北邊一點的地方 Cikono'an,天已經亮了,「啊呀,如果我白天行動一定會被清兵發現,他們一定會殺死我」Kacaw Tomon 這樣想,於是他便在 Cikono'an 躲藏一整天,等待夜晚降臨時再繼續出發。

後來,當他抵達 Cilangasan 山上的村莊外頭時,天又再次亮了。村莊外聚集著剩下的女人小孩們,當他們看到回來的只有 Kacaw Tomon 一人,便紛紛掩面哭了起來。「啊呀,你怎麼沒有同伴和你一起回來?為何只有你一個?」,Kacaw Tomon 告訴女人們真相後,女人們哭泣的更大聲,並且開始責備為何死去的不是 Kacaw Tomon 而是他們自己的丈夫孩子叔叔?就是這樣的發生。部落的婦女們沒了自己的孩子,沒了丈夫沒了家中的男性。

一個禮拜過後, Kacaw Tomon 也因為傷口醫治不癒的關係死去了, 剩下的女人們開始討論, 再這樣繼續待在 Cilangasan 山上也不是辦法, 也只好下山, 也只好四散各地了。於是剩下的 Cepo'族人便下山, 有的往北邊, 有的往西邊, 有的往南

邊去了。就是這樣子的。

至於 Kafo'ok 的事情,我還要在特別講一下,那時候當部落要逃難到 Cilangasan 時,Kafo'ok 的兄弟姐妹本來也要跟隨其他族人一起,然而卻在離開時改變心意, 覺得若當初他們的兄弟 Kafo'ok 沒有挑釁清兵的話,也不會讓部落陷入這場戰役。 基於對整個部落族人的愧疚感,Kafo'ok 的兄弟姐妹最後選擇自己往秀姑巒溪的上游跟 Cepo'部落其他族人分道揚鑣,至於去了哪裡?我們也無從得知。

就是這樣,族人們從此四散各地,也有人回到當初這個 Cepo'部落的地方,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有了 Makota'ay 這個部落,事情就是這樣,這就是關於 cepo'戰役的事情發生。

我是 Lekal Makor, 我的爸爸是 Makor, 媽媽是 Tefi', 我的中文名字叫做許金木, 這就是我所說的。

附件八:111年9月23日/「花蓮縣考古遺址、古物審議會111年度 第4次會議」

正本

發文方式:紙本郵寄

北 学 院

档 號:

保存年限:

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701

臺南市大學路1號

地域: 976017號 元辨人: 陳韋誌 電話: 03-8227121 #314 傳真: 03-8227665 電子信箱: chen1115@mail.hccc.gov.tw

受文者:國立成功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7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字第11101987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送111年9月23日召開「花蓮縣考古遺址、古物審議會111 年度第4次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21

一、依據本府111年9月19日府文資字第1110188305號開會通知單

二、請相關業務單位、各案所有權人、管理人及利害關係人依本 次會議決議配合辦理後續事宜。

正本:花蓮縣考古遺址、古物審議會委員、國立成功大學、吳厚德 君、林鏡川 君、本縣

副本:本縣文化局

縣長徐榛蔚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本校為因應行政程序法之施行自民國九十年元月一日 起收發人員對以掛號送達之信件應注意郵戳之保留。 承辦人員應將本件公文之信封附卷存毀隨文歸檔。

952536

第1頁·共1頁

國立成功大學111年10月12日 1110006645

花蓮縣考古遺址、古物審議會 111 年度第 4 次會議 會議記錄

次發掘將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發掘基地西半側,將 土方堆置於東半側;待西半側發掘完畢後,以重機具將 土方移置東半側,再發掘東半側區域。

捌、 審議及決議:

一、「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0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 群培力計畫」發掘申請書案。

(一) 審議意見:

- 1. A 委員:
 - (1) 建議倘若可以發掘,可思考四米探溝切開壘石牆內外堆 積。
 - (2) 地籍圖似乎暗示遵循清營盤範圍,為何呢?建議口訪蒐集口 傳資料。
 - (3) Zorzin 姓名寫法錯誤,請更正
 - (4) 審查通過。

2. B委員:

本計畫為非常有意義的嘗試,建議予以支持,以下幾項建議 與提醒供計畫執行參考:

- (1) 歷史對於"事件"常從不同角度而有不同認識與結果,請 妥善處理。如原/漢的相對性、原住民內部存在的不同看 注。
- (2) 學術上雖可客觀呈現資料,但主觀論述不可避免。
- (3) 請一併注意原住民法規與文資法規。
- (4) 史前遺址部分與近代事件的相關性與否,需客觀處理。
- (5) 另若發掘工作有疑慮、建議可適當變更合約。請執行單位 於執行過程中亦和主管單位保持密切聯繫,隨時因應各種 問題。
- (6) 審查通過。
- 3. D委員:

花蓮縣考古遺址、古物審議會 111 年度第 4 次會議 會議記錄

- (1)建議並同意發掘過程中若過較重要之現象或堆積時,可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增加發掘面積。
- (2) 審查通過。

4. E委員:

- (1) 本案嘗試與部落族人以考古研究方法協力探詢地方歷史脈絡,非常具有前瞻性及社會意義,予以支持並同意發掘。
- (2) 唯需尊重地方族人意願·因發掘地點涉及部落敏感區/禁地,目前其中一個部落仍表態反對·應取得同意後方能進行發掘工作。
- (3) 審查通過。

5. F委員:

- (1) 本案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先取得靜浦部落會議的諮商與同意,部落有否決權。
- (2) 發掘出來的文物、未來怎麼保有、應該也要跟部落取得共 識。
- (3) 對此歷史事件的陳述文字·應該要很謹慎,部落人士對此 事的認知,與主流歷史的文字陳述有很大出入。
- (4) 審查通過。

6. G委員:

- (1) 大港口戰役是重大歷史事件,除文獻資料、口遊訪談外, 如加上地下考古文物,以資印證,更能選原歷史真相,所 以這次考古發掘實有必要,深具意義。
- (2) 此考古案強調"在地社群培力計畫"用意良善,申請者雖有 提到、但未見具體做法與內容、希望在工作過程與事後規 劃能夠落實、這對阿美族的尊重與促進族群關係,當有所 助益。
- (3)考古挖掘的重要性,尚未得到普遍認同與接納,因而每次的挖掘工作就是很好的考古教育機會,計畫書對此著墨不多,希望執行單位對這問題略作因應,藉以推廣考古教育。
- (4) 審查通過。

(二) 審議結果:

審查通過:6人。

附件九:考古試掘變更事項

花蓮縣文化局

第2次

變更契約協議書

標案名稱: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地文化資 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

契約案號: CH111318001

廠商:國立成功大學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空間紀念-O lalood i Cepo'(大港口戰爭)發生

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暨在地社群培力計畫」案,第2次變更契約協議書內容:

本案於實際執行期間辦理之平台會議,因在地社區居民無法達成侵入式考古發掘工作之共識,經本局及與會者決議,現階段暫不進行侵入式考古發掘工作, 改為進行更精細之考古學調查工作,致本契約「機關需求說明書」委託執行內 容所訂之「於 Lapololan 進行考古試掘」無法執行,爰辦理本次契約變更。

一、 本契約原訂經費預算表:

| 項目 | 單價 | 數量 | 單位 | 總價 | 說明 |
|-----------|---------|-----|----|-----------|-----------------|
| 計畫主持人 | 10,000 | 12 | 人月 | 120,000 | |
| 協同主持人 | 8,000 | 20 | 人月 | 160,000 | |
| 兼任研究助理 | 10,000 | 20 | 人月 | 200,000 | 協助遺址調研、資料彙整 |
| 發掘與遺跡記錄人員 | 2,500 | 50 | 人日 | 125,000 | 考古發掘與遺跡紀錄工作 |
| 發掘人員 | 2,000 | 100 | 人目 | 200,000 | 試掘3個以上考古坑 |
| 遺構清理人員 | 2,000 | 20 | 人目 | 40,000 | 進行地表整理及現場遺構廓清 |
| 標本整理人員 | 1,500 | 60 | 人日 | 90,000 | 遺物標本清洗列冊 |
| 保險費 | 5,000 | 1 | 式 | 5,000 | 計畫與田野期間保險費 |
| 差旅費 | 50,000 | 1 | 式 | 50,000 | 計畫人員差旅費 |
| 訪談諮詢費 | 2,000 | 25 | 人次 | 50,000 | 訪談與諮詢費用 |
| 講座鐘點費 | 2,000 | 12 | 人次 | 24,000 | 諮商與協作培力工作坊 |
| 印刷費 | 60,000 | 1 | 式 | 60,000 | 報告書印製 |
| 車輛租金 | 40,000 | 1 | 式 | 40,000 | |
| 交通費 | 50,000 | 1 | 式 | 50,000 | 油料、高鐵票、台鐵票、機票、 |
| | | | | | 停車費等 |
| | | | | | 郵電、文具、出圖印刷、水電、 |
| 雜支 | 46,000 | 1 | 式 | 46,000 | 誤餐費、發掘工具、工作站租 |
| | | | | | 金、住宿等 |
| 行政管理費 | 140,000 | 1 | 式 | 140,000 | 不逾總經費 10% 為編列原則 |
| 總計 | | | | 1,400,000 | |

二、 變更經費預算表:

| 項目 | 單價 | 數量 | 單位 | 總價 | 說明 | |
|--------|--------|----|----|---------|-------------|--|
| 計畫主持人 | 10,000 | 12 | 人月 | 120,000 | | |
| 協同主持人 | 8,000 | 20 | 人月 | 160,000 | | |
| 兼任研究助理 | 10,000 | 20 | 人月 | 200,000 | 協助遺址調研、資料彙整 | |
| 遺構記錄人員 | 2,500 | 80 | 人日 | 200,000 | 遺跡紀錄工作 | |

| 遺構清理人員 | 2,000 | 90 | 人日 | 180,000 | 進行地表整理及現場遺構廓清 |
|--------|---------|----|----|-----------|--|
| 標本整理人員 | 1,500 | 50 | 人日 | 75,000 | 遺物標本清洗列冊 |
| 保險費 | 5,000 | 1 | 式 | 5,000 | 計畫與田野期間保險費 |
| 差旅費 | 50,000 | 1 | 式 | 50,000 | 計畫人員差旅費 |
| 訪談諮詢費 | 2,000 | 25 | 人次 | 50,000 | 訪談與諮詢費用 |
| 講座鐘點費 | 2,000 | 12 | 人次 | 24,000 | 諮商與協作培力工作坊 |
| 印刷費 | 60,000 | 1 | 式 | 60,000 | 報告書印製 |
| 車輛租金 | 40,000 | 1 | 式 | 40,000 | |
| 交通費 | 50,000 | 1 | 式 | 50,000 | 油料、高鐵票、台鐵票、機票、 停車費等 |
| 雜支 | 46,000 | 1 | 髯 | | 郵電、文具、出圖印刷、水電、 誤餐費、發掘工具、工作站租 金、住宿等 |
| 行政管理費 | 140,000 | 1 | 式 | 140,000 | 不逾總經費 10% 為編列原則 |
| 總計 | | | | 1,400,000 | |

三、 本契約原定機關需求說明書委託執行內容第二點

於 Lapololan 進行考古試掘。

- (一)於靜浦國小旁之 Lapololan 處進行考古試掘,其範圍大致與豐濱鄉長虹段 388、388-1、388-2、388-3 等地號重疊,實際位置應透過田野踏查及 訪談結果後確認。
- (二)試掘3個以上考古坑,並進行地表整理及現場遺構廓清。
- (三)考古發掘之各項相關資料與出土文物,應予以整理、分析,並建立清冊。

四、 變更後機關需求說明書委託執行內容第二點

於 Lapololan 進行考古學調查工作。

- (一)於靜浦國小旁之 Lapololan 處進行考古學調查工作,其範圍大致與豐濱 鄉長虹段 388、388-1、388-2、388-3 等地號重疊,實際位置應透過田野踏查 及訪談結果後確認。
- (二)疑似出入口處環境整理。
- (三)雜草清除工作。
- (四)系統性考古地表調查。
- (五)系統性金屬探測與紀錄。
- (六)地表發現之各項相關資料與出土文物,應予以整理、分析,並建立清冊。
- 五、 本協議書正本 2 份,機關與廠商各執 1 份,副本 4 份。

本立協議書人:

機 關: 花蓮縣文化局

統 一 編 號 : 94831008

法定代理人 : 局長 吳勁毅

負 責 人 : 花蓮市文復路 6 號

地 址 : 03-8227121 電 話 : 03-8227665

廠 商 : 國立成功大學

統一編號: 69115908

負 責 人 : 沈孟儒校長

電 話: 06-2757575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9 月 日